清末民初文壇軼事

學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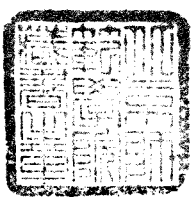
郑逸梅著

鄭逸梅著

清末民初文壇秩事

吳敬恒題

學林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7349

责任编辑：陈政文
封面设计：杨德鸿

清末民初文坛轶事　　郑逸梅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3,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书号 7259·042　　定价 1.65 元

D2 75/27

前　言

清末民初的文坛，历来很少有人纪述，几乎成为空白点。我是惯写补白的，也就大胆地来一补这个空白吧！

我出生于前清光绪乙未年，迄今已虚度九十一个春秋，够得上清末民初这个阶段了。在这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和各种各样的人。可是往事似烟，仅留存着依稀仿佛的影子。俗语有所谓"捕风捉影"，风既难捕，影亦难捉，但难捉还得不畏难去试捉。且形形色色，在我脑幕中，究属还有些痕迹，及今不捉，以后便欲捉无从了。况白发催人，决不能长生久视，一旦脱离人世，连得一些痕迹都消逝殆尽，似乎有些可惜。那么岁月无多，大有迫不及待之势。记不得是那位诗人，曾有这么两句诗："老牛也觉黄昏近，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两句诗鼓励了我，就打起精神，拨着闲冗，撰着这本册子，晨钞暝写，涉暑经寒，化了一年功夫，才得脱稿。在我来说，那确是当务之急。

我是素喜文史掌故的，在这方面，多少留意一些，而自己也常东涂西抹，炫丑矜痴，承蒙一班老作家的不弃，有所交往，得益非浅。解放前，有位戚饭牛老人，笑着对我说："你是前辈中的少年，又是少年中的前辈"。这话讲得很隽妙，可入《世说新语》。原来这时我尚在强仕之年，距今将近半个世纪，言犹在耳，而我这个前辈中的少年，转瞬而为老年中的"前辈"了。那

么更有责任，把目睹的和耳闻的有关文坛琐事，点点滴滴，写些出来，以供年龄较小于我的人有所参考，有所稽索。

清末民初，是个动荡时期，文坛受到这个影响，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反封建与维护封建之争；有新文学和旧文学之争，都是很尖锐的。我这里客观地涉及一些，以事实说明道理，不以道理说明事实。当然顾此失彼，做得很不够全面，只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容旁人来褒贬。且所标的清末民初，不拘拘于年份，较为广泛化。总之近于清末民初，也都是我纪述的范围，这样就易于着笔。这里说的所谓文坛，也是比较广泛的，举凡书画、戏剧、雕刻、医药等属于艺的，都兼收并蓄，好得文和艺是有连带关系的，不妨放宽些尺度，以免有所局限。又，这儿所述的人物，虽生活在清末民初，可是寿命很长，在后半世尚有活动，那就不能把他的生命割断，有如不能割断历史一样。我的愿望是，纪述力求真实。可是上面已说过，影子是难捉的，年份久远或许记不清楚，前后有些出入，这就有待于博雅的读者加以纠正了。

有了前言，当然应当有后语，俾得似长山蛇首尾相应，为此，我的孙女有慧和有瑛合写了《我们的祖父郑逸梅》。前人说："知子莫如父"，我却一反其道说："知祖莫如孙"，孙辈年青，头脑敏感，我的一言一行，她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容许她们附"骥尾"而益彰吧！

一九八五年十月郑逸梅作于"纸帐铜瓶室"

作者郑逸梅在"纸帐铜瓶室"，時年九十有二

目　录

前　言
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 ……（1）
章太炎迁居苏州的曲折 ……（3）
梁启超的几件小事 ……（6）
王金发允武允文 ……（9）
柳亚子的故居 ……（12）
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巢南 ……（15）
姚石子有功乡邦文献 ……（18）
胡朴安从易学悟到诗学 ……（21）
姚鹓雏的两种手稿本 ……（24）
瞿兑之学有师承 ……（29）
方唯一智足多谋 ……（33）
顾悼秋打倒马褂 ……（35）
王均卿筑屋吴中北寺塔 ……（37）
曾少卿的《山钟集》 ……（40）
光复上海有功的李平书 ……（43）
柳诒徵妙语讽世 ……（52）
李叔同的卓绝人格 ……（55）
端午桥创办南洋劝业会 ……（63）
我所知道的高吹万… ……（66）

吴昌硕画派的继承人赵子云 ……（72）
吴湖帆精于鉴赏 ……（77）
余绍宋死谣成事实 ……（89）
墨巢主人李拔可 ……（91）
画家程瑶笙的家世 ……（94）
沈石友与吴昌硕 ……（97）
杨令茀诗、书、画三绝 ……（103）
丹阳画家吕凤子 ……（105）
书家马公愚的伏虎小影 ……（107）
国际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汪亚尘 ……（110）
朱大可的《新论书绝句》 ……（113）
步林屋讥讽伊峻斋 ……（116）
奇人奇事汤临泽 ……（119）
陈叔通和张叔通 ……（123）
邮票大王周今觉 ……（125）
海内收藏尺牍的巨擘周作民 ……（128）
养寿园和袁世凯诸子 ……（130）
袁寒云撰《辛丙秘苑》的始末 ……（132）
书隐楼后人郭俊纶 ……（139）
回忆老报人邵飘萍 ……（142）
忆戈公振 ……（147）
报坛耆宿杨楚孙 ……（149）
记《民权报》几位报人 ……（151）
黄伯惠接办《时报》 ……（154）
丁云亭创办尚古山房 ……（157）
《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作者张赞臣 ……（160）

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163)
"交际博士"黄警顽与徐悲鸿……(166)
耿直成性的陆丹林……(171)
徐卓呆种种……(176)
我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的编撰者张相文……(184)
王培荪广收地方志……(188)
孙伯南桃李遍吴中……(192)
执教和编书的胡寄尘……(196)
漱六山房主人张春帆……(200)
孙玉声珍藏李伯元遗印……(203)
颉记包天笑……(205)
严独鹤的斋名及其他……(217)
恽铁樵奖掖后进……(224)
从首订稿约谈到王蕴章……(227)
《广陵潮》的作者李涵秋……(231)
许厘父是怎样一位作家……(241)
徐枕亚署名泣珠生的由来……(244)
吴双热的诙谐……(245)
程小青和世界书局……(248)
范烟桥考证姜白石过垂虹桥诗……(255)
周瘦鹃为什么喜爱紫罗兰……(258)
陆秋心创始集锦小说……(261)
短命诗人朱鸳雏……(263)
徐碧波追慕银箫遗韵……(265)
死于飙轮下的许啸天……(268)
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270)

平襟亚的早年生活 ……(273)
死于车祸的沈商耆 ……(276)
张毅汉提倡语体文 ……(280)
向恺然熟习武术 ……(283)
擅写党会小说的姚民哀 ……(288)
黄氏三兄弟 ……(291)
梅兰芳的家庭生活 ……(294)
半路出家的欧阳予倩 ……(299)
一代艺人冯春航 ……(302)
汪优游演戏、撰小说……(305)
钱化佛的奇怪行径 ……(310)
先悲后乐的陈大悲 ……(315)
刘艺舟在天津 ……(317)
但杜宇和殷明珠 ……(319)
〔附录〕
我们的祖父郑逸梅……郑有慧、郑有英(326)

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

谈到民初的南社作家，刘成禺是个主要人物。他是湖北武昌人，一八七六年生于广东番禺县，因字禺生。原名问尧，知者不多。曾拜容闳为师，又与辜汤生、马相伯、伍廷芳相交，宜在师友之间。著有《容闳辜汤生马相伯伍廷芳外交口授录》。他很尊敬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他撰写《先总理旧德录》，颇多珍闻秘事，足补革命史乘之不足。

成禺擅诗，刊有《禺生四唱》、《忆江南杂诗注》、《世载堂诗》、《洪宪纪事诗簿注》，此书所注特详，凡袁世凯称帝中之种种琐事，人所未知者，它讲的头头是道，极饶趣味。惜在抗战时，由重庆出版，用土纸印，模模糊糊，阅读颇费目力。一度在香港高伯雨主编的《大华杂志》转载，加上张伯驹的增注，但那刊物出了若干期辍止，《簿注》未及登完。他的笔记有《世载堂笔记》、《世载堂杂忆》等多种。《杂忆》初载上海《新闻报》附刊《新园林》，排日刊登，历一年始完毕。解放后，北京中华书局编印《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由钱实甫把《杂忆》稍加整理，删掉了数则，列为《丛刊》之一。当时介绍该书，有云："作者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本书是他晚年的回忆杂记，绝大部分是亲身的经历和见闻，如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北上前后武汉方面的建府活动，也有些为《洪宪纪

事诗笺注》中所未载者"。董必武为它作一序。内容分太平天国佚史、晚清朝士风尚，抱冰堂与奥略楼、孙中山语录、新华宫秘密外交等类，现在该书已销罄，没有再版。

刘成禺的著作，最重要的首推那部《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它作一长序，略云："洪朝亡国，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汉公搜辑中西太平遗书，钞译成册，中土秘本考证者不下数十种，虽当年遗老所见所闻异辞，文献足征，大都史料，官书可据者录之，题曰《太平天国战史》，洵洪氏十三年一代信史也"。民初，上海广益书局辑有《民国文粹》，中山先生这序列入其中（或谓《文粹》乃胡寄尘所辑），承友人陆丹林见贻。书眉有丹林识语："汉公是刘成禺别号。刘成禺曾与我谈及此文，实际为刘所作，经孙中山同意而署名云"。这也是革命逸史的故实。

章太炎迁居苏州的曲折

章太炎逝世于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半个世纪了。我还珍藏他的书扇、尺牍，以及一瞑不视时的遗容，带着微笑，很为慈祥。据星社社友陶冷月见告，他和太炎相稔，太炎既捐馆，购一柩，索值甚巨，那寿器铺的小主人，恰为冷月学生，冷月为打交道，才得抑值，成其敛事。

太炎著作，我藏有当时上海右文社所刊的《章氏丛书》，如《文录》、《检论》、《国故论衡》，其他散见报章之作，刊入《别录》。此外尚有《訄书》、《驳康有为书》，《国学振起社讲义》等，都刊成单行本。太炎又擅作篆书，曾精心写了《篆书千字文》，商务印书馆一度拟为影印，未果。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刊《章太炎全集》，《篆书千字文》，也已问世为学篆的津梁。汤志钧更为辑成《章太炎年谱长编》，太炎有知，定必欣然色喜。

有一年夏天，霍乱盛行，患者颇多不治，太炎谙医术，在报上发表了《中国汤剂救治霍乱》一文，引起医学界的研讨。又有一年，他的亲戚沈和甫来沪，住在振华旅馆，忽然抱病，我与和甫为苏寓邻居，很早相识。我去探望，问："请了医生没有？"和甫说："方才章太炎来诊治过，开了个方剂在桌上"。我取来一看，墨沈尚没有尽乾，可知太炎是刚才离去的，可谓缘悭一面。

太炎的医道，我友吴佐忻，在中医学院图书馆偶阅郑大

鹤的《医诂》，发现是书有太炎的亲笔眉批按语，凡十二条、佐忻一一录存。内容是对古代几位医家，一些医籍的考证，与对《医诂》某些说法的批评。这书钤有"武进谢利恒校读之记"印，和"陈存仁"印，可见先后由谢陈二医师收藏过。据佐忻见告，中医学院图书馆尚藏有《章太炎先生手写古医方》和太炎手写之《金镜内台方议序》。陈存仁著有《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那所记是很详备的。

太炎的老家在杭州，另在上海贤庇同孚路。后来觉得上海尘嚣烦扰，乃有迁地为良之想。恰巧苏州的金鹤望、陈石遗、张一麐、李根源等组织"国学会"，由鹤望敦请太炎赴苏讲学，他欣然前往，寓于李根源的曲石精舍，觉得苏州水土清嘉，名胜古迹，到处都是，认为是好地方，便贸然购了城中侍其巷双树草堂的屋宇。其夫人汤国梨来苏一看，发觉该屋虽小，却有园林之胜，但没有后门，万一发生火警，就很危险。且旁邻机织厂，机声轧轧，喧耳不宁，居息及治学都不相宜。结果，由汤夫人作主，让掉了该屋，别购锦帆路八号的住宅，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一是"制言半月刊社"。《制言》，是太炎所主持，而由他的弟子潘景郑、沈延国、孙世扬编辑的。

太炎在苏州，一方面治学，一方面还不忘政局。一九三三年，上海学生赴宁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可是遭到当局的镇压。学生经过苏州车站时，太炎特地遣人携面包果品到站慰劳，并致电当局云："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但问今日主张如何，无论其平素"。他又想把武昌起义以及共患难的革命志士，一一为之作传，但只完成了焦达峰、秦力山传，其他没有完成，实在精力已不济了。他患的是气喘，

在逝世前十天还负病讲授《说文部首》，疲乏不堪。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逝于苏寓。

太炎生前，很钦佩明代张苍水抗敌不屈的精神，深希将来自己死后埋于杭州张苍水墓旁。汤夫人欲竟其遗志，为之卜葬西子湖畔，不料日寇侵略，东南沦陷，故未能如愿。直至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夏，才得从苏州墓地起出，先期举行公祭，由金兆梓、汪旭初、范烟桥、谢孝思、周瘦鹃等，恭送灵柩赴杭安葬，典礼非常隆重。瘦鹃且撰一联挽之："吴其沼乎！昔诵遗言惭后死；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

按：太炎是学者章濬的儿子，本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他深慕前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气节。炎武名绛，宗羲字太冲，因改名为绛，字太炎。至于西狩获汉阁主，那是他的别署了。

梁启超的几件小事

新会梁启超是历史人物，他的牵牵大端，早见各家纪载，毋庸赘言。古人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不贤自居，就谈谈他的几件小事吧！

启超是南海康有为的弟子，他从康游，年为十九。喜读《瀛寰志略》，早有遨游五洲之想。当黎黄陂任总统时，拨款三万元，俾作瑞士之游。这时朱家骅适寓瑞士，设宴款接，知道启超不喜西餐，嗜本国风味，奈该处尚没有中国菜馆，便由其夫人亲煮鱼脍肉脔、黄芽白菜，虽寥寥数色，启超却朵颐大快。日长无聊，找些留学生作拉杂谈，有时打打朴克，藉以消遣。

他书法秀逸，尤以行楷为胜，唐浏阳赠给他一方菊花砚，江建霞太史为之刻铭，他书兴飚举。写了很多楹帖，赠送朋好，以结墨缘。后来此砚失掉，他大为懊丧。

他晚年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涵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工丽。他受这影响，也就集词成联，不自珍秘，任人挑取。他的弟弟仲策挑的一副是："曲岸持觞，记当时送君南浦；朱门映柳，想如今绿到西湖"。胡适之挑的一副是："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院，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他最惬意的是赠徐志摩的："临流可奈清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

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他自己也认为“这联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印度泰戈尔游西湖，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这个消息，传到外边去，要的人太多了，不克应付，他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我的谱弟赵眠云的心汉阁中也悬着梁启超的集宋词联，就是这个时候购来的。

梁启超做诗，从过四川赵尧生（香宋）。又喜“人境庐”黄公度。他在《饮冰室诗话》中，竭力推崇黄氏。所以他的诗如：“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国魂归蜀道难”，就是黄公度的风格。他治学很谨严，兼及版本目录，我藏有他的一纸手稿，写在红格的“饮冰室著述稿”上，字细如蝇头，列有《国史经籍志六卷》、《明艺文志五卷》、《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各有识考。这是亡友谢国桢送给我的，谢是梁氏的弟子。我仍裹珍藏，作为双重纪念。

新会橙在水果类中称为珍品，市间所售的，裹以桑皮纸，标为新会橙，大都是赝伪的。珍品新会橙系梁氏家乡产品，他有一篇《说橙》：“新会橙，天下之所闻也。老农为余言，植橙之地，亩容百五十株，每株得橙二百枚，一枚重率在三、四两之间，五枚为一斤，每株年可得四十斤，每亩年可得六千斤，就橙地市橙，每百斤值九两，一亩之值，殆五百四十两有奇。橙五年而实，亩值五百四十两有奇者，六年以后之事也。新树畏烈日，自第二年至第五年，必间岁植蔗及瓜豆芋栗之属以掩蔽之。植橙百亩者，六年以后，可以坐收五万四千两之利。尽吾县可耕之地而植橙，岁入可骤增一万一千元，埒国帑矣。余语老农，若胼而手，胝而足，终岁勤动，而惟于岁值六两之谷是艺，舍多就寡，舍逸就劳，抑何傎耶！老农语余，县官岁以橙贡

天子，岁十月，差役大索于野，号为贡橙，磐所有乃去，百亩之橙，一日尽之矣。故今日新会橙，将绝于天下”。此篇可和白居易的《卖炭翁》并读。

梁氏逝世后，上海的粤中寓公，与和梁氏有雅故的，设奠于静安寺，公祭之典，由陈散原、张菊生主持，陈叔通、李拔可分任招待，礼堂中悬梁氏小像，香花供奉，来客甚多。四壁都是挽联，出于李拔可、黄炎培、沈恩孚、沈商耆、高梦旦、王西神、张东荪等之手。最突出的，有杨杏佛联：“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杨哲子的联是：“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最近出版界罗致梁氏作品，拟刊《梁启超全集》，并附许多有关梁氏的照片，为外间所未见的，附印其中，确是一大贡献哩。

王金发允武允文

王金发是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牺牲的。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却漏列其人。最近我在金发嫡孙王安生家里，发现了一部《敦伦堂家谱》，便是详述王金发家世的大好文献，是值得珍视的。从这家谱中，得知金发名逸，一名敬贤，字季高，号孑黎。金发是他的乳名，但乳名较著，名字反被晦掩了。他是浙江剡溪灵芝乡人，启孝的儿子。该家谱有蔡元培的《王君季高传》、褚辅成的《王季高墓志铭》、谢飞麟的《王季高行述》，分幼童时期、作秀才与游学毕业充教员时期、亡命与实行暗杀时期、终结时期，甚为详赡，计二十三页，足备史乘的参考。徐自华的《修宫公墓碣铭并叙》，这是为金发祖父修宫而撰的。其他如《族嫂商孺人传》、《允章行述》、《徐孺人行述》，都涉及金发。又《南社丛刻》第二十集，有陈巢南的《王逸姚勇忱合传》，原来姚勇忱和金发是一同被杀害者。

金发自幼多膂力，常部勒邻童为行阵，俨具兵法，邻童称之为"大王"。既长，补博士弟子员，愤清政不纲，参加蔡元培发起的光复会。旋赴日本，以第一人毕业于大森体育学校，这时徐锡麟、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校，图谋反清，金发适在该校任体操教师。事败，秋瑾立促其行，才得脱祸，乃亡命至上海，与陈英士、姚勇忱规画起事。辛亥秋，武汉举义旗，他立谋光复浙江，夜率死士攻军装局及巡抚署，既下，主持绍兴军政府。

及南北统一，他息隐上海，袁世凯忌惮之，施其笼络，委为总统府顾问，他不就。后刺宋案发生，初不知其内幕，他获得手下的情报，悉凶手为应桂馨，而指使武士英狙击的。探得某日，应在某妓院宴客，即亲率从者并武装警察，乘汽车往捕，应落网。复查抄其家，得密电及秘函，牵连诸要人，而以袁氏为首逆。他和孙中山、黄克强等策画二次革命，撰了一篇《讨袁檄》，载《民权报》。袁氏恨之切齿，密使其鹰犬朱某诱杀之，时为民国四年六月二日，年三十三，埋骨于西湖卧龙桥畔，后移龙井公墓，和姚勇忱墓并列。

他的嫡孙王安生见告：金发沪寓，在今延安中路'标之为"逸庐"，尚有遗迹可寻。当时陈巢南重过"逸庐"，有那么一首诗："叹息斯人逝，空余燕子楼。饥鹰集未散，群鬼瞰难休。矧值南儿竞，犹勤北顾忧。鼓鼙声渐急，枨触起牢愁"。巢南著有《莽男儿》说部，此书印数少，阅年久，很不易得，安生访觅若干年，近始获得一册，书中主人公即王金发，柳亚子为题一诗："功罪何当论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秦人倘识符生枉，蜀老能为葛相宽。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荒坟鬼哭鹧鸪叫，一卷丛残带泪看"。金发虽为武夫，却擅翰墨，《讨袁檄》即出其手笔。他还写了上孙中山《三难三可惜》呈文，洋洋万言，甚为畅达。秋瑾死，他有挽秋瑾词："欲扫虏尘，反遭虏害，冤哉烈女子，喷残热血，随秋风吹散，化数万辈义勇同胞"。他的"逸庐"中有一联："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为其自撰自书，书法是很洒脱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金发探得秋瑾之死，出于胡道南告密。胡是绍兴绅士。当中秋佳节，胡道南在家赏月，正优游自得，忽一农民模样的人，从外面来连喘带说："外甥患了重

病，肚痛满地乱滚，特地叫我撑着船来告急的”。胡道南很关心这个外甥，听了之后急忙拼挡一下，跟着这个农民乘船前去。走到冷僻的河边，农民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胡道南惊慌失措，向之叩头乞命，那农民对他说：“明人不做暗事，你道我是谁，我就是王金发，为鉴湖女侠报仇。”说罢，呼然一声，胡道南即死于枪下。一九一二年，金发和姚勇忱于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创办秋瑾纪念学校，名竞雄女学（今凤阳路凤阳小学的故址），资金是金发拿出来的，延聘邵力子、叶楚伧、胡朴安、潘更生等任教。孙中山且亲书“勤敏朴诚”四字为校训。由秋瑾女儿灿芝主其事。

柳亚子的故居

南社主持人柳亚子，他提倡民族气节，发扬革命精神，在辛亥前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南社纪略》，这是亚子自己编写的，他有一自述："我是江苏省吴江县北厍镇大胜村人。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更名弃疾，字亚子，现在却

柳亚子故居

左起第一人徐孝穆为柳亚子外甥

第二人柳无忌为柳亚子之子

第三人柳无非为柳亚子之女

名号统一，只以亚子两字作为我的符号了。”又云：“我们的家族，世居于大胜村，到一八九八年，清光绪廿四年秋间，才搬到黎里镇上去。以阅年多，大胜村的遗址已没有了，便把黎里作为故居。”这故居是一座旧式的楼屋，和嘉道间名诗人徐山民、吴珊伉俪所居处相距不远。亚子有《磨剑室诗》，“磨剑室”即是他黎里故居的书斋。至于“羿楼”、“更生斋”、“上天入地之室”、“礼蓉招桂龛”、“活埋庵”，那是别一所在。大胜村，滨着分湖，有养树堂，堂有一联云：“无多亭阁偏临水，尽有樵渔可结邻”，为境绝佳，所以亚子有分湖旧隐图，余天遂、陆子美、顾悼秋、黄宾虹、楼辛壶为之各绘一帧。题咏者颇多，南社社友几乎人各一诗，倘收聚拢来，可印一专集。深惜亚子生前没有注意及此，否则也是南社的大好文献。当时亚子的父亲念曾，号钝斋，因地方不靖，才迁居黎里。亚子为了美化地名，诗文上辄称梨花里。由于亚子思想倾共，与宋季恂、恽代英、侯绍裘、张应春、刘重民、黄竞西等通声气。当一九二六年，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对抗孙中山，反对革命军，搜捕屠杀工人与学生。亚子词锋犀利，痛斥孙传芳祸国殃民。孙传芳指名通缉亚子，亚子得讯，走避平望凌姓姑母家。翌年，侯绍裘、张应春等被害，株连之下，蒋介石政府遣兵赴黎里，夜半，缇骑入室，亚子匿楼下复壁中幸免。此次修葺他的故居，这复壁还保存着。

在这些残暴的军阀面前，亚子是拚着一死的，他默默的成诗一首：“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此后他改姓名为唐隐芝，逃到上海，旋即亡命日本。这故居现经政府当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大加修葺，公开供大众参观。他的哲嗣柳无忌教授，特从美国回来，

探访故居，在故居门前，合摄一帧照片，除无忌外，有他夫人高蔼鸿，亚子女儿无非，无忌之女光南，无忌之外孙女郑婉文、亚子外甥徐孝穆，孝穆子维坚，雁行而立，成为难得的纪念。亚子所藏书籍文物，均在故居保存。其他已捐献给苏州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的，经过选择整理，已印成复制本陈列。还有一九二三年亚子在乡主编的《新黎里》半月刊，及《南社丛刻》、《南社丛谈》、《南社姓氏录》、《南社纪略》、《南社诗集》、《南社词集》、《怀旧集》等，蔚为大观。此处提到的《南社纪略》，是一九四〇年开华书局付印的，早已绝版。一九八三年，由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重行整理，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增加了许多图片，包括《南社丛刻》、《新南社社刊》、《南社纪略》初版书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姚石子的单身像。还有南社第一次雅集、武林同游图。南社北京雅集，南社长沙雅集团体照，以及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的书法手迹和柳无忌的《编后记》，比前完备得多了。

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巢南

南社创始于一九〇九年，发起者三人：柳亚子、高天梅、陈巢南。三人中，以陈巢南年最长，和柳亚子谊在师友之间。我参加南社较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最近重版《南社纪略》，加入了几帧照片，陈巢南的遗像也在书内，戴着眼镜，蔼然可亲，完全是一种学者姿态。亚子对陈巢南有那么一段记述："陈巢南，名去病，字佩忍，原名庆林，字百如，一字柏儒，别字拜汲，又字病倩，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他的曾祖和祖父，是以商业起家的，却有江湖任侠之风。父亲和叔父，都早年不禄，也以能武著闻，孙中山先生曾为亲题'二陈先生之墓'六字。巢南是遗腹子，生得五短身材，脸庞上像把淡墨水染过一般，人家都称为陈矮子……"。这些在遗像上都看不出，原来遗像是半身的。尚有一个别署垂虹亭长，亚子遗漏没有提及。他有一篇《垂虹亭长传》，那是他夫子自道，略云："年少好事，任侠慷慨，策马中原，上嵩高，登泰岱又见日出，浮于黄河，探源积石之志。或更逾塞，出卢龙，度大漠，寻匈奴龙庭，啜羼狼居胥山，饮马瀚海而后快……。"矫矫不群的气概，也没有现诸遗像，大约遗像系晚年病疡废足后所摄，英气全销了。

巢南精于史学，编有《劝清秘史》、《故宫琐记》、《汪史札记》等，他和宋教仁相交莫逆，宋曾约他撰《南明史》、《后金国史》，可是人事卒卒，没有完成。两人同探杭州灵隐、韬光、烟

1107349

霞、石屋诸胜，巢南诗因有"且莫筹边论史去，两高峰上一支笻"之句，他从孙中山先生有年，一度被任为参议院秘书长。后在岭峤任大本营宣传，常赴前线讲演，以激励士气，捷报传来，浮白大醉。及陈炯明倒戈，中山先生几遭危殆，他知事不可为，退而为乐育英才之计。先后在一些大学掌教，和金松岑并称为"松柏二老"。巢南号柏儒，这个称号是很合适的。他曾和吴瓯安掌教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更称之为"东南两坛坫"。他喜啖樱桃，立夏节，赴玄武湖购樱桃，卖樱桃的为二女郎，虽乱头粗服，而丰韵天然，且貌绝相同，为姊妹花，巢南未免见而有情，一日晤苏曼殊，谈及所遇事，曼殊为绘《湖上双鬟图》赠给他。他奉为至宝。

他对于鉴湖女侠秋瑾的反清革命斗争，深表同情。秋瑾成仁，他拟开追悼会，被戚友所阻而止。他便往绍兴轩亭，撰文哭吊。又与秋瑾盟姊徐自华等为营墓地于西湖，并组织秋社，建风雨亭，在秋社撰书一嵌字联："秋菊有佳色，社会惜斯人"以张之。在当时清庭专制淫威之下，动辄有株连致祸之忧，巢南却置诸不顾，可见相当大胆。此后，巢南又在沪上与王金发等办竞雄女学。竞雄为秋瑾之号，他取名"竞雄"，寓纪念秋瑾之意。王金发曾与秋瑾同事于大通学堂，大通被围，秋瑾就逮，金发几遭杀害。厥后金发反对袁世凯，不幸牺牲。巢南为撰一小说《莽男儿》，叙述金发一生。金发嫡孙王安生遍觅其书得之，引为快事。

巢南晚年息影江乡，筑舍终老，适读白香山《浩歌行》，欣然有会，且香山作此诗，年四十七岁，巢南恰与其同龄，便取"浩歌"二字以名其堂，且刊《浩歌堂诗钞》以行世。又，巢南的绿玉青瑶馆，也有寓意，原来，巢南母倪姓，为倪云林后裔。云林

隐居吴江的叶泽湖，即今同里的倪家汇。云林有诗："依微同里接松陵，绿玉、清瑶绕复萦"，巢南故居，为云林遗址。这个馆名，倘不说明，谁也猜不出其取义之所在。

巢南逝世后，埋骨吴中虎丘。他是南社发起人，第一处雅集，即在虎丘举行，也是人地相宜的。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十年浩劫，他的坟墓屹然不动，仍完好地留存着，供来游者的凭吊。

姚石子有功乡邦文献

金山为人文渊薮，始属华亭，后归娄县。明洪武间筑城防海，才置金山卫。抗战时，日本侵略军，乘虚在金山卫登陆，"金山卫"三字迭见报章，名乃大著。那儿的张堰镇，有两大望族，一高姓，一姚姓，高氏和姚氏，相互联姻，比诸古代的朱陈村，即苏东坡所谓："画作朱陈嫁娶图"者是。南社耆宿高吹万和姚石子，谊属舅甥，貌亦相类。石子受吹万的民族革命思想影响。吹万号志攘，又号黄天，石子名光，号复庐，也是寓光复汉土之意。石子父亲介三，宽厚待人，平素无疾言厉色。他家佣仆窃盗资钱，一再而三，厥后被介三发觉，立唤佣仆来，他不但不加训斥，反而给以若干元，说："大约你有急需，不得已作此卑行，以后尽可向我直言，我当济你之急，不告而取，那是不允许的。"佣仆羞惭而退，从此受到感化，不再施其惯技。石子秉其家教，凡亲朋向他告贷，他总是菩萨心肠，有求必应，虽久不归还，也从不向人讨索。当地贫农，向他借钱的，不乏其人，后来他家乡不靖，避居沪上，检理什物，借券满满一个小篓，他却付诸一炬，不留些儿痕迹。他只有三位妹妹，没有弟兄，和朋从往来，缟纻联欢，李桃投报，比亲骨肉还亲。我和他在某处不期而遇，过了一天，他就来舍访谈。这时我方撰写《尺牍丛话》，在《自修》周刊上连续登载，他认为从来只有书话、画话、诗话、尚没有过"尺牍话"，这是首创，希望我积

稿多了，刊一专册。他很喜读我的掌故小品，搜罗什之七、八，尚缺数种引为遗憾。我就把手头所有的补给了他，他很高兴。那《国学丛选》、《南社丛刻》，他都参与编撰，我所藏有缺的，他也补给了我。

他和王粲君结婚，两人合摄俪影，柳亚子填了罗敷媚词赠给他，如云："儿生修到鸳鸯伴，郎是兰成，妾是双成，并坐秦楼弄玉箫。黄金不把相思铸，月样聪明，玉样温存，绣出人间一段春"。他俩赴西湖欢度蜜月，后又同游西湖多次，凡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等四季景色，都饱览无遗。且每次有诗有文，著有《浮梅草》、《续浮梅草》，并附《记烟霞紫云二洞》、《游西溪记》。其时是和亚子伉俪，吹万夫妇同去的，而冯春航适在杭演《冯小青》，燕钗蝉鬓，环珮登场，花怯柳愁，可怜楚楚，亚子为之动容，宠以佳什。又同吊孤山的小青墓，春航口占一诗："小青遗迹尽低徊，若梦浮生剧可哀。千古湖山一荒冢，曾移明月二分来"。吹万与亚子，都有山水、美人、文字三癖好，吹万以山水为上，美人次之。亚子以美人为上，山水次之。石子却谓："文字之好，为三子所同，而其他二者则有次第之异。余意山水美人，固无先后其间也。盖因美人而思山水，因山水而怀美人，譬之树草，山水其叶，美人其花，美人藉山水以生光采，山水藉美人而不寂寞。言美人者，眉曰远山，目曰秋水，则美人而山水也。言山曰婷婷，言水曰温温，则山水而美人也。美人山水，不容轩轾。而山水美人，又须藉文字为点缀，则三者相辅相成，不容分判矣。"语妙于环，耐人玩索。

石子对南社的维护不遗余力。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为了刊印南社社集和社友遗集，及南社的活动费用，先后

耗若干万金，那是任何人做不到的。但后来因编制问题的争执，亚子愤而宣告脱离南社。群龙无首，这怎么办呢？石子出而奔走调解，好不容易才得挽回，亚子复了社籍。不久，又因唐宋诗之争，掀然起了大波，亚子是任性惯了的，经此刺激，消极不干。石子慨然出而维持，继续举行雅集，直把《南社丛刻》出至二十二集始止，所费在所不计。

石子家有"怀旧楼"，为藏书之所，有"自在室"，为潜修之地，有"松韵草堂"，"棣华香馆"，为会宴宾客之处。后面土阜突起，拟植松其上，奈以战事而罢。他对于乡邦文献，素极重视，辑有《金山卫志》、《金山诗文征》、《松江郡人遗诗》，都先后刊布。此外有《金山艺文志》，共八卷，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寓贤著述部、邑人校刊书籍部、金石部，稿成，藏于家中，没有付梓。一自石子患腹膜炎不治下世，他的妹婿高君宾，请周大烈校识，揭载金山的地方报，君宾一一剪存，经过浩劫，也就零落不全了。

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小词的姚昆田，就是石子的哲嗣。

胡朴安从易学悟到诗学

前人谓："俞曲园拚命著书"，实则安徽泾县的胡朴安也是拚命著书者之一。他从清季至民国，先后成书数十种，直到患了脑溢血，半身不遂，还在著书立说。蒋竹庄称他为"半边翁"，他做了一首半边翁诗："如何未老半龙锺，夕照无多一半红。半死半生情惨淡，半行半止步从容。河山半壁人心愤，书史半床我志雄。病废至今年又半，从兹自号半边翁"。写的是一部《病废闭门记》，凡数十万言，仅在《大众》杂志上登载了一部分，可惜没有印成专书。我和朴安是忘年交，同隶南社，经常去访问请教，所以他的形态笑貌，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很深的。

他活了七十年，做过耕夫，做过教师，做过校长，做过记者，做过长官，当他主宰江苏省民政厅，南社社友王均卿认为儒生不应登上宦途，致书斥责他，略云："宿学如先生，雅望如先生，教铎本有生涯，名山非无伟业，而乃徇故人之请，为原禄之干，卿本佳人，何忍自污，甚为先生不取也。"但他一官在身，还是和以往一样的朴素，和以往一样的和蔼可亲，没有失掉书生本色，不久就挂冠归来，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治诗在前，治易在后，却倒着由易学而悟到诗学。有一次，他和我谈《易经》，我对于此书一窍不通，认为太秘奥，是不易理解的。他说："不然，《易经》是现实的科学，不是空虚的玄学。我起初也有这种想法，当时有位易学家杭辛斋，劝我学

易，我不得要领，半途而废。及病废过着枯寂生活，死心塌地再读《易经》，竟豁然贯通，才知这部书被前人讲得太玄太深，太远太秘，反使人如坠入五里雾中，莫知途径所在。贯通了这书，和现实相结合，即使讲给初中学生听，也容易领会。”

他从易学悟到诗学，有这样一段很透辟的话，发人所未发，如云：“我往日读易，论易之象有三：一现象，即自然界之象，日月星辰之丽乎天，山川草木之丽乎地皆是。二想像，即易之象，亦即观自然界之现像，印藏于脑中，拟议其形容，为符号以记之也。三法象，即易之用，亦即取自然界之现像，以想像之符号列之，即将此想像之符号，用为事物之法则。此是言易之象，而作诗亦有此三种象，天地间一切，皆是诗，此现像也，入于诗人之脑中，此想像也，读古人之诗，或将自然界之象，摹仿刻画以出之，此法象也。汉人之诗，多半现像之描写，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悉是现像。唐人诗，已由现像而落入想像，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宋人诗，则为法象矣，如‘雪暗梨千树，烟迷柳一川’。往时与他的弟弟寄尘论诗，寄尘曰：‘宋诗如西洋油画，善刻画，唐诗如中国水墨山水，善写意’。黄山谷诗曰：‘江流画平沙，分派如回笔，油画也’。韦苏州诗曰：‘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水墨山水也。此即想像法象之说，法象愈多，愈违现像，而为非像矣。尝读杜少陵登高七律，若将每句首二字去之，改为五律云，‘天高猿啸哀，沙白鸟飞回。落木萧萧下，长江滚滚来。悲秋常作客，多病独登台。苦恨繁霜鬓，新亭浊酒杯’，读之意更浑成，当时不能言其所以然，今乃知即现像与想像之分。第一第二句，无甚关系，第三句加‘无边’二字，第四句加‘不尽’二字，第

五句加'万里'二字，第六句加'百年'二字，第七句加'艰难'二字，第八句加'潦倒'二字，本是现像，即成为想像矣。吾人初学作诗，当然从法象入手，徐徐由想像而近于现像，方称至善。今人毕生在法象中转身，甚且入于非像，宜乎其诗多不可观。"这些虽是数十年前的老话，今日领略，还是觉得新颖有意。他的诗作，有《朴学斋诗存》、《演杜甫诗一百五十一首》、《演宋诗一百首》、《演林和靖诗一百二十四首》。他的易作，有《易学新解》、《易大象说》、《易经学》等书。

姚鹓雏的两种手稿本

云间姚鹓雏，是南社的中坚人物，著述等身，煌煌弈弈。《饮粉庑笔语》是他的一本手稿，从没有发表过。他用秀逸的行书，写在有红格条的毛边纸册子上，记述了他早岁和中年的许多事迹，藏于他的女儿姚明华处，我是喜欢收集南社掌故的，便向明华借观了一星期，摘录了一些，以资谈助。

他自述早年生活的，有那么一则："民国三年，闲居松江，筑城内火神庙弄孙姓家，屋小如舟而颇洁。庭除外更有隙地，作长方形，杂植花木，老桧一株，荫可亩许，高出屋脊上。时春日煦和，余始翳文自给，尚足了饕飧。心神稍安，于是每餐辄进酒，食多咸鱼或猪肉，酒则为红色之玫瑰，钱二百，得沽半瓶许，为价殊廉，尽半瓶已酣然矣。临食喜阅书，至今成习，时则读林畏庐师所译小说，或杂品诗词，随手取一本置案头，且饮且阅，自谓平生得闲适之趣者，独此时耳。"

他所说的林畏庐师，便是以译小说负盛名的林琴南。他追记师门有云："先生掌教京师大学堂时，余为预科生。先生于吾班授人伦道德之课，讲时庄谐杂出，而终归于趣善，故听讲时无一露倦容。先生高颧广颡，长身健步，白髭疏朗，神采四映。传言且擅技击，似可信。月课时，甚赏余文，有二次加以极长之评语，悬诸阅报室镜框中，有'非熟精于宋五子之说者，乌能鞭辟入里至此'云云。辛亥革命起，学堂散，余归里，遂不

复见先生。然于民二、三年间，时通书，书用精笺，密行细字，圆劲流丽，出入平原子昂间。后数年，余旅南都，先生来书云：'将南来访陈散原于冶城'，然竟未果。十一年秋，闻先生疆耗，今并此数札，亦零落随飞烟矣。陆氏庄荒，程门雪尽，怅望人天，悲惭曷极。"

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他有一则记其往事，可作该校的校史："京师大学堂设于地安门内之八格格府，地址宏敞，迫近大内，宫墙迤逦，中有山翼然，即为景山。校创于光绪中叶，张冶秋尚书百熙，实始其事。继之者，李柳溪家驹，刘幼云廷琛，皆以京卿为总监督。余就业之年，总监督下设教务，斋务两提调，及学舍监诸员。教务提调即商瀛亭先生，学监为朱大屿、狄楼海、刘盥训诸先生。同学二百人。嗣分科成，余等改为高等科，即以商公为监督。分科凡八，即经、文、理、法、农、工、医、矿也。文科监督为孙师郑。高等科教授林先生外，有郭立三、桂邦杰、李馥生诸先生。西人有爱迪生博士、科忒先生及华侨李芳。李芳治律学极精，而不谙中文，原名兰芳，留学生延试写兰字再三不能成，遂改名李芳，一时传为笑柄。辛亥秋初，南中革命军兴，京师风声鹤唳，教授相率乞假，学生纷纷离校。欲归无资者，约六、七十人，推余为代表，向刘商两监督请愿，商允以资遣，人与银二十五两，并嘱归家自修所业，待事平续课。"

鸿维又有纪彼恩遇事："余十六岁时，毕业松江府中学堂，郡守戚公扬，亲临监考，于国文试场见余再取试卷纸，问前发卷已损污乎？余告以写完须赓续，戚公异之，嗣阅卷乃大称赏。对余父将命余习商，公闻之，传首县，谓姚某必宜升学，倘绌于资，宜侑助之，卒送余考京师大学。"他又得乡前辈杨了公

的奖掖，有云："在中学时，始作小说《洗心梦》一篇，乡丈杨了公见而叹为有夙根，属人致意，一夕往见于其宅外之琴桥下，谈数刻而别。明年，余游学宣南，暑假归见先生，则笑指案头余小影一帧曰：'日置此以当晤对耳，'遂畅谈定交。先生精研经及小学，继弃而谈禅。诗初似杨诚斋，继乃为苏陆，填词亦骎骎入南北宋之室。书法以篆意入真行。年长余且倍，而欢然莫逆。持躬清简，舍己为人，日孜孜于救济，尽倾其产。晚年贫甚，而与余游处必偕，昵近如兄弟。卒时方寓沪，前数日，余往视之，尪削已甚，而神定不乱，非禅学湛深，曷克臻此。"鸳雏作《春蚕艳影》说部，其中颇多涉及他的乡前辈杨了公事，所称"几圆"，即指杨了公而言。

他进新闻界，由于金山陈陶遗的推荐，有一则纪陶遗生平："先生长身黧面，神情肃穆，稠人广坐间，众论纷呶，默然独坐，间出数语，析疑解梦，洞中肯綮。嗜学，尤精内典。书法章草，修洁有致。余罢学南下，遇之于沪上逆旅中，一谈颇契。后数相见于松江，遂荐余于叶楚伧，助《太平洋报》编辑……楚伧再创《民国日报》为总纂，时三原于右任为总经理，绍兴邵力子为经理兼本埠新闻编辑，泾县胡朴安主电报，南京陈匪石编要闻，余编艺文，凡六人，开成立会于小有天酒肆，时民国四年冬间也。余在馆两年，以雷铁匪自新加坡来电，为《国民日报》延聘编辑，余遂请行，自是与叶、邵诸公别。"

《笔语》又谈及于右任："余弱冠时，右任倡《民立报》，声噪甚，辛亥临时政府成，望益降，及接光仪，魁伟英奇，髯长尺许，天人不啻也。十六年秋，余佐何民魂长秘书，先生方任中央常委，始数相见，饮酒赋诗，同游燕子矶诸胜。旋余解职出京，十年中不复相闻。抗战军兴，余流转湘黔，遂入巴蜀，止于重庆。

闻监察院为会于佛寺，追悼故监察委员刘三，余故人也，因往一奠。方止客座，而先生至，目余连声道久违，旋询寓址，意似眷眷，余拙于辞令，谨对而已。”

他修撰《松江县志》，出于沈惟贤的借重。他谓：“沈惟贤（恩齐）辛卯经魁，才气飚发，精敏无伦，尤以文学受知抚藩两署，皆礼延入幕，掌文案。先生状貌短小，声若宏钟，辨论事理，剖析分明，归于简当。为学尤刻苦，能精思，初喜填词，效乐笑翁，继研佛理，手写《心经》，无厌无倦。书法六朝，晚年尤喜临《张黑女志》，综言之，凡有所学，无不入精能之域。顾激赏余所为诗，余尝有五言古诗，揭诸报端，先生初不识余，一日相遇，卒然曰：‘子诗如唐人学选之作，高手也！’自是垂睐为忘年交，延余分修《松江县志》，曰：‘此书目前仅能粗定纲领，杀青恐非旦夕间事，只有望诸吾子矣’。”

鹓雏写小说，笔墨华赡，文言流畅无滞，尤为难能。他却自谓：“为说部书不修饰，不留稿，忆民国二年冬，上海某书局始倩余为文言长篇，余撰《燕蹴箏弦录》一书应之，演衍朱竹垞无题诗本事，得稿费百数十金，居然可以度岁，心始乐之。自是请者渐多，余为之亦益勤，时王蕅农主商务编辑，频以书来敦促，于是又成短篇十余，则力摹畏庐师译狄更司之作。蕅农品第时人撰著，遂有‘唐临晋帖格妙馨花’之目。明年与包天笑共事文明书局，包编《小说大观》，余编《春声》，皆小说期刊也。生平不好言情，最嗜为林师译狄更司、欧文之书，言社会家庭情状，沉痛处以滑稽出之者。世亦有以鸳蝴派目余，可发一噱也。”

他和江南刘三（季平），确为故交，有云：“刘季平每饭必饮，能溺饮，亦能狂饮。二年之冬，余借高天梅居沪上旅邸，季平来访，共饮至夜午，遂留宿，次日侵晨，披衣即去，留一诗云：

'途穷但取眼前醉，世窄能容天外狂。掩袂出门作乾笑，谁家新屋有微霜。'今季平长逝，此诗恐不复存稿，为记于此。"鸿雏能饮，他说："饮黄酒三斤不醉，但不知酒味，仅示豪健而已。饮茶亦不知茶味，有以工夫茶饷，亦懵然不解。却于赴南洋群岛，忽忆幼年在外祖家，夏日以绿瓷小缸贮茶，中置菴数片，饮而甘之，乃有诗：'短后单衣渡海船，南风栏槛挑晴烟。外家旧事谁能说，一盏菴茶十五年'。"

他籍隶南社，评同社之诗，有云："诸贞壮如阀阅旧家，一瓶一几，随意陈设，无非名贵。黄晦闻如云山老僧，结茅面壁，偶然捉麈对客，都无世间语言。黄季刚如华堂净室，宝鬘罗裙，弹湘江一曲，而徐娘三十，哀怨已增。刘三如霜后黄花，于淡雅中出幽妍，憔悴支离，俨然高格。苏曼殊如云林小幅，平沙老树，于荒寒中见秀冶，凄寂逼人。"

他的著作，稿本没有刊印的，尚有《西南行卷》、《谏院集》、《山雨集》、《老学集》、《梅边集》、《恬养簃诗》、《分搬菴集》、《榆眉室文存》、《桐花萝月馆随笔》等十多种，由其女姚明华、婿杨纪璋保存。旧作说部《龙套人语》，刊登《时报》，他生于壬辰，署名龙公，最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为之印成单本，易名《江左十年目睹记》附《龙套人语人名证略》，执笔者吴次藩、杨纪璋。隐射人物有张季直、梁启超、康有为、范当世、缪荃荪、梁公约、苏曼殊、柳亚子、刘季平、潘祖荫、杨了公、文廷式、易实甫、诸贞壮、方唯一、吴癯安、陈陶遗、章行严、沈思齐、汪旭初、曾孟朴、章太炎、樊增祥、翁同龢、陈三立，以及北洋军阀，什之六七为真人真事。当时柳亚子拟作《龙套人语考证》，未果。

鸿雏解放后曾任松江县县长，于一九五四年病逝。

瞿兑之学有师承

长沙瞿子玖，为清同治辛未翰林，官军机大臣，慈禧后见了他，不觉垂泪，以其貌和同治有虎贲中郎之似；同治为慈禧后所出，在位十三年卒。当子玖逝世，冯蒿叟有联挽之："寝寐念周京，逸社诗成，每集遗臣赋鹍血；音容疑毅庙，旧朝梦断，应追先帝挽龙髯。"毅庙即指同治而言。我认识子玖的哲嗣兑之，一次闲谈，我就询问他，"尊容是否与令先尊相肖？"兑之答以酷类，因此我作非非想，看到兑之，也就仿佛见到所谓皇帝的"龙颜"了。

兑之名宣颖，号蜕園，为宣朴之弟，宣朴以羸疾终其身，无所建树。兑之幼从张劭希读，辨许氏说文，十二岁毕读诸经，就试译学馆，成绩优异，列第五名，学英文、算学，治舆地，中外地名，背诵似流。这时王湘绮、王葵园两名宿时来访子玖，兑之随侍在侧，便请益于两名宿。他偶作《水仙花赋》，雕辞琢句，以骈俪出之，子玖见而色喜，出示曾广钧，曾病其杂而不专，他就秉受父命，从曾为师。可是他于学还是力求宏博，母亲能古琴，他得琴与琴谱，即日习之，能理数曲，泓泓其和，渊渊其深，居然能手。他的外舅聂缉槼中丞，在子玖前力誉湘人尹和白画艺之高，他又执贽于尹氏。初作兰竹，楚楚可观，继授墨梅，尹氏圈花点蕊，异常审慎，说此为扬补之画梅法，当悉心揣摹，毋效冬心两峰的流于侧媚。因此兑之作画必力守规

范，从不随意涂抹，且所作较少，得者更为珍视。尹氏擅画，而书法非其所长，题画往往请兑之代笔。兑之书法遒美，有晋人风，古人所谓："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不啻为兑之而发。谙英文，一度重译《旧约》，又涉猎希腊、拉丁、俄、德、法、意诸国文字，有意负笈西游，结果没有成为事实。

兑之早年享荫下之福，居长沙朝宗街，为一巨宅，有息舫、虚白簃、超览楼、湛恩堂、赐书堂、柯怡室、扶疏书屋，双海棠阁，这阁是他读书处。他著有《故宅志》，谈及双海棠阁，谓："一生所得文史安闲之乐，于此为最。每当春朝畅晴，海棠霏雪，曲栏徙倚，花气中人。时或桐阴薛砌，秋雨生凉，负手行吟，恍若有会"。的确这种环境，是很难得到了。后来他赴北京，任国务院秘书，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国史编纂处处长，居黄米胡同，宅中复有红白二海棠，花发繁茂，有似锦幄。他认为平生踪迹，若有因缘，名之为后双海棠阁，请黄宾虹绘图，且把湘宅藏书，辇运来京，然已散落大半，重理丛残，榜之为补书堂，著有《补书堂文录》、《补书堂诗集》。

兑之藏有其父子玖的《超览楼修禊集诗》，请齐白石绘《超览楼禊集图》，图末有白石题识，略云："辛亥春，湘绮师居长沙，余客谭五家，一日湘绮师笺曰：'明日约文人二三，借瞿氏超览楼宴饮，不妨翩然而来'，是日饮后，瞿相国与湘绮师引诸客看海棠，且索余画禊集图，余因事还乡，不及报命。后二十七年，兑之晤余于燕京，出示禊集诗，委余补此图。"此图兑之珍藏有年，奈在兵乱中散失。后来朱省斋在搜集文献中辗转得原图，兑之见之，为作一长跋，详纪其始末。

兑之的著述，有《枕庐所闻录》、《晚抱轩笔谈》、《四山簃诗话》，《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他平素喜读

人物掌故一类的书，所以他也爱写随笔，偏重于人物有关的史料。认为这与著述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他说："同一记事而有工拙的不同，工于记事的，能把握一事的中心，自然易得其真像。不然则所记者皆枝叶零星，而离事实愈远。近人每以为就某一个有名的人作一番问答，便可得到些掌故。譬如赛金花的生前，就很有人喜欢向她打听她的身世，笔录下来，便成好材料。殊不知赛金花这样的人，不是真能谈天宝遗事的，倘竟以她信口所谈为根据，则未免出入太多。著作的高低不仅在执笔的人，也要看他所从听受的人，是否够得上供给良好的著作材料。"他对于同时写掌故的，最推崇徐一士，一士撰了《一士类稿》，兑之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他又和燕谷老人张鸿熟稔，张鸿所著的《续孽海花》，首先就在他所辑的《中和杂志》上发表，后来刊为单行本。那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最初载于《中央时事周报》，由于秋岳之弟澄怀加以整理，兑之设法刊印单行本，以纸张紧张，仅印了一百部。后来香港刊行的单行本，就是根据兑之的印本。

兑之为一书卷气十足的旧式文人。对人很和易，有一次，邓樱桥家宴，邀了兑之，我叨陪末座，他进肴不吃肉，据说他的尊人子玖是不喜吃肉的，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这时樱桥座头，置有刘麟生的《春灯词》，大家就谈到刘麟生的作品，麟生字宣阁，以《春灯词》著名，因称他为春灯词人。樱桥请教兑之，《春灯词》作何评价？兑之一笑说："宣阁多才多艺，恐他的长处不在词上！"说得何等含蓄，直到如今，我尚留着很深的印象。兑之晚境坎坷，所居窄隘不堪，戴禹修去访他，有一诗云："有客时停下泽车，入门但见满床书。两三人似野航坐，斋额应题恰受居"。我也到过他的寓所，同具此感。一自十年浩劫，把他打

入冤狱，判决徒刑十年，他闻判叹了口气说："完了！完了！"不及拨雾见天，庾死狱中，果真完了，年适八十。四凶垮台，得平反。

方唯一智足多谋

我对于昆山耆宿，最推崇胡石予和余天遂二师，而石予师平素一再道及方唯一其人。

方唯一，是昆山蓬阆镇人，和石予师居同里闬，两人过从甚密。据石予师见告，唯一作诗渊雅入古，而又才思敏捷，有所作，不自珍惜，往往随作随弃，不留其稿。又善八法，为人写扇册，他不录前人诗什，边书边撰，或杂记，或诗话，都成妙谛，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他一度为吴下寓公，石予师也在那儿掌教草桥学舍，且任舍监。唯一后人肄业该校，一次，后人触犯校规，石予师不加袒护，且力主秉公开除，一方面由校方揭出除名布告，一方面石予师走向唯一道歉，唯一不以为憾，交谊如故。唯一又和吴湖帆的父亲讷士友善，讷士承叁斋之后，颇富收藏。又曾斥巨金购得昆山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稿》，乃黄尧圃旧藏，为经世的名著。稿虽出于当时钞胥之手，但经亭林亲手增损修正，确为艺林瑰宝。讷士既识唯一，以唯一为昆山人，昆山人的著作，应归昆山贤彦保藏，便慨然把这地方文献赠给唯一，唯一欲据为一己之私，湮没故人的风义，转交昆山图书馆，因有："千金赠我亭林稿，藏诸名山两不磨"之句。奈其时干戈扰攘，图书馆常川驻兵，恐被拉杂摧毁，移庋某银行保管库。他的保存古物，用心亦良苦了。

最近《昆山文史》，谈及方唯一，足补我见闻的疏漏，藉

知唯一生于一八六六年，卒于一九三二年，六十六岁。家境贫寒，少时入赘嘉定钱门塘张氏，姓名为张方舟，后改名为方中既而举贡生，能自立，还到了方家，复改姓名为方还，含有不忘其本的意思。

唯一具有革命思想，武汉起义，他在家乡响应，手持白旗，奔走街坊间，大声疾呼："不怕杀头的跟我走！"，得民众支持，推举他为昆山民政长。既光复，他发起办蚕桑场、树艺公司，旋辟为马鞍山公园，又创商会、学款经理处等公共事业，以谋群众福利。唯一又智足多谋，当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尚未进驻昆山，那盘据在昆山的军阀张宗昌部队，要挟商会，勒索五万元，唯一与商团及救火会等团体密谋对策，并亲自出面，与部队假商会谈判，一面暗嘱商团及救火会人士，趁夜色朦胧，在火车站大放鞭炮，同时拉动火车汽笛，声震数里，佯称北伐军来临。军阀部队，闻讯大惊，仓皇遁逃，地方有"方唯一智退张宗昌"之说。

唯一诗以不留稿故，没有印成诗集。石予师录有多首，转抄一二，以见一斑，如杂诗云、"欲御瑶琴花下弹，积阴天末殢春寒。石匡齿齿泉流涩，空忆美人双玉盘。""满眼飞花不见天，津桥三月绿阳烟。渔翁那管春将老，日抱芦漪中酒眠"。"敢将旧事问春华，春睡初醒日已斜。憔悴江关余白发，一年又是紫藤花"。听说昆山有个迎宾馆，客厅里一副对联："且挂柳梢鞭，此地是玉山佳处；所来天下士，问谁为铁笛道人"。出于唯一书撰。

顾悼秋打倒马褂

顾悼秋，是南社中的著名词人。他名无咎，字崧臣，号灵云，又号飞燕旧主，世居吴江黎里夏家桥。某岁，影坛女艺人殷明珠的弟弟鲁孟结婚，邀吃喜酒，我在殷家盘桓了四、五天，同席有蔡观邕，能书善刻，卜居官塘，有"观塘才子"之称，和我一见如故，他是悼秋的外甥，因观邕又认识了悼秋。悼秋面似敷粉，的确是位白面书生。性嗜饮，在里中组织酒社，以量宏无敌，自称"神州酒帝"，那是多么夸耀啊！后来，悼秋来上海，我和范烟桥、沈蜀痴、陆歌凤、屠守拙、张慧剑、姚苏凤、徐碧波、宋痴萍等结云社，取云踪萍合之意，并以二十八人为限，盖《后汉书》有"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乃图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之说。我们无非借此结文墨之契，收切磋之效。悼秋欣然参加，经常假座香粉弄的方壶酒家，饮女儿酒。这个酒家，是越人秦某开设的，越中习俗，女儿诞生，便酿酒置诸地窖中，及女儿婚嫁，即出酒以饷贺客，当然醇厚香烈，不同寻常，因有女儿酒之称。悼秋饮了，大为叹赏，填洞仙歌词，有："云在江湖一时起，正花前思发，酒底人来，消受这春软绿烟天气"等语，可是他这时已气衰病胃，饮三蕉便止了。

在旧社会，男子都穿长袍，长袍束着腰带，在家时袍外加一马夹，一称裲裆，出外应酬，则非穿马褂不可，成为一种习俗。实则所谓马夹、马褂，为骑马时所需用，平时是多余的。

尤其在清代，以贡戴花翎，钦赐黄马褂，为无尚光荣，有诗咏之："冠飘孔翠天风细，衣染鹅黄御气浓"。还有炫其裘毛的珍贵，反穿皮毛马褂的。悼秋不喜欢这一套，他写了一篇打倒马褂的小文章，很是有趣。如云："余小时即不喜穿马褂，见之辄生厌，不自知其所以然。及长，见里中所谓缙绅先生者，率外礼貌而内败行，言必仁义，衣必马褂，俨然为君子，而孤行真意，不甘饰虚之流，多遭指斥，古人称名教中罪人，毕竟在彼在此，巨眼者当能辨之。由是知人之贤否，不尽属马褂之去取，余非敢自居于贤，然恶夫伪道者之必以马褂为准也。盖疾首而痛恨之，遂使箱笥中无马褂地位矣。或谓余曰：子居海上，人事嚣杂，脱一酬应，子纵真率，谁知子者，曷置一马褂，备不时之需乎！友人代制相贻，不得已而携之客中，忽被茶役窃去。嘻！若役殆知我者，代为收藏，可供一笑，从此自誓不再有此劳什子矣"。观此可知悼秋的打倒马褂，实则是对清朝社会的不满。

王均卿筑屋吴中北寺塔

昔年读胡寄尘赠王均卿诗："东晋风流数大家，至今子弟擅才华。兰亭笔写通明奏，乞借春阴为护花"。"斗方绛帕写柔毫，一种风怀自可豪。不减君家当日事，旗亭画壁郁轮袍。"为之想像其人不置。及在沪上，获得识荆，真是喜出望外。他是浙江吴兴人，颀然身长，戴着眼镜，貌慈蔼可亲，一见如故，许订忘年交。其时他寓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我得暇辄往访，他正在辑注历代诗选，就在书丛中促膝坐谈，往往移晷。当"一·二八"之役，我毁了家，蒙他老人家一再垂询有何困难，愿为之助，我一再婉谢，然心殊铭感。我适刊《逸梅小品》一书，他为作一序，有云："一·二八之变，殃及我友逸梅寓庐，琴书故物，泯焉荡焉，他人值此，鲜有不侘傺丧志者。逸梅处之泰然，主持报政，挥洒自如，可谓穷于境而不穷于心矣……"。挚情深意，溢于言表，他虽下世多年，我对他兀是不能忘怀。

他参与世界书局辑政，看到《红楼梦》一书的风行，后人颇多续貂之作，如《续梦》、《圆梦》等凡若干种，他选择其中之一似较有意义者，约我每回撰一评语，付诸印行。我素不擅此，草率应付，及出版，他致送多金，作为稿酬，实则是他知我不肯受无功之禄，特借此资助我的。又一次，他谋刊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六记原失其二，尚有《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徒有其名，没有文字，引为遗憾。乃约我为之补撰，我不欲作伪，且

恐笔墨肤庸，难于配合，方命没有执笔。推测他老人家的意图，也是为我找些生财之道的。他为人清廉高洁，不染一尘，胡朴安和他同为南社社友，朴安于一九三〇年左右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他致书讽之。褚民谊和他同乡，又是他的弟子，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风云人物。褚民谊屡邀他出山、畀以高职，他不但坚决拒绝，并以读褒见责，大有许由巢父之概。这种精神，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

他晚年筑屋吴中北寺塔东石塘桥，榜之为"曰辛簃"，因他别署"新旧废物"，曰辛二字，取半旧半新之意。某年秋，我以岳家事返苏，岳家距"曰辛簃"近，按址往寻，一见欢然道故，簃精楹面圃，缤纷绚烂的，都是鸡冠、海棠、雁来红诸卉，秋色满眼，清气挹人，他婆娑其间，确有南面王不易之乐。他指点这些芳菲，笑着对我说："你在极端，很多品花谈果的文章，何不搜罗增补一下，刊一专书？"后来我辑成《花果小品》，动机即在此，加之周瘦鹃的怂恿，这书竟得问世。

他任职国学扶轮社、进步、文明、中华书局，编刊的书，署名王文濡，有《苏东坡诗》、《陆放翁诗》、《历代诗文评注读本》、《晚唐诗选》、《袁子才、蒋心余诗选》，《明清八大家文钞》、《清代骈文评注读本》、《评注古文观止》、《评选续古文观止》、《音注古文辞类纂》、《音注续古文辞类纂》、《词话丛钞》。尺牍方面有多种，如《周秦两汉》的、《魏晋》的、《隋唐》的、《宋金元》的、《明代》的、《清代》的、《当代》的，可谓应有尽有。大部头的，有《说库》、《香艳丛书》、《笔记小说大观》。他又和高太痴、张萼孙、邹翰飞等合辑《香艳杂志》若干期。胡寄尘诗所谓"乞借春阴为护花"，即指此而言。他尚有《蠖屈馆笔记》未刊，我主中孚书局辑政，他愿把该书无条件给我付梓，奈书局不久停辍，

未果。

均卿善制谜语，海上有萍社，为灯谜组织，社友二、三百人，如孙玉声、步林屋、陆澹安、陆律西、徐枕亚、徐行素、况蕙风，都是灵心四映，一发中的之能手。均卿也是社中健者，他选择了许多谜条，交文明书局印成《灯谜大观》一书。他又籍隶南社，又征集南社社友撰小说家言的，刊印《南社小说集》。民国初年，提倡女权，尝发愿编辑《新彤史》，藉以增辉女界，如秋瑾、华岭梅、徐自华、吴芝瑛、吕碧城、郑佩宜、顾保璐、高剑华、岳麟书、陈家庆、陆梅痕、汤修慧、张默君等，均收入书中，后以某种关系，功亏一篑，这是很可惜的。他间为联语，无不脍炙人口。一日，孙玉声以"三鸟害人鸦省鸨"征对，他以"百虫让位虎熊罴"，应之。又偶为诗钟，如绣云天（上海旧时游艺场）鸿爪格云："湖山锦绣三吴地，云汉文章五色天"，典丽熨贴，叹为观止。

他筑屋吴中，为菟裘之计，满拟优游文史，乐志林泉，不料仅两越寒暑，遽尔捐馆，无子，仅有一侄。这时林语堂方辑英文杂志《天下》，把《浮生六记》译为英文，请我介绍和均卿一晤，奈已人天永隔，有愿莫偿了。

曾少卿的《山钟集》

当一八四八年，美国旧金山发现金矿，美国资本家拟开发这个富源，可是缺乏劳动力。他们看到华工工价低廉，又耐劳苦，便使用种种诱骗强迫手段，把我国劳动人民一批又一批地载送到美国去，矿山、铁路、农场、都赖华工之力，一一的开发出来，获得很多的利润。可是隔了若干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工人纷纷失业，失业者起而抗争，美资本家为了转移失业者的斗争目标，说是美国工人失业，都是华工来美夺取饭碗所致，造成迫害华工的排华事件，且订出禁约，虐我华工，以后，由华工波及我华士商，甚至使臣的随从人员，也遭诟辱。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那商务总会董事曾少卿（铸）为之义愤填膺，他领衔上外务部及南北洋大臣书，又发电各埠，提倡不用美货，激昂慷慨，义正辞严，大有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之概，于是各界人士，闻风兴起，函电纷驰，表示拥护，愿作后盾。一班名流，如吴趼人、杨千里、金松岑、杨了公、吴东园、周梦坡、余绍宋、周柏年、陈家鼎、沈中路及老伶工汪笑侬等，都来函表示支持。林琴南有答曾少卿书云："林肯去后，美人竟以奴虐黑人者处我黄种，公之此举，拔吾同胞于苦海，鄙人喜而不寐，感而欲涕，惟愿诸公力持此议，外示和平，内含刚果，必竟所志然后已，中国再造之机在此，万不可失"。尤其海外各华侨汇来款项，为数甚巨，以充拒约办事之费。曾少卿却谓一

切用费，皆系自备，所有来款，全部汇回，当时舆论界都把曾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

美国当局把曾少卿恨如切齿，企图嗾使奸商设法把他杀害。不料有人前来告密，并请曾暂时躲避，并谓："公一身关系全体，不可轻于一掷"，言次，泪随声下，曾毅然不动，准备一死。他写了《留别天下同胞书》，登载《中报》，略谓："我死无遗憾，所不能无耿耿者，我死之后，我同胞既畏惕吓，又畏压制，团体因而解散，此后二万万方里，任人分割，四万万同胞，听人残贼，既无复成人格之一日；又无挽回国势之一日，此则九泉有知，死有余痛者。所愿曾少卿死后，千百曾少卿相继而起，挽回国势，争成人格，外人不敢轻视我、残贼我、奴隶我、牛马我，有与列强并峙大地之一日，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至我死之后，不可与死我者为难，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贻各国以不文明口实，则我死亦不瞑目矣。我今静以待死，谨为死我诸君告：每日起居，十点前在寓，十点后到华兴公司，十二点回寓，二三点在家候客，四点钟到丝业会馆，五点到商会。"外界读《留别书》，纷致生挽，如紫峰山樵云："惘廿二行省之沉沦，誓死挽回，义胆忠肝披日月；救十万同胞于水火，奋身不顾，丹心碧血贯云霄。"这样一来，给美方一个重大的打击，美货顿时滞销，甚至无人过问，而曾少卿行动自若，没有人敢奈何他。

事后，沪绅苏稼秋为之哀集关于是案的函电文章，辑成三册，名之为《山钟集》。首冠曾少卿肖像，貌庄严，须髯绕颊，而双目炯炯有神，令人对之肃然起敬。少卿亦擅文辞，惜散佚无存。

当时上海环球社，出版《图画日报》，第一号第十二页，即

有："曾少卿铜像巍巍"一个标题。绘着石基上立着曾少卿，长袍短褂，科头有须。面团团作深思状。旁有记载："上海已故商董曾少卿君，因抵制美货一事，得享盛名。而商学界及各项慈善事业，亦热心提倡，无役不从，殁后数年，流风未泯。兹由沪上同人纠集巨资，倩沪南求新厂铸就紫铜质之遗像，约长六尺。闻造成后，拟安置于贫儿院前，以传流后世，永为纪念"。

光复上海有功的李平书

李平书其人，凡是老上海，没有个不知道他的。当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他老人家起了号角作用，功绩是相当伟大的。

平书，原籍苏州，其高祖璇采，移居上海西门内冬青园，便寄籍上海。他名安曾，后改名锺珏，号慧斋，六十岁别署且顽老人。清咸丰癸丑（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浦东高桥镇。卒于丁卯（一九二七年），享年七十五岁。他的父亲少琳，乃邑中名医，培植他读书，肄业龙门书院，师事兴化刘融斋。为文汪洋恣肆，并通经世之学，学使黄漱兰更以国士相许。学成出仕，历官东粤陆丰湛川知县，后由张之洞延入鄂幕。壬寅回沪，为桑梓服务，主持江南制造局，又总理总工程局，办中国自来水厂、闸北水电公司、贫民习艺所，上海医院等一系列的地方公益事业，所以他七十寿庆，刘炳照即有一联涉及其事，联云："伟绩著匡时，游五岭三楚以还，更桑梓关心，德泽遍申江，应见亿万家颂祷；耆年逢杖国，喜椿树萱花并茂，又孙曾绕膝，献筹满子舍，共祝八千岁春秋"。

平书和南市信成银行主任沈缦云为莫逆交，缦云名仲礼，具革命思想，于右任办《民立报》，实出于缦云的资助。且介绍陈英士和平书相把晤，他们都愤于清王朝的昏聩，残酷压迫有志青年，力主揭竿起义，经常和沈信卿、吴怀疚、莫子经等秘密商讨。一自武汉兴起义师，轰轰烈烈，远播风声，奈南京尚未

攻下，徐固卿率领的第九镇受挫，且汉阳有不利之讯，陈英士力主上海先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这时钮惕生、叶惠钧都在座，一致以陈英士所言为然，定于九月十三日起义。平书任救火联合会会长有年，便以小南门的联合会火钟敲一百零八下为起义信号。士绅毛子坚，热心地方事业，素性又极风雅，曾聘杨东山主其家，编刊《海上墨林》，为《墨林今话》之续。他和平书相稔，见义勇为，毅然担任敲钟重责，钟声既响，立即起事。这时已成立临时性的军政府，革命军集合西门外斜桥西园，进攻江南制造局。平书和制造局总办张楚宝（斐楼）有旧，事前，局方领到苏藩库银十万两，作为赶造军火之需。这时风声鹤唳，华界很不安靖，楚宝和平书相商，拟把库银寄存租界，平书告以彼家隔邻贞吉里有空屋一所，可以租赁下来，为藏银之处。屋既赁定，由制造局派警卒四名，荷械驻守。起事的下一天，沈缦云、王一亭等和平书商筹救急军费，平书以藏银情况见告，大家喜出望外，乃请平书偕江浙同乡会负责人前往取领，计十九万九千四百余两，为光复上海解决了财政问题。

陈英士冒险率领敢死队，乘旁晚放工之际，拥入制造局，被局方拘执，平书知之，亲访楚宝，晓以大义，请释陈英士，楚宝坚决拒绝，平书退出，立饬所办商团，助革命军逾垣而入，且举火焚烧，局方秩序大乱，楚宝由侧门逃逸，英士脱缚，指挥占领该局。既而英士被举为沪军都督，任平书为民政总长，以伍秩庸（廷芳）在外交上颇有声誉，为求各国领事的承认，非秩庸不可，也由平书劝驾，请秩庸担任外交总长，遂得奠定大局。

上海本有城垣，城垣毗接法租界，法人绘图，谬议拆城扩充租界。平书立主被拆不如主动自拆，以严界限，奈守旧的群

起反对，平书召集南市和北市绅商，借救火联合会大楼开会，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弊，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报告沪军都督，都督下令，速拆勿迟，商团及救火员备工具协力施工，不旬日，全城尽拆。

平书还有一件轶事，足资谈助。自前清甲午以后，国人始盛行纸卷香烟，日甚一日，风行各地。有人谓："中国人日吸的纸烟，倘枝枝相接，可绕遍地球"。辛亥光复，上海有志之士，创设禁吸纸烟会、在张氏味菀园（俗称张家花园）开大会，先一日，伍秩庸邀平书出席演说，可是平书虽不吸纸烟，然日必吸吕宋烟三、四枝以自遣，那么劝人不吸纸烟，何异五十步笑百步、拟不往，经秩庸一再敦促，便出席登台，先说明向不吸纸烟，而吸吕宋烟，今为奉劝大众，以身作则，从今日起，立志戒吸，并言纸烟之为害，听者无不动容。

他办过义塾，作有《谕义塾学生书》，略云："凡为弟子，第一要做人。人品不一，大概分为二等，曰好人，曰坏人，要学好人，须要心平气和，言语诚实，在家事父母，孝顺不敢违犯，事伯叔兄长，恭敬不敢傲慢。饮食但求充饥，不计精粗，衣服但求敝体，不尚华美。出门见人，第一要谦恭，与人往来，最要退让，与人讲话，最要谨慎。要学吃亏，莫占便宜，明吃人亏，暗得便宜，力争便宜，后必吃亏。譬如人骂我一声，我忍之，打我一下，我避之，似乎吃亏，然彼骂我打我，欲激我之怒也，我不与交量，彼之计穷，而我之理足，岂非我占便宜乎！假使骂我打我，而我还骂还打，彼此争胜，我不胜彼，我不休，彼不胜我，彼不休，及到后来，两败俱伤"。这许多话，目前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后来，平书遭袁世凯迫害，不得已避居日本，恰巧这时东

京举行大规模的书画展览会，日本方面得知平书的平泉书屋，颇多珍藏，特邀他携带来日参加展出。他就携去卷册屏轴。他们辟屋两楹，为平泉书屋藏品陈列处，特制橱架，布置雅洁，观赏者络绎不绝，平泉书屋之名，震于彼邦。

此后，平书迁居神户，设立平泉书屋书画古董铺，又聘珂罗版技师日人丰仓氏，在寓置备器具，试印各种书画，有宋李迪山水册八页，赵松雪钤有收藏印，历来未见印本，日本鉴赏家无不引为眼福。又汉娄寿碑向无足本，平书于壬子三月，在上海获得旧拓全本，以新置珂罗版印机，印成二百四十部，分贻友好，为其生平唯一得意事。他的神户寓所，花木繁滋，室内几净窗明，陈列图书，颇饶雅趣，日临李阳冰小篆为课。旧有横匾，装嵌西洋画，他易以刘石庵书"蕴真愜所遇"五字，广狭适合，爰即名之为真愜室，著《真愜室杂咏》八首，以述其摩挲饮宴之乐，一为墨宝、二为古画、三为旧瓷、四为鼻烟、五为烟壶、六为茶、七为酒，八为音乐。他的妹婿费龙丁及松江名宿杨了公，都籍隶南社，来神户，便下榻其寓斋。了公好游，长于吟咏，时滕南湖设扇面馆于神户，相与酬唱，有不少清新俊逸之作。平书著《平泉爱国歌》、《平泉爱群歌》，为古风体，传诵一时。

平泉书屋藏品，曾请我友王念慈一一为之抄录，念慈固丹青老作家，绘有松荫觅句图，嘱我为题，当时谬题一绝："寂寂春城画角哀，闲怀强持一徘徊。任它世变风云急，且向松荫觅句来"。念慈由平书介绍，得与费龙丁订交，两人甚为契合，及龙丁去世，他悼惜之余，辍画一年，可见其义气之高。据我所知，平书珍藏，尚有顾亭林六十五岁小像一帧，系禹之鼎所绘，坐树荫间，须眉苍古，一僮为侍，上方亭林自题一律，又有梅文鼎、

尤西堂二题，下方有黄宗羲，钱陆灿二题，为艺林共赏。又王石谷真迹甚多，有石谷四十七岁所作仿巨然长江万里图，原本绢素十二幅，改装为一大卷。又平书友人严长庆，偶于常熟获见宋代元嘉十七年所刻的《石帆铭》，归告平书，平书急命购回，石长英尺五十三寸，阔二十七寸，上端《石帆铭》三字，作小篆，每字长五寸，下列四言铭词，共二百二十四字，历一千数百年，字迹无损。又常熟《虞君墓志》，署名玉山陶岘，陶为大历时昆山书家，同为苏松太三属罕见的石刻。又宋庆历五年内府覆刻的《淳化阁帖》十卷，平书初得是帖，以庆历官帖，世所罕闻，考诸家著录，亦均未载，深滋疑惑，出示霍丘裴伯谦，审定为北宋拓本。经陆廉甫，俞粟庐、吴昌硕观赏，也认为希世之宝。昌硕且题长跋，日本东京碑帖会知之，借去陈列，彼邦人士，无不诧为奇迹。是帖第二卷以下，每卷尾有周声驰、邓文原、赵松雪、倪云林等印章。平书不欲自秘，亦以珂罗版印行，卷数较多，成为巨帙。

平书自日本回国，仍居沪上，愤国事日非，不无抑忧，加之肥好酬酢，饮酒过度，胸腹颇感不适，乃往访赵竹君，竹君乃词人赵叔雍之父，知岐黄术，一经诊察，亦觉有异。平书为疗养计，偕其夫人携孙女金钧往昆山蚕桑学堂（该校为平书创办）。未几，果发温热病，旬日不解，致神智昏迷。妹婿费龙丁邀松江韩半池为之治疗，病转愈，来沪办理嫁女，概从省俭，不徇俗例，妆奁惟《二十四史》一部，书画两箧，女婿王静涵，亦风雅士，清芬世泽，很为相得。

此后，平书往来昆、沪之间，在昆山购地三亩，建楼三楹，筑亭一、凿池一，成一小小园林，内有古梅十二株，均百余年物，名之为梅园。吴昌硕、王一亭赴昆山小憩园中，昌硕为梅

写生，一亭绘梅园图，越旬日，苏州陆廉甫、俞粟庐也来访，廉甫亦画梅为赠，梅园虽小，得此点缀，大为生色。

平书和蔡尔康为谱兄弟。尔康字子茀，谐音为紫黻、支佛、别署铸铁庵主、缕馨仙史，在早期报界，颇著声誉。蔡氏有一帧名片，列着他的履历，如："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可见一斑。沪报，即《字林报》的中文版，这报创刊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说来很可笑，它为什么不在初一出版，原来初一恰为日蚀，认为日蚀不吉利，这是《字林报》主笔西人巴尔福氏（Balfous）的主张。《沪报》的杂著栏，刊有《花团锦簇楼诗草》、《野叟曝言》长篇小说，为各报刊登长篇小说的起始。蔡氏邀请谱弟平书襄理编辑，平书每天撰一时事论文。这年，越南事起，《字林报》消息灵通，《沪报》译载，较它报先一天发表，因此销数激增。后又添聘苏稼秋、王西疆，黄子元，和平书很为相得。

平书一度为《上海日报》撰写论文，他写的论文如《论过去之上海》、《论现在之上海》、《论将来之上海》，具有独特的见解。事后，平书付诸淡忘，直至民初，续修《上海县志》，杨逸（东山）于故纸堆中寻出，送修志局，载入《县志》杂记中。

平书的先后师友，都为一时名流，如徐颂阁、俞曲园、江建霞，李少荃、张香涛、岑西林、童薇研、孙燕田、俞恪士、杨莲甫、杨杏城、郑苏堪、汤寿潜、袁观澜、汪渊若、周彦升、魏绳仲、张鸣珂、王存善、张彦云、王引才、屠敬山、蔡乃煌、程雪楼、雷君曜等，请益联襟，颇多佳话。

平家世代为医，因此平书亦谙医道，王秉恩的如夫人患脚气，邀之诊治，服方有奇效。和青浦陈莲舫常相切磋，盛杏荪

宫保病，平书和莲舫会诊，亦得痊可。后莲舫入宫治光绪病，为名振南北之御医。莲舫曾与平书创立医学堂于沪市小花园，为上海医会之权舆。歙县鲍小洲、家传抄本秘方，平书择其平正切要者，录刊二十方以行世。又汇抄杭州王孟英所辑《潜斋简效方》潜斋，孟英的别署。又录吴县潘泉孙的《救急百方》，合印成册，以秉前贤施药不如施方的遗旨。平书尝涉猎西医译籍，颇思冶中西医于一炉，这时粤东番禺张竹君女士，素习西医，毕业博济医院，于辨症用药，俱有神悟，深叹中国女医太不发达，议办中西医学堂，平书大为赞同，便于乙巳三月开校，竹君授西医，平书授中医，其它国文、英文、数理化等课，别延教师分任，成绩斐然。又附设女病院，以规模狭小，乃在南市扩建上海医院，推张竹君为监院，刊《征信录》。

平书偶事吟咏，传世不多。兹录取其在日本箱根诗二绝："欲觅温泉趁急行（原注：快车谓之急行车），偶因歧路近宫城，还登来凤楼中宿，静听千条瀑布声"。"繁华京国厌缁尘，山色湖光最可人，何日海滨容息影，须磨蜗舍寄闲身"（原注：余于神户之须磨海滨，拟购一屋）。平书有建屋筑园癖，常想到处为家，但行踪无定，旋即它迁。苏州狮子林，一度为平书所有，其时上海巨商贝润生赴苏，在车上恰巧晤着平书，握手言欢，颇解寂寞，既而平书谈及狮子林有出让之意，贝氏询其代价，平书谓："归诸公家，则价定万金，若属于私人，非万五千金不可"。贝氏曰："我购以为贝氏祠堂，那么就和私人有别，请让值成全了吧！"结果以万金易得，即作为林泉颐养以乐余年之所，并买邻地以扩其境，托他的堂弟谨之擘画布置，增益台榭，疏浚池塘，所耗却为三十万金。狮子林为旅游必到之处，但知道这段经过的，恐很少很少了。

他老人家年届古稀，门生故旧，为他作七秩寿庆，他说："古称七十为中寿，《礼》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为八秩，今之未至八十而称秩，这是失当的"。他戒儿孙，勿得称祝。有酿资为纪念之举的，他说："诸位诚欲加惠，那么助我刊印一书吧！"他乃编成《且顽七十岁自叙》以代年谱。由张元济、周桂笙、金剑花、王同愈、冯超然、雷补同、韩紫石、狄楚青、史量才、唐文治、哈少孚、沈商耆等为之付梓。平书的谱兄左子兴，任新加坡领事，邀之南游，平书著《新加坡风土记》，附刊《自叙》之后，历述该处之风俗人情，曾啖所谓人参果及槟榔、椰子、洋桃、波罗蜜，均鲜隽殊常。并尝试冲洗，因该地气候炎热，必须于日中用冷水灌濯、自首至足，淋漓尽致，在当时颇不习惯，实则和今之淋浴，是相类而不足为奇的。

该《自叙》由梁溪名士俞复（仲寰）题签，有耿道冲序文，以及寿画、寿诗、寿联，都制铜版印入，如何诗孙联云："寄兴林亭，放怀觞咏；托抱管乐、齐年老彭"。又杨东山长联云："七旬偕老，四代驴欢，看松柏霜清，无恙平泉乔木在；五岳卧游，百城坐拥，正溪山秋好，还携宝晋画船来。"善颂善祷，都很得体。

平书于寿庆后五年逝世，地方人士，垂念他的一生功绩，特请雕塑名手江小鹣为铸铜像，列于小南门火钟楼下。那时我居住阜民路，和火钟楼相去不远，得以经常瞻仰。一九四六年，移置豫园湖心亭九曲桥畔。一九六五年，又迁至南火车站蓬莱公园，像立于石座上，黄炎培撰书题记："先生名镫珏、字平书，上海人，公元一八五三年生。肄业龙门书院，达识勤事。清末，历主粤东县政，廉干善教，尝主遂溪、练民团抗法兵入犯，因以褫职，然卒使遂溪、吴川勿为旅顺、大连、威海卫续。

们办上海地方自治，为全国首倡，兴利执弊，规模弘远。辛亥，上海响应革命，以其智且勇，指挥赞助，迅奏厥功，奠定东南大局，保全无数民命与物力。一九二七年殁，公谥通敏，范像永念。中华民国纪元三十五年八月"。

十年浩劫，许多文物都付劫灰，李平书的铜像，也难逃劫数，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啊！我在《市容建设报》上，发表了：《市容间应添列的人像》一文，呼吁为李平书重铸铜像，但人微言轻，恐无济于事吧！

他有弟锺梁、锺泰。后人甚多，如祖庆、祖芳、逢钧、盛钧、新钧、金钧、祥钧、景昭、明卿、吉谦、高吉，玉树、庭阶、三代不替。

柳诒徵妙语讽世

前辈柳诒徵，瘦瘦的脸，鬈鬈的须，戴着眼镜，这印象给我很深。我很早就深慕他老人家的大名，可是没有拜访的机会。直至抗战胜利，他由兴化辗转来沪，寄寓中山公园对面的公家屋子。高吹万先生和柳老为旧交，一日，吹万往访，我才得追随吹万的杖履，一谒芝仪，获领教益，引为生平快事。这时为榴红艾绿的初夏，他室中设一桌子，上面堆满了书册文具，靠后为一凉榻，张着葛帐，原来这儿，和园林接近，池蓺隰草，滋生蚊虫，晚间非有帐子不得安睡。柳老手拂葵扇，边拂边谈，和蔼可亲，一点没有大名士的架子。他治学是多方面的，这时他正在研究刺花，这刺花见诸《左传》，所谓"断发文身"，是具有历史性的习俗，可是从没有这方面的专书，柳老颇思写一《刺花考》来填补这个空白。承他不耻下问，并托我留意前人笔记中，如有涉及刺花的，随时录写给他，藉以充实资料。既而谈风展开，谈及有些青年，认为什么都是西洋的好。鄙弃国学，有似敝屣。有一次，一自诩为新学者，偏激地对柳老说："线装书陈腐不堪，对新社会简直一些没有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老对他一笑说："你这样的提倡，我也非常赞同，但我有一建议，这行动不做则已，要做须做得彻底，否则这儿焚毁，他处没有焚毁，还是起不了大作用，务使全国一致，把所有的通通烧光；且这样还不妥善，因为我国所藏的书，都焚毁掉了，世界各

国的图书馆，尚有很多的线装书珍藏着，最好动员他们也如法泡制，否则外国尚有很多汉学家，孳孳矻矻地钻研汉学，倘使他们来华，在经史子集上提出问题，和我们商讨，那么我们瞠目不知所对，这未免贻笑国际，太难为情了”。说得那自诩是新学者，面红耳赤而去。

承柳老不弃，和我一见如故，且经常通讯。此后，他所寓的屋子，被公家收回，他没有办法，只得迁让。但这时屋子异常紧张，哪里能找适当的寓所，不得已，降格以求，赁居一个统厢房。他家人很多，我所认识的，便有他的哲嗣柳杞生，他的文孙柳曾符等，共有十一人。他写了一横幅“吉人天相”，张诸壁间。“吉人天相”，这四个字见诸《元曲》，原意是对受过灾厄，幸而平安的颂庆。柳老无端用这四个字作横幅，似乎有些不伦不类，我请问柳老命意所在？他说：“这四个字，对我所处环境，非常贴切，不是泛语。且望文生义，‘吉人天相’，不是十一口人在一个大厢房吗！‘相’为‘厢’的简写。”我听了为之大笑。

清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他受李梅庵之聘，为梅庵主持的南京两江师范授课，这时两江总督端方，派幕友梁鼎芬，至各校视察，梁鼎芬遣左孝同其人听柳老的课。他听后回报说：“巡察各校，在施教上，以柳诒徵为最突出，但所听的课，讲的是《元史》，我对于《元史》有欠涉猎，说不出其所以，总觉得他讲得头头是道罢了。”梁鼎芬固擅书法，便写了一个纨扇赠给柳老，并介绍他拜见端方，柳老不喜攀附权贵而没有去。

当时为尊师起见，每月教薪，照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因调换了一位新会计，不知此例，教师大都自行向会计处取领，柳老认为有失师道尊严，独不去取，如是者一学期。放

暑假时，柳老辞职，梅庵固留不允，乃挽同事陈善余询其辞职的原因，始得其实，梅庵斥责会计，向柳老道歉。柳老对于梅庵有知己之感，且深佩梅庵的书法，时陆维钊却鄙视梅庵所书北魏体，颤抖太做作，不以为然。柳老出示梅庵为他曾祖母工楷所书的墓志铭，融黄山谷、董香光于一炉，维钊大为叹服。

柳老有"图书馆学家"之称。这是名副其实的。他一九二九年起，担任江南图书馆馆长，该馆在南京西城清凉山南麓的龙蟠里，因此俗称龙蟠里图书馆，原址是清道光年间陶澍所建的惜阴书院，光绪二十九年，端方改建为图书馆，聘缪艺风主持馆务，并以七万三千余元，从杭州购来清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八千卷楼藏书。但对外向不开放。一自柳老担任馆长，该馆即实行对外开放，各方面又大加改革，凡外地来馆阅览者，为之办理食宿，俾得安心研究和钞录资料；有疑难问题，可向柳老请教，柳老知毋不言、言毋不尽。且编印馆藏书目，为全国图书馆编刊大型书目的首创。阅览者得以按图索骥，给人很多方便。又编印年刊，为挺厚的一册，共出十册。不失为一份丰富的文献资料。

柳曾符见告，其祖父著作颇丰，尤以历史为多，其中有三部代表作：《历代史略》、《中国教育史》、《北亚史》，都是煌煌巨著。其它如《中国文化史》，即有七十余万言。

柳老，江苏镇江人，生于一八八〇年，字翼谋，晚号劬堂。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有六。他的著作，有已出版的，也有未出版的《劬堂诗》共八册，最近由柳曾符复印了若干部。曾符掌教复旦大学，对于先祖的遗作，广事搜罗，有《劬堂日记》、《劬堂自订年表》，及海内名流致柳老的书札，装成六十册，拟注释印行。

李叔同的卓绝人格

李叔同皈依我佛，为弘一法师，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圆寂于泉州。因他曾披剃于杭州虎跑，所以虎跑为他辟纪念室。一九八三年，纪念室揭幕时，我和丰一吟、钱君匋、刘雪阳前往

杭州虎跑之李叔同纪念堂

参加，极一时之盛。

叔同多才多艺，诗文、书画、篆刻、戏剧、音乐、佛学、无不具有高深的造诣。他把佛学传授给丰子恺，上面谈到的丰一吟，就是子恺的女儿。音乐传授给刘质平，刘雪阳就是刘质平的儿子。至于钱君匋，为丰子恺的高足，都是有着渊源的。叔同的遗物，半在夏丏尊处，半在刘质平处，丏尊与质平都已下世，遗物在丏尊处的，不知其下落。遗物在质平处的，却由雪阳什九保存着，经过"文革"，历劫不磨，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才得金瓯无缺，真可谓难能可贵。

雪阳知道我是很敬仰李叔同的，承他殷勤，挟着一大包的叔同图片和其它东西给我欣赏，我就和雪阳相商，暂留我处三天，俾得细细展阅。从这些遗物中，可以发觉叔同不仅诗文、书画、篆刻、戏剧、音乐、佛学具有高深的造诣，而且他的人格也是很高尚的。

叔同给质平的信札很多，称质平为仁弟，自称为不佞。时质平留学日本，经济非常拮据，甚至学费断绝，叔同力助之，信中略云："学费断绝，困难时，不佞可以量力助君，但不佞窭人也，必须无意外之变，乃可如愿，因学校薪水领不到时，即感无法，今将详细之情形，述之于下：不佞现每月收入薪水百〇五元，出款，上海家用四十元（年节另加），天津家用廿五元（年节另加），自己食物十元，自己零用五元，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之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将来不佞之薪水，大约有减无增，但再减去五元，仍无大妨碍，自己用之款内，可以再加节省，如再多减，则觉困难矣。助君学费，有下列数条，必须由君承认实行乃可：一、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之，并非借贷与

君，不佞向不喜与人通借贷也。故此款君受之，将来不必偿还。一、赠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君之家族门生等，皆不可谈及，家族如追问，可云有人如此而已，万不可提出姓名。一赠款以君之家族不给学费时起，至毕业时止。但如有前述之变故，则不能赠款，如减薪水太多，则赠款亦须减少。一君须听从不佞之意见，不可违背。不佞并无他意，但愿君按步就班，无太过不及。注重卫生，俾可学成有获，不致半途中止也。君之心高气浮，是第一障碍物，必须痛除。以上所说之情形，望君详细思索，写回信复我，助学费事，不佞不敢向他人言，因他人以诚意待人者少也。即有装面子暂时敷衍者，亦将久而生厌，未能持久，君之家族，尚不能尽力助君，何况外人乎！不佞近来颇明天理，愿依天理行事，望君勿以常人之情推测不佞可也。”此后一札致质平，则署名演音，那是行将出家时所寄者，有云：“书悉，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元，顷已设法借毕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目今谈教育者，有尊师爱生的口号，这是起着相互作用的，不尊师，师便无从爱生，不爱生，生亦无从尊师。李叔同这样对待刘质平，当然由质平尊敬老师所致，这是不待言而自知的。至于叔同俭己助人的风格，属于少见罕闻。叔同别有一信，勖勉质平备至，略云：“君之志气甚佳，将来必为吾国人吐一口气。但现在宜注意者如下：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不易进步。专运动五指及脑，他处不运动，则易致疾，故每日宜有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食后宜休息一小时，不可即弹

琴。二宜慎出场演奏，为免受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生品类尤杂，最宜谨慎。四勿躐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轨，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平气定，不急进，不间断。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何如？"叔同圆寂，有人搜罗他许多信札，刊印《晚晴山房书简》，以上几封信，都没有收入，珊网遗珠，当然是很可珍贵的。

叔同喜欢格言，有《格言略选》。虎跑纪念室，曾印作书签，可是为数不多，雪阳出示，则洋洋大观，较为全面。这些格言，属度世金箴，为人準则，爰撮录若干，以见一斑。如云："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又"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今人，是谓无量"。又"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又"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又"谦，美德也，过谦者怀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藏奸"。又"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渐也。"又"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事法，涵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性法。"又"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旧恩。"又："以情恕人；以理律己"。又："实处着脚；稳处下手。"又："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大。"这些格言，都出叔同手书，字字端肃，不笔不苟，写给质平保存，今尚完好。

叔同法名演音，字弘一，尚在出家之前，别有一信致质平，即以演音字弘一具名，信云："不佞近觉空寂，厌弃人事，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刻已渐渐准备一切，所有之物皆赠人，音乐书籍及洋服拟赠足下，甚盼足下暑假时返国

一语也"。

叔同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初四日午后八时圆寂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林子青编的《弘一大师年谱》谓："九月初一日，书'悲欣交集'四字与侍者妙莲"，这四个字留有照片，又谓"自写遗嘱"，但《年谱》未载，那是致刘质平的，封面有《遗嘱》，（加着墨圈）刘质平居士披阅"，其原文云："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以下为小字："以一千册，交佛学书局流通，每册经手流通费五分，此资即赠与书局，请书局于半月刊中登广告。以五百册，赠与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存贮，以后随意赠与日本诸居士。以五百册分赠同人。此书印资，请质平居士募集，并作跋语，附印书后。仍由中华书局石印，乞与印刷主任徐曜堃居士接洽，一切照前式，惟装订改良。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乞托徐曜堃往借。此书可为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末了"弘一书"三字较大，下钤"弘一"朱文印。

叔同早年作画，有二照片，一半身女，为木炭画，一半裸女，为油画，均栩栩似生。叔同早年从事戏剧，照片有饰茶花女二帧、饰京剧黄天霸、及褚彪，时年二十二岁。又一帧和曾孝谷合摄的，为春柳社同人。一饰日本军官，侧着头，留髭须一撮，神气十足。一西装半身照，少年英俊，二十六岁所摄。又二帧，丰子恺均题有"弘一法师在俗时留影"九字，一首向左侧，一首向右侧，手持一展开的折扇，又一帧，叔同闭目端坐，似入定状，题"弘一将入山修梵行，偕刘子质平、丰子子恺摄影"，右为子恺，左为质平。又一帧为叔同断食后之像，旁注

"丙辰嘉平十九日"。又僧服立像，又戴风帽半身，题有"弘师道影，施至伟写"。又一帧，半身僧服，微笑，髭须皤然，状极慈祥，题有"弘一法师肖像，二十六年深秋，师由青岛返闽，过沪，为留此影，时正烽火连天，大场犹未陷也。二十八年冬日，丐尊记于沪上"，那是夏丐尊逾年补记的。最后为圆寂时所留影，侧身卧于木板榻上，俨然似熟睡状，题有"中兴南山宗弘一律师涅槃瑞相，壬午秋九月初五日谨记"。旁为夏丐尊亲笔手迹，写在影片衬纸版上："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胜法居士，以其所供养之音公遗影属题，为书公《辞世偈》，癸未春日丐翁。"

叔同是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一首《祖国歌》为一简谱，歌辞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我在读书时，还唱过这支歌，迄今尚能背出什之四五来。这个歌谱的原稿，藏在黄炎培家，摄有照片。又《音乐小杂志》，为叔同主编，在日本付印，运来上海发行的，是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该刊物的选材、撰稿、翻译、写词、作曲，以及封面设计，美术装帧，悉出息霜一人之手，息霜为叔同的别字。这时尚在前清光绪年间，可是越年太久，这个杂志，国内一本都找不到，幸而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辗转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复印，才把这复印本献给杭州虎跑的李叔同纪念室陈列。纪念室还陈列着《城南旧事》电影中的：《送别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叔同原稿，更足耐人观赏。

刘雪阳又藏着叔同手写的《地名山名及寺名院名略考》，这些地、山、寺、院，都是叔同踪迹所至及卓锡之处，且注年份，附语"其余未详，俟后考"，可见尚没有完全。《略考》所有，已

列四十九处。

《弘一大师年谱》，首列姓名别号，凡七十有余，我编撰《南社丛谈》，搜罗得一百有余、可是雪阳所引二百个，为最详尽的了。笔名喜用善字，如善量、善炬等，凡十二。用胜字，如胜薰、胜行等，凡十二。用智字，如智幢、智因等，凡十二。用无字，如无住，无说等，凡十，用大字，如大舍、大舟等，凡八，其它如玄、妙、龙、明、解、普、光、世、觉、满、微，都和禅理有关。奈太累赘，不克备录。

纪念李叔同的刊物，以《李叔同手迹集》为最精美，因成本高，只印了数十部，非常珍希，而朱幼兰居士却保存着一部，也已捐献给了虎跑纪念室，以供众览。该室管理人嘱我题几个字，我就写了："李叔同先生，由入世而出世，复由出世而入世，伟哉此人！"叔同皈依做了和尚，犹悲天悯人，不忘众生的疾苦。

刘质平有《弘一大师的史略》一手稿，顷承其嗣君雪阳出示，其中颇多珍闻佚事，为第一手资料，爰摭取一些，以广流传："叔同先世营盐业，家素丰、业务亏负，遂中落。三十九岁出家，学头陀苦修行，布衲简朴，赤脚草履，习以为常。体质较弱，衣多穿则患鼻红，少穿不能御寒，质平为制骆驼毛袄裤。所用蚊帐，破敝不堪，破了用布补、或用纸糊，当他五十诞辰，诸徒为他祝寿，细数该蚊帐破糊多至二百余处，由在沪的质平、购透风纱帐以代替。他治律宗、戒律甚严，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晨六时左右，第二次上午十一时，过午即不食。食量胜常，当五十寿辰，一次进面二大盘，见者愕然，他出家后，曾生大病三次，第一次在上虞法界寺，病未痊，被甬上僧人安心，跪请去西安宣扬佛法，他被迫，已登船，质平知之，从船上背负

回，因足力不胜，艰于步履。第二次病于鼓浪屿，叔同自谓九死一生，为生平所未经历。第三次病于泉州养老院，预知迁化日期，函致夏丏尊、刘质平诀别，附录二偈。叔同因云游无定，经典随身携带，常用行李约五件，竹套箱二、网篮二，铺盖一。他写字常用毛笔，用墨却很注意，质平向友人处访得乾隆陈墨二十余锭，悉以奉献。他谓字之工拙，占十分之四，而布局却占十分之六，写时闭门，不许他人在傍，以免乱神。人评他的书法，乃学问、道德、环境、艺术多方面之结晶。所有书件，交给质平，一请质平广结墨缘，一嘱质平保存，后经日寇侵华，盗去一部分，又在上海举行义卖，所得资金，创办叔同艺术师范学院，为叔同在家时之纪念。又在泉州建立墨宝石碑，大小四十座，为叔同入山后之纪念。”

中国佛教协会辑刊《弘一法师》一巨册，除传记外，有诗词、歌曲、文选、出家后诗偈、佛学论述、疏铭传记、序跋题记、书简、纪念文字、赠挽诗联、图版、年表，可谓洋洋大观。

端午桥创办南洋劝业会

端午桥，名方，号陶斋，在肠肥脑满的清朝官吏中，他却风雅成性，可谓庸中佼佼者。他擅书法，又喜金石，所藏碑帖，充斥居邸，如入群玉之府。《翁松禅日记》谓："其人读书多，与名流往还甚稔"。的确，他的幕僚中，人才济济，堪与秋帆、芸台相媲美。徐寄尘为鉴湖女侠秋瑾谋葬，几遭不测，幸由午桥为之疏解。金山陈道一，参加光复会，被逮捕，午桥宽其罪状，温语示引用，道一虽未应命，然心殊感之，便改署道一为陶遗，以寓其生命为陶斋所遗。凡此种种，那小醇亦足以掩补其大疵于万一哩。

记得辛亥前一年，他在南京创办南洋劝业会，原来这时他任两江总督，竭力提倡实业，距今已七十多年，知道的恐怕很少了。这时我在苏州读书，学校例有春秋两季的旅行，由教师带领，我就和一班同学，随着教师到南京，参观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

这个会场占地很广，特铺铁轨，驰行小火车，可以绕场一周，以助游客兴趣。这里每省辟一专馆，陈列各省的生产物资。各馆的布局和建筑各不相同，以符合地方特色。如湖北馆，因王禹偁有《黄冈竹楼记》传诵人口，所以该馆所筑材料，都以竹为主体，且复筑一竹楼。构造这座竹楼，曾请樊樊山（云门）为之设计，寄禅诗僧有《庚戌八月于南洋劝业会场观樊山督乡人募

构黄冈竹楼》一诗："与可胸中几根竹，樊山千竿万竿绿。仍呼此君造此楼，黄冈却在镇山麓。我欲借乘黄鹤游，还留鹤背负黄州。飘然直渡南溟外，砍竹谁能更作楼。"按樊云门，别署樊山，樊山乃湖北鄂城县的一个地名，宋苏东坡有《樊山记》，云门即生长该处，督掌竹楼，最为相宜，这也是一件文献哩。还有一个特殊的建筑，这个馆，往参观者不拾级而登楼，那是建成斜坡式，而斜度很微，使人行行重行行，不觉得由下而上，但凭窗一望，才知已更上一层楼了。此外有单独的教育馆，甄选各省各校的优秀作品，如书法、图画、作文、手工等，井井有条地陈列着，真可谓琳琅满目。尤使我欣羡的，是我的同学金芳雄（季鹤），他是吴江大名士金鹤望的儿子，家学渊源，写了一副对联，行书逸宕，高高地悬挂着使人有亲切之感。又一个什么馆，陈列的都是稀珍之物，最吸引人的，是七尺方床上铺着一条象牙片编成的席子，细致得无可再细致，中间的蟠龙纹，敛爪翘首，生动得很，据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用品，如此享受，常人是难以想像的了。我师章伯寅先生的弟弟，当然是我的师叔了，他在这儿学陆军，就领我们参观陆军馆，当时的种种武器，应有尽有，师叔是很在行的，一一的讲给我们听。这时颜文梁同学对于陆军大感兴趣，愿从戎为国家守卫疆土，抗御外侮，充干城之选。还家后，坚决要投身军伍，经他父亲纯生的劝阻，才学美术，今为名驰中外的油画大家。会中附设有旅社、餐馆、戏院、游泳池，因为种种商品和工艺美术，标新立异，一天难以全部看完，备了膳宿，可以连续浏览，还可看戏、游泳，调剂一下生活，考虑可算周到的了。民国后，杭州的西湖博览会，那是步南洋劝业会的后尘。

劝业会有黄鹤楼旧迹模型，当时我没有注意到，顷阅高吹

万前辈的年谱，却提到这个模型，有云："到南京后，晤识者顺德蔡哲夫、淮阴周实丹及其同乡周人菊、曹书城等，在劝业会见黄鹤楼旧迹模型。楼于光绪九年，毁于火，建筑形状，文献几不足征，有姜氏老人，年八十九，自云在楼煮茗二十余年，此时在火焰中，自二楼跃下，得不死。是楼形状，历历在目，造型者经其口授指点，历四阅月而成，与原迹毫发无异。"这也是一段掌故，录存于此，以充实我的纪录吧！

我所知道的高吹万

名宿金鹤望评"江南三大儒"，为钱名山、胡石予、高吹万。吹万先生和我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最近为吹老撰写年表时考证，我和他老人家通问，尚在民十八年左右。当我五十岁，辑有《梅庵散记》，蒙吹老为题一诗："胸罗掌故富书仓，数典居然百宝箱。五十年华全绿鬓，三千弟子半红妆。风来纸帐人俱逸，室号梅庵记亦香。毕竟旧闻滋味永，天花散作满庭芳。"

高吹万是金山张堰镇人。生于前清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名燮，先后取了很多别署，早岁署黄天、志攘，为《江苏》、《醒狮》、《复报》等革命刊物撰稿，寓有兴汉思想。此后则取吹万、炊万、时若、寒隐、寒蚓、寒鸦、慈硕、蚊民、寒葩、懒牛、无忧子、书狡子、退密翁、安隐老人、孤冢诗人等。斋名有葩庐、格簃、卷窝、风雨鸡鸣之室、苟全性命之室等，其志趣和境况，不难于此中见之。

吹老和柳亚子论交，尚在辛亥革命前四年。原来吹老的侄子天梅，和亚子为同学，天梅称吹老为叔，亚子也随口以叔呼之。他参加南社，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和其夫人顾葆璐、长子君介同隶社籍。葆璐和亚子夫人郑佩宜结为盟姊妹，颇多酬唱。此后吹老、亚子，和外甥姚石子各携眷属，同游杭州，作诗很多，刊成《三子游草》。不久，南社因唐、宋诗之争，内部产

生矛盾，亚子少年气盛，驱逐为宋诗张目的成舍我、朱鸳雏出社，引起社中一部分社友的反对，亚子愤而脱离南社，致社中群龙无首，难以维持。蔡哲夫等拥吹老主持南社，吹老坚决辞让，结果由姚石子继任其事。亚子退出后另创新南社，别辟蹊径，不限于诗文，吹老没有参加，却参加了傅熊湘等所组织的南社湘集。

比南社稍早的，有国学商兑会，即吹老与高天梅、姚石子、姚鹓雏、陈蜕庵、李维翰等所发起，刊有《国学丛选》。又组织寒隐社，刊有《寒隐庐丛书》，均和南社通声气，起表里作用。

吹老筑园于张堰秦山之麓，占地十亩，榜之为闲闲山庄，取《诗经》"桑者闲闲"之意，有袖海堂慈竹长春室，六弓湾，十亩桥诸胜，门扉有联："苟全性命于乱世，别有天地非人间"。园景定之为八，由八位画家分别绘画："回廊玩月"，沈鸿卿绘；"高阁看云"，汤启贤绘；"柳岸莺啼"，尤嘉莹绘；"荷池鱼跃"，任松年绘；"碧山暮霭"，范云槎绘；"绿湾晴波"，朱滋侯绘；"槐荫迎风"，张白英绘；"梅林赏雪"，徐百梅绘；此外，还广征诗文图画，辑为《闲闲集》。后黄宾虹往访，在山庄盘桓旬日，绘《闲闲山庄图》，成一巨幅。抗战时期，日寇自金山卫登陆，园地被毁，藏书三十万卷，都被掳载而去。吹老次子君藩，别有一园，在松江西门外大街，名松风草堂，为张诗舲（祥河）故居，相传尚是明代建筑。庭中老树，如黄杨、山茶、白皮松之类，为数百年物。廊壁嵌置赵孟頫松雪斋丛帖石碑，清末民初，耿道冲等在此结松风诗社，成为风雅之薮。旁为四铜鼓斋，有花径、石丈、曲堑、钓崎、平台、漱月池等景，藏汉代马伏波四铜鼓。民国二十二年，张氏后裔出让，君藩拟购之，而资力不逮，其伯父高煌，谓："购一园林，胜于获一名人山水手卷"，后为君

藩所有。吹老检阅闲山庄八景画幅，张诸草堂，自此他每至松江，亦恒住宿于此。另有罗姓的怡园，一称因而园，在秀南桥畔，占地六、七亩，也归君藩，有琴台、三曲桥，观稼楼等，吹老一度招集朋好，吟赏于此。园中的丹桂白薇，掩映牖户，二柿树杈丫崛苗，结实累累，经兵燹，都付诸荡然。吹老还有一个特殊建筑"梅花香窟"，作为生圹，四周遍植梅花，那是从苏州邓尉的香雪海移来，旋于附近荆棘中，掘出石兽四具，乃明代御倭健将侯端徽墓前物，就作为香窟的点缀。吹老有诗咏之："斜日寒烟衰草枯，累累古冢遍山隅。侯将军墓知何处，翁仲身残碑碣无"。民国五年，农历元宵，他邀集费公直，高天梅、高君平、姚石子及君介，会饮于香窟，始为联句，继复分韵，各成一律，君平益以古风。曾几何时，事过境迁，园之不存，窟将焉附。他老人家于一九五八年戊戌七月二十三日晨，卒于上海福湖大楼自号为卷窝之赁舍，年八十一岁，埋葬龙华公墓。当时哀挽之作，以瞿蜕园八章为最情深意挚，由其哲嗣君宾录存，辑为《哀思集》。

吹老在抗战时期遭到流离颠沛的困苦，当敌军在张堰一带大肆焚掠，乃深夜出走，乘着小舟，由吕巷而虹桥，由虹桥退至太平寺、唐家港等处，船居约半个月，食物断绝，饥寒交迫，在沪的三子君湘、四子君宾，遣人往寻才得迎养。他恰值六十花甲，遇到同岁的避难者胡蕴玉、孙炽昌、朱声韶，为占一绝云："相逢生各叹非辰，处陆鱼游乐岂真。周甲正当亡国日，吾侪俱是不祥人"。吹老避兵离家，因恐沿途盘查，发生阻碍，未敢携带一书。及抵上海，他仰屋空空，百无聊赖，他的夫人顾葆琼商恳高煌家的账房张某，并由丁恂华家借一老妪，偕同回家，取道浦东周浦镇，搭乘米船至张堰，此后来回数次，带出书

画碑帖二箱，书籍二十四箱，《诗经》一类之书，因冒雨搬运，略有受渍，幸为数尚全。其余各类，尚有二百七、八十箱精刊孤本，都付诸荡然。他平素所爱好的《老子》、《庄子》、《杜诗》、《苏诗》、《归震川集》及《黄山志》，搜罗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最多的达十余种，这些罕见的、极为珍贵的书也一并被劫，他闻耗为之痛哭失声。他自己的著作《吹万楼文集》，幸由他的女弟子朱端蓍写一份，藏山庄复壁中，得以幸免，他因此为镌一章，钤于带出的典册上："葩庐劫余长物。"

他来上海，居其三子君湘的三三村，二楼房间欠清静，三楼房间面北太冷。不久，移居威海卫路的中社，中社是一私人经营青年会式的旅馆，与他妻姊的嗣子黄伯惠一同僦居，又有常熟诗人庞树阶，久相闻名而未晤面，亦寓中社，遂得缔交。既而他又嫌中社地处市中，尘嚣太甚，便和黄伯惠迁地为良，合赁海格路楼屋，各占一室。其地一径通幽，疏篱毗接，屋又面临草坪，有花木之胜，因名其室为格簃，取至诚能格之意。后海格路改称华山路，格簃的室名，始终不改。但这里地势较低，盛雨积水，数日不退，他只好楼居不出，戏呼为"湖心亭"。为免烦恼，每日晨起，盥洗后，即钞写《金刚经》一张，用朱笔作工小楷，两年中，写全部《金刚经》三十本，用以分赠戚友，我也获得一份。他把这时的境况，作成一诗："世乱仍无定，吾生本有涯。朝朝书梵笈，顿顿食番茄。未蓄三年艾，言烹七碗茶。斜阳常散步，小立数昏鸦"。他的书法，神似翁方刚，因求之者众，他三十四岁订了个"不书例"，所谓"不书"，即劣纸不书、油扇不书、秋扇不书、蜡笺不书，小楷不书，嫁名他人不书，限日取件不书，以示限制。四十一岁复订书例，有云："余于书学甚浅，而嗜之者不以为劣，曩岁曾定有不书例，冀稍为节劳之计，

乃五、六年来，求者愈纷，应之弥觉不暇。余以多病事冗，医者谓书能伤气，戒宜屏绝，然而势有未能却者，不得已，爰定书例如下。旧有不书例并用，庶几其略舒腕力乎！戊午冬，吹万居士识"。后他又修订鬻书润例，自作缘起云："学书卅年，老而愈劣，嗜痂者多，腕几欲脱，靦颜订此，意固在却，既不能却，亦期稍节，役使太劳，应有佣值，书以市道，其书可知，取非得已，索者鉴之。"不意此润例一出，有一黄烈文者，一次求书楹联四十副，皆指名题款，竭三日力写成，烈文丰润以报。

吹老寓居格簃，凡十二年，屋主一再增加租金，吹老力所未逮；且这时沪上人多屋少，纷纷争顶，那笔顶费，为数很巨，屋主为了取得额外顶费，不择手段，逼着吹老迁让。吹老无法对付，一筹莫展，幸由黄伯惠在他所营的《时报》旧址，从四层楼中腾出小室，俾吹老伉俪得暂栖止。奈吹老腰脚不健，上下颇为费力。吹老有诗云："一室不逾方丈地，十年更上一层楼"。原来格簃为二楼，这儿加了级数了。这楼在福州路、湖北路之隅，故称福湖大楼。其地在清咸同间，为袁随园孙翔甫的别业，称杨柳楼台，民国初年，一度辟一游艺场，名神仙世界。吹老名其小室为"退密楼"，又名之为"卷窝"，谓老病侵寻，蹉跎斗室，因即自号卷叟，取陆放翁句，书一门联："忍穷安晚境，留病压灾年"。又自咏其寒俭："行灶煨来烟满室，积薪扫去屑铺楼"。他为了节省开支，既昏便息，不用电炬。我经常去慰问他老人家。他由于贫困，曾将八册名贵书籍、信札，由我经手，让给知止居士丁健行，得值二百元。他的《诗经》一类的书，室小不能安置，寄存伯惠所藏《时报》全份的暗室中。最后把这《诗经》一类的书，割爱让给上海复旦大学，分石经、训诂，传笺义疏、问辨校疑、通解统说、考异补佚、杂录笔记，音韵，名物，

图谱、评分释例、白文联语、谶纬、三家诗之属，为十四类。有木刻本、铅字排印本、蜡印本、手钞本，兼收并蓄，可谓洋洋大观。复旦大学整理之后，曾举行一次《诗经》展览会。听说当时复旦付与二千元代价。吹老编有《诗经目录》，书既易主，便把《诗经目录》赠给复旦保存。不料这一下，却把好事变成坏事，复旦方面以目录对照所购之书，发现颇多有其目而无其书的，乃疑吹老匿去多种没有交出，引起纠纷。经吹老自己点检，才知这几种收入其它丛书或集刊中，当时不便抽出，及经兵乱，丛书、集刊散失了，也就有目无书，自然有所缺少。吹老不擅口才，讷讷然说不明白，为之气忿不已。

吹老的著作，可考者有《吹万楼论学书》、《吹万楼文集》、《吹万楼诗集》、《吹万楼词集》、《吹万楼怀人绝句》、《吹万楼望江南词》、《吹万楼日记》、《读诗国风札记》、《庄子通释》、《愤悱录》、《乡土杂咏》、《感旧漫录》、《哀思录》、《伤昙录》、《黄华集》、《闲闲集》、《香窟联吟》、《持螯唱和集》、《闲闲山庄题咏》、《风雨勘诗图题咏》、《赠诗汇录》、《备忘日记》、《卷窝联语》、《幽流集》、《幽明唱和集》、《集外偶存稿》、《归有光集版本考》、《金陵游记》、《两京同游草》、《三子游草》、《京锡游草》等，有印出，有未印，有尚存，有散佚，倘不及时整葺，恐若干年后，存者也难免散佚了。

吹万哲嗣，君藩在沪，君湘在英国。君介、君宾则已下世。

吴昌硕画派的继承人赵子云

吴昌硕画派的继承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要推赵子云。子云名起，号云壑，江苏吴县人。于一八七三年十一月生在一户渔民家庭里，他的父亲玉峰即经营渔业。他从小笃嗜绘画，

吴昌硕画梅

读书时，罗致了许多小画片，或奔突的野兽，或栖息的羽禽，或峥嵘的山水，或蔚秀的卉木，都悉心临摹，无不栩栩如生。如果说，世间真有天才的话，那么子云的天赋，确是异乎寻常的了。

子云拜昌硕为师之前，尚有几位启蒙老师。最早为许子振，许氏名不出里闬，但善画山水花鸟，又精通岐黄术，常为人治病，有特效。还有一位，是浙江人李农如，擅作小品，一虫一介，可乱翁小海真迹。继而经人介绍，从学于专业画师任立凡，任氏的画艺，当然更高一筹。任氏教他注意书与画的连带关系，董香光的行书，祝允明、王觉斯的狂草和郑谷口的隶书以及石鼓篆书等等，都使他得以窥其门径，打好结实的基础。

子云在苏，每晨喜在附近茶肆品茗为乐，结识了昌硕的谱兄、诗人顾茶邨，这天茶邨偶然谈到了昌硕，子云早就仰慕昌硕的写意花卉，便请茶邨代为先容，愿从昌硕学习，茶邨欣然应允。这时，子云住在苏州十全街，茶邨住在平桥直街，昌硕住在铁瓶巷石灰桥畔，三人相距不远，过从甚便。子云作画，惟师命是遵，揣摩仿效，不以得师形似为满足，孳孳矻矻，更力追神似。昌硕对他说："画种不宜太多，太多了难以精邃"。昌硕平日所画，无非兰、菊、梅、竹，以及紫藤、葫芦、牡丹、芍药等等而已，所以子云也以这几种见长，于是秾绘春情，疏写秋意，得乃师妙秘。昌硕又擅刻印，作各体书，子云濡染之余，在这方面，也得益非浅。昌硕是罕画山水的，而子云对于山水，在立凡指导之下，已打好了根基，进而学石涛、石溪，在泽古方面，又痛下功夫。加之吴中有灵岩、支硎、虎阜、狮峰之胜，每逢春秋佳日，偕侣出游，江浙一带踪迹遍处，胸中储有丘壑，写之成图，每多佳构。

昌硕觉得子云羽毛已丰，可以任意翱翔了，就敦促他试往商业中心兼文化中心的上海鬻艺，以谋发展。且备了一封介绍信，交子云带给王一亭。子云到达上海后，首先拜访了王一亭，深蒙一亭推爱。子云又四出谒见同道前辈，请求指教。一方面印了润例单，分发各笺扇庄及装池铺，如朵云轩、九华堂、锦云堂、锦润堂、天宝斋等，代为收件。其中尤以朵云轩主人孙吉甫最为热心，代他招来条幅若干件，以发利市。子云感到住在小旅馆里太嘈杂，不适宜安砚作画，才设法租赁了盆汤弄的一家箱子店的小楼，作为工作室。日间不停地挥毫，晚上外出拜访各界名流，以资联络。卖画生涯，尚属不差。经过半载的努力，结算除去一切食宿开支及交际费外，尚积余二百多银元，买了些食物和日用品返苏一次，向昌硕老师汇报了情况，老师亦为之色喜。子云在家逗留了半个月，再来上海，求画者川流不息。翌年，即一九一一年的夏天，昌硕也来作海上寓公，赁屋北山西路吉庆里十二号。当时昌硕敦促子云赴上海鬻艺，是含有试探性质的，先锋队去了很顺利，他老人家的大军也就长驱直入了。

昌硕到了上海，觉得书画家必须有一个聚会谈艺的处所。以往上海有平远山房、小蓬莱和葬花社，来的人彬雅多文，情亲切磋，现在理应组织起来，继承往迹。因此便有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成立。一时如汪渊若、哈少甫、冯梦华、陆廉夫、金甸丞、李平书、任堇叔、狄平子、王一亭等，都来参加。这时汪渊若是清光绪壬辰的太史公，书法方面，名望很高，就推举渊若为正会长，昌硕为副会长，渊若不久逝世，昌硕便是正会长了。具体事务则由昌硕的儿子藏龛、东迈及弟子徐星洲、赵子云负责。会址设在福州路广西路口沿马路的一所两开间门

面的楼上，楼下由沈荷卿开设一装池店。由于该处为市中心区，交通便利，一到晚上，大家都聚在会里，一张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长方桌旁，总是坐得满满的。会员常把收藏的珍贵书画，拿到这里陈列，供彼此观摩。书画商也每晚挟着大批的书画古玩去兜售。子云因这鉴赏的东西增多了，认识的人也增多了，所以对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很感兴趣。甚至命他的儿子日朋（字渔邨、擅画花卉，一九八三年才下世）住在会内，夜间帮助看管。

题襟馆书画会，差不多每天有人在那儿对客挥毫，尤其王一亭更为健笔，大都以四尺整幅宣纸作画，画成后，辄由昌硕为题，相得益彰，引起了日本人纷来参观。有一次，一亭陪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偕着两位议员同来。一亭对伊藤凝视了一下，便运笔如飞，点点染染，不到半小时，伊藤的容态跃然纸幅间，伊藤大为惊奇。一亭请在旁的昌硕加以长题，昌硕略一思索，针对画像，成一古风，非常得体，这更使伊藤及两位议员称叹不置，认为在他们日本，这样敏捷的才艺是罕见的。他们回国后，宣传这幅画像的经过，举国上下，都认为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史迹，应当在这基础上不断发扬和光大。他们把中国画称为南画，是素有好感的，纷纷来求昌硕的作品，虽寸缣尺幅，亦视为至宝。昌硕举行画展，日本人来定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定购了，再复定，三复四复甚至十复。这一下却使昌硕感到头痛，因为作画的布局和章法，是没有定型的，触处生趣，意到笔随，雷同了就没有趣，也缺乏意味，他是不愿这样做的。但为了应付求画者，便命大弟子赵子云代笔。好在这时子云功力已很深，悉心摹仿，足以乱真。子云作画是一笔不苟的，老师所嘱，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画成，

由老师审察，认为符合要求了，才钤印交件，否则再画三画，直至惬意为止。

子云和朵云轩主人孙吉甫交谊很深，且同癖昆曲，组织一曲社，社址即设在朵云轩楼上。子云能唱小生，又擅丝竹，和一班曲友，定期集合。还有一些书画家，岐黄家，评弹家，相与度曲谈艺，饮酒挥毫，引为尘嚣万丈中难得的乐事。所以子云一生，不但对于海上题襟馆很有兴趣，而对于朵云轩尤具深切的感情，到老还是念念不忘。

子云克勤克俭，他的夫人又善治家，历年鬻画所得，颇有积蓄，便于一九三六年携家返苏。他把原住的十全街屋子，翻造一所三开间的新院，且有小园，园中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结实硕大似碗，桃树也属名种。其它如松、柏、栎，竹及玉兰、牡丹、枇杷、海棠、铁骨红梅等，点缀四时，繁荣不绝。凡此都是他老师昌硕爱绘的，也是他笔底渲染的东西，对物写生，更具实感。梅共十株，以符十美，又复借景附近有井泉十口，以符十全，遂榜为十泉十梅之居，从前乾隆皇帝自号十全老人，他藐视九五之尊的皇帝，居然也自尊为十全老人。可是好景不常，一九三八年，日寇攻陷苏州，他逃往郊区香山，作避氛之计。约过了年余，重返故居，屋宇遭受损坏，园子又被隔邻的学校作为操场，什么花木竹石，一股拢儿被掘净尽。解放后，他毅然把园子让给公家，留靠西一幢屋子，作为憩息安身之所。一九五五年，老病侵寻，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弟子能继承其画艺的为黄昌中，以花卉果品见长，今亦垂垂老矣。

吴湖帆精于鉴赏

吴湖帆是近几十年来在国画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当时与赵叔孺、吴待秋、冯超然为海上四大家。他与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被称为三吴一冯。岁月流逝，这几位老画家，都先后去世，无一存在了。

吴湖帆，江苏吴县人，因为诞生在燕北，所以取名燕翼。更名万，字遹骏，又字东庄，作书画则署湖帆。这些名号，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他是金石大家吴大澂的文孙，大澂为清代大吏，擅山水篆籀，著述较多，如《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

吴湖帆遗影

《古簠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吉金录》等，当时嘉惠士林，而复延泽后代，影响是很大的。大澂兄弟三人，兄大根，弟大衡。大衡原名大淳，为避清同治帝"载淳"讳，改为大澂。大根号澹人，子本善，字讷士，为湖帆的本生父。大澂子早死，以湖帆为继承，因此湖帆成为大澂的直系。他的本生父讷士，写得一手极好的行书，主持吴中草桥学舍，造就人才很多。

湖帆生于一八九四年，即清光绪甲午七月初二日。幼就读于长元吴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及草桥学舍。当地环境绝胜，绕着玉带河，两岸垂柳飘拂，附近一龙池禅院，隔水钟声，更形清越。这时同学有叶绍钧、顾颉刚、王伯祥、江小鹣、颜文梁、陈子清、范烟桥、蒋吟秋、江红蕉、华吟水等，我亦肄业其间，风雨一堂，相互切磋。湖帆颇喜绘事，崇明罗树敏、樊浩霖、陈迦庵任图画教师，胡石予任国文教师。石予擅画墨梅，对湖帆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启迪。湖帆喜临池，初学董香光，中年摹瘦金体，晚年得米襄阳《多景楼诗》手迹，朝夕浸淫海岳，挥洒自然，作擘窠大字，益见魄力。又学篆刻，仿吴让之、黄牧甫，但不多作。陈巨来尚藏有湖帆所刻"吴万宝藏"朱文印，范烟桥藏有"愁城侠客"闲章，烟桥在十年浩劫中含冤死，此印不知去向了。

湖帆和陈巨来具有特殊的友谊，原来巨来学刻印于嘉兴陶惕若（善乾），一九二四年，拜赵叔孺为师，经叔孺指点，巨来渐渐懂得了刻印的章法和刀法。有一天，巨来访叔孺师，见座上有人出示隋代《常醜奴墓志》，请叔孺审定，巨来始知这人是吴湖帆。叔孺见《墓志》的卷首钤有"醜簃"二字白文印，刚柔兼施，颇有功力，问是谁所刻？湖帆答以自刻。巨来对之，暗

自钦佩。这时叔孺即将二人互作介绍，湖帆对巨来说："您的印神似汪尹子，我有《汪尹子印存》十二册，可供您参考。"当时巨来对汪尹子其人，尚无所知，叔孺告诉他："汪尹子为清初皖派大名家，和程穆倩、巴慰祖齐名。现在湖帆既有此珍藏，你可假之一观，以扩眼界。"湖帆告辞时，便邀巨来同往其家，一观汪氏印谱。巨来看后，爱不忍释。此后治印，炉火纯青，白文又极工稳老当，主要得力于此。湖帆所用印一百数十方，其中颇多为巨来所刻。湖帆得宋黄山谷手书《太白诗草》卷，卷首句为"迢迢访仙城"，又得宋米襄阳书《多景楼诗》，有句云："迢迢溟海太鳌愁"，因请张大千画《迢迢阁图》，复出明代青田佳石，请巨来刻"迢迢阁"三字印，巨来力即奏刀，为一精心痒力之作。湖帆家藏《十钟山房印举》大本凡三部，每部九十九册。盖山东潍县陈簠斋（介祺）藏有三代秦汉魏晋古铫九千余方，夸称为"万印楼"，拓辑《十钟山房印举》，乃为小型本，拟重拓十部大本，而资力有所未逮。这时吴大澂方任湖南巡抚，即汇银三百两，资助其事。簠斋拓成十部大本后，以三部答酬大澂，并附贻小本，又专拓两面印十二册，玉印一册。壬戌年（一九二二）、湖帆以大本一部售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代价八百元。商务印书馆印《十钟山房印举》，每部售二十元，即湖帆家藏本。又一部被张鲁盦以银一千两购去。那专拓两面印，便赠给巨来。又湖帆家传古铫印四十余方，官印五十余方，将军印二十八方，大澂生前特别珍爱，装在乾隆紫檀匣内，湖帆全部请巨来精拓，朱墨烂然，很是夺目。湖帆画扇，巨来藏有四十五柄之多，有山水、花卉、翎毛，翎毛尤为难得。

湖帆多旁艺，雅擅填词，尝请教于当代词家朱古微、吴瘿庵。与廖恩焘、冒鹤亭、夏敬观、金兆蕃、仇述庵、吕贞白、吴眉

孙、林子有、夏耀禅、林半樱、龙榆生、郑午昌、何之硕辈结"午社"，刊有《午社词集》，传布海内，和"春音社"、"着渭社"相声应。湖帆集宋人词为《联珠集》，复影印《佞宋词痕》五卷，附补遗及外篇，均湖帆亲自录写成一大帙，异常古雅。湖帆藏有四种欧帖，称"四欧堂"，这四种欧帖中，除《虞恭公碑》为其家传旧物外，其余《化度寺》、《九成宫》、《皇甫诞》，乃其夫人潘静淑家所藏。湖帆珍此四帖，即名其长子为孟欧，次子为述欧，长女为思欧，次女的名也有一欧字。解放后，湖帆便将这四种欧帖让归公家了。静淑逝世，年仅四十有八。所作词稿，名《绿草词》，湖帆因丧偶取奉倩伤神之意，更名为倩，号倩盦，并请陈巨来为静淑刻名章，凡十余方，钤在遗物上，以示悼念。以后，他和顾抱真结婚，抱真于《绿草词》后，题一点春云："避难离乡日，已经十八年。当时未晓寄身处，花满河阳烂漫天。绿遍池堂草，艳称如眼前。瑶琴一曲听天上，料理夫人断续弦。"湖帆为抱真作凤栖梧一阕云："患难夫妻余十载，情性相融，不是能求买。危处同忧安共快，精神饥渴如连带。坦率心肠无挂碍，辛苦家常，顺逆多深耐。裙布荆钗风未改，从经离乱存仪态。"足见伉俪是很相得的。可惜在十年浩劫中，湖帆冤屈谢世，抱真也受株连，被强迫劳动。一次，因疲惫仆地，又复失于医治，也含冤而死。

潘静淑比湖帆长两岁，生于一八九二年，当一九二一年，静淑虚岁三十，是年岁次辛酉，正与宋景安刻《梅花喜神谱》干支相合，这谱亦为潘氏家藏，静淑父亲潘祖同即把这谱赠送静淑作寿，湖帆为之大喜，便榜其斋舍为"梅景书屋"。"书屋"的收藏，海内闻名的，有唐高宗临《虞永兴千字文》，南宋杨皇后《樱桃黄鹂图》小横幅，宋梁楷《睡猿图》、宋王晋卿《巫峡清秋

图》，宋赵构《千字文》、刘松年《商山四皓图》、赵松雪《杨妃簪花图》，及山水三幅，继得管仲姬画竹一幅，颜为"赵管合璧"。别有松雪书《急就章册》、怀素《千字文》、郑所南画《无根兰》、吴仲圭《渔父图》、王叔明《松窗读易图》、宋人《画竹》、宋人《汉宫春色图》、黄大痴《富春山居图》残卷，杨补之《梅花卷》、倪云林《秋浦渔村图》、鲜于伯机所书《张彦享行状稿卷》、伯颜不花旧藏《宋元晦送张南轩诗卷》、沈石田《竹堂寺探梅图》、唐子畏《弄玉吹箫图》和《幽人燕坐图》、李竹懒《溪山入梦图》、马湘兰和薛素素合作《美人香草卷》、又薛素素自画的《吹箫小影》、董香光《画禅小景册》、金红鹅《美人秋思图》、恽南田《雨洗桃花图》、王石谷《六如诗意图》、吴梅村、杨龙友等《画中九友册》、柳遇《王玄珠兰雪堂图卷》、钱叔美《碧浪春晓图》、改七芗《天女散花图》、吴冰仙《水墨花草卷》等。拓本方面除四欧帖及《梅花喜神谱》外，尚有《汉沙南侯获碑》、金拓《蜀先主庙碑》、隋《常醜奴墓志》、隋《董美人墓志》、怀素书《圣母帖》宋拓本，苏东坡书《西楼帖大江东去词》、宋拓本、魏永平《石门铭》、魏毋丘俭《纪功刻石》、明拓孤本《七姬权厝志》、明拓四汇本《砖塔铭》、《攀古楼汉石纪存》，以及孙吴大泉《五千泉》、宋刻《淮海长短句》、纳兰容若瑚瑚阁藏《玉台新咏》等等，都是珍希之品。其时吴兴庞莱臣的《虚斋藏画》，印有若干集，以有郑虔而缺郑所南为憾，见湖帆所藏郑所南无根兰，羡慕不置，一再求其割让，既归于庞氏，庞氏答赠以其它名画，作为交换。过了几年，湖帆高足王季迁赴美，在美东富豪家，看到郑所南这幅画，函告湖帆，湖帆为之懊丧累日。有一次，我到他家里，他谈及此画，谓虽寥寥数笔，却颇传神，稍缓当背临一幅为赠，奈彼过后忘之，未果。那《常醜奴墓志》，乃金冬心旧藏，被湖帆的外

祖沈韵初所得，后归大激，大激授给湖帆，湖帆因号"醜簃"，及得《董美人墓志》，他携带随身，晚间入衾，说是："与美人同梦，"特镌刻"既丑且美"一印。

湖帆的吴中故居，为金俊明的旧宅，俊明字孝章，号耿庵，明季诸生，参加复社。画竹石萧疏有致，墨梅最工，载《吴县志》。这所旧宅，名"春草闲房"，距今已三、四百年。梁溪孙、伯亮偶于冷摊购得一玉印，镌刻高古，赫然为"春草闲房"四白文，伯亮珍藏不失。湖帆在上海嵩山路的寓所，为两幢三层楼的西式屋子，画室和卧房，都在楼上，楼下空着，便赁给他的稔友许窥豹、兰台父子居住，直到他逝世，没有迁移过。斜对门便是冯超然的画寓，称为"嵩山草堂"，两人都精于画艺，桃李门墙，蔚然称盛。湖帆的外甥朱梅邨，擅画人物仕女，也住在附近。

湖帆交游甚广，对冒鹤亭、叶遐庵两前辈，敬礼有加。遐庵在沪时，经常来湖帆家，遐庵以书名，有时也画松竹，往往请湖帆添补数笔，以求苍劲。看到湖帆用的书画笔，什九不开足，遐庵辄把它濡化开来，并对湖帆说："笔毫必须放开，着纸才得酣畅，宁可大才小用，切莫小才大用。"有人赠茅龙笔一枝寄遐庵，遐庵不能掌握，便转送给湖帆。抗战胜利，湖帆无端被汤恩伯软禁于锦江饭店数日，苦闷得很，幸由遐庵为之设法，才恢复自由。

湖帆的画艺，为有目所共赏。我曾为他作一小传，谈及其画，如云："挥洒任意，入化造微，绛莲翠竹，如宛洛少年，风流自赏。山水或叠嶂崇峦，而不觉其滞重，或遥岑荒沚，而不觉其寥简，烟云缥缈，虚实均饶笔墨。托兴作金碧楼台，错采镂华，极其缜丽，却一洗俗氛伧气，而别含古趣。偶临内府走兽，

虬髯胡儿，控一骡足，雄迈超越，比诸韩干之照夜白与玉花骢，毋多让焉……。”湖帆画以山水为多，花卉次之，画走兽较少。一次作五牛图，或仰或俯，或正或侧，线条刚柔兼施，非高手不能画。湖帆画翎毛，也是少见的，陈巨来所藏湖帆扇中，一柄以朱砂加西洋红画一绶带鸟，栖于双钩翠竹上，精丽无匹。又有荷花翠鸟幅，为幼庵所藏，幼庵尚藏有湖帆旧物，如董香光所临李北海《大照禅师碑》、柳诚悬《清净经》、仿欧阳询、褚河南《书哀册》、仿薛稷，仿怀素、仿米南宫、仿赵松雪、仿苏长公、仿蔡端明等各家书卷。湖帆有跋云：“是卷初藏裴伯谦，后归吴渔川，渔翁专收董书，集其精华，数以百计。余先后获观，亦二三十品，几无一不精。是卷归慎庵方兄秘笈。方兄以金针医术负盛名，而其长兄幼庵，不但能传其术，癖好书画甚于乃翁，方兄遂授幼庵藏之。”凡此种种，都足以见湖帆的生平交谊。又湖帆与潘永瞻相熟稔，潘藏有湖帆所作辋川诗意扇，裱成册页，请黄秋甸为题，秋甸谦抑，迟迟未着笔。在十年内乱中，潘家被抄，文物荡然，这扇幸在秋甸处，得以留存，永瞻对此益加珍视。湖帆精品，有摹画中九友笔法而成的小册页，自谓生平得意之作，后归安持精舍主人陈巨来。又为王季迁作八尺长五寸高两手卷，一仿元四家，一仿明四家，联翩着笔，一气贯之，而自成各种笔法。如仿元四家，第三段崇山峻岭，为黄鹤山樵，将及第四段时，笔乃渐疏而为平原远坡。季迁远度重洋，挟之而去。湖帆颇喜为人作图，如为钱镜塘画《小方壶图》，为冼玉清画《琅玕馆修史图》，为周炼霞画《螺川诗屋图》，为尤墨君画《塔西掷笔图》，为许窥豹画《今雨楼图》，为吴小钝画《慧因绮梦图》，为陆颂尧画《陇梅图》，为俞子才画《石湖秋泛图》，为孙鸿士画《双山游展图》，为关颖人画《梅花香里两诗人

图》，为汪旭初画《碧双栖论词图》，为冒鹤亭画《水绘园图》，为叶遐庵画《梦忆图》，为沈寐叟画《海日楼图》，为王栩园画《小孤山图》，为吴瓯庵画《霜厓填词图》，为蔡巽堪画《梅花草堂填词图》，为杨铁夫画《桐荫勘书图》，为陆蔚亭画《秋夜读书图》。又一饶有历史意义的：《秋夜草疏图》，原来辛亥革命，张季直与苏抚程雪楼，假阊门外惟盈旅馆草疏，请清帝退位，湖帆为作此图。既成，湖帆觉画太明朗，不似夜景，又重画一帧。又为我画《纸帐铜瓶室图》。以上许多作品，经过十年浩劫，大都毁掉了。某年盛夏，我执一章太炎篆书扇拂暑，至湖帆家，湖帆看到这扇一面尚属空白，便就扇头绘一绿萼梅。又有一次，他绘一红梅横幅，上题折红梅词一首，问我："折红梅之折字，您觉得有所忌讳否？"我答以"生平没有忌讳事"，他就把这幅画脱手见赠。实则他也是百无禁忌的，一度他本刻书画润例单，用扁扁的仿宋字刻，他问我"是不是类于讣告？"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物价经常上涨，所以润例逢到节日，往往盖上印章，节日后照例增加若干，许多笺扇庄投机取巧，动辄在节前预定单款数十百件，先付润资，等到他润例增加，笺扇庄便保住利润而比较低于润例者出让，生涯大好，湖帆乃定单款倍润，借以抵制。

湖帆画山水，以云气胜，往往展纸挥毫，先以大笔泼墨，俟稍干，用普通笔蘸淡墨略加渲染，寥寥数笔，已神完气足。一经裱拓，精神倍出，耐人玩索。他这种奇妙熟练的画技，他人学之，罕能成功。

湖帆作画，临摹较多，他曾经这样说："学古人画，至不易，如倪云林笔法最简，寥寥数百笔，可成一帧，但摹临者，虽一二千笔，仍觉有未到处。黄鹤山樵笔法繁复，一画之成，假定为

万笔，学之者不到四千笔，已觉其多。”这确是临摹的有得之言。湖帆的画，山水苍茫雄隽，泛涉各家流派。花卉腴润秀丽，仿佛南田，原因由于陆廉夫是学南田的，曾在大澂处为幕僚，湖帆早年作画，未免受些熏陶。湖帆见有破损古画，以廉价购之，他在破损处添补得毫无痕迹，交刘定之加以精裱，神采奕然。他的题跋名家作品，颇具见解，能道人所未道。丙子夏日，得唐六如《雪山会琴图》真迹，装成题之云：“六如居士，赋性放逸，所作书画，都挥洒立就，与文徵明处处经营不同，且性喜画绢素，故纸本十不得一，而纸本画亦往往荒率随笔，刻意者又绝不见也。余所见《春山伴侣图》外，此其仅存矣。”又题沈石田画云：“石田翁早年学云林，其师赵同鲁谓笔太繁，晚年参透痴翁，便不觉其繁矣。此《策蹇行吟图》，兼具倪黄二家之妙，恰到好处，不能增损一笔，宜六如衡山北面而事之。”又题董其昌画云：“思翁神来之笔，直追痴迂，此图天机流畅，非寻常随笔可及。审其笔势，在七十岁以上所作。”又题吴渔山画云：“墨井道人，早岁专师玄照，晚年始由子久叔明直入董巨，自成化境。道人五十岁学道澳门，六十五岁乃返上海，不复他出，其画益奇逸。此图题有‘江空不遣渔郎到，落尽桃花自掩门’之句，其为归隐之作无疑。况其笔法神而化之，刚柔并济，干湿兼施，洵晚年杰构。视此则南田太轻，石谷太甜矣。”又题方兰坻画云：“乾嘉之际，石门方兰坻与钱塘奚铁生齐名画坛，但奚画每易获观，方画则十不一二。此方氏真迹，又得奚氏题词，二难并合，夫岂偶然哉！”

湖帆善于鉴赏，他生长于状元渊薮的苏州，曾动脑筋搜罗清代状元所写之扇，他的祖父大澂已蓄有状元扇若干柄，在这基础上再事扩展。清代每一新科状元，照例须写些扇面赠送

亲朋，在新状元方面，只须略事挥洒，不费什么，在亲朋方面，一扇在握，却以为奇宠殊荣，视同至宝。因此，状元写扇，流传较多。湖帆满拟把有清一代每位状元的写扇，只须稍事物色，不难成为全璧。岂知实际殊不容易，往往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有些状元后人，和吴家有世谊，湖帆认为向他后人商量，一定有把握，可是扇是写给人家的，不可能写了自留，这样按图索骥，还是落空，但湖帆具有信心和毅力，千方百计地搜求，历二十年之久，才获得七十余柄。及范烟桥主持苏州博物馆，湖帆毅然把全部捐献公家。湖帆其它的收藏，有铭文累累的周代邢钟和克鼎，那是大澂遗传下来的。名其室为"邢克山房"。金石拓片，装成二十余巨册。案头常置着虎齿笔架，那是大澂打猎所获的。丁卯岁，湖帆在杂件中发现重三钱的黄金一方，上有阳文"秦爰"二字，不知为何物。一日，陈巨来见了，告其曾在袁寒云处目睹类似的金块三丸，其一上有"楚爰"二字，寒云对巨来说："这是战国时代的罚锾。"寒云且以"三爰庵"为斋名，可见这金块是很宝贵的。某岁，许姬传出示昌化石章，红润似山楂糕，湖帆见之，爱不释手。后来姬传求湖帆作一小幅画，送润一百金，湖帆不受，姬传即以红色昌化石为赠。湖帆又藏有两油画像，不知何人所绘，一绘其祖父吴大澂，一绘邓世昌，两人皆为甲午战役参加者，神情毕肖，动人心目。湖帆又藏有二楹联，联语一用笔画最少之字，少至无可再少为止，一用笔画最繁之字，繁至无可再繁为止，相形之下，别有情趣，惜我失忆书者姓名并其联语。又海上书家沈尹默，高度近视，人以为他不能作擘窠书，但沈却写赠湖帆一丈二尺的大对联，在沈书中为仅见。湖帆收藏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家中简直像个长期开放的文物展览会。

溯帆的鉴赏力高人一等，古今画幅，均能立判真伪，且能说明其人作画的时期。又能指出其画是谁画的山头，谁补的云树小汀。某明代画是清人的伪品，某元人伪画，是明人所作，所下断语，百无一失。抗战胜利后运往伦敦国际艺展的故宫旧藏，先在上海预展，聘溯帆为审查委员。经他鉴定，才知大内之物，真伪参杂。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苏州文献展览会，都请他审查。他对作品的审查，结论精确，令人佩服。我曾问他鉴定真伪是否以笔墨、纸缣、题款、印章为标准？他说："这些方面，当然是不可忽视的要点。但善于作伪者，都有蒙混之法，一经幻弄，往往碱砆乱玉。我的着眼点，偏在人们不注意的细小处，因为作伪能手，章法布局，运笔设色，都能摹仿得一模一样，惟有细小处，如点苔布草、分条缀叶，以及坡斜水曲等，作伪者势必不能面面顾到，笔笔留神，我便从此打开缺口，找出岔子，真伪便不难辨别了。"

溯帆刊印了若干种书册，除上面提到的《联珠集》、《佞宋词痕》、《绿遍池塘草题咏集》、《梅景书屋画集》外，又印《梅景画集第二册》、《梅景书屋印选》，还为其先伯祖大根刊《澹人自怡草》，为其先祖大澂刊《愙斋诗存》，及《吴氏书画集》，这是他和夫人潘静淑共同校订的。夫妇共同鉴定所蓄金石书画，共一千四百件，都撰识录。謇叟王佩诤誉之为"合归来堂鸥波馆寒山千尺雪于一冶。"大澂别署愙斋，是因藏有宋徽子鼎，下有"为周愙之文"，便作《愙斋歌》。是鼎不幸于离乱中失掉，经过数十年，出现于天津柯氏家，溯帆斥了高价向柯氏赎回，拓了鼎文，分送戚好。解放后，归苏南文管会保存。

溯帆六十周岁时，和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郑午昌、范烟桥、李祖夔，杨清磐等同龄二十人，结成"甲午同庚会"，宴于

沪市魏氏园，共饮千岁酒，制有纪念章，图纹为千里马，因午年是属马的。午昌生日最早，称为"马头"，清磐生日最迟，称为"马尾"。当时大家兴高采烈，欢聚一堂，现在这二十位寿翁，已没有几人在世了。

溯帆死得很苦，中风了两次，继患胆石症，在华东医院施行手术，取出胆石一块。晚年忽而喉道梗塞，不能饮食，又施手术，通管导纳，从此喑不能言，偃蹇床榻，痛苦殊常。我去慰问他，他屈着大拇指以示向我致谢。接着，十年浩劫开始，他的所有书画文物，所有物资，被掠一空，他愤极，拔去导管而饿死。时为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年七十有四。一代大画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余绍宋死谣成事实

龙游余绍宋，字越园，号寒柯，别号龙丘山人，生于一八八二年。在民初，他的书画是很负盛名的。他生于广州，清季留学东瀛。民初，佐梁任公于司法部。历任外务部主事、众议员、一等秘书、代理秘书长、司法次长、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后任浙江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通志馆馆长，擘画经营，颇多规画，俸薄，便鬻所藏书画以自赡。在杭州为寓公，主辑《东南日报》的金石书画刊，搜罗珍品，制版影印，汇订成册，媲美北京的《故宫周刊》。他家七代以来，都擅丹青，他幼受庭训。曾历名山大川，因所作山水，大气磅礴，旷逸自高。尤喜画墨竹，自夏太常而上窥柯丹丘。书法擅章草，生平自诩书法第一，画竹次之。能诗，那《寒柯集》，大都为丁丑避乱，感事伤时之作。又著《画法要录》，《书画书录解题》辑《龙游县志》。暇治史学，颇多诠衡，梁任公许为章实斋后一人。又主盟东皋社，商量文艺，一时好学之士，纷纷参加。

某年，平襟亚辑《书法大成》，搜集书牍尺幅，制版影印，采及余绍宋致吴湖帆一长信，襟亚失察，于页旁误注"余绍宋书简遗墨"，一时和绍宋相识的，纷纷向余家探询。绍宋大不高兴，深恐影响他的书画收件，便致书沪友王式园就近向襟亚交涉，襟亚于某小型报上撰文更正，绍宋犹不满意，认为非登大

报道歉，不足以昭示大众，襟亚如命应之，事才平息。其时绍宋精力很充沛，虽年近古稀，望之如五十许人，饮食步履均如常，岂知没有几个月，绍宋遽尔逝世，死谣成为事实了。

绍宋为梁鼎芬（星海）的外甥，鼎芬诗集，绍宋编刊。

墨巢主人李拔可

海内外收藏伊秉绶著作者，以李拔可为最富。秉绶字墨卿，因榜其书斋为墨巢，并出所藏，用珂罗版影印问世，而秉绶的手迹，在古玩市场上顿时增价倍蓰，人犹争购。至于李拔可其人其事，也是值得一谈的。

拔可，名宣龚，福建闽侯人，为双辛夷楼主人李次玉的哲嗣。前清光绪甲午举人，官江苏候补知府。少时和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暾谷为文字骨肉交，共治后山诗，各有心得。所居观槿斋，多隙地，卉木滋茂，蔚然成荫，而日本枫叶红于花，境绝清旷，拔可吟啸其间，脱尽尘俗。一度赴通州，把观槿斋让给夏剑丞居住。此后又从事鄂渚，所至不废吟咏，诗境一变而为王荆公，工于嗟叹，陈石遗谓其凄惋得江山之助。客桃源，于城濠种柳数千株，春风飘拂，别饶烟景，为地方人士所称道。郑海藏为汉口铁路局总办，聘拔可任文牍。海藏于临江辟数椽曰盟鸥榭，为宴客谈诗之所，拔可为座上常客。时陈石遗在武昌，拔可旬日必过访石遗，周爰咨诹，诗学为之大进，后刊《硕果亭诗正续集》，实植基于此。

拔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凡若干年，诗友诸贞壮困居杭州，兴嗟仰屋，拔可怜之，便委托杭州商务分馆的负责者华吟水，月致数十金，藉以沾润，且为贞壮裒集其诗什，以谋剞劂。拔可嫌其诗少，贞壮说："得此已足，必求益，那是卖菜佣所为

了!"印成一册,即《大至阁集》。又为林暾谷刻《晚翠轩遗诗》,更刊林亮奇的《寒碧诗》,以垂久远,其笃厚于友谊有如此。我友沈禹钟时年尚少,进商务馆,拔可对他很为赏识,一方面请他钞诗,一方面循循善诱,启迪不倦。后禹钟为南社诗人,著《萱照庐诗》,对拔可的垂教,念念不忘。

拔可收藏,除伊秉绶法书外,又藏林琴南及溥心畬的画幅为特多,原因是林琴南家累很重,收入虽多,往往以周恤寒族,时感拮据,不得已,辄向拔可告贷,无以为偿,即把自己的画较精审的,赠给拔可,作为酬报。那位旧王孙溥心畬,居北京,频托拔可购物沪上,也以画幅为抵偿品,积年累月,林、溥二人的丹青充斥橱笥间了。拔可工书法,晚年手颤,道劲古拙,益饶趣致,订润鬻书,求者不绝。他没有嗣君,仅有二女,一名昭质,先拔可卒。一嫁王一之,远旅海外。某年拔可抱病,其友陈祖壬,为陈散原高足,匮乏不能自存,乃往访乞其援助,入门,见拔可僵卧榻上,药铛茶灶,奄奄一息,祖壬固疏狂成性之流,不顾忌讳,径直向垂死的拔可谓:"我翁倘有不测,那墓志铭非我莫属,润例以五百金计,深希先颁半数,济我燃眉之急吧!"拔可听了,竟如数给之,面无愠色,大度宽容,为常人所不及,而祖壬的行径,亦迥出恒情,坦率可喜。祖壬别署病树,作诗很多,有"流传恶札满江湖"之句。

拔可收藏伊秉绶法书,那是有一段经过的,这时长乐黄瀛农,写伊书得其神髓,为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和拔可时相周旋。一日,瀛农同乡某,以伊书求售,适瀛农囊无余资,便转介拔可受之,并谓:"伊书在赵光的《退庵随笔》,称其'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包安吴的《艺舟双楫》,又列伊的行书为逸品,这是很珍希的东西,不容失诸交臂。"拔

可固无可无不可，碍于蔼农情面，姑斥资购之，悬诸室中，以为点缀。既而在家宴客，客有嗜伊书成癖的，力赞伊书的函盖一切，天骨开张，是当薰以都梁，袭以云锦。拔可听他的一番话，觉得伊书确具独特的风格，大有当年欧阳率更初见索靖碑，等闲视之，既而回骑坐对，三日不去之概。从此托蔼农广为罗致，而书画商闻讯，纷纷挟载而来，物归所好，于是丘垤成为崇岭，溪涧汇为江湖，墨巢之所以为墨巢，蔼农与有力也。

拔可不饮酒，宴客例不置酒。江翊云有诗调之："不供樽酒频邀客，独种园梅早占春。"每逢邀宴，客多自携酒去。

画家程瑶笙的家世

程瑶笙名璋，而画家中先后有两位程璋，一字达夫，金陵人。善山水、人物、花卉，精传神，著有《桐华馆集》，见《清画家诗史》。这里所谈的是属于后者。我读书吴中草桥学舍，他是授博物和图画科的老师。他生于一八六九年，卒于一九三八年，迄今我的敝箧中，尚留有他老人家的照片。

瑶笙师本名德璋，有弟德润，都是鉴堂的哲嗣。德润字竹君，善书，摹张猛龙碑，得其神髓。瑶师则工画，昆仲甚为相得，可是竹君湮没无闻，瑶师却蜚声南北，画参透视，阴阳向背，具有新意，丹青界誉之为有创造性。刊有《程瑶笙先生画集》，由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印行，题签者为胡适之。原来胡氏肄业清华大学，曾受瑶笙的教泽。

瑶师之所以名璋，据其侄孙国华见告（国华亦能画，字瑶孙）：当其曾祖母临产时，梦一獐扑怀，因取乳名为獐獐。后以獐字，未免犷狉有欠雅驯，乃改獐为璋。原籍安徽休宁，当洪杨之役，鉴堂避难至江苏泰兴，卜居南门红袍街太平桥畔，便为泰兴人。鉴堂从事典业，一日，忽有人来就质，展视则为珍珠一匣，灿灼生光，精圆可喜。其人谓有急需，质五百两，奈典铺旧规，按物价抑其半数，未能尽如其愿，其人与鉴堂婉商，鉴堂视其温温淳淳，颇具风范，便勉为成全，增益质值，其人满意而去。既而时局平靖，其人固仕宦者流，不但原物赎回，并在

常州自设济恒典铺。立聘鉴堂为经理，因此鉴堂携瑶师入铺，专司包房，这是一个好缺，很是空闲的。他工作之余学习国画，从汤润之为师，循循诱导，进步很快。及鉴堂逝世，瑶师获得遗金一千数百元，全部购了日本出版的博物图籍，矻矻穷年，攻研不倦。学成，辞去典铺职务，走上教育岗位，掌教草桥学舍及清华大学，一方面又在艺坛上独树了一帜。

瑶师后为海上寓公，参加题襟馆，与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等相往来。他初居白克路（今凤阳路）的白克里，后移居新闸路，在辛家花园附近。他自奉很俭，家中一无陈设，破桌敝几，寥寥数事而已。服御亦很随便、饮食又极寻常。他对人说："前人有句话说得好：'得福能廉祸事轻'，所以福不能独享，当与人共之。自奉必须俭约，待人务宜宽厚。钱当省即省，当用即用，不能拘泥，这是做人之道。"其时同道中有袁天祥其人，擅丹青，画锺进士嫁妹，有虬髯，有婵娟，有车舆，有仪仗，灯笼着火，妙趣环生，可是天祥不走运，常在窘乡，瑶师深知范叔之寒，辄以所作精品，惠赠天祥，天祥出让，自得善价。其时海上画家，所定润例，如冯超然一仕女扇面，润为八十八金，大家都以为超然毕竟超然，太昂贵了。岂知瑶师以求画者多，不暇应付，为限制计，每扇竟订一百有八金，更超超然而上之。

我一度赁庑新闸路的赓庆里，和师寓相距只数十步，时往访谒，一次在师座旁见到一摄影册，翻检一下，内有一帧"中国新公学师生同乐图"，瑶师旁立者为胡适之，片隙，胡氏亲题一诗于其上。胡氏以新体诗负盛名，旧体诗很少见。当时我就录存下来，诗云："也知吴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江上飞鸟犹绕树，樽前残蝶已成灰。昙花隐现空余恨，鸿爪遗留亦可哀。莫漫劳劳作刍狗，且论气味到岑苔。"物稀为贵，工拙在所

不计了。

瑶师晚年，在泰兴故乡购屋数楹，略有隙地，杂植花木，四时烂熳，打算回乡娱老的。不料患网目剥离，双目失明，那时这种病症，施行手术，医生深感难于胜任。后访得一德国眼科专家，为之开刀，经过良好。出院时坚嘱百日内不能阅看书报，不能冲动感情。在摄养时期，一切函牍往来，都由我为之代笔。视力正日益好转时，岂知事出意外，他的侄儿某很不肖，在乡好赌博，又吸鸦片，业产荡然，连瑶师所购的屋宇也被变卖。这消息传来上海，瑶师不禁发怒，这一下，双目又复茫茫，失去治疗的功效。但那位德医，有事回国，须一年后再来，只得等待着，而又发生突兀事，瑶师的下堂妾，以遗弃罪提起控诉，实则此妾卷逃多年，被卷去的金饰书画，以及宋教仁亲笔写给瑶师的诗卷，所值不资。瑶师当时登报申明，宣布和该妾脱离关系。今既被控，奈师不能行动，师又无后嗣，仅一义子，便由义子和我伴同出庭，把当时所登广告作为证据，对方被斥，诉状撤销。可是对师来说，旧事重提，是很不高兴的，更影响了目疾。幸而一年后，德医果然返沪，再请他施行手术，他以瑶师年老体衰，允许先治一目，经其妙手，那一目竟重见光明。百日后虽不能作画，却能挥毫作书，写了些楹联赠人，钤着朱其石给他刻的"盲人瞎马"印章，以为纪念。既而预备为另一目施回春之术，事前必先检查体格，被医生助手捏伤肝部，又复心脏病发，抑郁不治而死。弥留时，延刘醉蠖律师作证，写成遗嘱，师已不能动笔，我自告奋勇，登榻握师右腕，划一"十"字。把遗产分为三份，一师母、一侄儿、一义子，遗产以明清名人书画为多，约值若干万金。遗体葬江湾上海公墓，碑碣是师的至好杨味仁号宛叟所书。师能诗，我曾录得十余首，惜于浩劫中失去。

沈石友与吴昌硕

吴昌硕为近代卓有创造性的艺术大师，这是谁都承认的。他所刊行的《缶庐诗存》，颇多涉及沈石友，而沈石友的《鸣坚石斋诗钞》，更多怀系吴昌硕，可见他们两人的友谊，是不同寻常的了。沈石友究属是怎样的一个人，容据所知，作一介绍吧！

沈石友，原名汝瑾，字公周，后来因喜欢石砚，便取石友为别号。少苦质钝，一日，读《庄子》，心地忽然开豁，从此淹贯群籍，乃署钝秀才、钝居士。他是江苏常熟人，生于清咸丰八年戊午八月十二日（一八五八年）。他有一弟名珂，字稚明，为一位山水画家，所作清矫拔俗，具有宋元风格，但声名不彰，所以《海上墨林》，仅列沈汝瑾，而未列沈稚明。此后《常熟地方掌故》一书，也没有提及稚明。他家祖上以捕鱼为业，直到他的父亲才读书，为士林中人。石友继承书香，尤为杰出。住居常熟城内翁府前，宅中有一小园，篱旁杂栽卉木，春花绚采，秋叶题红，具有几分清趣。园中建有来青阁，阁畔一树山茶，为明代古本，每逢岁暮春初，邑中诗人骚客，来这儿觞咏为欢，不让吴梅村赋宝珠山茶占美于前。所引为遗憾的，就是石友的儿子，庸碌无文，娶媳王氏，为里中县吏家女，尤为鄙俗，均非石友所喜，石友有诗道之："种树莫种蔷薇花，娶妇莫娶胥吏家，胥吏女妇无礼节，蔷薇花落为荆棘"，是有感而发的。石友逝世

后，所遗文物，都被其子售卖一空。石友死于一九一七年丁巳秋间，适为周甲六十岁，葬常熟练塘仪凤里福寿桥傍的水观庵。女三人，长适时氏，早卒，次适王氏，生一女守寡，三适张氏，也早寡无后。

石友和昌硕交谊凡三十余年。当石友的《鸣坚石斋诗钞》刊行，石友已下世，昌硕作一序，在这篇序文中，有关石友的行径，和艺事的造诣，以及两人的友谊，均可在字里行间见之。兹录之于下："石友既卒之六月，萧君中孚囊其遗诗三巨册走上海，述其易箦遗言，属为点定，并为之序。呜呼！石友之诗，吾曩昔所啸诵，今其卒也，人琴之痛，抚卷哀哽，可为流涕者也。吾与石友论交，为岁壬午（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今三十余年，石友生戊午（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吾生甲辰（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以齿论，石友固兄事吾（长十四岁），征其学识，吾窃愧之。此三十余年中，彼此踪迹不常合，但岁必有诗相赠答，其诗具存集中。石友不遐弃我若是，我今何忍负其期愿耶。石友之于诗，植品甚高，致力尤勤，夫固有神明乎诗之外者，而竟侘傺以诗人终，此虽践其平昔之所自期，而吾则为之掷卷三叹，盖石友性行专亮，自晦于时，足迹不出吴越间，好砚石，乃以哦诗抱石，销磨岁月，其诗境凡三变，少慕清逸，中趋真挚，晚遂举其悲愤之心，托于闲适之致，乃至风月之吟弄，樵渔之歌唱，而其中若有甚不得已者。吾尝谓石友之材质，响使躬际承平，雍容雅颂，益以江山之助，良师友之切磋，何难轶宋铁唐，希踪汉魏，并世操觚之士，选声订韵者流，孰与抗手，则夫望尘不及，宁止缶庐一叟而已。遭时不偶，栖饮岩谷，不溺于诗，则将仰天痛哭，不可终日，此三巨册之遗诗，大都以不敝之精神，作无聊之感慨，是诚可为三叹，然而精

魄有系，垂之无穷，长歌短咏，历劫不磨，吾故为之点定而不欲有所去取，愿以尽暴于天下也。虞山之麓，有俞君养浩，亦吾友也，石友在里中，与论诗，而行谊相合者，萧君幸语俞君，当不以吾言为不负石友于地下也。上元丁巳十二月，安吉吴昌硕序"。

石友自谓："闭门索居，人不乐予近，予亦不乐人近，惟与旧相知者酬唱简牍往来而已"。他的所谓相知，有翁同龢、吴秋农、沈绥臣、丁松生、萧中孚、金叔远、金石顽、章自求、徐进庵、俞养浩、潘质之、金病鹤、赵昔非、赵石农、张嗣初等与昌硕为生死莫逆交，艺坛传为佳话。

石友生平所作，以诗为多，间治古文，气势磅礴而又渊雅有致。昌硕的儿子子茹从之为师。昌硕作画忙不过来，所有题画诗，动辄请石友代为。暮年昌硕大弟子赵云壑，搜罗他老师的遗墨，曾得昌硕与石友书札数十通，装之成册，什九是请石友题画的。昌硕不自骄矜，诗有时也请石友修改。昌硕一度官安东县令，仅一月即挂冠辞职，致书石友云："聋聩之人，居然登之堂上，自审殊可笑也"。并附一诗，石友即和诗答之。

昌硕尝冒雨赴常熟，访石友，即留宿其家，供馔有松蕈一簋，为常熟名产，厥味清腴鲜美，昌硕啖食，赞不绝口，此后石友经常以松蕈邮寄昌硕。石友嗜泗安黑麻酥糖，昌硕也经常以酥糖为赠。一次同登虞山，寻言子井，访桃源洞，携酒对酌。又品茗于逍遥游，上剑门，题名石上，作为鸿雪。又在拂水岩赏月，清辉流映，衣袂生凉，两人引为至乐。昌硕返沪，石友以诗送之，如云："葑溪两年别，虞山三日留。黄花约新赏，绿树迎凉秋。常联韩孟句，未同李郭舟。重阳风雨节，莫负登高游"。诗留在他的集子里。过了一年，石友又约昌硕赴苏，访沧浪

亭、寒山寺、寒碧庄，拙政园，以及天平观笏，虎阜怀古，灵岩观韩蕲王碑，两人兴会飚举，也都有诗。

昌硕作画，觉得惬意的，便赠给石友，因此石友所藏昌硕的花卉画幅独多，有一幅达摩像，寓庄严于萧疏中，那是昌硕神来之笔。石友悬诸斋头，日夕相对，说是无边无相，也是无边友谊。原来石友学佛有得，他有悟彻一诗云："悟彻万缘都是假，何妨一笑暂为痴"。又严剑北赠佛经二部，石友诗以赠之："莲花字字西来意，都是人间绝妙文"。又治疾云："为语病魔休苦我，此身已作等闲看"。在豁达语中参以禅理，是耐人寻味的。昌硕藏有瞿子冶陶壶，也赠寄石友。瞿名应绍，善书，兼工画兰。喜制陶壶，造型极雅，和陈鸿寿的曼生壶同为珍品。昌硕投石友所好，故赠之。石友胸脾有时发痛，昌硕常寄药酒给他治疗。石友为昌硕题饥看天图、芜园图、酸寒尉图、山海关从军图等。又制笔制砚赠昌硕。昌硕的《缶庐诗存》，石友为之校勘，石友的《鸣坚石斋诗钞》，昌硕为作序，又为题签。总之两人的友谊，不亚于古代的管鲍。

石友为人尚气义，其友陈君英，甚贫，石友留之家中，既死，为之殡敛，为作《贫士叹》。他看到明代天启六年御史徐吉审拟挺击缇骑揭帖，从揭帖中，知吴中义士不仅五人，此外尚有吴时信、刘应文、许尔成、杨芳、戴镛、季卯、孙丁奎、邹应桢八人，特把这八人姓名录存，作诗表扬。清季，那弹劾权贵获罪的沈北山，是石友的族人，北山入狱，行将被笞，做了一首诗："识得君臣是大纲，不随群小蔽当阳。秋霜北海流芳烈，太白南星有谏章。沸鼎火难烧口舌，彤缨味不若桁杨。好将隔户鞭笞响，来试孤臣铁石肠"。石友很同情北山，做了一首《幽囚行》、《惜哉行》、《怀北山》等诗。北山疾笃，亲往探问，藤

谷古香，撰了一部《轰天雷》小说，以北山为主人公，深惜没有提到沈石友。

石友作诗作画，往往借以讽刺，如题红梅云："心同松柏坚，色与桃花别。寂寞无人知，空山卧冰雪"。他认为杜鹃啼声，诗人以为其声如曰"不如归去"，那么布谷鸟啼，可拟之为"家家告化"，就演之为诗，有句云："家家告化何处化"，告化者，求乞也，无非借此讽刺清政不纲，民生雕敝。又他家庭院草丛中挺生五芝，黄紫随阴晴而变，有人说："此是祥瑞之品"。他叹道："国事岌岌，何瑞之有！"并作了一篇《灵芝咏》："莫惊炙手熏天势，终有烟消火尽时"。又，他的《元旦诗》中有不少伤时感事，寓意很深的名句。热天，蝉鸣聒耳，他作诗曰："只在梧桐杨柳枝，声声叫彻骄阳时，置身高处称知了，毕竟何曾一事知"。蝉，俗名知了，这是借题发挥，讥讽那些庸官俗吏。

石友善琢砚，曾以一砚刻昌硕小像贻昌硕。又富藏砚，数以百计，庋之笛在月明楼。自谓"诗可言志，砚以比德"。作了洗砚图、品砚图。又藏徐俊斋、傅青主、黄太冲、吕晚村、黄晦木、李是庵六砚，拓制一卷，昌硕为题"砚林六逸"四篆书，砚背自镌小像。又自撰《生圹志》，也刻在砚背。又得一绿石小砚，砚池琢龙马负图状，极工，且有铭："以静为用，是以大年"，下刻"康熙宸翰"小玺，可见是大内之物，他配制一匣。翁松禅又赠他蝉腹砚。他还得到明遗老金孝章铭砚。最珍希的有：玉溪生像砚、陆包山刻；宋乐籍阿翠像砚，阿翠为苏翠，工画墨竹，擅分隶书，有马湘兰题诗，石友自题拓本："玉溪风貌如花蕊，阿翠才情胜柳枝。若使两人生并世，定将罗带换新诗"。又张寅琢砚入神品，石友得其一，琢有怪石长松，一髯濯足溪流，貌似翁松

禅。其它有宋女词人李清照砚、明葛介龛姬人李因砚、黄文节像砚，侧刻五凤楼印。明遗民乙未居士摹残碑砚，其中昌砚刻铭者三十方，刊有《沈石友砚谱》，凡四册，逝世殉葬，并将鱼脑梵文二砚及李檀圆铭砚同埋。解放后，二砚出土。

石友多画友，除昌硕外，尚有张子祥、吴秋农、蒲作英、陈伽庵诸子，故石友亦能丹青，画以梅花为多，也画些松、菊、葫芦、佛像，间或画马，都很朴古。赵石农画颇类似石友，原来石农为药店学徒，晨昏临摹碑帖，不为店主所喜，被斥逐，却得石友的垂青赏识，留之家中，指导金石书画，并介绍拜昌硕为师，培植熏陶，所以，他的画就有他们的风格。又常熟的陈端友，以九龟荷叶砚，名驰南北，也得到石友的启迪(九龟荷叶砚，今藏上海市博物馆)。

杨令茀诗、书、画三绝

杨令茀为无锡诗人杨味云的弱妹，多才多艺。我和她仅有一面之缘，那时她妙制《红楼梦》大观园模型，在沪南蓬莱市场展出，我和赵眠云同往参观，恰巧令茀在场，这时参观者济济一堂，未克多谈，此后令茀远渡重洋，也就无从再晤了。

令茀名清如，生于一八八七年。清季西人在沪创办女学，她即为上海启明女塾的高材生。启明设在徐家汇，为法国天主教教士所主持。梁溪邹翰飞执教多年，国文教科书，就是邹氏所手编，这是该校的前期。我也一度应聘授课，但属后期，距令茀肄业，相隔数十年了。启明除国文外，其它均为法文课本，令茀的法文很好，可是她犹不满足，又钻研了英俄两国文字，具有新知识，不同寻常闺阁。至于诗古文辞，则受其父宗济及长兄味云的家学，熏陶沾濡，深入堂奥，刊有《菦怨室吟草》，逊清诸耆宿，如陈弢庵、樊云门、张季直，颇加称誉，遂荐引之，任袁世凯子女教读。袁世凯子女很多，男的以克为名，如克定、克文、克权等，女的以祯为名，如叔祯、环祯、琮祯等，各有十余人，所以不知其所教的是哪几位了。

令茀又从江南老画师吴观岱学丹青，观岱工绘山水人物，涉笔劲峭清逸，一时推为巨手。令茀学山水人物，能自变化，扩其画材，举凡卉木翎毛，仗其天资卓越，有出蓝之概。味云曾为春明寓公，令茀随之居京，更求深造于金拱北(城)之门。

又恣观故宫名迹，并临摹历代帝王像，因此复擅写照。所摹故宫宋院画紫茄图及温都监女窥苏东坡、卞玉京入道等多帧。所画均有题诗。她的书法也很具功力，凡工笔画，以簪花妙格出之，写意画，便作苏半行楷，甚为洽称。我藏有她的花鸟立幅，蒨丽妩媚，迄今犹存，可谓历劫不磨了。

令弗的外甥章作霖，字孙宜，号润园，江苏江阴人。能诗词，擅丹青，著有《润园诗词钞》，为陶社社员。又撰《墨缘忆语》，手稿本未刊，我在旧书铺购得，只一册，卷首有目次，但颇多有目无文，关于杨令弗却有一则。作霖之母，为令弗之姊，亦工诗，有《忆蓉室诗钞》，令弗绘有忆蓉室唱和图，乃一绢本，画以梧竹庭院为背景，状作霖父母啸咏之乐，旁有二稚子，即作霖弟兄，令弗为题五古一章，作霖装成长卷，盛以锦匣，名辈有陈石遗、唐蔚芝、邓孝先、杨味云及乡贤赵窦焕，祝丹卿、许颂慈、谢冶盦、陈沤公等题识，作霖什袭藏之，不幸毁于日寇之变，幸经制版在前，附印《忆蓉室诗草》中，略留鸿爪。当作霖结缡，令弗以所绘双莲立幅为赠，莲灼灼殷红，杂以菱芰数事，益见错落有致。题云："夜来中央公园，得花果四种，晚凉为之写生。江南歌响迟，一舸闹红归。欲雪柔丝断，怜伊心事违。清露冷香房，亭亭谢雕饰。唱罢惜红衣，那知蒿中意。"寄赠时，又补题云："作霖贤甥嘉礼，取双莲祥瑞之意，托双鲤持以为贺，壬戌十月，令弗识于京师"。及作霖嫁女，即以是画为奁贻，悬诸洞房花烛间，见者都啧啧称赏。

令弗曾携所作画幅赴美展出，抗战军兴，再度去新大陆，不复返国。乃将在域外所绘图幅，精印为贺年片，分寄戚友，作霖得荷花鸳鸯，及其它花卉十二幅，明艳绝伦，足以娱目。她在美卖画，积资巨万，奈年事衰老，不久逝世，享年九十。

丹阳画家吕凤子

大画家吕凤子，他是江苏丹阳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距今恰为一个世纪，丹阳地方人士，正筹备纪念活动，这样对待一位过去的典型人物，的确是应有的一种仪式。

凤子名浚，别署凤痴，又署江南凤，作画自称凤先生，这可和张大千自称张先生，同为画坛趣闻。我和他老人家仅通过信，没有会过面，可说是神交有素。他写信有一习惯，结末具名，往往拉得很长，几乎直拖到底，有摇曳生致之概，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的朋好，如陈汝衡，张翼鸿，都是他的高足。又蒋吟秋和他是苏州师院的同事，我从朋好中，听到凤子的一些概况，最后又看到凤子哲嗣去疾一篇《著名国画家吕凤子先生》的纪述，所知就更较详赡了。他画花卉，喜画苍松，画人物喜画罗汉，藉以寄托他秉性的坚强，和对劳苦众生的悲悯。他的传世作品，有华山松，四阿罗汉、忆江南、思归。又庐山云为一巨幅，曾被选送往世界博览会，由十个国家的大画师参加评定，凤子这画获得第一奖，汪采白的山水，和张书旂的花鸟，获得二、三等奖，同享国际荣誉。

他生平倾佩陈其年的词，认为凌厉光怪，变化无穷，其年号迦陵，为绘迦陵填词图，简直有当年顾虎头颊上添毫之妙。

他指导学生，要言不烦，如云："笔力不仅是笔与墨的结合，最重要是力与感情的结合，一起活动，笔到之处，便是感

情活动的表达。”又云：“一画一形，画面的种种，要使它成为一个整体。”又云：“作画一定要有熟练的构线技巧，但成画后，又一定要看不见构线技巧，只看到具有某种意义的整个形象”。

他办过正则艺术学校，设计构造的门窗，都融洽着诗情画意，加之花木掩映，益增其美，在这样的环境中，培育了许多艺术人才。他对女生学习刺绣，提创乱针绣，绣成近看，一片模糊，挂起来欣赏，那就层次井然，有条不紊。这个绣法，也就推广开来，成为一种特殊风格。他兼擅篆刻，刻有“廿七年入蜀以后”、“如此江山”、“如此人间”、“凤先生写绝妙好词”等印，都浑朴入古。他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患肺癌逝世。在临卒前四日，曾作自画像，题云：“教了五十年书，没有教好；画了近六十年画，没有画好，就这样算了么？不，还要作最后的努力。”可见他坚强的秉性，是始终不变的。他的作品，刊行了好多种，如《吕凤子画集》、《中国画法研究》，这几种尤具代表性。

书家马公愚的伏虎小影

马公愚，浙江永嘉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艺坛上有"书画传家二百年"之称，他欣然把这七个字刻了一印，经常钤在写件上。他和其兄孟容齐名，我认识他，还是孟容介绍的。他初名公禺，后因禺字不易识，才加一心字底为公愚，我和他开玩笑说："您老人家真是个有心人啊！"他作书，真草隶篆，无一不能，亦无一不精。他曾说："秦汉人作篆，如北京人操京语，幼而习之，纯出自然。唐宋以后人作篆，则如闽粤人的硬学京语了。"他对于金石篆刻，功力尤深，直入秦汉之室。画则兼擅山水花卉翎毛虫鱼，有全才之目。我很喜欢他的花卉，一瓶数菊，列螃蟹其旁，深秋景色，宛然在目。诗和文也有一手。著有《书法史》、《书法讲话》、《公愚印谱》、《应用图案》、《耕石簃杂著》，所书碑碣，遍及大江南北，数以百计，他原打算把所有碑碣，汇缩印成一册，可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

他寓居沪西劳尔东路（今襄阳南路）的顾德坊，和褚礼堂为近邻。宾客很多，他款接于楼下，作书治印，则在楼上，贴着字条："谢绝参观"。一次，我去访他，他破例导我登楼，见纵横都是卷轴缣素，有堆在架上的，有积于橱端的，甚至有散列于地，旋身举足，偶不慎便遭损践，而案头秃毫残墨，以及印章之类，更是凌乱不堪。他笑着对我说："如此状况，岂能见客，谢绝参观，并非有所珍秘，盖恐亵慢于客罢了"。他写联幅，不必

假人为助，用一夹子，夹着纸幅，那夹子穿以细索，贯于橱端的铜环中，然后系在案侧，当挥毫时，右手执笔，左手拉索，或上或下，其得心应手，较人助为便捷，真是一种善法。有人为作打油诗以赠："第一大书家，江山说永嘉。两钟老居士，五绝旧生涯。动气师娘谑，开心婢女茶。前身陶彭泽，知己是黄花"。此诗可谓绝妙，我不惮辞费，为之笺注一下。公愚每晚失眠，必须置小型时钟于枕边，左右各一，听有节奏的滴嗒声，才得入梦。他又蓄着髭须，疏疏几茎，那女画家周锺霞，大家叫她锺师娘，把公愚的须儿开玩笑，公愚不许她乱作比喻，说"再这样，我要动气"锺霞知道他动气是假的，还是比着再比着，公愚要抓她，一笑而罢。这时公愚已五十六岁，却讳言其老，佣役称他为老爷，他很不高兴，以为人而称老，那就鬼瞰其室，去死不远了。某日访友、友家的侍女，捧茗敬客，说："少爷用茶"，他为之大喜，喜流光的倒转，而重度其少年生活。他爱菊嗜酒，以陶潜自况，因自制一联，悬诸室中："两钟居士，五柳先生。"前人论诗，谓："四言读葩，五言读陶，七言读骚"，陶潜是善于作五言诗的。

张大千的长兄善子，蓄虎于吴中网师园，虎驯不犯人，善子放诸园中，不加链索。一次，公愚赴苏往游，善子请公愚骑在虎背上拍一照，且保证安全。公愚姑妄试之，但瑟缩发颤，拍就下虎背，还是心有余悸，可是他说着硬话："我虽没有降龙，却已实行伏虎。俗语谓骑虎难下，在我来说，是没有这回事的。"这帧照片，我向他借制一版，载在我所辑的《永安月刊》上。

公愚作品除在国内展览外，还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展出。他又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元年，即在永嘉创办启

明女学，又与其兄孟容在沪创办中国艺术专科学校。他又任课大夏大学等，门墙桃李满海内，也有西欧人士及日本学者向他请益的。后复应聘上海画院。晚年多病，来慰问的，都以病状见询，他惮于一一详答，便把病况写成一书面，付诸油印，来客各贻一纸，以省口舌之劳。我也获得其一，惜于浩劫中失去。

国际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汪亚尘

汪亚尘是甲午同庚会成员之一。原来他生于清末光绪甲午八月六日，与吴湖帆、范烟桥、梅兰芳、周信芳、郑午昌、杨清磬等二十人为同庚。当他们五十大庆，合组甲午同庚会为千岁寿。是日同饮千岁酒（这是一种加以美名的越酿），觥筹交错，欢叙一堂，极一时之盛，各报刊纷载其事，引为佳话。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亚尘逝世海上，恐当时的二十寿星中，亚尘为最后的殿军了。

亚尘生于六桥三竺间的杭州。早年时期，即喜画山水，逢到岁首，为人写春联，都有相当造诣。他仪表俊美，和无锡望族荣君立女士结婚，有一对璧人之称。且两人都是美术家，切磋研究，尤为相得。他民国四年赴日本留学，九年毕业东京美术学校。归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及教务主任，并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数年，在艺坛上具卓著的声誉。民十七年偕夫人荣君立同赴欧洲考察游览，并深探西方的古代美术，历三载始返国。时三原峪云山人徐朗西创办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至是由亚尘接办，同时又办新华艺术师范学校，荣君立赞襄其间，和刘海粟的美专竞胜。该校造就的人才很多，真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在的美术理论家邵洛羊，刻竹刻壶的名家徐孝穆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此后他又赴美国考察艺术，并由中国文物研究会，及国际文化协会，委托他在美举办我国现代名

画展，在国际文化交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抗日战争爆发，"新华"校舍遭日寇纵火焚毁，他把抢救出来的国画、石膏像、标本等，全部赠送杭州浙江美术学院保存应用。

亚尘素绘西洋画，功力很深，又在素描透视的基础上，转入中国画，画鸡、画金鱼尤为突出。他的金鱼，红鳞碧藻，栩栩如生，令人对之，大有濠濮间乐哉鱼乎之想。我和他相交有素，他知我喜爱他圈圈洋洋的玩意儿，便绘了极精萃的鱼幅赠给我，我配了镜框，朝夕晤对，引为乐事。后来书法家蒋吟秋看到了这幅画，爱不忍释，我便转请亚尘再绘相仿的一幅，他笃于友谊，不厌其烦，欣然命笔。

他晚年侨居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复于华美协进会成立了中国绘画班，教授中外学生，使美国人民对东方文化及中国绘画，有了深刻的认识，前后共二十余年。纽约艺术博物馆、法国国立美术馆、苏联美术馆等均收藏了亚尘的作品。因此彼邦人士求画的甚多，他订出润格，金鱼以尾计，每尾美金十元，复递加至二十元、三十元，仍应接不暇。某次举行个人画展，少数标价出售，绝大多数为非卖品。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也莅临参观，她看中了其中的一幅，恰是非卖品。她爱之甚笃，即与亚尘恳商，亚尘情不可却，始允割让。总统夫人慨然出一支票簿，请亚尘任意填写数目，亚尘不欲故昂其值，以标风格，只填美金千元，夫人欣喜异常，持之而去，从此这位总统夫人便开始学习中国画，并拜亚尘为师。美金千万，亚尘始终没有取领。

他身在异邦，受到特殊待遇，但他对于祖国念念不忘。一九七五年归国探亲，旋仍赴美。一九八〇年，体力日衰，他再度返国治病，把自己很多的中国画和西洋作品捐献给中国美

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受到很高评价和奖励。奈他患的是脑血栓症，不治而死。故旧和新华艺专校友会举行追悼，由徐孝穆主持，到者千余人，读悼词时，无不为之挥泪。

朱大可的《新论书绝句》

嘉兴朱大可和朱其石齐名，其石是堂弟兄，大可居长，其石却先大可逝世，其石享年只六十，大可寿至八十。有联挽其石云："画法师浙，刻法师皖，鲤对记趋庭，许尔聪明能继武；前年丧妹，今年丧弟，雁行惊失序，嗟予老大剧伤心"。实则昆仲都擅书法，其石的书名，为丹青篆刻所掩了。

大可喜论书，著有《墨池集》，自三代古碑，直至包安吴，共二十七绝。继之则为《新论书绝句》百首，所咏都是清末民初的书法家。稿本未刊，假钞一过，留作艺苑文献。

咏李梅庵、曾农髯云："道人妙契灵峰碣，髯老深参焦麓铭。万古云龙相角逐，莫从南北判门庭"。咏沈乙庵、康更生、朱疆邨、冯蒿庵，云："沈奇康怪不须哗，朱拙冯迂亦足夸。叹息老成凋谢后，画坛有客诩专家"。咏郑苏戡云："诗情磊落追韩子，书格坚苍本柳公。飞鸟出林蛇赴壑，解人端属海藏翁"。咏吴缶庐、杨见山、伊峻斋云："缶翁布白师秦玺，岘叟分行仿汉砖。却笑硜硜伊峻老，但从刮剔斗精神"。咏罗松翁、褚礼堂、张丹斧云："谈龟无过罗参事，语石还推褚孝廉。买卖破铜兼烂铁，堂堂我友莫轻砭"。咏狄平子、于右任，谭组庵瓶斋兄弟云："簪花美女狄平子，百战健儿于右任。谁与汉廷充老吏，谭家兄弟各渊深"。咏任堇叔、王幕农、潘兰史云："放浪形骸嘲堇叔，端详举止笑幕农。何如兰史清狂好，历劫依然榜鹊淞"。

咏袁寒云、刘山农云："黄初人物归公子，天下英雄属使君。莫抱人琴俱逝感，两家子弟各清芬"。咏谢玉岑云："要寻仓籀之间趣，不作斯冰以后书。我爱青山谢居士，子云识字似相如"。咏陆澹安云："雄姿英发何嫒叟，冥力弥漫伊墨卿。此事千秋无我分，让君下笔到西京"。按李梅庵，名瑞清，别号清道人，又玉梅花庵道士。曾农髯名熙，张大千等组"曾李同门会"，即推崇其师而设立的。沈乙庵，名曾植，号寐叟，王瑗仲为作年谱，蔡晨笙罗致其书画数百件，辟室寐阁。康更生，即康有为，号天游化人，书法陈垣，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朱疆邨，名祖谋，字古微，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冯蒿庵名煦，号梦华。郑苏堪，名孝胥，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别署海藏，筑海藏楼。吴缶庐，名俊卿，字昌硕，得一古缶，榜其斋为缶庐。杨见山名岘，号藐翁。伊峻斋名立勋，号石琴，旧时《新闻报》的报头，出其手笔，为墨卿伊秉绶的后人。罗松翁名振玉，号贞松，精甲骨文。褚礼堂，名德仪，避溥仪讳，改为德彝，别署松窗。张丹斧名辰，别号后乐笑翁。狄平子名葆贤，字楚青，创办《时报》。于右任字伯循，为《民呼》、《民吁》、《民立》三报的创办者。谭组庵名延闿，谭瓶斋为泽闿。任堇叔号嫩凉居士，任伯平画家子。王蓴农，名蕴章，别号西神残客。潘兰史，字飞声，号剧松阁主，讲学德国柏林。袁寒云名克文，项城次子。刘山农，字介玉，别号天台山农。谢玉岑，名觐虞，谢稚柳的长兄。陆澹安，名衍文，精考据。

大可作书，一笔不苟，我的纪念册，为书七十寿诗，及我八十，再书八十寿诗，并嘱我留两页空白，预备九十寿、百岁寿续写寿诗于其上。我虚度九十时，不能起故人于地下，能不痛惜。

大可居蒲石路时，号蒲石居士。后路名改为长乐路，周采

泉有诗示我和大可，以我居长寿路，有云："郑公长寿君长乐，各占春中一段街"。大可富藏书、客堂贮书，卧室贮书，连厕所亦列有书架，上厕时可随意取阅。他有哲嗣二，一小可，一再可，再可受屈死。小可名夏，留学瑞士，治地质学，回国后，过了四十多年的地质生涯，觉得荒原大漠深山旷野之间，大自然的奇景奇境足以使人情趣悠然。他又传家学，能诗，著有《地质旅行纪事诗》，更胜于前人，可谓故人有后。

步林屋讥讽伊峻斋

袁项城幕府，有出泥不染，而以词华独逞的，当推林屋山人步章五了。他名政，知者不多，和项城次子袁寒云深相契合，寒云固亦名士风流，不喜干禄的。两人谊订金兰、林屋较长，以兄自居。曾见他致寒云一短札，不但笔墨隽妙，而他的习性，也见诸字里行间，如云："南北暌隔，久疏音候，顷得手札，欣忭莫名。如君获麟，可喜可贺，嘉名肇锡，大器必早成矣。大作骨益遒，气益厉，境遇使然，莫之致而致也。愚嗜酒如恒，诗兴转索，殆因衰朽，才思日退耳。天气炎热，不复听剧，诸馆亦多歇夏、伶女辈暇辄来过，饥则索食，渴则索饮，与以珍果，不异小儿得饵之乐。愚非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羁身万里，蛰迹十年，胸有牢愁，不可不谋自遣耳，此意惟弟知之"。

读此札，可知他老人家嗜酒成癖。我数次与其晤诸席间，他非白兰地不饮。他藏有斧头牌三星白兰地陈酿，往往携带赴席，一杯在握，谈笑风生。他多女弟子，大都为红氍间人，如潘雪艳、琴秋芳、雪明玉、雪明珠、杜丽云、小兰春，檀板银筝，尤著声誉。有一次，他做生日，女弟子来贺的，凡一百余辈，燕燕莺莺，欢声震耳。他老人家虽处粉黛阵中，然绝庄重不苟，这是很难得的。

他生活很随便，不自检点，一只写字台，是大型的，书册什物，堆积似山，从不整理。其义女来，偶为收拾，但没有多久，

又复纵横杂乱如故。某岁除夕，他经济拮据，正拟筹措，不料义女为其作清洁大扫除，在写字台的乱纸堆中，翻得银元和纸币约百余金，原来他得款后随置案头，为书册什物所掩，他已付诸淡忘了。

他和伊峻斋，虽非莫逆，但亦相识有素。峻斋名立勋，为伊秉绶墨卿后人。承家学，以汉隶鸣世，扫叶山房为刊《石琴馆法帖》四种。那《新闻报》的报头，就出于峻斋手笔。后来《新闻报》扩充版面，辟本埠附刊，馆方以已往报头，既为伊氏所书，为求字体统一，仍请伊氏大笔一挥，闻致润十六金。有个捉狭的认为汉隶中没有这个"埠"字，"埠"作"步"，即驰函报馆请转伊氏，责问伊氏"埠"字从何而来？使伊氏难以答复，实则他明知故犯，无非力求通俗而已。（按解放初期，《新闻报》尚存在，仅加一"日"字，为《新闻日报》，其时伊氏已逝世，这"日"字是从伊氏所有书件中选取出来的。）林屋又和刘介玉别署天台山农的为盟弟兄，山农辞世，其外甥朱大可，托林屋转求伊氏在山农遗像上写一题签。山农生前和伊氏亦有交谊，林屋以为这事容易办到。讵意伊氏书就，索润十元。这一下林屋大不以为然，即撰一像赞施其讥讽，有云："呜呼哀哀！既哭洹上，又哭天台，竟何言哉！竟何言哉！令甥有函，要我二事，一索鄙文，一求伊字。我文非难，念友心酸，久久不就，付之长叹。伊老之字，尚属易致，充其昂价，十元纸币。戋戋之数，作我赙仪。题名用买，大奇大奇，吾言至此，惟有挥涕，心力稍强，终必详记"。时为民二十一年五月，洹上袁寒云归道山于前，故像赞云云。这个像赞，别开生面，为从来所未有，当时我保存着，现已失掉了。

林屋谙岐黄术，初来上海，居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台山

农家，开诊行医，天台山农、袁寒云、吴昌硕、王一亭为之登报介绍，如云："林屋山人，道德文章，为世景仰，山人为逊清丁酉拔贡，癸卯举人，由直隶知县擢知府，民国简道尹，历长鲁巡署秘书及公府秘书。军书之暇，辄好治仲景思邈遗书，研思殚精，意与古会，戚友有疑难症，群医佥束手，得山人诊，无不霍然。当治河间夫人（按即冯国璋之妻）疾，应手而愈，于是群知山人虽不以医名，三折肱者，亦无以过也。比年不乐仕宦，寓居海上，隐于诗酒，雅不欲以医自鸣，然踵门求诊者，户限为穿，数年以来，活人无算。同人等忝愚再三，始允于今春三月三日悬壶问世焉。以山人之誉重一时，学传十世，原无藉于揄扬，因恐有疾者无从问津，爰敢一言为介"。果然开诊后门庭若市，后来他移寓西藏路育仁里，依然悬壶问世。

林屋死，金鹤望为作墓碑，陈积勋董订其遗稿，为《林屋山人集》。

奇人奇事汤临泽

汤临泽名安，又名韩，临泽其字，一作陵石、鄰石、陵翁，有时仅署一"磷"字，浙江嘉兴凤桥人。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日生。父亲行医，母亲为鲁人，家族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洪杨失败，才逃至嘉兴。临泽读了五年私塾，读书时期，很是顽皮，新春元旦，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都是吉祥止止的辞句，他却偷偷地在联对上加着詈恶之语，被他的父亲痛施棰楚。既而随父学医，有一年适值瘟疫，他擅自把家里所有的药剂，统通散给病家，又被父亲斥责了一顿。他对于岐黄，不感兴趣，在家中设一私塾，教蒙童十余人，过着青毡绛帐生活。后来父亲强迫他和邻村杨家女结婚，他不愿意，其父对他施加压力，他逃婚来到上海。先后在照相馆、邮政局当职员，一方面从胡菊邻学金石书画，又从潘兰史学诗古文辞。他天资聪颖，触类旁通，居然有了很高的造诣。一九一〇年任《商务日报》编辑，才与沈玉德结合，为家室之好。时狄平子创有正书局，发行珂罗版画册和碑帖，由临泽主持其事，兼治篆刻，声誉很隆，暨南大学聘他教美术史及金石书画考据，与黄宾虹、陶冷月共事，得切磋之益。

他又潜心研究复制宋元书画，仿古陶瓷、铜器、碑帖、古纸、竹刻、砚台、印章等，先后共三十多年，所制和真的一模一样。田寄苇(桓)和临泽很熟稔，曾口述临泽的轶事：当时镇江

有一大户人家拍卖家产，临泽买进一批犀牛角料，又购了一本印谱，他根据印谱，用犀角仿刻了一大批明代官印，古朴浑厚，绝类真品，被一粤富商看到了，大为称赏，善价买去。粤商请吴昌硕、丁辅之，各写鉴定识语，还特制了银质印盒，非常精致，也请寄苇去观看。此后粤商远渡重洋，把这批印都带了出去。寄苇才把仿造内情告诉了昌硕，昌硕拍案大骂说："汤临泽这小子，竟骗到我老头子头上来了！"过几天，寄苇陪同临泽拜访昌硕，昌硕非但面无愠色，且一见如故，此后临泽便成了缶庐的常客。隔数年，临泽和狄平子、张葱玉、由寄苇，组成锺王学会，每周一次，在葱玉家讨论书画金石。平子、葱玉、寄苇三人，时常因不同见解，争得面红耳赤，临泽往往默不作声，询之，才吐露其意见，为最后之裁决。临泽有一次访寄苇，见桌上置着一铜香炉，这是寄苇从冷摊上购来，用来点蚊烟香的，是一件新货，价仅四元左右。临泽端详了一下，说："您是否肯见借若干天？"寄苇慨然说："送给您好了！"临泽持之去，过了数天，把这香炉送了回来，寄苇认不出来了，上面斑斑剥剥，都是绿锈，还带些泥土痕迹，好像新近出土的文物，炉底还刻了年号，竟有人赏识，愿出五百元作为代价，寄苇婉谢，留着作为纪念。又当徐森玉主持文物保管会时，请临泽到博物馆鉴别近年来捐献和收购的一批紫砂壶及诸摆件。临泽看了说："这十二把砂壶，其中八把是我仿造的，一些花果摆件也大都出于我手。其它是劣手仿古，没有收藏价值"。临泽一度在谭敬家里作客，谭请他复制一批宋元书画，为时一年，参加者有郑竹友、金仲鱼、胡经、许徵白，都属一时能手，所作可以乱真。又某出版社影印了北宋李延之所绘的《梨花鳜鱼图》，临泽看到了，告诉人说："这是我仿造的伪品"。又《书法》，有味琴所著

的《赵孟頫的圆朱文印章》一文，也涉及临泽："前乎湖葛氏得到一批旧犀角印，刻面都是宋元明的著名收藏印和书画家的名号章，赵孟頫的一些印章，也在其内。葛氏还以此集拓为《宋元明犀角玺印留真》，但这批印章，实为嘉兴汤某用旧料仿刻的，并非原物"。又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书画鉴定简述》，这是王以坤编撰的，中有《上海书画做假小集团》一则："解放前，上海有个做假书画的小集团，专做有著录的假画。他们有绘画、写字、刻印、装裱等分工，所做出的假画与原作极为相似，即使放在一起，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于鉴定经验不足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从分辨真伪。例如他们伪造的过去许多书上均有著录的宋代马远的《四皓图》，为纸本墨笔长卷，画心有乾隆长题，末纸有元代杨维祯至明代胡俨等几十人题跋，收藏印累累。据说他们认为这一件做得不太好，怕露出破绽来，影响到其它伪品书画的出售，结果没有卖出。元代盛懋《秋江待渡图》轴，纸本墨笔画，有真伪二件，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据说这件假的，也是这个小集团做的。"按语："该集团是指以汤临泽为首，许徵白（山水）、金仲鱼、刘伯年（花鸟）、陈竹友（写字）、汤临泽、胡经（刻印）、周桂生（装裱）。总设计、构图、做旧、选材，都由汤临泽负责"。

据我所知，吴湖帆家有曼生壶一，因请临泽仿制一柄。既成，交给湖帆。湖帆不辨孰真孰伪，临泽指示之，湖帆分别贮藏。不多几天，临泽又以一柄给湖帆，湖帆大为讶异，问他"哪里来这第三柄"？临泽才告以"这乃尊藏原物，前二柄均仿制，聊以戏探而已"。临泽寓居沪西拉都路雷米路兴顺北里四十号（今为永康路三十八弄四十号）一楼一底，凡二宅，一为其起居之所，一为其仿古书画的工场，工场设一裱画桌，雇一工友。

庭除墙壁间，悬有文徵明、祝允明，甚至文天祥、史可法等条幅，一任雨淋日晒，破损不完，然后就破损处加以修补，居然古香古色，人以名件视之。他初来上海，刻印乏人过问，黄晦闻力为揄扬，生涯乃大盛。王秋湄却鄙视临泽，故临泽对晦闻有好感。上面所称平湖葛家，乃葛昌楹。所得印既知为临泽所仿，便质入某银行、未赎。临泽家有项墨林书桌，后捐献公家。

临泽外甥胡道言，现尚居住永康路的外公旧寓，他小时候，犹见庭除间有一只烧紫砂壶和摆件的窑，由他外公设计打样，到宜兴请了一位戴司务来，与胡经（临泽弟子）一起配料、捏泥、烧窑，循序进行，甚为便利。南言又见唐吉生、钱镜塘时常挟画来请外公鉴定。有一次，镜塘出示宋元无款花卉册页，外公笑道，"这是我仿的，倘价不高，你可以收下来，不吃亏的。"

临泽曾应聘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金石书画鉴定委员会专门委员。返沪时，购得宋元明清破旧宣纸一批，又在故宫裱画工场，收集不少从旧画上拆下来的旧裱头，他把它化成纸浆，加以捶炼，放在细竹帘上做成整幅，这种细竹帘南言家尚藏有一些。

临泽体质不健，畏寒特甚，人们拂扇饮冰，他却穿着夹衣。一次患病，盖了五条被头，还用热汤婆子，他还是瑟缩无温气。最令人惊奇的，他突然抱病，进入医院，医药无效而死，送进太平间，夜半他忽然醒转，大叫："我没有死，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此后行动如常，直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才病逝大华医院。

他的著作，有《石鼓文句释》、《商周金文集联》、《中国文字组织法发微举例》、《古今韵通》、《二泉山馆杂缀》、杜诗双声叠韵标注》等。

陈叔通和张叔通

陈叔通和张叔通都擅书法，作书仅署叔通，不冠其姓，那就彼此混淆了。

陈叔通，杭州人，名敬第，是汉第的弟弟，汉第字仲恕，从伯仲叔季排次而言，仲恕居第二，叔通居第三，都是杭州陈兰洲的哲嗣。其名由谭复堂代取。叔通生于一八七六年六月十八日，卒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享寿九十岁。

叔通早年刻苦自励，馆杭州候潮门内郭姓家，课蒙之余，即自攻读文史，往往经月不归，馆俸只六元又制钱一千文。朱世守县令和兰洲相识，以女许配给叔通，既结婚，叔通每月以二元给妻，四元奉母，制钱一千文供自己零用，俭朴有如此，夫人亦安之若素。光绪癸卯举进士，常和学者名流相往还，如陈散原、吴子修、姚茫父、朱古微、周今觉、袁思亮、杨文莹、余倦知、王雪尘、周大烈、陶方琦、杨无恙、叶揆初、陈陶遗、林鹍翔等，尤为莫逆。对于梁启超所谓："中国人结习，薄今厚古，无论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平生最为恶闻"，叔通认为言有至理。启超死，他赴梁墓低徊凭吊，有："悠悠众口尽，鼎鼎百年新。文字余陈迹，交情证宿因"之诗。

他藏梅一百幅，集元明清三代画梅之大成，尤以王元章、唐六如、陈眉公、金冬心为代表，因榜其斋为"百梅书屋"。别有一个室名"汉双罍斋"，那是他获得汉代两个古瓶，借以志喜。

每逢岁暮，他插梅罂中，寒苞乍吐，香气四溢，画梅张壁，掩映悦目，他辄招集宾朋，饮赏为乐。仲恕六十岁，叔通为兄祝寿于"汉双罍斋"，并在双罍旁合摄一巨照。他也喜金石，藏有陈簠斋墨拓琅琊石刻。又喜蓄石，石蔓绿苔，置诸座头欣赏。画家汤定之(涤)临卒，遗命以苔石赠叔通，投其所好，叔通为感赋二诗。友人姚茫父，汤定之，杨无恙，三人先后逝世，他为刊《三家书画册》，徐森玉作序。黄宾虹遗诗，也是叔通代印的。

张叔通，名葆良，上海市松江县人，号九峰樵子。生于一八七七年。幼好嬉戏，屡经其父及姑夫痛斥，乃发愤读书。治《国策》，《史记》、《文选》，斐然能文。既博一衿为秀才，应聘上海《申报》馆任记者。时英商美查无意新闻事业，该馆让给席子佩接办，席任该报经理，谋整顿刷新报务，聘青浦金剑花为总主笔，张蕴和、孙玉声、雷君曜、张叔通共襄笔政。叔通写论文，每月约六七篇，每篇约一千二百字，经过数十年，成为老报人之一，撰有《余之记者生涯》。书法从陶濬宣，学魏碑，又擅写行草书，清逸自然，如美石之韫良玉。晚年谢绝馆务，专研八法，以求之者众，不克应付，乃订润鬻书，收入较丰，生活裕如。五十五岁，开始学水墨山水，著《九峰樵子谈画》，他的主张是："学画不可无师承，亦不可有师承。无师承则暗中摸索，规模无从，有师承则为师法所束缚，而欲青出于蓝，其事甚难。石涛尝曰，'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出一头地'，此语最为透彻。总之，画当以造化为师。"他曾执教沪江大学，一九六七年逝世。闻早年富革命思想，著有《徐锡麟》一书，被清吏所禁止，又辑《佘山小志》，起沿革，讫峰泖诗文，凡十馀条目。

邮票大王周今觉

大家谈到集邮掌故，不免述及邮票大王周今觉。一九二二年，他在上海，创办神州邮票研究会，“以收集研究中国邮票为宗旨，出版会刊，提倡交流，举行邮展，开我国民族集邮活动的先声。”一九二五年，该会改组为中华邮票研究会，会员遍布大江南北，并出版了在集邮界有重要影响的《邮乘》会刊，使华邮日渐见重于世界邮坛。在这前一年，今觉购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票，号称东半球最希罕的华邮孤品。翌年他担任中华邮票研究会会长，在上海招待美国集华邮专家斯塔氏，今觉能英语，谈晤很为融洽。据说在一九四九年，今觉把这珍邮让给郭植芳，后郭氏携此赴美定居，立志不愿转让外人，直至郭氏逝世，犹保存不失。旅菲名集邮家黄光城所著《红印花小一元票存世考图鉴》，把先后收藏及易手的史料，搜罗详尽，为邮学的重要典籍。并闻某岁，今觉因有急需，不得已把所藏珍邮，经人介绍，割爱出售，得黄金十五条，以济燃眉之急。过了年许，上海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邮展，曾邀今觉参观。今觉应邀前往，见自己所让出的珍邮赫然在内，伫驻足瞻视，不毋恋惜。旁人不知他便是邮票大王，恣谈邮史，且指着这些珍邮，谓：“此是邮票大王的旧藏，当时售出，代价黄金三十条。”今觉听了，为之愕然，始知受了中间人的愚骗，所得半数被吞没了。

周今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大都语焉不详，浮光掠影。我

和他会晤多次，为忘年交。略知其身世和学术，原来他不仅是位集邮家，又擅算学，复工诗文，对于经世之道，也有相当研究。他是安徽建德人，两江总督周玉山为其祖父，世代缨簪，书香不迭，他童年即列上舍为秀才，工制举文，但他不喜这一套，独嗜算学，自周髀九章，以迄清季徐有壬、李善兰之书，旁及五十三家历法，兼习英文，广罗欧美新著，与古法校勘异同，成一代宗匠。辛亥革命，他移家上海，当道推举他为国会议员，他婉辞不就。在沪西买地五亩，结庐筑园，杂植松栝棠梨等卉木，春秋佳日，和一班诗人词客，唱和为乐。常结伴观桃龙华，赏樱六三园，探梅双清别墅，所至有诗。他诗律精严，自西昆转入简斋、白石，后结集刊《今觉盦诗》四卷，印成二册，陈苍虬题签，陈鹤柴、陈病树作序，断句为人传诵的，如"灭烛海生残夜月，拥衾人语四更霜"，又"异种也堪称国艳，繁英真欲寨春城"，直可入前人堂奥。

文人经营货殖，什九失败，今觉在这方面，大丧其资，不得已，把园宅卖掉，弥补债务，致居无定所，他请人刻了方印章"居无庐"，常钤在诗笺上。后来他经济上略有好转，又购宅拉都路，称为还巢小筑，我和他相识，就在这时候。他朋好很多，如陈散原、冒鹤亭、朱沤尹、王病山、陈叔通、王蓴农、汤颐瑣、袁伯夔、狄平子、徐积余、黄公渚、陈彦通等，这时死的死，散的散，为了赓续嘤鸣友声之乐，每个月总选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折柬邀了三五素心人，到他家里备了几色佳肴，小酌一番，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常到的有黄蓴农、陈病树、宋小坡，我也叨陪末座。有一次，在他小园的池塘边，举行修禊，居然永和兰亭，去古不远。他的斋舍很是整洁，除陈设品外，不见一些杂乱的东西。一间是中式的，那就书画彝鼎，古色古香，一

间西式的，柚木案，玻璃盆，点缀几座意大利石雕裸女像。记得他有一首石美人诗："难从皮骨论妍媸，着眼分明欲语时，突兀最怜秦女化，温馨不禁汉皇窥。凿开混沌终何取，炼到通灵亦已痴。长日祇宜甘后侧，较量玉质与柔肌"。不脱不黏，甚为得体。他有一位好友，精金石，藏古钱的黄叶翁宣古愚，邀之小酌，始终没来，人问其故，才知他落拓不羁，随地涕唾，这对他来说，未免拘束不习惯了，我们听了为之失笑。有一次闲谈，谈到《红楼梦》，我说："曹雪芹写小说才华卓绝，可是小说中的诗篇，格调欠高。"今觉说："这种诗最好没有的了，须知这些是代表公子闺媛的，倘然做到盛唐的李杜，南北宋的东坡和放翁，那就不符合贾宝玉、林黛玉的口吻了。"我听了为之首肯。

今觉名达，号美权，一号梅泉，别署烝公。他的著作除《今觉龛诗》外，尚有《夜读书室随笔》。这个《随笔》，我辑《永安月刊》时，曾发表了一部分，全稿没有刊印过。他又在《晶报》上连续撰写《邮话》，若把它汇集成书，是邮学的大好史料，袁寒云的《说邮》，还是步他的后尘。他很风趣，五十岁，取钱牧斋"头白周郎掩泪听"句，刻了"头白周郎"印。那梁众异忽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四海笑余霜满鬓"，他就作诗讽刺众异的夸言，如云："鳏生亦有霜盈鬓，未必能令四海知。"他早年眷恋一个女子，可是好事多磨，彼此分手。过了三十年，他忽在冷摊上买得无款仕女画一帧，携归审视，画中人的眉目，酷肖那个女子，他就把画装裱起来，悬诸室中，题为"画中爱宠图"，征求朋辈题咏，他自己也题了五首绝诗，有句云："怜汝凤飘鸾泊苦，倾囊不惜赎蛾眉"，一时传为韵事。叔毅是他的弟弟，深目录版本之学，收罗宋元明佳刊精抄，有宋本《王右丞集》，黄荛圃旧物，尤为珍希，筑"自庄严龛"，为藏书之所。

海内收藏尺牍的巨擘周作民

旧中国海内收藏尺牍最富的，要推周作民为巨擘。作民，江苏淮安人。早年肄业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归国后，历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参议院议员、金城银行总经理。他认为持筹握算，奔走市廛，一身沾染铜臭气，未免太俗了，不得不假风雅的玩艺儿来调剂一下。所以他除庋蓄书画外，更大量收罗先贤尺牍，据说有数万通之多。周今觉收藏邮票为邮票大王，那么周作民可加以"尺牍大王"的头衔了。鹤庐居士丁辅之，他的石匏龛中所藏名人尺牍，可称洋洋大观，尤其朱明一代，更为完备，上自洪武御笔，以及刘基、宋濂、王阳明、左光斗、史可法诸子，甚至巨恶大憝，如严分宜、阮圆海等，应有尽有，也割让给周作民，所以作民所藏越发丰富了。作民的秘书袁安圃，是一位名书画家，并精于鉴赏，他曾从张季直游，诗文也很有一手。作民的尺牍，完全由袁安圃代为整理和标识，全力以赴，历时两三年，分门别类，很为精审。有的尺牍，署名仅一个字，或一别号，甚为简略，安圃一一加以考证，并把每个人的小史都记录下来，成为若干大册，因此有人怂恿作民，把那有关尺牍的名人小史，刊印出来，在他本人可作为收藏尺牍的目录，在文献方面，也提供了相当的资料，是一举两得的。闻画兰名家姚虞琴所收藏的尺牍，绝大部分也给作民罗致而去。河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让丘壤，既广且高，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同时

收藏尺牍的，尚有潘文勤公的后裔潘博山、潘景郑昆仲，藏有他家列祖列宗的函札，还有和他列祖列宗来往的名人书翰，以及明清两代的政治学术文艺隐逸之流的手迹，为数亦很多。又张葱玉藏宋代贤彦尺牍数十通，物稀为贵，自当瑰宝视之。又溧阳彭谷声，也属异军苍头，但他客死西陲，留在他的儿子长卿处，已大部散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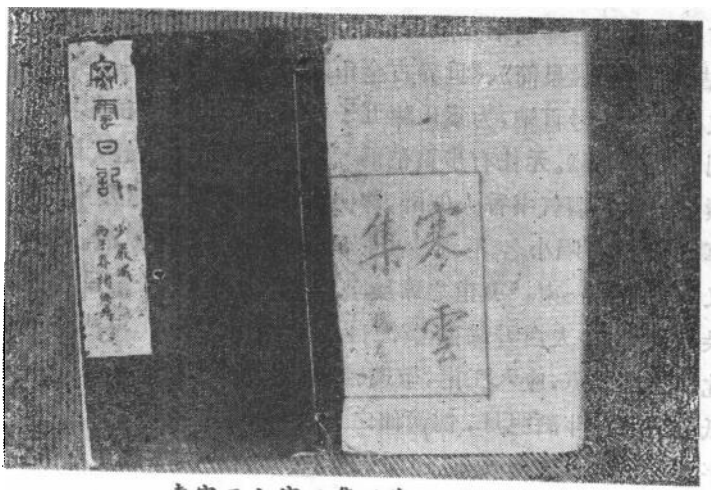
养寿园和袁世凯诸子

周无住，名家模，字梵生，号十笏天花室主，苏州人，他是我的内兄。民初，馆河南彰德袁氏养寿园，教袁寒云的儿子读书。时袁世凯洪宪颠覆，抑郁致疾死，无住犹目睹他的丧仪，虽已失势，排场还是挺大的。无住和我频通音问，一次，邮贻照片多帧，如袁世凯小像乃便服轻装，和报刊所载者不同，照背后无住题有数语："治乱相乘，犹昼之有晦，不可强也。劫运之来，其必有应此劫运而诞者，其所作事业，为功为过，须俟此劫运外人来定，当场众喙，皆客气耳！"无住在当时的处境，只能作此含蓄语，意在言外。养寿园风景照二帧，均有题识，其一："养寿园溯心亭。亭居水中，登亭必济以小舟。夏夜，余尝鼓琴其间，月魄一丸，影漾波心，万籁俱绝，微风掠衣袂过，凉袭肌骨，斯境真不啻在广寒清虚间也。"又云："养寿园凤仪水阁。雪景绝佳，余戴暖帽，披茸裘，立卧虹桥，倩西友白克为摄影，照成自视，殊痴肥不类，不图居邺下二年，遂失却我本来，茫茫两间，当年张绪何往，逝水如是，感慨系之矣。"其它照片，有寒云长子家嘏，字伯崇的伏虎，作武松景阳冈打虎式，题识已失忆。又徙南道人照，貌苍癯，为道家装。道人为陇西静宁人，善弹七弦琴，天风一曲，泠泠作古音，聆之令人意远。袁克定延之授宫商数引，无住也从之操弦，凡半年，事冗而罢。徙南能诗，无住录以见示，如杂诗："满身香雨五铢衣，一卧云扃醉不归。

帘外风多春寂寂，琼花飞尽紫鸾饥”。题黄山樵隐图：“松涛黄海无今古，三十六峰何处家。料得高歌归路晚，半肩云叶带松花”。诵之飘飘欲仙。所谓西友白克，那是袁世凯所聘的顾问官，其时尚逗留在豫。袁氏诸子，以寒云最擅诗才，刊有《寒云集》，那首《分明》诗，最脍炙人口，这时他的父亲袁世凯，筹办洪宪称帝，他大不以为然，此诗讽喻很为显著，如云：“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淹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指日本提出二十一不平等条约，强迫签字）。隙驹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套用苏东坡词“琼楼高处不胜寒”，抑何其妙。他又工书法，遒劲茂美，别具风格，又擅昆剧，曾和俞振飞合演《群英会》、和欧阳予倩合演《审头》及《佳期》、和王汉伦合演《牡丹亭》。有一次，梅兰芳演《洛神》，请他在剧中饰曹子建，原来寒云素以陈思王自居的。复精鉴赏，且富收藏，举凡书画、碑帖、印章、铜镜、玉器、古泉、金币、稀邮及宋元版图籍，考证之余，撰有《虎庵珠薮》、《古逸币志》、《泉简》、《世界古金币隅录》、《邮话》等书。次推克权，字规庵，号百衲，为袁氏第五子，留学瑞士，端午桥的女婿。刊有《百衲集》。无住有步百衲韵云：“虾须帘底篆纹轻，十万娜嬛过一生。酒气书香人似醉，珠明玉暖鬓帷情。都官乐府传新草，伶女旗亭唱小名。不预沙虫猿鹤劫，任它月白与风清。”无住又有复百衲一柬：“夷甫之席屡陪，令公之香频袭，落月在望，朵云忽来。主人白雪调孤，黄河自远。曹子建之雄才，早蜚洛下；沈休文之雌霓，应入江南，敬遵雅命，即付递邮。某不敢题糕，祇堪覆瓿。斗酒明月，愧谪仙之三人，寒溪梅花，有齐己之一字。愿假他山，攻斯顽石。还颂素祺，祗希青垂”。袁氏第四子克端，号诚斋，为何炳莹女婿。间亦作诗。

袁寒云撰《辛丙秘苑》的始末

《辛丙秘苑》，是袁寒云（克文）所撰的近代笔记。所谓辛丙，那是纪辛酉（一九二一年）至丙寅（一九二六年）六年中的朝野掌故。这个笔记把袁世凯作为中心人物，寒云是袁世凯的次子，接触面是很广的，笔记所述，都是第一手宝贵材料。但寒云子为亲讳，歪曲了事实，把刺宋教仁一案，委罪于陈英士，欲盖弥彰，引起读者的反感。他是这样写的："宋遯初（教仁的别署）见害，其真象外间恐无知者，初遯初入都，先公一见，即大称赏，每谈政事，辄逾夜午，欲以内阁畀之。遯初谓尚非其时



袁寒云之寒云集及寒云日记书影

拟南下一察，庶有把握。遂出京，居于沪，虽同党中亦不深悉其所欲为。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遯初者数次，遯初所察既竟，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宴之，筵间英士询其组阁之策，遯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之曰：'公直叛党矣，我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遯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谓予曰：'遯初不得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遯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遯初竟死矣。应知赵秉钧畏遯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讯，初意但为要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先公与予言及遯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先公且曰：'前亡午桥，后亡遯初，予之大不幸也'。午桥，端匋斋丈也。先公初不知赵、洪之谋，及电发觉，尚不信赵之出此，赵亦力白其事，非己所发。予力劝先公通电自辩，先公曰：'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一辩。我虽不杀遯初，遯初已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彼明察者必自知之……'"。

《辛丙秘苑》，发表于《晶报》，当时叶楚伧看了，大不以为然，说："一派胡言"，邵力子也斥为"颠倒是非"。某次宴会，遇到寒云，竟冷漠不与交谈。当寒云撰文委罪于陈英士，亦有所借因。原来宋教仁北上，陈英士竭力阻之，恐他受袁世凯的羁縻，而失其计划。奈宋自信力很强，曰："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混浊，岂得为大丈夫哉！"不应竟去。陈没有办法，只得任之。陈固有醇酒妇人之癖，一天，和诸狎友宴于妓女花雪南家，正酣饮间，忽有人来报宋被刺于北火车站，陈初闻之愕然，既而却举杯向诸狎友说："可干此一杯。"人们便误会陈闻宋死，而藉

杯酒庆功。实则陈之所以如此，无非有憾宋生前不听劝告，结果遭此毒手而死于非命。至于洪述祖衔袁世凯使命，在刺宋案中更有显著的表现。友人方重审和常州陶兰泉很交好，兰泉告诉重审说：有一天，兰泉在上海，忽有一电话自新惠中旅馆打来，兰泉一问，是同乡洪述祖。他素恶洪经常告贷，然又不能不去应酬一下。到了旅馆，见洪穿了海龙袍子，雍容华贵，且于巨镜前，频频照着，大有顾影自怜之概。洪见兰泉来了，便大谈乡情及朋踪往还事。兰泉深讶洪一下如此阔绰，但又不便探问。不数日，宋被刺案轰动社会。陶再访洪，他已北上作丑表功了。

《辛丙秘苑》撰时，寒云一再涂乙，然后请人誊清，再加修润，交给《晶报》主编者余大雄。由于这时寒云文名大震，且《秘苑》确多外间所未知的珍闻，大雄大为兴奋，排日刊载报端，居然销数激增。不料登至十六续，稿忽截然而止，大雄恐影响报纸的销数，甚为惶急，登门求索，寒云却奇货可居，提出条件，欲得张丹斧的匋瓶为酬报，否则没有兴趣续写。原来丹斧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参陕督戎幕，曾在西安市上，获得匋瓶三个，寒云欲得之心蓄已久，可是不好意思向丹斧启齿，丹斧为《晶报》的台柱，大雄和丹斧关系是很密切的，直到这时，寒云才向大雄倾吐，大雄立即和丹斧相商，丹斧愿意割爱，便三面谈判，约法数章，匋瓶归寒云，寒云撰《秘苑》十万言，大雄不但特许以最厚稿费为丹斧报，且以三代玉盏、汉曹整印、宋苏轼石鼓砚、汉玉核桃串，存丹斧处为质押，期以一百天完稿，逾期拟罚。以上这几件古玩，都是寒云平素很喜爱的，那么他想把爱物早日归还，《秘苑》势必早日交卷，无非含有督促的意思。寒云获得了匋瓶，很高兴，在他的《舂斋杂诗》及《易

瓶记》中纪述其事。《易瓶记》所叙尤详。如云："文新华侍奉，六易草木，政事野闻，多窥秘邃。先公殂后，遂放江湖，朋侣座中，辄述往昔，闻者骇诧，属记以永之。文诺而耽逸，久未属草。今秋游西湖归，神思多爽，日记一二事，命曰《辛丙秘苑》，冀传知见，用矫诞虚，先公遭诬，庶有以白，非故构言孽，实有未忍已于言者。若文荒辞陋，曷敢自饰，但以纪实，胡事藻华哉。为恩为怨，亦非所计也。随记随付《晶报》刊之，有惊叹者，有骇怪者，或谓有憎怒者，将不利焉，咸一笑置之。惟张丹翁嗜痂谬许，谓可与洛阳纸争贵，欲梨而市也。文诚惶诚怍，载陈载辞，既祸铅已，复灾梨耶！是非昭示，下愿乃遂，苟厕宛委，徒贻后讥，高谊足戴，厥议可罢，翁固不许，且出所储汉熹平元年朱书匋瓶，乞易厥作，后市之赢绌，咸翁负焉。瓶高强及尺，丹漆书文，凡一百又一，乃道家言，为陈初敬志冢墓者，书作草隶，飞腾具龙虎象，文韵而古，简而趣，汉人手迹，诚大宝也。文欢喜赞叹，载拜受之。书约以《秘苑》报翁，期以十万言，庶副翁之望尔。文慕厥瓶久矣，兹翁竟以下贶，感于翁，爱于瓶，复何有顾虑耶！作《易瓶记》，永志斯缘"，丹斧附识云："古人题其靈文之稿本曰利市，雄于文者，其志固不在利，然欲信文之声价，非利何属。予曩客西安，于无意中得匋瓶三，皆有汉人手迹。五年前，闽关携瓶南归，时上虞罗叔言有宋塌汉碑四种，知予之必欲得之也，即索三瓶中熹平年者为报，予不忍割爱，乃以永和年朱书瓶及无年号之墨书瓶相易，叔言已大乐。此熹平年之瓶，书法奇肆，毫无漫灭之点画，故藏之吴门，不轻以示人。今年秋季，寒云草《辛丙秘苑》示我，骇为不朽之作。读《晶报》者，咸知脱稿必纸贵，觊觎版权者众矣。奈寒云习懒，既久，赓续往往中断，知予有是瓶，谓非得此，不足以鼓兴，予乐信史之

成也，遂不能自守，甫与成约，《晶报》主人余大雄果以重金购版权去，它日之利市，惟大雄专之。予自愧不能为文，而假他人之文以获利市，则又巧于古人矣。”这样三方面谈好，总认为千妥万当，顺利进行了。岂知寒云至二十八续又告停辍，原因以志君（寒云如夫人）的妹妹志英逝世，寒云助理丧事，事极纷繁，无暇执笔，而志君却要收回三代玉盏，斟酒来奠她的妹妹，寒云向丹斧索取，丹斧不答应。寒云认为《秘苑》前后已写万余言，在许多质物中，取回一件，于约並不违背，玉盏当归。丹斧认为《秘苑》仅交万言，才及十分之一，玉盏不当归。彼此各趋极端，无法调解。寒云发了脾气，索性辍笔，看丹斧有什么方法使出来。这样延搁着，到了约期将满，玉盏既不归，《秘苑》稿也不续，丹斧致书催问，寒云怒，写了一篇《山塘坠李记》，揭发丹斧的阴私，丹斧写了一篇《韩狗传》回骂寒云，寒云又用洹上村人署名，写《裸体跳舞》，谈霜月家丑事，以霜月隐射丹斧，丹斧立致寒云书：“……小说妙绝，仆之逸事，得椽笔写生，且感且快，仆颜之厚，不减先生，而逸事之多，恐先生亦不减仆也。一笑。草草布颂洹上村人撰安，霜月顿首。”寒云覆之：“不佞以道听途说，偶衍成篇，但觉事之有趣，而不论所指为谁，假拈霜月二字以名之，竟有自承者，奇矣！而自承者又为我好友丹斧，尤奇！迷离惝恍，吾知罪矣。寒。”这样一来，急坏了大雄，亟谋打开僵局，双方奔走，费了许多唇舌，说了许多好话，向双方道歉，好不容易，总算有个转圜余地，寒云愿意续写，惟以必得玉盏为言，且不愿受期限的束缚。在丹斧方面，愿得匋瓶的代价以息事。大雄商诸某巨商，贷金以偿匋瓶之值，並毁前约，赎取诸质物于丹斧之手。诸物品中，玉盏归寒云，余则质押于某巨商处，俟有力时再谋赎取。《秘苑》视寒云兴之所至，陆续撰

写，“笔战”才告一段落。大约过了半年，寒云又续写《秘苑》，记徐世昌断送东三省，又袁世凯有迁都洛阳之意，命唐在礼督造洛阳官舍，又朱启钤主大典，及孙中山之女秘书等，写了数则，又复停笔，从此不再续写。而寒云、丹斧两人的交谊，久久不复。后来丹斧获得了汉赵飞燕玉环，寒云艳羡的了不得，结果丹斧与之交换古物，乃言归于好。

这个《秘苑》，经过许多曲折，先后成二万言左右，始终没有刊印单本，内容除偏袒袁世凯有所讳言外，其它尚多史实资料，如：吴禄贞被刺，天津、北京、保定三处兵变，王治馨之狱，张振武之死，江朝宗之悖谬，袁克定之招卫兵及坠马受伤，筹安会宣言，洪宪改元之称谓，吴廷燮草女官制，刺郑汝成，袁世凯之蓑笠垂钓图，陆建章延刘喜奎于别院，荣禄故园之游艺会，易顺鼎作艳诗失参政，段祺瑞治围棋，熊希龄都统热河，徐世昌不谙金石，曲阜诣衍圣宫观宣圣遗物等，涉及的人物有：靳云鹏、冯国璋、江亢虎、杨度、梁鸿志、雷震春、袁乃宽、郭葆昌、杨千里、何震彝、步林屋、沈祖宪、徐树铮、陈其美、沈筠侬等不下数十人，饶有掌故价值。我的学生周庭梧，偶于上海图书馆见到《秘苑》的钞本，他很感兴趣，每逢星期余暇，辄往誊录，出以见示，我纠其误字，过录一份。恰巧这时香港友人高伯雨办《大华杂志》，注重文史，我即把这过录本，寄给伯雨，在《大华》上按期发表，颇博得读者的欢迎。同时我又撰《袁寒云的一生》，（当时化名陶拙安）凡三万言，由伯雨把两者合印一单行本，作为我八秩诞辰的寿礼。书中且附有插图，一寒云遗像，这是摄于苏州周瘦鹃的紫兰小筑的。又寒云写给圣婉女士的词屏。寒云遗印，这是常州杨静安所得而钤以见贻者。

古人说得好：“不以人废言”，这是很公允的话。袁寒云其

人，才气横溢，早年刊有诗集，为宣南七子之一，即以人论，亦有不可废者在。当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做了一首题为《分明》的诗："乍著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淹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指与日本交涉）。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末二句，明明说皇帝是做不得的。当时有孙伯兰其人，根据这首诗，说："项城的次子也不赞成帝制，何况别人。"又毕倚虹力称这诗："将来历史上有位置。"他的长兄克定是帝制派，他与克定始终不合作。一九二二年，潮汕大风灾，他鬻书助赈。五九国耻纪念，他有《五月九日放歌》："炎炎江海间，骄阳良可畏，安得鲁阳戈，挥日日教坠。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遁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暂揭黄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有人请他写扇，他必录着这首诗，以示警惕。

书隐楼后人郭俊纶

谈到上海的古迹，南市有一座日涉园，为《四库全书》总纂陆锡熊的旧居，竹素堂为园中建筑之一，迄今该处尚有竹素堂街的名称，但名存实亡，当时的园和堂，一点痕迹也没有了。附近有书隐楼，这是乾隆癸未榜眼沈初号云椒的住宅。沈初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和陆锡熊同主纂政，这个宅子，可能是由陆氏介绍沈氏购下来的。可是好景不常，宅易主为赵氏所有。据老上海孙玉声的《沪壖话旧录》（连载《金钢钻报》上，没有印成单行本），谓赵氏为赵名照，杳县志无考。赵氏后人亦式微，售给郭福田，时为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

我认识的郭俊纶，是郭氏的第四代，其高祖生四子，第四子无后嗣，前三子各生一子，俊纶是长房的第三孙。他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喜研究古代建筑。日前他专诚邀我到书隐楼作客，细细参观了一下，庭除间有黑松、水杉、广玉兰，森然超出楼檐，蓄着几盆红鱼，颇具逸静之趣。到处都是砖刻，经过十年浩劫，破坏了一些，一度做过工厂，又破坏了一些，尚有残余的部分，还是值得欣赏的。俊纶出示所藏的《苏州砖刻》一书，略一展阅，觉得苏州的砖刻虽很丰富，但线条粗，所刻人物有形态没有神态，终逊此一筹。若干年前，我在故乡苏州，曾目睹冯桂芬旧宅的砖刻实物，对比一下，苏州的好像登泰山仅到了扇子匡，这儿却已上升至南天门了。那库门头有"古训是式"

四字隶书，左右围绕着立体式的砖刻，中间为西伯昌访贤的故事。右侧是穆天子朝见西王母图，左侧是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为关令尹写书图，层次井然，即纤细的人物，面部都有表情，栩栩如生。惜乎太高，为了一饱眼福，仰首上望，颈项都瘦楚了。那连琐图案的砖刻花窗，及精雕的一块砖碑，砌在堂庑间，都是艺术珍品，游目所及，处处令人惊叹。所刻的有松鼠葡萄、凤穿牡丹、八仙过海《西厢记》等的戏剧，以及吉祥讨口采的三星祝寿、五福临门、喜上眉梢等等，可谓雅俗共赏。那艺术性最高的，为两面刻的一个漏窗，正面是嶙峋的山石，反面是人物，二人持弓逐鹿，仿佛目今的两面绣，疑出神工鬼斧。当时建造该屋，技术高超的匠师，后来都被皇家招去修建宫庭御苑。匠师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曹荻秋市长曾往一观，甚为称赞。在动乱中，这个精巧的漏窗被毁，幸留有照相，可是再没有这种巧匠恢复原状了。

登上书隐楼，那是沈初偃息读书之所，楼四面可通，俗称走马楼，座落在二进二楼中央。所有窗棂栏槛，都是雕章缛采的木刻，刻着如意、八骏、瓜果、花篮等图案，有些门户，是银杏木的。总之，来此如登宝山，令人荧煌目转。在主人引导之下，到了毓瑞堂，主人告诉我，毓瑞堂是主要的建筑物，匾额是吴中潘文勤公题写的，如今堂额尚在。其它尚有轿厅、船厅、话雨轩等建筑，更无形迹可寻。可是大门口有一宋代古井的井阑，形式和苏州沧浪亭的北宋井阑完全一致，足证这件东西，为远在上海设县之前就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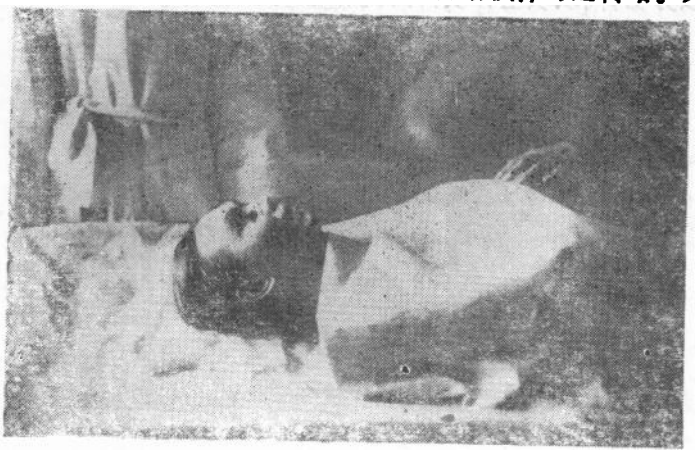
俊纶居住城内数十年，颇多考证。他写了一篇《上海豫园》，又摄存了许多照片，有静宜轩望快楼，听鹂亭前跨虹桥，仰山亭望大假山，及玉玲珑、点春堂、万花楼、水墙环洞等。

他又绘了一幅豫园全景鸟瞰图，这个图颇有历史考证价值。他是依据乾隆县志上的邑庙西园图，结合同治重建的点春堂一组建筑，及二十多年前在三穗堂东面新建的园林建筑。又三穗堂西南沿湖一带，那是根据鸣社诗人顾景炎旧藏嘉庆间工笔画家孙冲的画卷，这一画卷用界画保存了从三穗堂东的万花深处，流觞处、香石亭、廊桥、濠乐舫一带景色，和湖心亭、九曲桥的原状，还有飞丹阁的檐角，在园林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据俊纶所知，当年除日涉园、豫园外，尚有宜园、省园、素园、非园、吾园、风树园、半径园、思敬园、也是园、露香园、水竹居、一粟庵、柱颊山房等，有些他曾一度游观，留着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古典园林，有如一篇有节奏的乐章，各个个体建筑之间，建筑与山池花木之间，前后左右，起着陪衬对比作用。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游人自园门入内，便觉步换景移，观赏不尽。现在的豫园，自经毁败，建筑群间缺乏了有机的联系，主次难以分明，尚须填空补缺，俾得恢复整个园林的布局。

回忆老报人邵飘萍

邵飘萍其人，对我来说，並不陌生，但也不够熟悉。我所知的，他原名振青，飘萍是他的笔名，有时署阿平、青萍。那青萍的名儿，更为巧妙，原来同时有位林万里，号白水，从事新闻工作，倡言无忌，触犯了万恶的军阀，而被借端杀害，因此"白水青萍"，成为一副对子了。飘萍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死于一九二六年，仅四十二岁，倘不死于非命，正是有为之年，尚有一番事业可做哩。

我为什么说对他並不陌生呢，飘萍是南社成员，我前几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南社丛谈》，曾给飘萍写过传略。又



邵飘萍死时遗影

我以前担任肇和中学的课务，该校校长姓关，他和飘萍的妹妹一萍和一萍的丈夫何汉文相稔。一萍工画山水，又擅花卉，一度在上海举行画展，由关校长介绍，约了我和一萍会晤，参观了她的数十件作品，花鸟流妍，林岚殊色，为之引企清辉，倾佩无量，即为她写了一篇宣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此后又从包天笑前辈处，得知飘萍夫妇的遗闻佚事。天笑前辈年老不出门，拟把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转赠给我。这时他远在香岛，没有便人带来，也就作罢。凡此种种，飘萍其人，兀是在我头脑里萦系着，留了一些印象。

天笑前辈和飘萍结成友谊，往还很密，彼此熟不拘礼，那是有一段经过的。天笑认识飘萍，是他的夫人汤修慧介绍的，修慧很贤能，又善文墨，喜欢投稿。这时天笑应狄楚青的邀请，担任《时报》的附刊编辑，又兼编《妇女时报》，那是一种定期杂志，既以妇女为名，当然欢迎妇女的作品。但其时风气未开，闺阁笔墨，秘不示人，所发表的，大都是男子所作，化名某某女士；即使真的是妇女，也往往幕后有人捉刀。修慧却是例外，笔下很来得，又和天笑是苏州同乡，她寄寓杭州，肄业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经常写些教育、卫生方面的短文，其中适合《妇女时报》体裁的，她一篇篇寄去，一篇篇照登。她是落落大方的新妇女，一次来到上海，便去拜访编辑包天笑，天笑和她一接触，知道她颇有文化，这些文章确是出于她的手笔，因而对她非常欢迎。过了几个月，她和飘萍同来上海，便偕访天笑，谈得很投契，天笑请他们夫妇俩吃小馆子，盘桓了数天才回杭州。有一次，天笑游杭，他们夫妇俩竭诚招待，到楼外楼吃醋溜鱼，荡舟三潭印月，进白莲藕粉，进一步加深了友谊。

一九一二年，飘萍在杭州，和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经

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加以尖锐的讥讽。袁氏于一九一四年，将《汉民日报》封禁，飘萍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当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向袁氏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刊上透露，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氏的愤怒声讨。一九一六年邵飘萍回国，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通讯员。他任《时报》通讯员，就是由天笑介绍的。一九一八年，他创办新闻编译社，同年又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上写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爆发时，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报》。

《京报》被封后，他再度往日本，过了两年返国。《京报》复刊，请潘公弼为编辑主任。公弼，上海嘉定人，曾任《时事新报》经理，也是老报人，时凌霄汉阁主徐彬彬赋闲着，飘萍也在《京报》社，安排了他一个位置。天笑到北京，经常住在飘萍家里，长日无聊，便和汤修慧、潘公弼、徐彬彬打小牌消遣。飘萍忙得很，日间总在外面交际应酬，有时逛妓院，因为这儿颇多官场中人，在谈笑中可以探得些政治消息，充作新闻资料。

飘萍嫉恶如仇，反对帝制派，反对大军阀和一些卖国贼，被拘禁了多次，释放后还是把笔墨当作匕首，锋利无比，所以他到哪里，侦探跟到哪里。这些侦探化了装，很隐秘，有一次，军警到《京报》馆来抄查，飘萍不在馆中，却把潘公弼捉将官里去。修慧能干得很，四出疏通和呼吁，公弼居然给她保释出来。飘萍暂来上海，经济很窘，向天笑告贷，意志还是坚强不屈，对天笑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画皮"。过了一个时期，飘萍又到北京，照样活动，照

样应酬。那些军阀，尤其是张宗昌，对其恨之切齿，欲得之而甘心，表面上不露声色，若无其事，暗中派了密探，亦步亦趋地跟踪着，可是飘萍警惕性很高，觉得不对头，，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敢贸然外出。他在那儿住了好多日子，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地回到家里，天没亮再赴东交民巷。有一次，在东交民巷出来，碰到熟人张汉举，张告诉飘萍："外间已没有什么风声，事已过去，你何必这样顾虑，自讨苦吃。"飘萍信以为真，回家会友，弛其防卫。没有几天，在一个晚上，一些狐假虎威的军警，直闯进来，拔出手枪，强迫飘萍登上囚车，张宗昌立命他的鹰犬王琦，把飘萍枪决。他的夫人汤修慧潜避他处，以防株连。直至一九二八年，北伐军到了北京，汤修慧复刊《京报》，以纪念飘萍。并刊印了飘萍的著作《失业的问题》、《各国社会思想》等。

上面不是谈到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吗！这根手杖，怎么到了天笑手里，也得带一笔，作为说明。一次，天笑由北京乘火车回上海，飘萍买了一张月台票，亲自送天笑上车，依依惜别，讲了许多话，及听到开车信号，飘萍急忙下车，遗忘了手杖，天笑立即把手杖伸出窗外，请飘萍来接，奈车已驶动，飘萍扬着手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根手杖给你留作纪念吧！"果真这是最后一面，人亡物在，作为纪念品了。

公家为了纪念飘萍，把北京宣武区魏染胡同他的故居，重加修葺，供人瞻观。

最近，友人安健，从无锡来沪，与我谈及飘萍当时还有一位夫人祝文秀，今已八十多高龄，尚寓居无锡郊区，安健曾去采访，得知一些飘萍有关的佚事：文秀早年是一位京剧演员，略有一些小名气，飘萍观剧，很赏识她，颇思委禽娶纳。可是文

秀认为飘萍是报界中人，不符她的理想，飘萍却认识文秀的母亲某氏，某氏能作几笔国画，飘萍便经常带些名人画册，赠给她，她很为欣感。有一次，飘萍不知从哪里物色到一幅临摹仇十洲的仕女画，设色精丽，仪态万方，更逗某氏的喜爱，便怂恿其女随伺飘萍，成为佳偶。飘萍得暇，教之读书，因此具有相当文化，曾与飘萍到过日本，摄有照片，今尚留存。据闻，飘萍被害，马连良为之收尸，遗体亦留一照，右眼下有一洞，即饮弹的创痕。又有一墓地照，这些东西，文秀匿藏了数十年，直至飘萍昭雪，列为烈士，才敢出以示人，至于文秀早年的倩影，上面有飘萍亲笔题着"七妹留念"四字。人们以为她是飘萍第七个夫人，实则不然，所谓七妹，是文秀在家为第七个女儿而已。这个倩影，文秀也保存着没有失掉。所居处且有一书桌，一旋转椅，都是飘萍生前所用的家具，今则旋椅的足，以越年久远，被蛀虫所蛀蚀，失其效用了。又飘萍生前，和张季鸾相友善，及飘萍死，文秀生活很苦，季鸾怜悯，月致生活费，文秀非常铭感，但她不肯受例外的惠贻，坚辞不取，结果却不过情，祇得留存不用，积有若干数字。一日，季鸾忽来，向她商恳说："近正做着一注生意，手头尚缺数百金，能否和你相商，挪移一下，以供急需，容日后奉还。"文秀当然慨允所请，如数与之。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季鸾欣然往访，奉还借项，且云："这注生意，获得意外利润，你相助一臂之力，应得半数，这是你份内之钱，由你贴补家用吧！"事后，经文秀调查，才知季鸾做生意，并没有这会事，无非故弄玄虚，务使她取之心安理得罢了。季鸾重生死之谊。的确可以风世。

忆戈公振

戈公振是报界很著声誉的老前辈，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一二年，即供职《东台日报》，为桑梓服务。翌年来上海，狄平子赏识他，请他担任《时报》编辑，直至黄伯惠接办《时报》，他仍蝉联着。伯惠喜摄影，把影片印成画刊，随报赠送，增加了《时报》的销数，这个工作，就是公振负责的。照片多，画刊一时用不了，往往搁置着。恰巧这时钱芥尘接办《上海画报》，需要大量的照片，芥尘和公振相熟，便和公振相商，借刊一些多余的照片，不料伯惠知道了，大不以为然，公振因之拂袖离去。

公振著有《新闻学撮要》、梁任公为作序。继之在国民大学讲授新闻学，并组织上海报学社编著《中国报学史》一大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六章，一、绪论；二、官报独占时期；三、外报开始时期；四、民报勃兴时期；五、民国成立以后；六、报界之现状。附有许多图片，如报人胡政之、梁任公、于右任、江瑔卿，狄平子、章太炎、陈景韩、黄远生等，今已不易看到。他对于黄远生极端推崇，谓"其理解力及文字之组织力，实有过人处，盖报界之奇才也"。公振熟悉《时报》，所以谈《时报》亦特详。又复谈及筹安会时期，有面目全非的伪造《时报》，有云："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

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眉宇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诃诘之，乃宽瞠目结舌，噤龁不能对。"这出丑角戏，多么可笑。

我由钱化佛介绍，认识公振其人，他颀然身长，目御眼镜，容蔼然可亲。此后他赴德、法、意、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考察返国，我又和化佛在黄浦码头欢迎他，握手言欢，这印象迄今犹留脑幕。他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逝世上海，患的是盲肠炎转为腹膜炎，享年四十四岁。

公振生前有一隐痛事：他早年在上海，有一次无意中遇到一个漂泊无依的女子，其人虽服御朴素，然不掩其姿色。问她身世，才知她父母逝世，依赖叔父为生，叔父又失业，困窘不堪，言时，珠泪夺眶而出。公振动了恻隐之心，安慰了她一番。探女意，颇欲读书以图日后自立。公振认为她有志向上，力斥资为谋入学，她奋发攻读，成绩很好。每逢星期日，公振总是和她逛逛公园，吃吃小馆子，很相契合。直至该女大学毕业，公振喜其学业之有成，乃谋婚事之履约。不料她忽地变其面目，说："地位有今昔之不同，请勿见扰。"公振听了，有如晴天之闻疾雷，为之震嚇了半天。从此和该女断绝，对于婚姻有了寒心，终身不娶以为誓。

报坛耆宿杨楚孙

无锡为人文荟萃之地，旧时报刊操笔政的，也都是博洽能文的名流。当年发行的《锡报》，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报纸。《锡报》的创办人，为杨楚孙，他名寿杓，字少云，别署蘅意，前清宣统年间，任北京《宪报》编辑，当时是很负声誉的。辛亥革命，他和邑人孙希铁、蒋哲卿辈，创刊《锡报》。民国二年，又独创《新无锡报》，宋痴萍、吴观蠡担任编辑，直至民国二十六年停刊，楚孙悒悒不乐，不久谢世。

楚孙为前清秀才，时金匮名宿华世芳，上下古今，泛览群籍，尤精通古算学，著述宏富，楚孙常随其杖履，时相唱和，交谊在师友之间。世芳作古，楚孙遂有风骚无主之感。他应府试，著《毗陵竹枝词》，主试者大加称赏，得冠一军。他题扇赠寄孙颂陀，有句云："一曲折枝倾太守，如何颠倒置龙头"，自谦亦复自傲，传诵一时。既而留学日本，和侯疑始、唐企林、刘揆一、盛倚青、郁曼陀、黄子彦等，组织思古诗社，日本诗人永坡石埭、永井禾原、森槐南等也来参加。森槐南尤折服楚孙的诗才，谓大有天际飞鸿，下方瞻仰之概。可是楚孙名士气重，不自珍惜，随作随弃，素不留存，及病死，散佚殆尽。他的高足孙伯亮，为纪念亡师，竭力搜罗，得诗二百二十首，由楚孙的诸亲友集资刊印《杨楚孙先生诗集》。首冠孙颂陀一序，谓"楚孙于古文辞，根柢深稳，骈散文皆有法度，当语伯亮广为征集，俾与

诗集并垂不朽。”颂陀和我相交多年，他一度寓居沪西蒲石路，署蒲石居士，同时朱大可也有蒲石居士之号，两人不相识，我很想介绍他们一晤，因循未果，而颂陀先卒，大可亦捐馆。

记《民权报》几位报人

宝应刘氏，以学术负盛名，刘铁冷，名绮，又名文楣、字汉声，又字松涛，渊源家学，著作有《铁冷丛谈》、《铁冷碎墨正续集》、《四六丛话》、《鸥梦轩诗牍》，又说部《征夫恨》《斗艳记》、《野草花》等，在民初是风靡一时的。他执教各学校，并编刊若干种工具书。以音韵问题，由我介绍陆澹安，和他讨论，涉及北方人为什么入声字不读入字，讨论结果，认为语言声韵，因民族区域而异。北方人口中没有入声，原来我汉族自西北来，祖先口中向来只有平上去三声，至于把一部分字念作短促的入声，那是长江一带南方人所特有的。四声之说，始于沈约，沈约南方人，故把入声混入北方原有的平上去三声中，成为四声，沿用至今，没有变更。而北方人口中，保持原有的平上去三声，迄今仍没有入声。我和他同隶南社，初未晤面，后来由吴竟寸约叙，才得把袂。过了若干年，我赁居沪西武定路东口，他也住在附近，因此常相过从。他喜穿长袍，我问他为什么不改穿时代服装？他说："患疝气，长袍保暖功用好，疝气不致剧发，并非出于保守。"他是老报人，为我谈些报坛掌故，他在民初，曾任《民权报》编辑，为述该报几位报人的往事，虽谈得拉拉杂杂，我却听得津津有味。其时戴天仇主《民权报》笔政，性格暴躁，不但做文章喜欢骂人，即平素亦常灌夫骂座，因此胡朴安对他说："尔名天仇，实则不仅仇天，而且仇人，不如

改称人仇罢！”朴安辈份比他高，他不敢骂，只好付诸一笑。铁冷和包祖香同编本埠新闻。祖香，吴兴人，别署醒独，擅文翰，著有《玉女怨》弹词，曲折缠绵，情文并茂，颇有声名。某次，《民声报》社托人送来新闻稿，嘱咐登载，祖香把它排列篇首，铁冷作一短评，翌日见报，不料天仇走至案前，咆哮痛斥，好得祖香涵养功夫颇深，不与校量，事才过去，没有牵涉铁冷，否则铁冷是受不了的，祖有立即辞退。撰社论的，尚有牛辟生，名逊，金陵人，南社社员。身长而瘦，性很亢爽，和同事相处，从无争执。又尹仲材，愤世嫉俗，别有怀抱。他鉴于当时党派纷争，各行其是，很为反对，便创立不党党。他有他的一番理论，印发传单和标语，到处张贴，结果应和者少，孤掌难鸣，也就偃旗息鼓。何海鸣，名时俊，潇湘七泽间人，别署衡阳一雁，著有《求幸福斋随笔》。他除撰社论外，即静卧一榻，终日无语。这时袁世凯密谋帝制，刺杀宋教仁，引起二次革命，海鸣突然出任江苏省讨袁军总司令，慷慨陈辞，亲冒锋镝。这个静卧无语的人，一旦轰烈而起，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徐天啸和徐枕亚，是同怀昆仲，和吴双热又是金兰兄弟，一同任职该报。天啸工诗文篆刻，著有《天啸残墨》、《太平建国史》、《神州女子新史》、《自由梦》等书。但他并不得志，加之夫人刘吟秋，娴雅能文，被恶姑虐待致死，难言隐痛，未免借酒浇愁。而枕亚妻蔡蕊珠，也被恶姑强迫离婚，家庭环境如此，枕亚也沉湎于酒，动辄酩酊大醉。所以每次酿饮，都由铁冷扶持回来。《民权报》以言论犀利，被袁政府禁止发行，报人纷散，天啸应聘粤西邹天雷家为西席，天雷以长女嫁天啸为继室，夫唱妇随，甚为相得，既而儿女成行，峥嵘头角，晚境桑榆，尚还不差。枕亚一度为中华书局编辑，被主任沈瓶庵所抑。又主持《小说丛报》，内部发

生纠纷，愤而出办清华书局，刊行《小说季报》，余亏折不克维持，落拓归里，病贫交迫，长女神经失常，子亦不得承欢，一九三七年逝世。吴双热，名恤，撰《孽冤镜》，和枕亚的《玉梨魂》，在《民权报》上相间登载，颇受读者欢迎。又在《民权画报》上，别撰《兰娘哀史》，钱病鹤为之作图，后来都刊单行本行世。自《民权报》停刊，双热执教南京，以旅况艰苦，回到常熟，办《琴心》周刊，内容有社论、纪事、时评、小说、文苑、话潮、谐铎、余兴，但没有多大销路。原来这时新文艺风起云涌，陈陈相因的作品，已失去了市场，无能为力了。铁冷和牛辟生，蒋箸超、周浩、马志千、陈鸳春一同署名，为双热订立卖文润例："文言千字三元，白话千字二元，"可是煮字疗饥，徒成虚愿而已。蒋箸超那时是和双热同编《民权报》附刊的，后辑《民权素》十七期止。侘傺无聊，供职会文堂书局，无声无息，不知所终。

黄伯惠接办《时报》

上海旧时的三大报《申报》、《新闻报》、《时报》，都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申报》的读者为政界，《新闻报》的读者为工商界，《时报》的读者为学界。而版面的活泼和新颖，要推《时报》首屈一指。《时报》创始于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主持者溧阳狄葆贤（楚青），延陈景韩为主笔，独创体裁，首辟时评一栏，此后为各报所仿效。胡适之写的《十七年回顾》中说："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亦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

由于狄葆贤办报有倦意，于民十四年二月，由陈景韩的介绍，《时报》由黄伯惠接办。伯惠名承恩，松江泖泾人，为黄公续的嗣子。公续名继曾、在松江办明强学堂及实枚学堂，又组织学会，资遣学生留学，费用不下十万元，开风气之先。他又经商上海，善聚财，亦善散财，用诸慈善事业。辛亥二月五日卒，刊有《哀挽录》，公续能文，下笔斐然成章，却终身不赴试。伯惠享荫下之福，富于资力，得自费游历欧美、日本，考察机械矿务及经济。尤注意《伦敦时报》的设施，颇有归国办报之意。返国后，为谋经济发展，在上海南翔，经营一种植园，园在南翔镇南二里高家宅，面积六十亩，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中央为一大池，种荷养淡水鱼，池设小艇，供客荡桨。池东为草坪、林木

品种、采自各地、间有域外移来的。所植以名贵寿孽、崇高者为主，分观赏用、药用、食用，材用，不拘一格，且寓有科学研究之意。园之西北，又辟苗圃，当时确有相当规模。

伯惠对于办报，素有兴趣，他接办《时报》后，把馆址从望平街迁至福州路湖北路转角，称福湖大楼，设备更多创新。他是具有摄影癖的，版面增多照片，使图文并茂。"一二八"之役，官方告示："照常营业、不要惊慌"，可是《时报》封面，印上红色"难关"两字，用意是提醒人们提高警惕。这时各报尚没有套色，《时报》开风气之先。

伯惠事必躬亲，机件损坏，他助着工友，一同修理。有一次，他的儿子举行婚礼，当主婚人列席，遍找这主婚人不得，既而发现他在机件下操作，一身油污，立即请他洗涤，易衣登堂，举行仪式，宾客为之大笑。报纸黎明出版，他夜半即在印刷部督察一切，及第一份报纸印出，他立即携至卧室，把他睡眼矇矇的夫人从被窝中拖起，叫她先睹为快，这是唯一眼福，他的夫人深以为苦，可是他却引为至乐。

抗战军兴，淞沪沦陷，各报刊有转往内地出版的，有挂着洋商牌子苟延残喘的。伯惠当机立断，毅然把《时报》停刊。某方愿出巨价，把《时报》招牌盘顶下来，他坚决辞绝。这时他仍住福湖大楼，并辟一小室，容纳其戚高吹万夫妇为栖止之所。吹老为南社耆宿，我去访他，由吹老介绍，始得与伯惠相识。伯惠穿着西装，裤袋中塞着一具小型高级摄影机，以便随时拍摄。吹老藏《诗经》有关的书籍，凡若干箱，庋存一暗室中，我随着吹老，秉烛进入暗室，见四周都是报纸，原来伯惠还珍藏自创刊号直至停刊的全份《时报》。此后，吹老逝世，伯惠赴香港，也就不知下落了。

写到这儿，忽检得包天笑遗作《报坛怪杰黄伯惠》一文，谈到《时报》的印报机。不知下落，却在这儿得知印报机的下落了。摘录于下："日寇侵略上海时，申、新两报尚在犹豫间，他的《时报》立即关门。敌伪时期，上海所有各报馆的印报机器，都被没收，知道《时报》的机器最好，可以印各种彩色的，于是到处访问，并用特务侦查，时黄伯惠已离沪，竟不知《时报》机器之所在。及至胜利以后，方悉其事。原来他把全部机器，藏在四面围墙之中。因为装机器的地方，本是他的地产（即福湖大楼），而又在市区繁盛之处，上面又有什么神仙世界游戏场。他四面筑墙，把机器包围起来，密不通风，无门可入，人不知，鬼不觉，谁知道环堵之内，藏有这部印报机"。这时黄伯惠在香港，包天笑也是香港寓公，二人时相会晤，所谈是较正确的。

丁云亭创办尚古山房

目前文化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新书的出版，古籍的重印，有似雨后春笋。人们回忆以往的书店，写文章在报刊发表，不厌求详。我认为这样做确是当务之急，因为过去的事情目前已很少有人知道，再过若干年，我们上年纪的故世，后人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家都听说："上海的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是一条文化街"。可是在清末民初，那新马路（一名派克路，现为黄河路）有一条弄堂叫做德华里，这一带也称小文化街。原来那儿有许多书店，如章福记、吕文沈鹤记、共和、鸿文、尚古山房等，都设列其间。还有几家印刷厂及装订作，都是为这些书局服务的。

那高插云霄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西路，凡是来到上海的人，总得瞻仰一番。这国际饭店的英文名称Park Hotal，就是根据派克路取名的。尚古山房的招牌，请末代状元刘春霖书写，后来又请谭延闿书写，为书店群的翘楚，即设在国际饭店的北面，相距约一百米左右。但在国际饭店建成以前，德华里的房屋，以年久翻造，许多书店，闭歇的闭歇，分散的分散，尚古山房也搬到牯岭路人安里继续营业，维持的年份较久。

尚古山房的主人丁云亭，原籍无锡，其兄云泉是习医的。云亭于前清光绪年间，任职陆建山（其女即陆小曼，为诗人徐

志摩夫人)所设的经世文社。既而章宸荫开办章福记书局,就聘丁云亭(丁是章的侄女婿)担任总经理,付以全权。由于云亭经营有方,业务大有发展,数年间,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分店,拥有数十万资金。章因此对云亭给予特殊的待遇,并允许他也办一所出版机构,那就是尚古山房。云亭当初兼任两家总经理,不久,尚古山房各地也设分店,业务忙不过来,便辞去章福记,专力主持尚古。云亭和宋耀如相稔,宋在北四川路武昌路附近开装订作,尚古所出的书,大都由宋氏的装订作装订。那宋氏与倪氏结婚,所生的子女,就是宋子文兄弟及宋庆龄三姊妹,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尚古山房起初专印字帖,当时拓本及珂罗版碑帖,价格高昂,每本需一、二元至数十元,一般人购买力有所不及,尚古石印的字帖,廉价仅几分钱至一、二角钱,深受社会欢迎,对普及书法和推广文化,起了很大作用。尚古为什么定价这样低廉,是否要赔本?云亭有他的一套办法。他一方面自己办印刷厂和造纸厂,即油墨等等,直接向国外定货,少掉中间剥削,成本减轻,且实行薄利多销,既畅销全国,还远至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及南洋一带,只要通行汉文及有华侨居处地,都有尚古山房的字帖经销。华侨不忘祖国,都要凭着字帖练习祖国的毛笔字,尚古的营业额,也就岁有所增了。发行量最大的,如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颜鲁公的《家庙碑》。又于右任写的《大将军邹容墓表》,陆润庠写的《钱母蒯太淑人传》等,也有相当的销路。此后尚古山房还印行《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康熙字典》、《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水浒传》、《列国志》、《小仓山房尺牍》、《秋水轩尺牍》,以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神童诗》等启蒙书和医卜星相等书，应有尽有。更印彩色画片、贺年片，都属于他的营业范畴。云亭又与钱理甫为忘年交，同印善书送人，如《坐花志果》、《劝戒录》、《格言联璧》等，增加了印行的品种。云亭由同业公会推举他为会长，又书业联合会会长，做了些公共福利事宜。直至一九四七年云亭逝世，其子丁浩，克绍箕裘，继承父业，仍以普及文化薄利多销为主旨。解放初，旧籍一度销路碍滞，既而苏联翻译了《西厢记》，古典小说，又复有些起色。到了一九五六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尚古山房联合其它书店，开设古籍书店于上海福州路，业务大大发展，成为收购与供应我国古代典籍的专业书店了。

《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作者张赞臣

张赞臣，名继勋，晚号壶叟，江苏武进蓉湖人。现任中医学院教授，我久闻他是一代儒医，直至近今，始得把晤倾谈，一见如故，且在彼家作客，四壁图书，雅致得很。这许多书，都是岐黄珍籍，线装本，分门别类的陈列着，素标缃帙，烂然照眼。晶橱中有扇册，有画轴，有陶瓷古盎，那是属于文物了。斋前一庭除，栽植卉木，春花绚采，秋叶题红，主人蹀躞其间，引为至乐，这的确是寿者的征兆。

他长须飘拂，谈笑风生，提到医林四杰，一谢利恒、一恽铁

在张赞臣家里。左为赞臣，右为作者

樵、一丁甘仁、一张伯熙。其中谢、恽二氏，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谢编地理书三十多种，恽主持《小说月报》笔政，后来二人才悬壶为医。他们弟子很多，恽氏弟子章巨膺，为南社社友，和我相识，谢氏弟子张赞臣，今亦和我订交，可谓因缘巧合。赞臣不仅师事谢氏，且复家学渊源，那四杰之一的张伯熙，便是他的父亲，著有《蓉湖张氏医案》十卷，赞臣尚保存其精钞本待梓。因此他得窥内、难、伤寒、金匮的枢要，而融会贯通，以之济世。他的祖父有铭，清光绪丁丑补博士弟子员，也是一位儒医，修订《芙蓉堤录前后编》六卷，原来他的故乡蓉湖，盛产芙蕖，每当暑夏，湖中芙蕖取次开放，翠衣红裳，亭亭净植，有十万八千芙蓉圩之号，所以赞臣有蓉湖居士的别署。他还有一位老师曹家达，字颖甫，晚号拙巢，江阴人，著有《曹氏伤寒论》。上海有个诗文集团陶社，济济多才士，曹为社中前辈，著《梅花百咏》，文擅骈俪，稿多散佚。陶社辑丛编甲集，搜得七篇，因名之为《气听斋骈文零拾》。其人更饶民族气节，抗战时，邑城沦陷，寇入其家，以骂寇不屈死。陶社诸子，举行追悼。和赞臣同学的，有程门雪、秦伯味、陈存仁，都是医林翘楚。赞臣的作品，有《中国历代医学史略》、《本草概要》、《中国诊断学纲要》、《咽喉病新镜》、《张赞臣临床经验选编》等等。又主编《医界春秋》，月出一期，自一九二六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止，共出一百二十三期，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为中医刊物影响最大的一种。这一全套刊物，他特制一木箱，版面镌刻书名，经过四凶肆暴，失而复得，置诸斋舍，以示历劫不磨。当他主编该刊时，适国民党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会议，由于当局素昧我国固有文化，发表限制中医产生的议案，欲假借政治权力，以实现废止中医的主张。赞臣与陈

存仁力主抗争，赞臣首先发难，以医界春秋社名义，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又撰文分载各报，口诛笔伐，造成极大声势，由十五省代表推举五人赴京请愿，在公道压力之下，当局不得不撤消法令。赞臣把经过情况在《春秋》揭布，这维护国医的功绩，迄今尚有播诸口舌的。

赞臣生平，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所喜便是读书，购买典籍，为唯一癖好。他除阅读医书外，又泛览史乘笔记及诗文集，凡涉及医药的，都潜心研讨，抱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主旨，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数十载如一日。他工吟咏，有《述怀诗》，为人传诵，常和谢利恒等师生唱酬，谢氏逝世，他挽诗六首，有一首云："妙语能教一座倾，座间名士半门生。联吟酌酒寻常事，毕竟风流属老成"。书法又极遒挺，那纪念汉代著《伤寒论》之张仲景医史文献馆成立时，他书撰一碑，屹立馆中，来馆参观者，莫不注目欣赏。

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儿子，他家和袁世凯有戚谊。在袁世凯总督直隶时代，镇芳参与帷幕，故其荣达，都由袁一手所造成。辛亥革命之际，他代理直隶总督，继任河南都督，提出"豫人治豫"的口号，用以巩固他的地位和势力。民国三年，作参政院议员，洪宪这出丑剧，他也是剧中人之一。可是儿子伯驹看在眼里，是很不以乃翁为然的。伯驹和袁世凯第二子袁寒云为表弟兄，却很相得，因寒云有讽劝父亲不要做皇帝的诗："剧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二人同一志趣。寒云逝世，他很痛悼，拟搜罗寒云遗作，刊为专集，寒云晚年流寓沪上，其作品散见沪上出版的各刊物。伯驹知道我收藏这类刊物较多，便托我助之搜采。当时我较闲暇，为其效劳，成绩很不差。

我录存的寒云作品有：《新华私乘》、《辛丙秘苑》、《三十年闻见行录》、《雀谱》、《叶子新书》、《舉斋随笔》、《日下春尘》、《流水音记》、《龟庵杂诗》、《儒林余屑》等，可是这个专集，始终没有印出来，仅油印了一册《洹上词》，和他自己的《丛碧词》，成为姊妹编而已。

谈到《洪宪纪事诗》，最初出于南社耆宿刘成禺之手。他是史学家，又是诗人，他把史和诗结合起来，约三百篇，章太炎为序，孙中山作跋，收入《禺生四唱》中。所谓《禺生四唱》，即以《洪宪纪事诗》为首唱，配以《广州杂咏》、《金陵今咏》、《论

板本绝句》。但所谓《四唱》仅有二唱，最后的《金陵今咏》、《论板本绝句》，有目无书。我所购得的仿宋铅字本，线装，扉页上且有成禺亲笔识语，尤为珍贵。《纪事诗》为白文，没有注释，很难索解。此后禺生把在《逸经》半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汇刊为单行本，无奈抗战时期，物力维艰，用土纸印，字迹模糊，很不醒目。

实则成禺对于洪宪一段事迹，无非凭着报纸所载及道听途说，凑掇而成，远不及张伯驹的目睹亲闻，较为确实。若以"杜陵诗史"为比，那么这《诗史》在伯驹不在成禺了。伯驹这部书，名：《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凡一百零三首，注释之详，尤属后来居上。我友吴德铎早向伯驹索得原稿，配合成禺的二种，加以整辑，刊成《洪宪纪事诗三种》以问世，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伯驹喜蓄砚，所藏很多佳品，他最得意认为生平唯一巧遇的，那是柳如是的蘼芜砚，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各有人藏，而旦夕之间，均归了他，成为丛碧斋头长物。事情是这样的，他和清宗室溥雪斋往还很密，某晚，他访溥闲谈，溥适得柳如是的蘼芜砚，质极细腻，镌有云纹，有四眼，作星月状，砚背为篆书铭文，下隶书款"蘼芜"，右上角镌："东井山房珍藏"，下侧为"美人之贻"四字。又有"河东君遗砚"、"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都属隶书。匣为花梨木原装，古泽有光。伯驹看到，爱不释手，便商诸溥氏，愿加值请让，溥毅然见允，当夜携归，摩挲竟夕。次晨，有琉璃厂商出一砚求售，视之乃钱牧斋的玉凤朱砚，砚为玉质，雕作凤形，亦有篆书铭文、款"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明代紫檀木原装匣，伯驹即如值留下，并出蘼芜砚配对，商深悔索值之廉。夫妇砚合璧，是真难能可贵了。

伯驹擅绘事，其夫人潘素的花卉，也名盛艺苑。夫妇俩合作的直幅，迄今犹存，可是伯驹已不在了。他的《春游琐谈》六集，乃油印本，我尚保存。当时撰写者，均列名末页，以年龄为序，年龄高的，如卢慎之九十岁，陈云诰八十九岁，叶恭绰八十二岁，我也厕列其间，时年七十一岁。年龄较轻的周汝昌四十七岁，张牧石三十七岁，胡蕖秋三十六岁。距今已隔三十年左右，健存者已不多了。

伯驹熟悉京剧，能袍笏登场，演来声情并茂。他和袁寒云为表兄弟，伯驹为寒云印《洹上词》一册。蒙见贻，他在书眉亲笔加着附识，述及他和寒云一同演剧事，如云："某岁，寒云与余演戏于开明戏院，寒云与王凤卿、少卿父子，演《审头刺汤》，寒云饰汤勤。余演《战宛城》，饰张绣，红豆馆主溥侗饰曹操，九阵风饰婶娘，钱宝森饰典韦、许德义饰许褚。散场已夜二时余，寒云与余去曲院饮，夜雪，寒云作书，右挥毫，左持盏，赋词记之，余和之云："银烛垂消，金钗欲醉，荒鸡散动还无睡，梦回珠幔漏初沉，夜寒定有人相忆。酒后情肠，眼前风味，将离别，更嫌憔悴，玉衙归去暗无人，飘摇密雪如花坠。四时余，余始冒雪归家。"可见当时兴致之高。数年前，上海张文渭女演员，特地乘车赴北京，拜伯驹为师。一九七四年，伯驹缅怀往事，撰《红氍毹纪梦始注》，洋洋若干万言，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为梨园极珍贵之史料。吴小如更有《读红氍毹纪梦诗注随笔》，小如对于戏剧，也很熟悉，说来似数家珍。以后，如重印该书，这《随笔》大可附在书后，那就相得益彰了。

“交际博士”黄警顽与徐悲鸿

博士上面冠着交际二字，这个头衔，未免太突兀了。一般留学欧美日本的，只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等等，从没有什么交际博士。那黄警顽久居上海，没有远涉东西洋，这个“交际博士”的头衔是从哪里来的？容我介绍一下吧！

他家本清寒，读书不及深造，便为了生活，投身商务印书

徐悲鸿手札

馆为学徒。在营业部工作，业余自学，由于努力钻研，居然在学识上获得很高的修养，行文通达流畅，经常在报上发表。其思想意识，和一般旧知识分子判然有别。这样经过若干年，馆方认为他头脑灵敏，什么都能应付，便委他专任接待与营业有关的宾客，尤其教育界方面的人士，作为重点。原来商务发行的各种教科书，销路很广，利润很丰，但当时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都纷纷编刊教科书，和商务竞争，勾心斗角，竭力推销，大有分我一杯羹之概。那中华书局更屈商务劲敌。商务出了什么书，中华即有异名同类的书追踵而出，相与对垒。当时教育界人士，对于助销教科书能起很大作用。商务认为必须拉拢他们，才能增加发行量。所以警顽就成为商务方面的重要人员之一，让他发挥交际才能，广泛结交教育界人士。谈到警顽的交际，确有他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领，他为人和蔼可亲，春风满面，任何人都喜欢和他晤谈。他记忆力之强，尤足惊人，只要他见过一次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他把这些作为攀谈资料，显得很亲切，使大家增进了友谊，令人难以忘怀。据我所知，在警顽头脑中，有印象的对象数达二万人左右。在大庭广众间，又善于为两个互不相识的，介绍他们结为朋友。假使甲是在学校里担任几节课，乙喜欢写些杂稿，他就在两人原有基础上提高一下，介绍着说：甲是教育家，乙是著述家，使得两方皆大欢喜。由此他的交游越来越广。凡学校的校长及教务主任，从外地来到上海，他不知则已，知必亲往迎接，招待他们食宿，并引导游览，尽数日之欢。每逢寒暑假，例必折柬邀请当地的学校主持者，在肴馆里设着盛筵，热情款待，在笑谈间，请他们下

学期多多采用商务课本。好得商务有笔交际费，供他使用的。那中华书局，因此也有同样的设施，但交际手腕，不能和警顽相颉抗，所以推销教科书，总落在商务的后面。在民初的社会，"交际博士"的称号，几乎妇孺皆知，比正式的什么博士还要响亮。

警顽和画家徐悲鸿，关系非常密切，他有一篇《回忆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略云："徐悲鸿是中国近代杰出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逝世，还只有五十八岁。我从一九一五年和他相识，直到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岗位上去世时为止，相识三十五年。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很少有比我认识他更早的朋友。我们共过患难；同过生死，特别是在一九一五年，他初次来到上海以后，他一生中关键性的年月，彼此有过极亲密的关系，所以对他了解得较清楚，较详细。"

警顽所谓关键性的年月，究属是怎样一回事。那悲鸿是位有天才无门路的青年，自宜兴来到上海，凭着他同乡徐佩先的信来投奔商务《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请警顽为之先容。警顽很热情地领他到编辑部，恽氏看到他带来的几张画稿，觉得人物画画得很好，可为教科书绘插图，教他在上海多住几天等待回音。他暂寓一小旅馆中，等待了好几天，恽氏才通知他，大意谓：国文部（即语文部）主持人庄百俞、蒋维乔、陆伯鸿看了画，商酌了一下，蒋维乔、陆伯鸿都通过了，惟庄伯俞嫌线条太粗，不同意。我无法挽回，只得表示歉意。悲鸿大为沮丧，往访警顽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罢就走，警顽初不介意，既而一想，悲鸿告别，神色不对，可能寻短见，跳黄浦。想到这儿，连忙赶到外滩，果然看

见悲鸿低着头，在那里很不安地来回踯躅着。警顽上前把他抓住，悲鸿见了警顽，立刻掉下泪来，才知他拖欠了旅馆宿费，被驱逐出门，并扣住了衣箱，致无地可容，不得已出此下策。警顽劝慰了他，愿为设法，代谋工作，留他在商务宿舍里，和他同宿同食。警顽是精武体育会的会员，那时大家提倡拳术，学着所谓"谭腿"，但缺乏像学习体操时用的挂图，警顽动了脑筋，立访他所熟识的某书局经理，建议出版一套《谭腿图说》，他自告奋勇撰写解说，推荐悲鸿绘画，经局方同意。从此他一下班就赶回宿舍，给悲鸿摆架式，让他照式构图，不多几天，绘成了全图一百多幅，交给书局，获得三十元稿酬，悉数给了悲鸿。又为他介绍审美书馆的高剑父、高奇峰弟兄俩，为书馆绘了五采花鸟屏条，也得了相当稿酬。又介绍了一位湖州丝商黄震之，震之很赏识他的画，并同情他的遭遇，给他一个小室，很为安静，让他看书作画。这时悲鸿还学习法文，因法文学得好，考入震旦大学。此后一帆风顺，成为一位驰名中外的画家，因此他别署"黄扶"，说明他的一生，出于黄警顽、黄震之二人的扶助。

警顽还有一件具有正义感的故事，当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那时伊藤博文任统监，尽收朝鲜各部衙的印信簿籍，且佩剑直谒朝鲜王，王不能堪，密遣使诉于海牙万国和平会，事发，伊藤入宫质问，气势汹汹。不久，伊藤赴哈尔滨，朝鲜志士安重根愤于一击，致伊藤于死命，安重根也被杀害。安重根的儿子潜逃来沪，无处存身，警顽招留了他，给以衣食，并栽培他读书，毕业后，为之代谋职业。

警顽生活简朴，他和柏静如女士结婚，新夫妇各饮咖啡一杯，其时代价只四角，其它俗套，一律废除，简单为从来所未有，

其经济亦为常人所不及。所以有人对他开玩笑说："您不仅是'交际博士'，也称得上'经济博士'了！"他俩结婚周月纪念，致书告友好，油印付邮，我获得一份，书作白话体，有云："我俩的人生观察，认为各个爱侣，是家庭形态构成的元子，各个家庭，是社会体系组合的质素。各个爱侣，固要致力于家庭任务，各个家庭，更要努力于社会的开展，因为爱的生活元素，和爱的生活享受，是取给于社会的。故此我俩做人的目标，一本相助和相谅的两颗赤心，朴俭勤劳，巩固家庭的基础。但决不作金钱的奴隶，妨碍新时代的来临。同时更一本散开和集合的动作，提倡国货，展兴中国的产业……"当时这种言论，也是难得听到的。

耿直成性的陆丹林

陆丹林在南社中，秉性是较率直的。我在《南社丛谈》中，曾为他撰一小传，当时匆促为之，颇多遗漏，兹在这儿补记一些，以资谈助。

他参加南社，在我之前。他曾向柳亚子提议，把南社的种种，编写一部史料性质的书册，可是亚子认为社事太繁琐，成员太庞杂，不容易摘。愿把所有的资料和图片，供给丹林，请丹林一挥椽笔。可是丹林却谨谢不敏，默尔而息，实则他对于社事和社友是相当熟悉，当时他没有争取撰写，是很可惜的。

他是广东三水人，旅沪数十年，还是乡音未改。记得冒鹤亭前辈，生于广东，因名广生，某年粤省修志，请鹤亭参加辑政。这时鹤亭误以为丹林已作古，把他列入儒林中。丹林知之，引为生入儒林传，这是破例的光荣。他叩门往谢，鹤亭向之道歉，遂为订交之始。

丹林一目失明，装一瓷目，宛然天成，人罕知之。他一足微蹇，我问了他，才知他早年遇盗时因奋勇抵抗，被盗枪击中踝，幸未丧生，但影响步履罢了。

他喜搜罗书画，有出于遗老的，也有出于革命人士的，遗老和革命人士，截然两个阶级，是处于敌对地位，他却从艺术角度来看，无分轩轾。在民初，顺德有位书画家温其球，丹林慕其名，便托同社蔡哲夫代求一画，温慨然为绘红树室图，丹林

从此以红树室为其斋名。此后又请人为绘红树丛中自在身图，又因红树而衍为枫园，别有枫园读史图、枫园忆凤图，题咏纷纷，蔚为大观。他又喜搜罗印章，宜兴储南强得一明人所刻的瓷印，恰为"丹林"二字，即寄赠丹林，他大为得意。又红树室印，有吴朴堂简琴斋、杨千里、王个簃、邓粪翁、朱其石刻的其石所刻，且有好多字的边款，如云："人是丹林室红树，为冒鹤亭题红树室图句，丹林吾兄属刻，庚子秋日，朱其石并记"。又吴仲垌、顾青瑶、单孝天、李涤、冯康侯等，也都为之奏刀。他又自己试刻"自在长老"四字朱文印，颇饶古意，原来他的别署为"自在"。总之，他的名章和闲意，凡百余方，最小者仅二分，出陈巨来手，最大者高四寸，出易大庵手。他于女子刻印，说顾青瑶胜于谈月色，赵含英又胜过顾青瑶。(按柳亚子的"青兕"别署印，即顾青瑶刻)

丹林和张大千为莫逆交，藏大千画一百多幅。有大千为书的六尺巨联，句云："无忧唯著述，有道即功勋"。集屈大均句，浑成自然，书法大气磅礴，见者无不称为大手笔。他又有大千所绘六尺巨幅的荷花，中华书局印《张大千画集》，收入集中，丹林为该集撰一白话长序，时为抗战胜利后。

他编辑的刊物，有好多种，《中国美术年鉴》，他是编审委员会的编审委员。若干年前，香港把这书翻印一下，称之为《中国现代艺术家像传》，竟列丹林为主编，实则主编为王展昌，非陆丹林。他主编的有《人之初》，那是吕白华助他编的。有《逸经》，那是和简又文、(大华烈士)谢兴尧合编的，他所征求到的稿件，一经发表，便将该稿覆印一、二十份，寄给作者，俾作者保存。续有所作，即续为覆印，积多了装订一下，俨然为一单行本。这个办法很博得作者的欢迎。他首先获得瞿秋白

的《多余的话》，载该刊上，顿增销数。共出三十六期，第三十七期已见到校样，因抗战军兴，没有刊行，所以他所藏，比外间多一册，引为珍希之品。《逸经》停刊，不久，丹林赴香港，继辑《大风》。这时郁达夫和王映霞闹离婚，郁作了《毁家诗纪》，每诗附有注释。登载于《大风》。王映霞以诋语太多，很不甘服，也如法泡制，做了许多诗，附着注释，反唇相讥，交给丹林。丹林登载了诗，注释却被删除，王对此认为不公允，颇有意见。丹林编《道路月刊》，为时最久。它是上海道路协会发行的，隔邻恰为沪市公用局局长徐佩璜的私邸，私邸没有电话，徐以局长身份，经常到协会借打。一次适被丹林遇见，徐也不打招呼，傲然拨机，丹林立即面斥，徐忿然作色，诉诸市长吴铁城，吴谓"借打电话，扰人办公，确不合理"。从此徐自装电话，不再借打。

丹林为人刚直，是他的一贯作风。有一次，旧王孙溥心畬（儒），假上海南京西路康乐酒家（即美术馆的前身），举行书画展，事前宴客，我和丹林同席。这天来客很多，那爱俪园的姬觉弥（姬氏得犹太巨商哈同、罗迦陵夫妇的信任，主管爱俪园。交识遗老，附庸风雅，遂为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被邀之列。姬很高兴，持杯向各席敬酒，当然大家起立，共干一杯。既而持杯来到我席，丹林瞧不起姬氏，非但不起立为酬，并斥姬氏："我不认识你，干什么杯！"姬氏讨着没趣，退席而去。又有一次，某举行画虎展。某庸才自夸，所作既乏负隅出柙之势，亦无啸谷震林之风，形和神两不具备，丹林鄙之。这时丹林适主某报笔政，某投寄一宣传稿，请丹林发表，丹林为之删易，且把"虎展"改为"猫展"，某为之啼笑皆非。又杭州有碧峰居士其人，办一书画社，为客代求当代名家书画，自诩任何不易求得的书

画家作品，该社均能辗转请托，如愿以偿。实则该社雇得平素默默无闻的书画和篆刻作手，摹仿伪造，借此骗取润资罢了。这事给丹林知道了，他故意开一书画家名单，其中有健在的，也有已逝世的，假说受南洋华侨所托，按这名单，每人作一直幅，并附尺寸，寄给该社，询问能否办到？那位居士认为这是一注大宗收入，完全包办下来。丹林得此回信，在报上登一文章，带着讥讽说："某社不惜人力物力，为爱好书画者服务，不仅能求当代名家的缣幅，并在天之灵，在地之魄，亦得通其声气，以应所求，为旷古所未有，敬告海内大雅，如此良机，幸弗坐失……。"不久，该社也就自动停业。又某出版社刊有涉及邹容烈士一书，乃柬邀诸同文举行座谈会，每人各赠该书，请提意见，大家都认为内容丰富，史料性强，以及其它种种谀辞。丹林突然发言："这真是活见鬼，年月有极大出入，事实上生死倒置，刊物宜向读者负责，岂容如此草率！"闻者为之愕然。主编在座，立即自我批评，谓："我应当负失检和疏忽之责"。某出版社以丹林耿直敢言，持论正确，遂聘之为顾问。又《永安月刊》，我为编委之一，力主多载掌故一类的作品。丹林写了好多篇，我征求李鸿章后人李伯琦撰写晚清宫廷史迹，伯琦提到李鸿章，辄称"先文忠公"，丹林不以为然，谓："在此民国时代，不应当再见封建性的旧谥法。"

丹林在浩劫中受到冲击，生活艰困，便预写遗嘱，略云："人总是要去世的，自己做好身后的安排，那是必要的。我离世后，遗体送殡仪馆，不要再换衣服，也不要整容，这是愚蠢的人所做的笨事，切勿盲从，否则是糟掉物料，对死者无补，对生者有损。遗体送到殡仪馆，即行结账，定于何时火葬，不必管它。这样更加做得撇脱，省却许多无聊琐事。骨灰不要取回，

交托殡仪馆可了，因为它没有一些用处，反成累赘的废物。黑纱、纸花和其它形式的东西，和虚伪庸俗的陋习，都应该彻底扫除。即朋友也不须你们通知，我已预托一人代为函知一些朋辈了。我生平集藏的文物，早已星散，现在没有什么，只剩几件破旧衣服，此外有一端砚，砚底刻有文字，可以留为纪念。至于所存的书，我在世时，还可以看看，其它可选择一些，给大光存阅，因为他爱好史料的。我平日生活俭朴，量入为出，素不负债，近年经济困难，百病丛生，才向友人挪借周转，我在生时，应由我设法归还，死后就不能清偿了，朋友是会体谅的。本件分写两份，一交朱杏如、陆少兰、陆大光收执，一交陆筱丹、余慧蒨、陆敬平、陆禹平收执。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这年七月三日，他便逝世。朱杏如是丹林的继室，大光、少兰，朱氏所出。筱丹是丹林前妻，苏燕翩所出。所谓留存的端砚，乃黄宾虹遗物。丹林逝世后，被抄之文物书籍大都发还，随即平反。

丹林逝世后，香港某出版社，刊有《中国现代艺术家像传》一书，煌然列陆丹林主编。实则此书乃一九四七年，王端（展昌）所主编，丹林仅为编审委员之一。书名《中国美术年鉴》，是屠诗聘刊印的。

徐卓呆种种

徐卓呆有"笑匠"和"东方卓别林"之称，他的笑料，实在太多了。这里，我分着时期来谈。他平生多才能，生活又多变化，最初过的是体育生活，就先谈他的体育生活吧！

他原名傅霖，号筑岩，由筑岩谐声为卓呆。又因"梅"字，也可以写成"槑"，"呆"字成为半个"梅"字，一署半梅。他是吴中浒墅关人，所以一口吴侬软语，眼睛一眨一眨的怪有趣，人们见了他的一副尊容，就要发笑。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生，这时尚在前清光绪年间，学的是体育，什么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以及其它种种活动，都给他学会了，甚至还学会了跳舞。但他对于跳舞，仅仅是由好奇和从兴趣出发，认为学了没有用，姑妄学之而已。及毕业回国，他就把有用的体操，编写了几本体育入门书，把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等种种动作，和种种姿势，授意于人绘成图幅，有的是实线，有的是虚线，使它系统化，表示左右旋转、上下俯仰的动态。把这稿本让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接受了，刊印出版。这时各学校纷纷采用，作为教本，并把体操列入科目之中。他的夫人汤剑我，也是留学日本学体育的，一门体育，共同工作，各学校争聘他们夫妇俩，来教徒手、哑铃、棍棒等操，培养出许多体育人才。上海著名体育家年登耄耋的陆礼华女士，还是他们的小学生。汤剑我从天台山农学习书法，写得一手好魏碑，并收了一些学书法的弟子。

卓呆是戏剧爱好者，这时上海有个兰心戏院，设在博物院路（现在长乐路的兰心是新院），时常由旅沪西侨所组织的剧团，在这儿演出，演的都是世界名剧，开话剧的先声。卓呆每逢开演，例必去观赏一次，观众什九是外国人，所以票价很高，他限于经济条件，没有办法，总是买三楼票，但也需银币一元，而所得的戏剧知识，确实不少。

大约一九一七年吧！张状元季直，在南通办伶工学校，请卓呆去教课。既而又委他和欧阳予倩一同东渡，考察日本的俳优教育，俾伶工学校有所借鉴。卓呆回国后，业余常在《时报》上写些剧评，竭力提倡改良戏剧。恰巧这时有位王熙普（钟声），担任沪绅沈仲礼所设立的通鉴学校的校长，在报上登着广告，提倡新戏剧，招青年去学习。这很对卓呆的胃口，连忙来沪访问王熙普有所商谈，彼此水乳相融，非常谈得拢，熙普便邀卓呆来合作。但学校开了学，不上什么课，不过天天排戏，为实地练习，都由熙普指导。有一天，戏中有一跳舞场面，其时上海还没有跳舞场，没有人熟谙这门技术，这怎么办呢？幸而得知卓呆是曾在日本学习过，便请卓呆教跳舞，当时认为学了没有用，现在却派了大用场。所以卓呆日间在南市某校教体操，晚上到通鉴来教跳舞。由于他循循善诱，跳舞逐渐开展，甚至社会上相习成风，什么探戈、狐步、华尔兹舞都流行开来了。

卓呆不仅致力于体育，又复从事于戏剧。上面已涉及到他的戏剧爱好了，他是通日文的，经常到日本人集居的虹口，购买有关戏剧的日本杂志，单行本的剧本，买得更多。又读了些世界著名的剧本，揣摩研究，一方面且和包天笑合译了世界三大悲剧之一的《牺牲》，印行问世。他觉得演剧必须化装，所

以应懂得化装术。不久，他认识了一位日本化装家浦山鸥梦，向他请教，化了三、四个月的工夫，给他学会了，便自己试行化装，拍了许多照片，可惜在"一二·八"之役中全部化为劫灰。后来刘半农参加开明社团演剧，这时半农尚在幼年，饰一顽童，就是卓呆为他化装的卓呆。又觉得舞台上有开打，又须懂得一套应用武术，那浦山鸥梦，武术也是在行的，复从了他学武术，所以卓呆对于演剧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他很想由理论而化为实践，恰巧他在日本认识了陆镜若（商务印书馆主编《辞源》的陆尔奎的儿子），是位戏剧家，借那味莼园（俗称张家花园）来演剧，演《猛回头》，邀请卓呆担任剧中一角，他就在剧中饰一青年小学教师，第一次登台，怯生生的自己不够满意。不料过一天，那《民立报》的《丽丽所剧评》，这是郑正秋撰写的，为报上刊载评剧的滥觞，《剧评》中对于卓呆大大地捧场，他受宠若惊，才相信自己在戏剧上是有些前途的。便打听到这位知音郑正秋，住在十六铺南码头，专诚拜访，二人一见如故，正秋是潮州人，潮州人讲究喝工夫茶，就用小杯，请他品尝，从此两人经常往来，志同道合。有一次，陆镜若和他的弟弟露沙等，假座兰心戏院，演《社会钟》，邀卓呆在剧中饰一傻子，他觉得很成功。

辛亥革命，震动人心，卓呆为丹桂第一台排了《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史可法》等戏，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演出，当然很受社会欢迎。此后，卓呆创办了社会教育团，用戏剧来灌输社会教育，常演出于南京路谋得利小剧场，颇著声誉。又编了三十多出滑稽戏，都被郑正秋要了去上演，很能卖座。卓呆往往在自编的戏剧中演一个角色，做了正式的演员。为了演各种角色，他备了许多私房行头，应有尽有，凡十几箱，他很

宝贵，目之为"百宝箱"，可是"一二·八"之役中付诸荡然，这是使他很舍不得的。他对于演戏，由生而熟，熟炼了很镇静，有时和后台的同道聊聊天，有时在后台看小说，甚至写小说稿，习以为常。他又和欧阳予倩、朱素云等九人，组成一个剧团，在笑舞台演《红楼梦》。在《晴雯补裘》一剧中，卓呆饰晴雯的嫂子。他一度赴苏州演出，这是老戏剧家李君磐所主持的。君磐带来两个学徒，一个黄秋士，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所以他认识张恨水，比任何人都早。某年夏天，他应朱素云、张石川之约，赴杭州城站的第一台演戏。卓呆深慕六桥三竺九溪十八涧之胜，可是足迹从未到过西湖，他的夫人汤剑我，也是徒慕其胜而没有到过杭州，欣然同往，一有余暇，就去断桥残雪、三潭印月、雷峰夕照、烟霞洞、孤山游玩，几乎流连忘返，直至演戏合同期满，大家回上海，而汤剑我对于西湖仍依恋不舍，还去畅游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些额外开支，把所领到的演出费，统统消耗净尽，回去没有川资，将手上的金戒指兑换现钱，始得上火车。剑我在车中，犹低低念着"山外青山楼外楼"，卓呆笑着接了一句："指环薪水一齐休"。在他七十岁时，写了一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作了系统的记述。

这时电影事业大大发展，除了明星影片公司、上海影戏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外，利之所在，大家纷纷创办小规模的公司，竞拍电影。卓呆不甘寂寞，和汪优游合办"开心"影片公司，商标为"猪八戒吃钥匙"，拍了些话剧式的电影。后来，又办了一家"蜡烛"影片公司，开幕那一天，某滑稽朋友送了一对大蜡烛，说是"点大蜡烛"，这是妓院中的一种名目，卓呆们却受之无怍。他们的出品，有《神仙棒》、《隐身衣》、《爱神之肥料》、《临时公馆》、《怪医生》、《活招牌》、《活动银箱》等，卓呆和优

游，每剧都充饰要角。这些剧本，大都寓讽刺于滑稽之中。记得我为艺华影片公司编《新婚的前夜》，为上海影片公司编《国色天香》这两部影剧，卓呆都担任客串式的演员。

日本有所谓连锁剧，那是戏剧和电影连合起来的，卓呆在日本观赏过，就献计给上海九亩地的新舞台来如法泡制，改称为连环戏，共演了两部，先为《凌波仙子》，后为《红玫瑰》。连环戏是这样的，把一部戏一分为二，半在银幕上映，半在舞台上演，凡舞台上不容易演的，都用电影来替代，室内的戏，照样在台上实演。如正在台上实演，换了一个场面，电灯一暗，挂起银幕，舞台上的人，都上了银幕，映到末一个镜头，顿时电灯一亮，银幕上的人，又在舞台上接演下去，相互交替，变化多端。由于观众喜欢新奇的玩意儿，故连环戏很轰动一时，连卖满座。

卓呆由体育而戏剧，由戏剧而小说，他写小说，在演戏时即开始涉笔。我幼年阅看《小说月报》，就看到他的小说和剧本，给我印象很深。他又担任《时事新报》编辑，翻译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他不懂俄文，是由日文转译的。这时，中华书局扩充编辑部，他就辞了《时事新报》，进入中华书局编辑部，并把刘半农也介绍给"中华"，这是刘半农成名的萌芽。卓呆还担任《晨报》编辑，和姚苏凤同事。他出笔很快，什么都能写，写的字数不须计算，在写字台上，置着一小钟，一小时所写，就是一千字。他的单行本著作，我所忆及的，有下列若干种。《上海旧话》（笔名赫马、和我合作）、《第三手》、《秘密锦囊》、《无聊》、《非嫁同盟会》、《烟灰老四》、《两条道路》、《人肉市场》、《针线娘》、《乐》、《情博士》、《何必当初》、《馒头镇》、《万能术》、《软监牢》、《明日之上海》、《水里罪人》、《木乃伊》、

《八一三》、《阴阳怪气》、《卓呆小说集》；还有电影剧本《黄金万两》、《奇中奇》、《兄弟行》、《母亲的秘密》，以及《电影摄制法》、《电影放映法》等。

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上面仅仅是不完全的统计，此外还有《笑话三千篇》、《李阿毛外传》、《唐小姐》。又日本人式场隆太郎所作的《四十岁以后无病生活法》，他译为《老人经》，此书谈生理卫生。他的译笔比较生动，可当小说看。

他看到一些不成熟的新体诗，很不顺眼，也写了滑稽性的新体诗，称之为《不知所云集》，上面有篇自序，从头到尾，都是虚点，不着一字，借以讽刺那些说空话、言之无物的作品。他的著述。有科学性的，如《飞机何以能飞》、《近代战争的利器》、《战费之今昔》、《保健食料》。有科幻的，如《火星旅行》。有一次，他在浴堂里洗澡，觉得洗澡的浴客，一个个虽有肥瘦高矮之分，但赤裸裸地看不出他们的身份，等他们浴罢穿了衣服，才看得出他们每个人的身份来，就写了篇小说《浴堂里的哲学》，是怪有意思的。他的后期杂作，以刊载《万象》及《大众》两种杂志为多。后来，他的夫人汤剑我病逝，他续娶华端岑为妻。华端岑把卓呆发表在上述刊物中的文章汇装成两厚册。

华端岑很能干，和卓呆共同研究制造科学酱油，味很鲜，起初是试制赠送戚友的，此后要的人太多，为了限制，定了价格，竟做起酱油生意来，称之为"良妻牌"酱油。他和人通信用的信笺，特请钱瘦铁题了"妙不可酱油"五个字，为"妙不可言"的蜕化语，言与盐同音，既有"妙不可盐"，不妨为"妙不可酱油"，从取笑中做了广告。这时他的笔名为"酱翁"，又号卖油郎。

谈到他的笔名，饶有趣味性，他一度住居闸北，自称闸北

徐公，不让当年邹忌的城北徐公专美。既而他家乔迁，徐碧波卜居闸北，他对碧波说："这闸北徐公的尊号，由你顶替了吧！"凡妇女年事增长，犹有丰姿的，俗称"半老徐娘"，他又自号"半老徐爷"。《杨家将》小说中，有杨老令公。他生肖属羊，便称"羊老伶工"。一般文人，往往摭取古雅文字为自己的书斋命名，如什么秋水轩、听松庵、含烟阁、吟芷居等等，他却故意弃雅取俗，标为"破夜壶室"。文人所取名号，也须有书卷气，他却别署李阿毛。我们和他开玩笑，叫他"阿毛哥"，他回过头来，向我开玩笑，因我常为各刊物写补白小文，他就叫我为"补白大王"；他和评弹兼小说家的姚民哀一起，对我总是"补白大王"长，"补白大王"短的乱呼着。以前写给人家的信，结末不像现在那样写上"此致敬礼"，必须因人而施，如对士人称文安，对商人称筹安，对官吏称升安，对武夫称勋安。卓呆写信给我，特称"补安"，当时上海潮音出版社，为我刊印一小册子《慧心粲齿集》，一名《红花儿》，我请卓呆撰一序言，他又涉及到了补白，略云："郑子逸梅，善作短隽之文，凡新出之各杂志，莫不有郑子之作。编者以其至短，难以成页，故悉殿于篇末，于是郑补白之名，传遍著作界矣。夫木桶无油灰则漏，棺材无炭屑则松，彼油灰炭屑，即木桶与棺材之补白也，由是观之，补白之功用岂不大哉！"不伦不类，引人发笑，这一下影响到现在，各刊物上提到我，总是加上"补白大王"的头衔，最近有人来采访，他的采访稿，标题为"补白大师郑逸梅"，由"大王"而"大师"，似乎升了一级，追究根源，"始作俑者，其徐姚乎！"

徐卓呆有女儿三人，除了孟素下世外，一名綦，一名絮。当反右时期，他的一位最得意的乘龙快婿，戴上右派帽子，受屈自戕而死，这一个晴天霹雳，使他大为震惊，从此抑郁寡欢，不多

说话，体亦渐近龙钟，自己不能俯身纳履，穿衣亦不便捷。结果患了食道癌，不能饮食，送入医院，他一看病床号数，恰与他预定墓穴的号数相同，他写了"病无希望"四个字给家里人看。果然不久，即一瞑不视，与世长别，享年七十八岁。他的夫人章端岑尚健在，年届八十。

我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的编撰者张相文

大凡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读过葛绥成所编的地理教科书。葛氏是浙江金华人，寄寓沪西长寿路的养和村，和我同住一村中，经常晤谈。他的斋舍，满坑满谷，都是中西地理书。他研究地理，颇有成就：能绘精审的地图，又编了《中外地名辞典》，在地理学上，作了较大的贡献。一般都认为葛氏是编辑地理教科书最早的人。其实不然，更早的要推江苏泗阳的张相文。

张相文，字蔚西，晚号沌谷居士，出生于清季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幼喜读书，可是家贫没有典籍，幸而当时的县学教谕胡和梅，喜他幼慧，尽力资助教诲，学乃大进，因此相文对于和梅的教谕，是终身不忘的。此后历师周步墀、张鸿仜、张锡宾、李鼎荣。年十九，他在乡里间已负重名。博览史传为文似万壑泉源，滔滔不绝。二十一岁，王先谦案临淮安，岁试，补博士弟子员，名列第二。二十七岁，授徒于汪瑶庭家，时瑶庭官桃源县知县，即设帐县署中，宾主甚为相得。既而执教淮滨书院，赴南京乡试，中式第四名。他偶而阅到《时务报》和江南制造局所刊的各种科学书，顿时思想豁然开朗，觉得八股制义，一无实用，徒然消耗精力。为了救时济世，非科学不可。他于是幡然改计，从事实学。恰巧这时他的老

居停汪瑶庭，迁任苏州长洲县(苏州府治，民国并入吴县)知县，邀他参赞莲幕。瑶庭和一位美国传教士相熟，那传教士把一幅世界地图送给瑶庭，瑶庭悬诸壁间，相文瞧到了，对此感到莫大的兴趣，便在地理方面潜心探讨，居然被他摸索出疆域的分界，山川的概况，交通运输的途径，城镇堡塞的名目，认为这是一门和政治、民族、历史及文化沿革有密切关系的大学问。前人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实则地理的重要性，更在天文之上。所以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地理方面，积累了经验，撰成我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借此启迪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他所著的《沌谷笔谈》，就有这么一段文字，说明这件事。略云："教科书之名称，今已普行于学界，然其出现于中国，则自余之《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始。此书编于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年)，出版于光绪辛丑(一九〇一年)，他日有所编者，应以此本为最先之教科书矣。"

若干年后，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请他担任国文(即语文)，和地理二科教师，他同时攻学日文，得以阅读日本人所著的地理书。一度在上海编译书籍，其中绝大部分为地理。后又赴广州，任两广师范讲习所地理教师。又应邀赴天津，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兼教地理。当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敦聘他讲《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余，又为某书局编《初等地理教科书》、《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地文学》。他曾与章太炎论山脉，书信往还、各有见解，结果还是太炎服膺他的说法。

当相文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时，得识首创《大公报》的英敛之，又因英敛之的介绍，和白雅雨、张伯苓等相交往。他们都感到我国地理知识于群众中不够普遍，为引起人

们的重视，举办了一所地理学会，初设会址于天津，维持了多年，迁往北京什刹后海北沿，会址宽畅，隙地槐柳萧疏，花卉掩映，当春秋佳日，凭栏远眺，那三海亭台，西山峦树，都荡漾于波光云影之中，使人忘却尘嚣，开豁襟抱。室中又复插架图书，缥缃满目，成为一个优美舒适的读书环境。经费不足，蔡元培、傅增湘、张伯苓、袁观澜、姚明晖等，为之筹措，也就有恃无恐的了。

相文的学问不仅限于地理，对于佛学，也有相当的研究，曾拜高僧谛闲为师，一度与廉南湖同受戒于北京拈花寺。著有《佛学地理志》、《五台山参佛日记》。又工书法，每日临池，虽晚年病废，犹不辍笔，作书常署万松野人。凡见到名人书幅，惬意的，不吝重金，挟之以归，悬诸墙壁，日夕揣摩以为乐。他文笔恣肆，著有《南园文存》，其中如《成吉思汗陵寝辨正书》、《辛亥冬上南京政府黄元帅兴论规取河北书》，都具有史料价值。又著有革命先烈传记，如宋教仁、邹容，徐锡麟、赵声、吴禄贞、陈其美，及黄花冈烈士等等。相文参加南社，遂于诗学，著有《南园诗存》，佳句可诵者，如"风动芦花飞岸曲，霜深柿叶满林弯。"又："挥麈谈玄秋树晚，联床话旧夜灯昏。"又："白板桥通衙十字，红墙寺压路三叉"。又："朔风送雨残年尽，腊酒留宾古道存。"闲适冲淡，得放翁神髓。

相文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辞世，年六十七岁。子星娘，女月娘，哀集乃翁的遗著，为《南园丛稿》，把《文存》、《诗存》、《游记》、《沌谷笔谈》、《大梁访碑记》、《耶律楚材西游录今释》、《万法精理》、《韩边外志》等，包罗在《南园丛稿》中。末附《沌谷居士年谱》、《荣哀录》，共二十四卷。

墓碑文，出于孟心史手笔，张伯英书，陆懋治篆额。那《荣

哀录》，有蔡元培、邓之诚，冷御秋、冯幼兰、傅运森、张尔田、张东荪、许同莘、伦明、袁希洛、景耀月、狄膺、马君武、罗家伦、陈垣、陈钟凡、朱师辙、秉志、钮永建、瞿兑之、沙彦楷、张一麐、柳诒徵、庄蕴宽等哀挽诸作，由此可见他生前交游的一斑。

王培荪广收地方志

上海龙华道上，有一所南洋中学，其历史将近九十春秋；该校教师的阵容和培育人才方面，是非常突出的。这所学校的主持人——校长，当然是值得一谈的了。

该校的校长是王培荪，名植。他是上海市南翔镇人，生于一八七六年十月十日，书香门第。他毕业于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对于母校念念不忘，因此办起南洋中学来。他这"南洋"二字的取义，和现在通称东南亚的"南洋"概念是不同的。他办学很艰苦，自己不取分文，后来稍有规模，他仅取戋戋之数，作为象征性的工资，而对所聘的教师，束脩却是很丰的。教师有：大书家李梅庵（清道人）的弟弟李靖澜，著《槟榔屿开辟史》的陈宗山，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刘士木，留美化学博士邵家麟，南社诗人许苏民，版本目录学家鹿城陈子彝，国内有数的印度因明学者顾天放，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邱元靖，办大同大学的胡敦复教物理，胡明复教数学；还有诗词名家谢玉岑（画家谢稚柳的长兄），以及杨颂华和王引才，都教国文（即语文），培荪自己也兼任国文课。桃李门墙，摄影家朗静山，主办中国篮球学生会的朱少屏，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绘壁画的艾中信，留英的原子核家徐躬耦，园林建筑家郭俊纶，编《医学辞典》的赵师震，主编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

书》的姚楠，为辜鸿铭赏识保举出国，成为森林学家的宋廷模及谢玉岑最得意的高足方予川等，都是后起之秀，时逾数十年，死的已死，生存的也白发盈颠了。

写到这儿，又得再谈王培荪本人。他的夫人沈竹书，很是贤德，在办学初期，学生寥寥，学校经济很困难，竹书便典质金珠饰物来补充。竹书逝世，无后嗣，培荪没有续娶，即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一心一意，致力于教育事业。在"五四运动"中被殴的外交总长曹汝霖，是他的妹夫，可是培荪深鄙其人，虽资金匮乏，从不向之求援。他的老友钮永建任江苏民政厅厅长，起用一批教育界人士当县长，曾请王培荪出任吴县县长，这在当时是个有利可图的肥缺。但培荪不愿当县长，他对钮氏说："我立志办学，还是让我办好这所穷学校吧！"不久，钮氏再次来请说："实在找不到信得过的人才，不得不请你勉为其难"。培荪对他说，"那我推荐这里的老师王引才先生去，我还是当个穷校长好。"（按：这时吴县县长为彭国彦，彭少年气盛，与地方士绅，不很融洽，即自引退，由王引才继任其职。引才须髯俱苍，与彭的翩翩公子，年龄相差很远，苏人因有："孙子去了爷爷来"这句笑话。）

王培荪是爱生尊师的提倡者。学生一律住校，他以身作则，布衣布鞋，自奉甚俭，学生们都向他学习，他对学生说："吃过了南洋中学的糙米饭，保证以后到天涯海角去，也会吃得饱，过得来"。凡学生的学业和品德，他非常关心。学业品德较差的，他就和他们住在一起，给予惇惇教导，直使这些学生的学业和品德有所提高和改善，才允许他们搬回原宿舍。学生毕了业，考大学没有考取，他在校中辟一僻静所在容他们住宿进修。以一年为度，俾得再度应考。他也严格要求学生尊敬

师长。国民党陈氏四大家族的一个儿子，在该校读书，一次大考几何，他考不出，而监考老师李传书一直站在他的桌子旁，他不能作弊，时间已过半课，他急了，对李老师说："今朝你是不是要我好看？为何一直站在我桌旁？"李说："我是监考老师，喜欢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陈威胁说："你不走，我交白卷！"李老师不为所动，陈果真交了白卷，下课后，把李老师击了一下。培荪即把陈叫到校长室去，训斥了一顿，把他开除。陈苦苦哀求，请从宽记一大过，培荪坚决拒绝，对他说："南洋中学的学生，不允许侮辱老师的，你立刻卷铺盖回去！"

南洋中学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其规模当时仅次于上海最大的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前，由于培荪十余年的搜罗，以及王氏先人所遗下，已藏有《四部备要》等图书四千种。一九二六年，图书馆正式建立，楼上为校友厅，有李靖澜所题"以文会友"四字，下面藏书有哲学、历史、政治、方志、文物、记述、技术、文学、丛书，佛经等等十多万册，再加上外文及现代出版物十多万册，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书籍中，方志收集之多，在全国图书馆中名列前茅。培荪收集方志，化了几十年的精力，有的向书商收购，有的托校友罗致，总之，千方百计，集腋成裘。他对校友说："这些方志，对读书的学生来说，尚没有多大用处，但收集多了，对公家是有用处的。"他把方志分为畿辅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镇志，以及舆图等几类。按地域又分为中区诸省、沿河诸省、东北诸省、本区诸省、边区诸省，包括台湾、新疆、蒙古等省区。另外还有山川志、古迹志、居处志等，可见搜罗之广博、卷帙之浩繁，收集到的方志，已占总数百分之八十。这些对国家建设如天文、地理、物产、矿产、交通，水利、文物、考古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参考价

值。新中国成立后，培荪把所有的方志全部捐献给国家。

培荪除文学修养外，又精通释典，戒不杀生，因此提倡学生对生物的爱护，组织护生会，在校园中蓄着鸳鸯、锦鸡、鸟鸽，以及猴子、山羊，点缀在小桥流水，疏篱曲径间，使环境从静雅中显出蓬勃的生气。学生课余之暇，在这儿观赏一下，可舒襟怀。这样有若干学生毕业后，投考了中山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成为专家。

当该校八十六周年举行校庆，校友杨颂华写了一篇《回忆老校长王培荪先生二三事》，载在学校特刊上，其中一段很有趣，我就把它摘录一小部分如下："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王校长已卧病在床两年了，住在大木桥三间农舍中。大约十月间的一天，师生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说：'陈毅市长亲去大木桥看王校长'。二天后，我去探望王校长，一见面就问起这件事，他面露笑容说：'陈市长来，要我出任市政协委员，还谈了些共产党的政策'问问学校情况，临走时，我还向陈市长说了句笑话，'你今天来是不是来谢谢我？陈市长笑说：这不是主要的。按王校长所说的笑话，是指"五四"运动后，陈毅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出国护照领不到，陈毅通过南洋中学的四川学生关系，请王校长帮忙搞一张出国护照，王校长问清了情况后，叫郭步陶去搞到了。郭名惜，字景庐，四川隆昌人，当时任上海《新闻报》编辑。"

我认识王培荪很晚，这时他住居天平路，我任徐家汇志心学院的《诗经》讲座，和天平路相去不远，课后，经常到他那儿去聊天。他戴着茶晶眼镜，一顶绒线帽是旧的，髭须鬖鬖，容很慈祥。案头架上都是书籍，且蓄着几头松鼠，活跃在他的面前。我当时曾请他写一纪念小册，有这样两句诗："一片白云迷谷口，几多好鸟失归巢"，他目力不济，是很少写毛笔字的。

孙伯南桃李遍吴中

凡到过苏州的，都知道有个怡园，凡谈书画的，都知道有个过云楼，那怡园和过云楼，均属于顾氏鹤逸所有。怡园为顾氏游憩之地，过云楼为顾氏燕居之所，而一在护龙街，一在铁瓶巷，屋宇深邃，门径环回，两处是相通的，可谓一而二，二而一了。

我幼年读书苏州草桥学舍，同学有顾梦良，顾公雄，他们辈份虽为叔侄，而是年相若学相等的。这两位都是怡园、过云楼的小主人，我经常到过云楼访他们闲谈。这时厅堂侧厢，那位经学大师孙伯南设绛帐其间，如顾荣木、顾季文、潘景郑、俞调梅、顾翼东、张问清，汪葆濬等，均沐其教泽。因此我也经常晤见那位伯南老人，他体硕容苍，善气迎人，这个印象给我很深。

伯南老人，名宗弼，号式甫，又号伯组，生于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卒于民二十三年正月初六日，享寿六十有六。他家世在吴中，诗书递传，以启迪后学为己任，因此老人，毕生精力殚于教育事业。清光绪年间，吴郁生、叶鞠裳，江建霞诸乡先辈为学政时，他充阅卷房官。及科举废，兴学校，他应聘存古学堂，曹叔彦为经学总教，叶鞠裳为史地总教，他也佐叔彦教经学。此后授教公立中学，一时莘莘学子，如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吴旭丹等，均出其门下。其它又掌教苏州振华女

学、江苏女子师范学校，及上海浦东中学等，桃李门墙，蔚然称盛。

他每天上午任学校课务，下午设馆顾家，其时主人顾鹤逸，为画苑祭酒，所作山水，尺幅寸缣，得者视同拱璧，所有画端题识，往往请他代笔，隽雅简洁，自然得体，丹青价值，藉此益增。他教学生诵读《五经》及《纲鉴易知录》，此外还读些近代古文，又复吟诵唐诗来调剂精神。他讲解课文，绘形绘声，淋漓尽致，几如明代柳敬亭的说书，使学生乐而忘倦。课余，或带学生到怡园去读楹联，这些都是顾氏上代顾子山所集的宋人词句，妙造自然，天衣无缝，他一面读，一面解释，学生被他吸引住了。有时师生同往护龙街，逛旧书铺，此处为吴中旧书集中所在，铺主大都和伯南相识，可任意翻阅。这样，学生由于涉猎典籍，对版本目录得初步了解。他这教导方法，循循善诱，生气蓬勃，从兴趣中增进知识，学生莫不深得其益。他对于学生作文，非常重视，往往批了教学生改写，改写了又批，批了又改写，直至他惬意为止，所以一次作文，学生务必几易其稿，他老人家一批再批三批，也不厌其烦。

他不但于经史造诣深弘，而且旁通金石之学。当他出任阅卷房官时，足迹遍及云、贵、川、甘诸省，每到一处，不辞跋涉，搜访断碑残碣，加以墨拓，因此收藏极富。故在过云楼书室中、四壁挂满不同时代，不同书体的黑白碑帖，让学生观摹比较，使他们眼界大开。他又精于书法，篆则师散氏盘、楷则学魏灵藏、杨大眼等，时常有人请他写楹联，写时拉纸的任务，当然弟子服其劳，而学生们亦乐意接受，因借此可以提高书法素养，增进书法知识。他又边写边讲，谓："写字应当注意全面布局，一气呵成，字形狭者扁之，短者长之，变化万端，而间架

结构，也不一定按照成法”。有一次，写一“人”字，竟先由右捺而后左撇，全凭气势为之。他又谓：“临一本帖，学一种体，必须再学一本帖，一种体以神化之，所以读书贵专，学书贵博。学篆则字义明，学草则落笔速，个中三昧，尽在于此。”所以他把《说文》，作为学生必修之课。（伯南父传凤，著有《说文古本考补》）

伯南老人不仅诲人不倦，而行谊也令人钦敬。他的族人某，嗜赌成癖，归必深夜，其妻颇以为忧，可是屡劝不听，乃诉诸伯南，伯南便夜往其家，守候某归，为之启户煮茗，且脱己衣而代披，说：“夜深了，别中了寒气”。某为之不安，次日晚继续侍候，某感愧交并，从此力矫其行。又，他的一个朋友因病不能返里，他迎诸家中，为之调汤进药。他鳏居无内助，家中又乏仆役，凡洗涤垢秽，事必躬亲，直至友人病痊始止。他居卫道观前街，每日到馆，常安步当车，途中见有乞食者，必探囊施济，故他虽不雇车代步，以示节俭，结果所费实倍蓰于车资。某冬，他新制一件羊皮袍子，途遇一族叔，见其敝衣瑟缩，他怕其不胜寒，慨然解裘相赠。又，金松岑文集中《苏州五奇人》之一的沈绥成，著述很多，及死未刊，他为之整辑，顾公雄斥资付诸梨枣。他自己的作品却没有留存，日记也都散失，甚为可惜。

伯南的同怀弟宗干，字树人，一作孺忱，别号风木老人。工书，朱古微侍郎为订润例。晚年喜作篆，这时日寇肆暴，东南诸省沦陷，有靦颜事仇，以图目前的利禄，如此不乏其人，孺忱引以为耻，思有以励世振俗，于是发誓以篆书写文信国《正气歌》一万本，播诸乡邦。萧退庵题其书幅云：“老友孙孺忱，于《正气歌》屡书不一书，读者如能百回传诵，则平旦之气，如草木之再荣，如冻雷之忽奋，炎黄之绪，绝续之机，于是觇之耳！”孺忱

与伯南友爱甚笃，孺忱多病，缠绵床榻若干年，支持门户，惟伯南是赖。一日，伯南将远行，给孺忱医药之资，孺忱知伯南川资且不敷、坚决不受，伯南固请，非受不可，相与哭泣，闻里之乖骨肉而阅墙的，为之感动。

叶圣陶之妹与江红蕉为偶，即由伯南介绍，在吴中举行结婚典礼，我去道贺，又和伯南把晤，此为最后一面，当时是不及料的。

执教和编书的胡寄尘

泾县胡氏，在海上负盛誉的，要推胡伯春、胡朴安、胡寄尘三昆仲。现今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便是寄尘的哲嗣，凡考证《梦溪笔谈》，大家一致推举道静为权威。

寄尘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三八年，才逾大衍，便赴玉楼之召，否则他潜心著述，尚有许多堪为名山之藏哩。他名怀琛，字季尘，后更为寄尘，籍隶南社，和徐自华号寄尘，不谋而合。他逝世后，柳亚子为其草一小传，原来亚子和寄尘结金兰契，所知较详。小传有云："曾应试，不避清帝讳，被黜，遂痛恨科举，并恶满清以异族专制吾土，慨然起攘夷革命之思。后居上海，值世界局势急转直下，世事千变万化，君个人之思想亦随之而变化。"又云："一二八之役，君居江湾，寓庐被毁，藏书损失殆尽。事定，沪市设通志馆，余属同邑徐蔚南主编纂事，蔚南素重君，即引君为助。君晨夕伏案，甚勤苦，尝登楼颠而伤其足，明日仍蹩躠至，不怠。君素博洽，有所询，辄详疏源委以告，而年又长，馆人以是咸尊礼为祭酒"。从这数语，可知寄尘的概况。

寄尘设想和持议，颇多异于常人处，曾说墨翟为印度人。又考骨董二字，为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旧时所谓贾胡贩宝，贾胡指波斯、阿拉伯而言，骨董乃宝的译音，后人又误为古董。又鸟卵为蛋，实则蛋当作弹。他一度居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

即名其结集为《福履理路诗钞》。有人认为福履理路这个名称，在诗方面没甚意义，字面也太俗，他说：我住居在这儿，名符其实，有什么不好；若以风雅而论，那么商务印书馆的取名，与文化有什么相干？他又考证，糖炒栗子，开始于宋代汴京，随南渡而传至南方。有考及永嘉路的淡井庙，那是秦少游后人的墓地。他的诗，很多新题材，如"八百孤军"、"普希金铜像"、"梵华令"、"司的克"、"老子军"、"空军作战"、"桂冠诗人"等，他任何都能入诗，一经熔铸，自饶逸趣。胡适之的《尝试集》，他也把它篡改，胜于原作。凡五言诗四平四仄，那是犯忌的，他以为无所谓，答傅钝根云："秋残吴淞雨，木落洞庭波"，却顺口不觉其破律，足见其功力。他有时作诗，以诙谐出之，如叶小凤与吴蓉女士结婚时，他的贺诗有那么二句："牡丹笑对芙蓉说，花好还须叶子扶"，小凤为之失笑。他对于诗歌，有他的一种见解，说"世界之美，在天然界为山水风月，在艺术为图画，在文字为诗歌。图画诗歌，虽非尽属山水风月，然舍山水风月，即无清寂幽静之气，而不能令人起澄洁悠远之思。"

他在通志馆时，为搜考有关上海文献的典籍，由司铎徐宗泽的介绍，住宿徐家汇藏书楼累月，编成《上海的书目提要》，为通志馆丛书之一。在此之前，任广益书局编辑，刊印了苏曼殊的作品。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继叶劲风之后，主编《小说世界》，风行一时。

上海沪江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寄尘执教鞭其间，开中国诗歌史课，沪江大学校长美国人魏馥兰，雅好中国古诗，曾英译唐诗名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寄尘用古诗体裁，译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哀希腊诗》为中文，受魏氏赞叹，寄尘辑其诗及译诗为一编，题为《胡怀琛诗歌丛稿》，也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魏氏以英文为写前言。

沪江大学设在沪东杨树浦军工路，寄尘则寓城西斜桥附近，相去很远，他体素羸弱，上下班疲于奔命。又中午在校就餐，饮食不惯，频发胃病，他的夫人很为忧虑，这时保温水瓶尚无国产的，只有舶来品，由英商惠罗公司出售，奇货可居，代价极贵。他的夫人买了一个，不贮温水，而是把烧热的粥，灌入其中，俾寄尘带往学校，作为中餐充饥，一时校中戏称之为"粥翁"。

魏校长既重寄尘，又知他往返不便，拟辟一宿舍，请寄尘全家迁往。但有一条件，必先信基督教，以教友身份，始得给与优待，寄尘不愿这样做，便辞职离去。时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延揽寄尘进了商务，即上面所说的，主编《小说世界》，该杂志为旬刊，创刊于一九二三年。这时，上海许多杂志纷纷创办，竞争很烈，商务印书馆的这本杂志，内容很为丰富，定价特别低廉，文字新旧并重。它原是抱托拉司主义，拟取所有杂志而代之。原编辑叶劲风，思想很新颖，在卷首特辟一栏，登载关于影剧的文字和插图，称为"银幕上的艺术"。这时杂志上登载影剧图照和文字是个创例，"银幕"两字，便成为流行的名词了。及劲风因故脱离，寄尘乃继任其事，本子缩小了一些。每周一期，任务很重，寄尘力不胜任，出至第十八卷第四期，也就停刊了。寄尘的著作，据我所知，有一百七十多种。从他的《秋山文存》，可知"秋山"也是他的笔名。我在南社席上与他晤叙数次，他沉默寡言，貌端肃而瘦瘠，迄今尚有印象。

关于国花问题，有的提出以梅花为国花，也有提出以牡丹为国花等等，当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寄尘却主张以菊花为

国花。他有一篇文章，说得很有理由："各国皆有国花，中国独无有。神州地大物博，卉木甚蕃，岂独无一花，足当此选，窃谓菊花庶乎可也。菊开于晚秋，自甘淡泊，不慕荣华，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其宜为国花者一也。有劲节，傲霜耐冷，不屈不挠，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其宜为国花者二也。以黄为正色，足征黄种及黄帝子孙，其宜为国花者三也。盛于重阳，……其宜为国花者四也。夫牡丹富贵，始于李唐，莲花超脱，源于天竺，然于国花无与，国花之选，舍菊其谁？爰为斯议，以俟国人公决"。这也是个小掌故，附录于此罢。

漱六山房主人张春帆

我认识的小说家前辈，除著《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著《空谷兰》的包天笑外，当推漱六山房张春帆了。他所著长篇小说，有《政海》、《魔海》、《情网球》、《胭脂虎》、《嵩山拳叟》，尤以《九尾龟》一书最负盛名。他是江苏常州人，和当时的显宦盛宣怀为同乡，又兼戚谊。这部《九尾龟》书中人物，大都是常州绅士辈，他加以辛辣的讽刺，其中也涉及盛氏，盛宣怀大不高兴，因此双方断绝往来。他撰写该书，尚在清季，当时无所谓稿费，也无所谓版权，它印行后，各家书坊纷纷翻版，版本多至数十百种，他却绝无权利的享受，撰至若干回而辍止。此后他宦海归来，撰了续集，交给钱芥尘，按期登载《上海画报》，既而刊成袖珍本发售。

我认识他老人家，是在吴中枣墅赵眠云家。越日，我就访之于其娄门北街的寓所，蒙他殷勤招待，谈笑欢然。一九二八年他到上海创办《平报》，《平报》为三日刊，馆址设在西藏南路福昌里六二八号，即春帆的寓所。报头是徐朗西写的，创刊于是年六月六日。第一篇是天台山农的《说平》，代替编辑小言。内容以文艺掌故为主。写作者，有范烟桥、赵眠云、平襟亚、徐拙园和我，当然春帆自己写得很多，步林屋也不少，原来这时林屋和春帆同寓福昌里，为近邻。又棋王谢侠逊写《棋话》，连载若干期。铜版图，有春帆与沈佩娟女士俪影，《孽海花》作者曾

孟朴的家园照片。这时我亦旅食来沪，得暇，常赴该报社访谈，佩娟女士娴雅多礼，我见过好多次。他老人家行文既敏捷，书法又很秀美，不知者，几疑出闺襜之手哩。

他老人家喜奖掖后进，茶余酒后，每谈及我，颇承溢誉。我刊《逸梅小品》一书，他首先赐一短序，有云："郑逸梅君有补白大王之号，文坛驰骋，久已名盛一时。尤擅长小品文字，摛华抒藻，结构谨严，而恂恂儒雅，气温而润，神粹而清，无时下少年俯视风云，高瞻山海之习，是诚文艺界之模范人物也。近以新作《逸梅小品》见示，萃金玉锦绣为大成，集瑰宝珠玑于尺幅，可以知社会之风尚，可以补史乘之见闻，尤可以资学术上之参考，吹花嚼蕊，咳唾皆春，吾知一编既出，万里风行，人人靡不以先睹为快也"。我为之一读一汗颜，亦为之一读一铭感。

《平报》社距中央大戏院很近，他在操觚余暇，常赴戏院观国产片，每片必观，每观必撰一影评，刊于《平报》，其时尚无所谓影评人这个名目。他对于电影，深感兴趣，拟以《九尾龟》编为电影剧本，托我商请上海影戏公司主持者但杜宇，杜宇固为爱读该书的一分子，很愿接受。奈一加考虑，觉书中多秦楼楚馆的背景，电影检查会，取缔很严，恐不易通过，只得作罢，否则章秋谷现身银幕，早与观众相见了。（按章秋谷隐射张春帆，乃夫子自道。）

文人结习，喜以斋阁为其别署，而加一主字于其下，如何海鸣的求幸福斋主、李涵秋的沁香阁主、杨尘因的春雨梨花馆主皆是，而他却称漱六山房，取其简略而不加主字。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下面即署"漱六山房鞠躬"，那喜开玩笑的平襟亚看到了，连说：危险！危险！我问他危险在哪里？襟亚道：

"这一座崇高的漱六山房，作九十度鞠躬，岂有不倒塌之理，压死了人，向谁算账呢！"为之相与大笑。他逝世于民国二十四年。

孙玉声珍藏李伯元遗印

民初有一部风行一时的社会小说《海上繁华梦》，作者警梦痴仙，那警梦痴仙，便是孙玉声的化名。他是老上海，又署海上漱石生，为最早的《新闻报》总主笔。我主编《金钢钻报》，承他不弃，以《沪壖话旧录》一稿见诒，排日登载，凡一年余始辍。这稿包罗万象，一切风俗习尚、岁时节令、名胜古迹、饮食娱乐，以及艺坛往事、社会俊流等等，谈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写《逸梅小品》一书，又蒙他见赐题词，有云："如此江山百感并，惟余笔墨可陶情。所南昔日成心史，今有传人继令名"。"佳著何须着墨多，零金碎玉广搜罗。轻清灵得行文秘，足遣愁魔与病魔"。他一度应黄磋玖的敦聘，任秘书一职，磋玖办大世界游乐场，又请他主辑《大世界报》，他老人家是很忙的，由徐行素做他的助手。那《大世界报》编得很精采，这时的作家，如陆澹安、朱大可、徐枕亚、王梅癯、陆律西、天台山农、颍川秋水等，都为该报执笔。一自成立萍社，为谜台权威，在大世界张灯悬着谜条，参加者凡一、二百人，此中大都为能文之士，因此稿源更多，佳篇络绎，为任何游乐场报所望尘莫及。他日间办公并朋好酬应，到了晚上，便运笔如飞的写小说。他的《退醒庐著书谈》中，曾述及晚上写稿的情形，兹摘录一段如下："余作小说，必在晚间，自八、九时起，至十二时止，遇兴酣则或至夜半二、三时，寒暑皆然。寒则室中置小火炉，夜分自添兽

炭，并煮热茶润渴，今易以电火炉，而另备热水瓶贮水矣。暑时，披窗四辟，夜深习习生凉，今更用电风扇，益无酷热之虑。家人则皆早入睡乡，惟留一狸奴作伴，以余性爱猫，行文时，恒抚摩以为乐，几不可一日无也。案头置小食品，及茗盏卷烟，饥则食、渴则饮，又徐领芬芳之烟味，殊怡然自得。有时更于几上列盆梅、盆菊、盆兰、月季诸花，更于胆瓶插丁香、栀子、蔷薇、木樨、腊梅、天竹之类，入晚则花香满室，尤足助我文思。以是数十年如一日，未尝以终岁埋头为苦"。这种生活情趣，写来令人神往。其时他卜居成都路，我则赁居山海关路，相距很近，我经常到他那儿，是无话不谈的。他是鸣社的祭酒，又拉我参加鸣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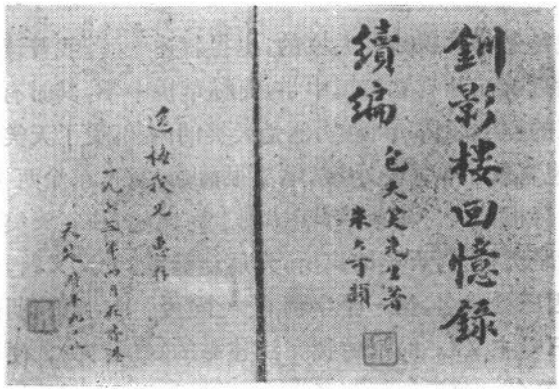
他和著《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很相稔，伯元除治稗史外，又能画翎毛花卉，能篆刻印章。玉声的名印，就是伯元手镌的。我知道了，便请玉声钤一印拓，他用宣纸钤了给我，并加识语："此章为毗陵南亭亭长李伯元君所镌赠，石旁尚有边款云：'不弹此调，三载于兹，偶而奏刀，知不值方家一粲也。光绪庚子麦秋节，伯元识'。余珍藏敝箧将四十年，临文时每一钤用，辄追念故人不置。盖伯元君长于铁笔，而中年后不复从事，绝少流传，以是弥足珍贵也。民国二十六年荷夏，孙玉声跋，时年七十有五"。石章为阴文，古朴有致。

玉声苍癯身长，垂老不戴眼镜。不蓄须，组有"无须老人会"。抗战时，病逝他乡，年事未届八旬。别有一婿郁葆青，擅诗能书，继玉声为鸣社社长。

琐记包天笑

包天笑生于一八七六年丙子三月二十日，卒于一九七三年癸丑十月三十日，年九十八岁。当时他的讣告却谓享寿一百零三岁，据说是把闰月积存计算，天笑的媳妇乃广东人，大概是沿袭广东的习俗吧！

他晚年寓居香港开平道，那儿都是很高的楼屋，他所居是二楼，几有欧阳醉翁所谓"环滁皆山"之概。这样他很不舒服，视野受到限制了。他广东菜肴吃不惯，广东话听不懂，讲不来，交际又受到了限制，他很气闷，只好与朋好通讯作为消遣，尤其和我翰札往来为最勤，谈家常，谈往事，积得三、四百遍，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书影

深惜失诸浩劫中，否则把这些汇编一下，可作《钏影楼回忆录》的外编了。至于他的斋名钏影楼，不知者以为寓着一段绮香罗艳的罗曼史，实则不然。其时他的老太爷韵竹，有个熟友孙宝楚，做投机生意，大蚀其本，除夕，债户临门，逼着偿款，无法应付，想寻短见自戕。既而转念姑赴包家试作商量，奈韵竹手头没有现款，无以应急。而天笑母亲怜悯之余，脱下手腕上一对绞丝金钏给了宝楚，才救了他一命。天笑认为母范足式，寄其孝思即以钏隐楼三字作为斋名。此后又撰了《钏影楼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两厚册，由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上海也有印本，销行是很广泛的。我所珍藏的正续集，正集扉页上，尚有他老人家的题字："逸梅我兄惠存，一九七三年四月在香港天笑时年九十八"。毛笔小楷，写得很端秀，并钤一朱文印章。续集出版，他老人家已垂危，这书是高伯雨邮来的（大华出版社，即伯雨主办），伯雨用钢笔写着："逸梅兄惠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伯雨寄赠"。时距天笑之死，已五个月了。

我是怎样认识他老人家的，也得叙述一下。我曾读书苏州草桥附近的江苏省立第二中学，简称草桥中学，其时有一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江铸，字镜心，他是天笑的内弟，受了天笑的写作影响，也喜欢写些短篇小说，笔墨很清丽，我也东涂西抹惯的，便和江铸很接近。毕业后，江铸到上海谋生，住在天笑的沪寓爱而近路庆祥里，天笑的寓所，先后迁徙，如爱文义路，爱麦虞限路，因三处路名，第一个字都有一个"爱"字，因此朋好戏称他为"三爱主义"。时江铸读了江建霞的《红蕉词》，便取红蕉二字为笔名。此后他撰写了《大千世界》、《海上明月》、《江南春雨记》、《嫁后光阴》、《江红蕉小说集》，刊印行世。又续了毕

倚虹的《黑暗上海》，江红蕉成为小说界红人。我这时和赵眠云合辑《消闲月刊》，颇想征请天笑为《消闲》执笔。恰巧我有事来到上海，便一访红蕉，由红蕉介绍，得与前辈谈晤，天笑奖掖后进，和易近人，慨然允我所请，和红蕉合撰了一篇小说，给我发表，并见赠照片一帧。尚记得这小说，篇名为《无法投递》。照片亦印入书端。

当时小说界以扬州、苏州两个系统最饶声誉，扬州的主脑为李涵秋，如贡少芹，贡芹孙（当时称贡家父子兵）、俞逋云等，都经涵秋提携而成名。苏州的主脑当然是包老天笑了，如江红蕉、范烟桥、周瘦鹃等，都经天笑提掖成名。这两个系统，仅以地域而分，双方是融洽无间的。那时赵苕狂为大东书局主编《游戏世界》，便开玩笑写了一篇《苏扬斗法记》的游戏小说，仿着《封神榜》式，天笑和涵秋各自祭起法宝来，更滑稽的是双方对白，一方说的是苏州话，一方说的是扬州话，如"你勿要直梗凶"，"不经干"，这类口吻，引人发噱。至于天笑的提携后进，却和《时报》有关，原来天笑到了上海，认识那位别署冷血的陈景韩，景韩担任狄楚青（平子）所办的《时报》编辑，天笑到报社访景韩，景韩顺便介绍天笑和楚青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楚青即请天笑为编《时报》的附刊《馀兴》，范烟桥经常投稿《馀兴》，天笑很赏识他的文笔诙谐有趣，为之赓续登载，其时《时报》附设有正书局，发行小说笔记碑帖一类的书，《馀兴》所载的作品是没有稿费的，以有正书局的书券作为酬劳，烟桥获得了许多书券，很为高兴，写着再写着，烟桥也就成为著名作家了。《时报》又发行《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是景韩和天笑轮流主编的，《小说时报》上，时有周国贤的作品，周国贤就是后来的周瘦鹃。天笑和瘦鹃后来关系很密切，凡瘦鹃所编的刊物，总有

天笑的写作，天笑所编的刊物，总有瘦鹃的写作，一自浩劫来临，瘦鹃遭到厄运，时天笑寓居香港，很关心瘦鹃，再三写信给我，探问瘦鹃消息，实则瘦鹃已含冤投井而死，我不能率直告诉天笑，只能含糊其辞。所以天笑直到下世，始终没有知道瘦鹃的悲惨结果。

天笑所提携的后进，还有一位张毅汉，毅汉家境困难，颇想卖稿为生，奈其名不见经传，写稿没人采用，天笑爱才成性，毅汉的作品，加上天笑的名字，算是两人合作。又有一单行本《血印枪声记》，两人一同署名，毅汉也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所有稿酬悉数归给毅汉。毅汉对于天笑非常感戴。某年我主编一刊物，天笑把毅汉的作品介绍给我，以后我和毅汉也颇多交往。

天笑和陈景韩是老朋友，在《时报》时期，常撰时评，两人合作，署名"冷笑"，景韩在上海城东女学教过书，对于同学，铁板面孔，似乎没有一些感情，女学生很促狭，背后称他为冷血动物，后来给景韩知道了，他认为名我固当，在报端即署冷血。冷血对人的确很冷漠，缺少笑容，沉默寡言。他和天笑同事了若干年，后来两人各任其它工作，睽违了相近二十寒暑，一次园艺家黄岳渊邀客欣赏他所培植的名菊，天笑景韩二人在黄氏园中相值'这天，我亦在那儿，总认为景韩虽沉默寡言，一旦遇到二十年不见的老友，一定有许多话要说，不料天笑招呼了他，他略点头，仅说了一句话："久违了！"天笑也只好回答他："久违久违！"两人相对无言了。不知道的，以为他们两人有些仇隙，实则两人是很莫逆的。

天笑所编的刊物，除《时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外，尚为文明书局编《小说大观》，这所谓"大观"、的确当得起"大观"两字，挺大挺厚的每季一册，售价一元，在当时的杂志，每

册至多四角，这一元的定价是最高的了。还有一特点，每期所登小说，均首尾完全，长篇小说，有十馀万言，或二十馀万言，均一期登完。这许多长篇小说，后来都由文明书局抽印单行本。又大东书局的《星期》，每周一期，也是天笑主编。他采纳了烟桥的《生活之歌》、《海天雁影》、《绿叶成荫子满枝》等，毅汉的《生儿的报偿》、《男女同学》等。姚赓夔也有作品，赓夔后来改名苏凤，他的先德姚孟起是吴中老名士，复擅书法，为天笑的老师，所以苏凤的成名，也是天笑一手提携的。又长篇署名老主顾的《交易所现形记》，老主顾即江红蕉的化名。当时大东书局又出《滑稽画报》、仿欧美所谓泼克Puck办法，用彩色版精印，内容图画文字参半，文字方面，由天笑为主干，写了长篇小说《新镜花缘》，奈《画报》只出了两期，《新镜花缘》仅登了四回，不了而了。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办了一张大报中的小型报《立报》，为什么有这名号呢？因为它规模较大，排场和大报差不多，可是形式却是四开的小型报，该报附刊《花果山》，原是张恨水编的，恨水忽有远行，便拉了天笑来继任编辑。天笑曾写了《纪上海立报》一文，详述经过。

《小说月报》，先后同名有四种，最早为竞立社彭逊之所编。继之为商务印书馆王蕴章、恽铁樵所编，声名最大。三为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顾冷观所编，冷观慕天笑的大名；可是却素不相识，乃托我作介绍，征到天笑的长篇小说《换巢鸾凤》，登毕了，赓续撰《燕归来》。该刊的发行人陆守伦拟请天笑编《笔记月报》，和《小说月报》成为姊妹刊物，天笑很感兴趣，约了我做他的助手，后来因局势变迁，《笔记月报》成为泡影。年来刊物如雨后春笋，别有一种《小说月报》，以新姿态出现。所以这《小说月报》之名，前后共有四种。

天笑的著作很多，他是南社前辈，我编写《南社丛谈》，把他的作品列为一表，共计一百多种，获得教育部嘉奖者为"馨儿就学记"，当时的国文教科书中，曾取"就学记"片段编入为教材。译本与人合译的，如和徐卓呆合译"怨"、"牺牲"。和屺瞻生合译《天方夜谭》。和杨紫麟合译《迦因小传》、《身毒叛变记》。那《迦因小传》，林琴南和魏易也合译了这部书，却向天笑打招呼，说明为免书名混淆，他们的书在因字上加一草头为《迦茵小传》，以示区别。《空谷兰》、《梅花落》，是天笑由日文翻译过来而加以中国化，经明星影片公司搬上银幕，轰动一时，天笑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了。天笑有"苦儿流浪记"小说，郑正秋把天笑原作又改编为《小朋友》。后明星公司索性请天笑担任编剧，有《好男儿》、《良心复活》、《富人之女》、《可怜的女伶》等，放映都很卖座。天笑在《小说时报》上登载了他的《一缕麻》，这是真人真事的小说，梅兰芳取这故事编演为时装京剧，为梅兰芳在舞台上以时装出现的力作之一。天笑又有一部《留芳记》，写民国以来的朝野史事，而以梅兰芳为书中线索，封面即印着梅兰芳的小影，大有玉皇香吏，暂谪尘寰，碧落侍郎，侨居瀛海之概。又署名娑婆生的毕倚虹，在"申报"附刊上写长篇小说《人间地狱》，笔墨隽永，情节动人，报坛耆宿孙东吴推举这部书为《孽海花》外无与伦比的杰构。某出版社为刊单行本凡六本，这时倚虹逝世，书没有结束，天笑为续二本，得以完成。续集很难写，往往写不好，天笑却写得铢两悉称，因为倚虹所知道的，天笑都知道，抽引攀附，不用费多大力气的。

天笑晚年的生活，都在香港，寓居开平道二号，他是在抗战胜利时期，由他的后人迎养而去的，先到台湾，后到香港。他操觚弄翰一辈子，养成习惯，虽不靠稿费为生，可是每天还得

写着数百字或一二千字，寄给各刊物发表，他所发表作品的报纸，都备着双份，一份自留，一份剪下，附在信里给我留存。记得有一种题名《且楼随笔》，约有百则左右，都是些掌故珍闻，我很喜欢，把它黏成册子。有时他把高伯雨所写的掌故笔记，亦加以剪裁，由邮寄来。他喜阅在上海出版《新民晚报》的繁星版，这《繁星》版是副刊性质，由已故唐云旌（大郎）主编，常川登载瞿兑之、周知堂、邓散木一些有质量的东西，我阅过了就寄给他老人家，赓续不断，直至"文革"开始，才不通邮。他的港寓，夏日太阳照灼，窗前种植牵牛花，藤蔓叶衍，以代疏帘。这些牵牛花的种子，每岁由我寄去，色泽各各不同，品类亦各各相异，他老人家悦目赏心，引为乐事。他七十寿辰，女篆刻家藕姑刻赠了"古稀书生"四字印章，当我七十岁，他把这印章移赠给我。天笑尚有苏曼殊写给他的明信片，上有调筝人像，又林白水在临死前数天赠给他的一根手杖，天笑都拟给我保存，因无便人带来而作罢。

天笑最后的沪寓是爱麦虞限路的静村，他离沪赴台，所有书籍图册，都留存在静村。他久旅不归，书籍等失于照料，也就流散殆尽，甚至他自己的作品，也付诸荡然，便托我代为物色，我在旧书铺购到了数种邮寄给他。有一次，我获得他的《留芳记》，立即付邮，他接到这书是上午，恰巧那天下午，得知梅兰芳逝世噩耗，他不胜感悼，在书上题了两句："着意留芳留不住，天南地北痛斯人"。

他的笔记，在香港发表的，有《且楼随笔》，在上海发表的，有《秋星阁笔记》，都和清末民初的史料有关，但都没有刊成单行本。由于他是小说家的前辈，和翻译欧美小说的林琴南、著《老残游记》的刘铁云、著《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著《九尾龟》

的张春帆、著《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著《孽海花》的曾孟朴，都有接触。其中更和孟朴见面较多。蔡松坡与小凤仙的一段姻缘，是孟朴撮合的，所以天笑谈这事经过，尤为详细："中国名妓，往往在政海中获有艳名，赛金花之后，更有小凤仙。小凤仙起初是曾孟朴家中的婢女，孟朴夫人身边所雇用的。她是一个旗人，革命以后，旗民生计很苦，便沦为婢仆。性颇慧黠，姿态也不俗，后来她的母亲把她领了回去。岂知她们却把她卖到北京胡同里为妓女，她艳帜高张，便唤小凤仙。那时孟朴也在北京，孟朴与蔡松坡是相识的。因松坡喜欢结交名士，所以常与在京一班名流相叙。他们花酒流连，几无虚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北里中生涯最盛，原来他们借饮酒看花为屏障，甚至聚一班同志在妓院中，商量军国大事，以避侦吏之目。有一次，小凤仙应征到某一妓院，时蔡松坡、曾孟朴俱在座，而小凤仙见了孟朴，用吴语呼老爷，以示亲昵，松坡因此好奇地问道：你们素来认识的么？孟朴便告以原由，说：她小时节是寒家一侍儿，所以她仍照旧时称呼。既而又戏语之曰：您赏识她吗？我可以为蹇修。松坡觉得小凤仙便娟可喜，并且他正要觅一个地方，与诸名士相酬酢，即点头报可。而小凤仙得识蔡松坡，名将风流，那有不一见倾心的呢。在松坡出走的那一天晚上，蔡正在小凤仙妆阁大宴客，共设八席，称一时豪举。正在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而不知蔡已登京津火车，逃出龙潭虎穴了。后来松坡逝世，曾开追悼会，小凤仙缟衣素裳，亲来一吊，有一挽联："可惜周郎偏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那是有人为之捉刀的。按曾虚白为他父亲孟朴所撰的年谱，却有些出入，年谱略云："孟朴留京时，与蔡松坡常相往来，而孟朴的得识松坡，还是小凤仙的介绍。小凤仙原本是杭州一个旗人姨太太

的女儿，那旗人死了，姨太太不容于大妇，竟被赶了出来。那姨太太就带着一个老妈子，扶养着小凤仙，过苦日子。过了几年，姨太太也死了，老妈子领着小凤仙，就住在孟朴杭寓的对门，那时孟朴看见了，便商诸老妈子，把这小姑娘领到自己家里来，好好的抚养。不料那老妈子自居养母，缠扰不休。孟朴可怜小凤仙的境遇，与她养母约，每年贴她若干钱，叫她带着小凤仙到上海进学堂，不得让她堕落，养母欣然应允。讵意民元时，孟朴到南京，在友人席上，突遇小凤仙，竟是袅袅婷婷的一个妓女了。一次，孟朴北上，又在北京遇见了小凤仙，她已变成为红极一时的红姑娘，对于孟朴，倒还有一些感恩知己的意思。松坡那时正迷恋于小凤仙，可是金屋之议，因小凤仙不易就范，始终没有办法。松坡知道孟朴与小凤仙很有渊源，因设法与孟朴交，以撮合的重任相委托。后经孟朴从中劝解，成了一段英雄美人的结合，也可说是千古佳话了。"天笑认为"松坡当时以声色自娱，原是一种烟幕弹，以避袁政府侦探之目，何至有金屋之议，他只要使人知道蔡某醉酒妇人，初无大志，于愿已足。看他后来出走，如出柙之虎，绝无留恋，便可知了。"好得两说出入不大，可资后人考证。

有人见告，蔡死，凤仙飘泊烟花，粉奁脂篋间，留置玳瑁骨聚头扇一把，上有蔡所书浣溪纱词一首："蓦地相逢油碧车，夕阳流水板桥斜，笑声飞出几盘鸦。新绿眉棱裁柳叶，小红□(此字模糊不辨)扇掩琵琶，粉墙转过是天涯"。书既秀媚，词尤婉丽，但不知是否蔡作？倘出自亲撰，那么蔡的文事足与勋功并美哩。

天笑病逝于香港法国医院，当时《新晚报》的罗孚，笔名"思韦"写了一篇哀悼的文章，开头这样说："一个不幸的消息，

一件希望至少过了明年才发生却在昨天就发生了的事情：包天笑老先生去世了。"原来港地报界和作家，都準备他九十九岁，按习俗为祝百岁大寿，不料竟差一年，已等不及了，认为莫大遗憾。消息传到北京，王益知、黄君坦几位老先生做了挽联，有云"外史不殊吴敬梓，耆年已迈沈归愚"。据高伯雨说："天笑是我国当代最老的作家，章行严祇活到九十四岁，即外国罗素活到九十七岁，萧伯纳九十四，邱吉尔八十九，毛姆九十，他们晚年极少作品，但包老在逝世前两个月还写了数万言。"

琐琐碎碎，写到这儿，打算结束，可是想到尚有几件更琐碎的事，似乎也得述及。

天笑在苏时，居都亭桥承天寺前，对门一井，即宋遗民郑所南沉"铁函心史"处。他喜读《红楼梦》，对于书中人物，最敬爱者为紫鹃。又一同姓包某请人刻一印章"孝肃后人"，他看到了说："包孝肃当然是包拯，包拯是没有儿子的。"他的手心腴厚红润，相者说他"日后定发大财"，我和他握手，觉得特别柔软，这确是异秉，发财与否，那是不相干的，相者胡说八道罢了。他在香港一切不习惯，既不通粤语，又不喜吃粤菜，因为他的媳妇是广东人，所烹饪的都是广东口味。最妙的，他一次外出，失足倾仆，老年人倾仆容易骨折，可是他毫不损伤，因那儿正在修建房屋，他恰巧跌入黄沙坑中，起了保护作用。他写得一手好小楷，仿佛美女簪花格，朋好们请他写扇写册页，他往往录他自己的诗，他的诗清婉轻蒨，我见辄录存，他为我写的小册子，题为自叹：已是斜阳欲暮时，不成一事鬓如丝。文章无用人飘泊，惆怅樽前再赋诗。又自嘲：悄向尘寰走一巡，南鸿北雁了无因。偶为云掩原非暮，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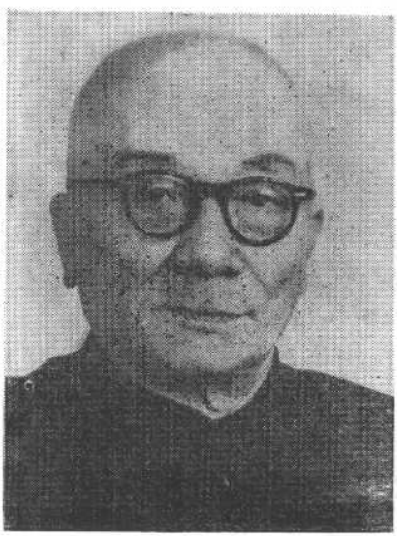
遇花开即是春。拄杖乍添新健仆，亡书如忆旧情人。阿婆早已萧萧发，犹作东施强效颦。感怀二首：轻衫细葛软风含，千尺深情指碧潭。早起离巢同晓雀，迟眠裹茧作春蚕。山茶虽冷偏多艳，林橘微酸不碍甘。谁道先生归去也，落花腻雨忆江南。驱车曳杖出春城，静听风声杂市声。痴婢临妆常作态，奇花满院竟无名。每因得句偏忘韵，不着围棋却有枰。螻蛄春秋蛮触斗，人间何事不平鸣。又题曼殊遗墨二绝：曼殊骑驴入苏州，柳色青青笛韵幽。卸却僧衣抛去笠，偏教遗墨作长留。渡海东来是一癯，芒鞋布衲到姑苏。悠悠六十年前事，忆否儿童扑满图？（原注：曼殊初到苏州，在辛亥之前，今又辛亥年矣。忆在吴中公学，为我画儿童扑满图之便面，寓意殊深，惜已遗失，今睹此图，如见故人）。又某岁天笑游锡，泛舟万顷堂，后乘人力车至荣巷所见，有一绝曰：冬桑犹记旧邨风，扶杖呼儿野渡中。秋老亦如人老健，芦花头白映丹枫。这是锡友孙伯亮抄给我的。他又有一首，记得两句：笑看儿女都成媪，懒问孙曾读圣贤。这时恰好搞批孔运动，平襟亚开着玩笑说，下一句宜改为"重读诗书批圣贤。"襟亚和天笑开玩笑是惯常的。有一次，襟亚故意取一别署为"地哭"，和"天笑"相对成趣。天笑住爱而近路时，晚上碰到盗匪，剥掉他的大衣，并一爱而近牌的手表，他认为大衣不足惜，所惜的就是这个和他居住路名相同的爱而近手表，有人给他做首打油诗："爱而路近天涯远"，他就接着一句："一日思君十二时"。天笑谈到这事，曾诙谐地说："我当时可惜没有张慧冲那样的本领，否则大衣和手表，不会损失的。"我问他："张慧冲有什么本领？"他告诉我："这位在武侠影片中担任主角的张慧冲，孔武多力，某夜路遇'剥猪猡'（沪人称劫衣的盗匪为剥猪猡），慧冲一试身手，

非但衣服没有剥去，反而盗匪所持的一把手枪，却被他夺了下来盗匪狼狈逃走了”。此外还有一件趣事，有一次，他赴戚家喜宴，戚家临时请他做证婚人，证婚人是要钤印的，他没有带印来，不得已，戚家找到了一方闲章，请他钤盖，却是“乐此不疲”四个字，朋友们知道了，对他说：“你老人家既对证婚感兴趣，那么我们应当替你做义务宣传，你不妨像书画家订润例一般，定一个价格，这样生财有道，大财虽没有，发发小财，也是一桩生意经呢！”

严独鹤的斋名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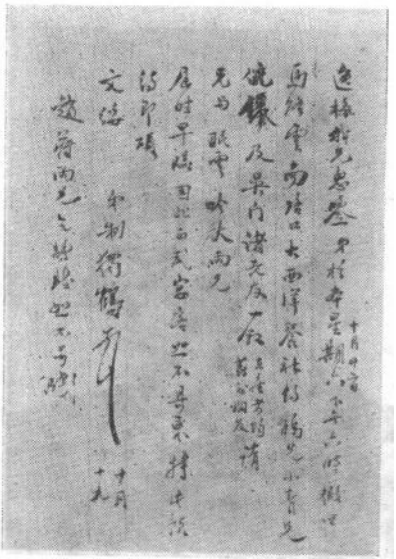
民初报坛，有《申报》“一鹃”，《新闻报》“一鹤”的两大权威。“一鹃”指吴门周瘦鹃而言，“一鹤”指桐乡严独鹤而言。瘦鹃主持《申报》的《自由谈》凡二十年，独鹤主持《新闻报》的《新园林》，时间更长。龚定庵所谓：“各领风骚”，堪以移赠。

这时洪宪称帝，军阀横行，内忧兼着外患，报上所载，没有



严独鹤遗影

些儿好消息，加之那些专电要闻，大都弄虚作假，使读者有尽信报不如无报之慨。凡此读者很感头痛厌烦，于是转而爱看附刊的小文章，其时《申报》号称日销十五万份，《新闻报》号称日销二十万份，这种销数在目前来讲，是卑不足道的，可是在那时，却已属惊人的数字了。所以有这样的销数，还是靠着附刊的号召和吸引。因此报社的主持者，一般都注重附刊，以迎合读者。附刊的编者，也绞尽脑汁采用连载的作品，如小说、笔记等，使读者如看连台戏一般，一本一本的看下去，不肯中辍，那报刊的销数也就蒸蒸日上。销数多，自然招徕了许多商品广告，广告费成为大宗的收入，真所谓"财源茂盛达三江"了。附刊编辑的地位因而日益提高，外界往往不知道报纸的



严独鹤书札

总主笔为谁，而附刊编辑却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士。这时差不多把瘦鹃作为《申报》的代表，严独鹤成为《新闻报》的代表，这种错觉，是有由来的。

严独鹤名桢，字子材，别署知我，又署槟芳馆主，浙江桐乡人。他自家乡来沪，初执教鞭，《新闻报》当局汪汉溪赏识他，请他担任附刊编辑。以往的附刊，名《庄谐杂录》，取材和编排不够生动活泼，独鹤推陈出新，取《水浒传》上的"快活林"，为附刊的刊名。一自"一·二八"沪战之后，大约停顿了半年，复刊易名为《新园林》。以时间来说，《快活林》时间短，《新园林》时间长。在附刊上连载的作品，小说有李涵秋的《侠风奇缘》、《镜中人影》、《梨花劫》、《并头莲》、《战地莺花录》、《好青年》、《自由花范》。继之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玉玦金环录》、李东野的《孤鸿影》、程瞻庐的《鸳鸯剑》、许瘦蝶的《尚湖春》。以上三种，都是弹词体。此后有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太平花》、《夜深沉》、《满江红》、《水浒新传》等，尤其《啼笑姻缘》最受读者欢迎，既摄了电影，又编了话剧，更弦索铮铮上了说书场。独鹤大为得意，他在《啼笑姻缘》刊成单行本时，写了一篇序，有那么一段话："我到北平（即北京），由钱芥尘的介绍，始和恨水先生由文字神交，结为友谊。并承恨水先生答应我的请求，担任为《快活林》撰著长篇小说，我自然表示十二分的欣幸。在《啼笑姻缘》刊登的第一日，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书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上竟有《啼笑姻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之能使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恨水先生对于读者，固然要表示知己之感，就以我个人而论，也觉得异常高兴。因为我忝任

《快活林》的编者，《快活林》中，有了一个好作家，说句笑话，譬如戏班中来了个超等名角，似乎我这个邀角的，也还邀得不错哩……”。独鹤这样捧场，似乎太过度了，实则他和徐耻痕、蒋剑侯合办三友书社，出版这个《啼笑姻缘》单行本，也是从图谋利润出发的。笔记连载有好多种，而以两种最具代表性，一为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解放后刊为单行本。一为汪东（旭初）的《寄庵随笔》，作者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历掌最高学府的文学讲座。该笔记文藻斐然，情文并茂，最近某出版社，正在整理。

独鹤每天在附刊上发表短短的时评式的谈话，载于附刊的右上角，为一固定栏目。所谈颇多独特的见解，而以含蓄出之，且寓讽刺于诙谐中，甚为得体。有时他生病，便由报社同事余空我庖代，空我笔墨也很来得，依样画葫芦，每天撰一谈话，但读者总觉得同是短短的小文，空我把话说得扁了，不及独鹤说得浑圆动人。这个品评，下得很正确。独鹤自以为文字减少些辛辣气，保证不出毛病，可是防不胜防，这方面不出毛病，而毛病却出在另一方面，为意料所不及。

这事说来可笑，有一天下午，独鹤到报馆办公，正要乘电梯上楼，突然有人持一锉刀向他颈项刺来，独鹤惊避，然已受创流血，即送医院医治，幸伤势轻微，不久出院。凶手当场给门警抓住，由捕房解往法院受审时，那凶手却侃侃而谈：“平素喜读独鹤的谈话，天天阅读，成为常课。日子久了，觉得独鹤的谈话，具有吸引人的特殊魔力，读了精神上就受到他的控制，什么都不由自主，可知独鹤这个人是有妖法的。我为了安定我自己的精神，不得不向他行刺……”法官听了他的口供，认为这人有精神病，经医生诊断，果然是个疯子。监禁了若干时

期，释放出来，这却使独鹤大不安心，万一他再来开玩笑，怎能受得了。结果由独鹤化了钱，送他入疯人院治疗。独鹤这些谈话，有倪高风其人，把它剪贴成一厚册送给独鹤，这数量的确是很多的。独鹤自己一检，觉得这些小文，都是具有时效的，时间性一过，就成为明日黄花，没有保存价值。他深悔枉抛心力，从事于此，这些速朽文章，无非充实字纸篓了。其它刊行的，有《独鹤小说集》、《人海梦》。《人海梦》是长篇说部，只出了一集，没有续完。又把《西厢记》演衍为白话小说，也没有完成，此外，还有几个电影剧本。

独鹤有昆仲数位，如严畹滋、严荫武等。我因独鹤，认识了荫武，荫武体形硕大，某次，他赴新舞台访徐卓呆，卓呆喜开玩笑，有"笑匠"之称。见荫武来，说"我为你介绍一位朋友"，便请演员许奎官出来，许奎官也是特大的块头，卓呆说："你们两位，都是庞然大物，今日相会，是不是像一对"开路先锋"。独鹤收入较丰，诸侄子的读书培养，大都是独鹤化钱，所以他家累重、开支大，没有馀蓄。

独鹤不但治中文，外文也很精通，在进《新闻报》之前，任过世界世局英文部主任，编辑英文辞典及英文教科书，所以和世界书局有很深的关系。世界书局出版的几种杂志，也都挂着他的虚衔。他的生日，很容易记，乃一八八九年十月三日，就是旧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我们有一次为他祝寿，宴诸某肴馆，大家请他点菜，他客气不肯点，有人说："煮蛇羹便可"，大家为之哄堂大笑，原来俗称鹤是喜欢吃蛇的。

他和夫人伉俪情深。他夫人中年逝世后，结婚时用的金戒指，独鹤经常戴在无名指上，后男子极少戴戒指，他还是戴着。以后，他续娶了陆蕴玉，戒指仍终身不废，以示不忘旧

偶。陆蕴玉小名雪儿，颖慧通文，喜观小说，又复勤俭治家，博得贤淑之称。独鹤无内顾之忧，感激之余，因以"玉雪簃"为斋名。所谓玉者乃蕴玉、雪者乃雪儿。独鹤于十年浩劫受屈，气愤死，这时所有个人财物被掠一空，无以料理丧事。幸尚留有一架电风扇，蕴玉即售诸旧货商场，得七十金，才得把独鹤遗体送殡仪馆，付诸火葬。陆蕴玉今尚健在，备一纪念册，请独鹤诸旧友题识。但人事沧桑，存者寥寥，仅顾执中、陆诒、徐耻痕、徐碧波、丁芸生、胡亚光和我为之点缀一下而已。还有周冀成，不在国内，当时充独鹤助手，编辑《新闻报》附刊，冀成谐声为"鸡晨"。因此有"鹤立鸡群"的笑称。同时独鹤又编《新闻夜报》，任《夜报》的总主笔，辟一附刊《夜声》，容纳一些青年作家的稿子，这些青年，受到独鹤的提携，大家都以师礼事独鹤，当时的青年作家，或许存在的较多，但失去联系，天南地北，不知寄迹何处了。

独鹤所编的附刊，所约撰稿的，有许指严、朱大可、徐枕亚、陆律西、曹绣君、程瞻庐、朱枫隐、范烟桥、陈秋水、刘山农、缪贼菌、夏耐安、李警众、费叟园、庄乘黄、徐碧波、姚赓夔、范菊高、屠守拙等。守拙善用连珠体为游戏小品，因有"屠连珠"之称号。我也厕列其间，有时我和独鹤一同参观某种展览会，须明天附刊有所记载的，独鹤往往要我执笔，在附刊的版面上留出五、六百字的地位，晚饭后，由馆役来取稿，那是很侷促的，好得我这时精力充沛，出笔迅速，也就应付过去了。附刊上，每天登一漫话，最早担任作画的为马星驰，勾勒几个军阀的形状，真是维妙维肖，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记得一九一七年，军阀张勋护戴溥仪复辟，旋即失败，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托庇外人。马星驰便画了一个汽水瓶（这时汽水俗称荷兰水），

那翎顶辉煌的张勋，躲在瓶中，一根大辫子翘出在瓶外(张勋留着大辫，时称辫帅)，丑态百出，引人发笑。此后继马星驰作漫画的，为杨清磬、丁慕琴(悚)。有一次，慕琴的漫画太露锋铓，触犯了当局，独鹤被传至南京审问，几被拘留。又独鹤最初是执教的，一自涉足报界，忙于笔墨，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于教育事业，一度和陆澹安、施驾东、施济群、朱大可等，在上海北京东路办大经中学，独鹤自任校长，延聘名师，担任教务。又请王西神、陈蝶仙(天虚我生)作诗词讲座。这时我和赵眠云合办国华中学，请陆澹安来兼课，所以两校是频通声气的。

恽铁樵奖掖后进

最近读了汤志钧编写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书中有那么一段："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著名中医恽铁樵逝世。章氏与恽时相过从，讨论医案，闻恽去世，甚感哀恸，挽以联曰：'千金方不是奇书，更起沧溟求启秘；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按恽铁樵，名树珏，一署焦木，又号冷风、黄山民，江苏常州人。常州文风素盛，为阳湖派古文的发祥地。当时恽子居主持坛坫，和桐城派的刘大櫆、姚姬传相对垒，那风气流衍，直至清末民初，犹未消歇。恽铁樵便是子居的后人，长于古文辞，撰小说大讲法度，人们戏称他为"大说"，他却付诸一笑。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清季创办《小说月报》，最初为王蕴章主编，蕴章走了之后，便由庄百俞介绍铁樵主持笔政。他这时三十五岁，精力充沛，治事勤谨，甄选严格。一九一三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刊载周逴所作《怀旧》一篇，乃鲁迅的处女作，铁樵大为欣赏，逐段为作小评，如云："一句一转"。"接笔不测，从庄子得来"。"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变处俱见笔力"。"写得活现，真绘声绘影"。"余波照映，前文不可少"。篇末云："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下有"焦木附志"四字。程瞻庐的弹词《蔡鍼》，共六回，投寄《小说月报》，恽氏审阅之余，即付手民，先后致瞻庐二札，当时我曾录存。其

一云："弟读大著小说甚多，总不如此次弹词足以令我心折。昔家南田先生见王石谷山水，叹云：'吾不为第二手'，自有尊著弹词，虽有善者继起，亦恐不免为第二手矣。选材道学而不腐，修词明爽而深稳，尤妙在曲折如志，应有尽有，信乎一时无两，佩服佩服"。其二云："尊著弹词，已印入《小说月报》中，复校一过，不胜佩服。觉前次奉赠四十元，实太菲薄。如此佳稿，无论若何金融恐慌，亦须略酬著者劳苦。兹特补上《蔡蕙》篇润十四元，即希察收。前此愦愦，因省费之故，竟将大文抑价，实未允当，心殊悔之，公当能谅其区区，勿加以僇笑也"。瞻庐经恽氏赏识，续写了《同心栀》、《哀梨记》、《明月珠》数种，都由商务刊行单本。吴泰昌的《文苑随笔》有一段谈到恽氏："他对来稿处理认真，对青年投稿者也热情。"叶圣陶说："恽铁樵喜欢古文，有鉴赏眼光。"他最初向《小说月报》投稿，也得到他的鼓励。叶老记得恽铁樵为他的一篇小说，复了他一封长信。可见他老人家对于写作者所化的劳动，是非常重视的，足为编辑的楷模。民九年夏，他辞退了商务，研究岐黄之道，罕写小说。其时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一种旬刊，取名《快活》，编者一再登门请求他撰稿，他觉得对方很诚恳，就费了些时间，写成了一篇较为惬意的作品《妃坡小传》，不料编者为求通俗计，把他篇名擅改为《快活大王》，一经出版，他见了，大不以为然，但木已成舟，没有办法，便宣言从此不再为刊物撰小说。

恽氏治医学是有原因的，他的子女患病，有被庸医所误，致丧生命，他便发奋学医，经过若干年，深窥医道秘奥。章巨膺初助他编辑《月报》，至是又从他读医书，此后恽氏在云南路会乐里悬壶应诊，慎重处方，对症发药，辄有奇效。巨膺随侍左右，后亦为海上名医。恽氏听觉失聪，往往用一扬声筒和病家

对话，人们把张云骧比拟他，原来云骧善治伤寒症，有"张聋聩"之称哩。

他生平有三嗜好、一读书，二下棋、三雀戏，实则以读书为主，其它作为消遣而已。他居毗陵时，又喜与人作诗钟之会，某次题为湘夫人、杏花分咏，所作均不出色，他立成二句："千秋湖上黄陵庙，二月江南红雨村"，同座为之叹服。他很风趣，见前人咏梅花句："三尺短墙微有月，一湾流水寂无声"，他笑着说：诗虽好，奈如写了一幅偷儿行乐图卷。他的生平著作，除医书外，有《药庵随笔》、《聊斋志异演义》，以及短篇小说《烹鹰》、《爱筏》、《动物院》、《五十年》、《温斯冬》、《村老妪》、《催眠杰》、《鞠有黄花》、《情魔小影》、《血花一幕》、《七十五里》、《出山泉水》、《冰洋双鲤》、《露西旅客》、《洞庭客话》等，惜没有汇刊成书。他对于梁溪钱基博（子泉），有一事颇感歉仄。原来他编《月报》时，刊载林琴南的小说和笔记，同时又征得钱基博的《技击余闻》，在《月报》上连续刊载。某读者力誉钱氏笔墨劲峭苍古，在林琴南之上。不意这个消息，被林氏闻知，大不高兴，即致书商务编辑部，谓："此后愿让贤路，不再贡拙"。商务当局以林译小说博得社会欢迎，今既两贤相厄，衡量轻重，只得慰藉林氏，而对钱则加以岩塞。此举恽氏大为不平，其正义感亦为常人所莫及。

从首订稿约谈到王蕴章

清季宣统二年，我在苏州第四高等小学读书，学期考试，成绩优异的，校方颁发奖励品，我获得了书券若干元，就赴观前街振新书社选取了几种喜爱的诗文集和小说笔记，看到橱窗里陈列着《小说月报》，封面是蝶恋花的彩色画，很为悦目，我就取了一册，这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王蕴章编辑的创刊号。内容分图画、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译丛、笔记、传奇、文苑，附录。撰稿的有林琴南、陈家麟、徐仲可、徐卓呆，许指严、胡寄尘、赵焕亭，和初出茅庐、署名泣红的周瘦鹃等，笔墨风华流畅，趣味盎然，我奉为至宝，这是我阅读小说杂志的开始。我对这些写

王蕴章遗影

作者，钦佩得五体投地。后来一些名作家如王蕴章、许指严、徐卓呆、周瘦鹃和我结为朋友，且为往返频繁的朋友。《小说月报》创刊号且有稿约，投稿酬金，开始有个规例。稿约说："一、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来稿务祈缮写清楚，并乞将姓名住址，详细开示，以便通讯。如系译稿，请将原书，一同掷下，以便核对。中选者分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一、来稿不合者，立即退还，惟卷帙过少者，恕不奉璧。或如有诗词，杂著、游记、随笔以及美人摄影风景写真惠寄者，本社无任感纫，一经采用，当酌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原件概不退还。"按这种稿酬，并不低薄，因其时物价较廉，以大米计算，每石一百六十斤，仅三元余。林琴南译的小说，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对之非常重视，每千字更特酬六元。译稿和创作，同样给酬，没轩轾之分，都是很优待的。林译成一部，即先付稿酬，把它收下。林氏译得很快，刊印赶不上，致积搁在商务的藏书处涵芬楼，待排印的，有三十余种之多，不料"一·二八"之役，敌机投弹燃烧，把商务的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付诸一炬，林译三十余种没有印出，成为灰烬。在商务损失了一大笔稿费，在林氏徒然耗费脑力，没有成绩，也就失掉重译的勇气。

从《小说月报》开始有了稿约，此后各刊物纷纷效法，而以《时报》起过渡作用。《时报》由溧阳狄平子创办，该报附刊名《余兴》，包天笑主持笔政，凡刊载作品，一律没有现金报酬，只酌送有正书局的书券，有数角的，有数元的，有正书局也是狄平子所开创。《戚本红楼梦》，就是有正刊印的，其它小说，有天笑的《空谷兰》、《梅花落》，平子的《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

话》，以及许多珂罗版碑帖和佛学方面的书。这时范烟桥撰兴很高，在《余兴》上经常发表文章，所得书券独多，有正所刊行的书，他几乎都有了。

《申报》和《新闻报》的稿费，一个月一结算，逢到月初，便把上个月投稿的名单，发表在附刊的末端，有名的前往报社会计处领取，取到后，在发酬簿上盖印。天虚我生一度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他把来稿分甲乙丙三等，按等级发给稿费。甲乙丙等级列于每篇之末，却闹了个笑话，有一个投稿者，故意开玩笑，誊录了一篇较冷僻的唐代柳宗元的文章，随便化个名，寄给《自由谈》（其时附刊所登的作品，颇多是文言体），天虚我生采用了，列入丙等。那人即致书天虚我生，说明这篇文章是柳宗元的，身任大编辑，连唐宋八大家的中坚《柳河东集》，都没有读过。且柳文只够丙等资格，试问谁有资格列入甲乙等呢？这一下直使天虚我生啼笑皆非，结果向这人道歉，从此取消了这个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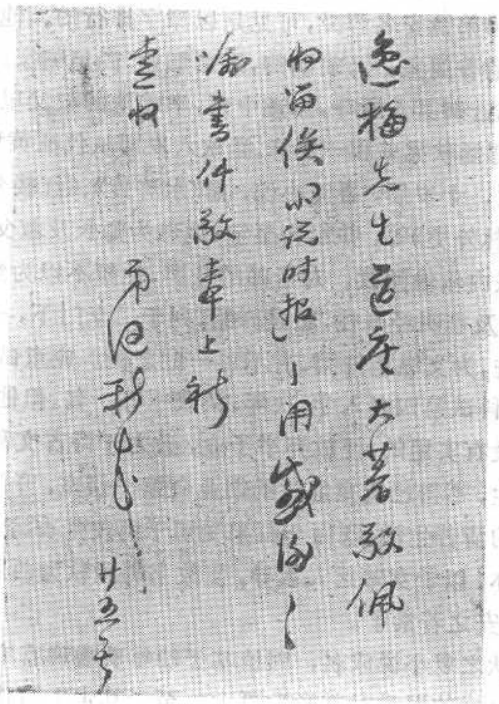
有些人为了博取稿酬，往往抄袭投稿。记得我主编《金钢钻报》，辟一栏《清言霏玉》，我是每天写一篇的。东北有些报刊，动辄转载，不用我的名儿，别用其它名儿，这是很不道德的。这一下，又闹了个笑话，有某抄袭家，不择手段，一次，他抄袭了东北报刊的一篇小品文投寄给我，我为之捧腹大笑，原来这篇小品文，就是我的作品，被东北报刊抹掉了我的署名而发表的，这位抄袭家不知就里，冒冒失失寄给我，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煮字疗饥，卖稿的确是一件苦事。但《申报》最初刊行之际，撰稿揭载，例必反付刊资，其条例如云："如有名言谈论，有关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

民稼穑之苦者，附登本报，概不取费。”观此，可知寻常小说笔记等等，报馆方面作为广告，广告当付费用，操觚者更贻偷鸡勿着蚀把米之诮哩。

《广陵潮》的作者李涵秋

六十多年前去世的一位著名社会小说家李涵秋，我非但和他通着音问，并且把臂谈心，亲领教益。他生于一八七四年



李涵秋书札

甲戌正月十七日，卒于一九二三年癸亥五月十三日，终年五十岁。当他病故扬州，噩耗传来，我适患病，倚枕撰了一联哀悼他："雅契联来黄歇浦；文星殒去《广陵潮》"，原来他在民国十年，应狄平子（楚青）之聘，来沪担任《时报》附刊《小时报》的笔政，我到望平街《时报》馆访问他，他殷勤接待，两人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正拟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料他不惯沪上尘嚣万丈的生活，旋即辞职返乡，从此人天永隔了。

谈他老人家，首先要谈他的家世。他乳名大和子，学名应漳，他的弟弟镜安名蓉漳，可见是以漳字排行的。他别署沁香阁主，及韵香阁主。乃翁朗卿，经营烟业，尚足赡家。及父死，所业被戴进卿其人所夺，家遂中落，幸赖他的叔父星伯，支持家计，抚育涵秋兄弟和一弱妹。涵秋六岁即从仪征黄世杰读书，天资聪颖，十岁后，喜阅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儒林外史》等，并奉为至宝；他恐为师长及叔父所知，乃篝灯于帐内偷偷阅读。对老师的迂腐，他颇不以为然，慕李孝廉石泉，及李明经国柱，通过介绍，列于二李门下，一经指示，学乃大进，为文纵横捭阖，有不可一世之概。应童试，冠其曹，甲午，以科试第四名入学，次年，又获一等一名。但他觉得制义帖括是没有实用的，便放弃举子业，致力于诗古文辞，奈家贫无以为生，不得已赁宛虹桥的烟业会馆一傍室，开门授徒，以维持他的清苦生活。既而李石泉受知于南皮张香涛，任湖北清丈局总办，以子女辈乏人教导，便致书聘涵秋为西席，宾主相得，也就安之若素了。

涵秋之以小说成名，固植基于幼年耽嗜稗官家言，而以《儒林外史》的讽世对其影响更大。至于其走上写作道路，那是和他作客鄂渚有关。其时，汉口《公论新报》，主笔政的贵州

人宦屏凤，提倡风雅，于报上特辟一栏《汉上消闲录》，广征诗文，一些知名之士，如金煦生、包柚斧、胡石庵、凤竹荪等，经常撰稿刊载该栏。涵秋看了很是欣羡，也把他的近作《感怀诗》四首投去，屏凤为之激赏，并致书约他一叙，从此汉上文学界都知道了涵秋其人，他并和金煦生、包柚斧订了金兰之契。既而屏凤发起举行诗选，以白桃花为题，评定甲乙，涵秋名列第一，声誉更盛。当时胡石庵兼撰小说，词藻华丽，各报竞载，涵秋又很欣羡，便试作《双花记》，然不敢自信，秘不公开。恰巧上海《时报》征求小说稿，他赶撰五万言的《雌堞影》，但忽贸然寄去，徒充字篓，正犹豫不决间，适包柚斧往访，因谈及此稿，包谓："投稿非熟稔编辑不可，我和该报主办人狄平子有旧，而编辑陈景韩、包天笑亦我素交，我可为之介绍。"涵秋即以是稿授之，及刊出，却署包柚斧名，涵秋与之交涉，卒由柚斧款以盛宴，向之道歉始已。此后该书印成单行本，才改署涵秋，外界不知底蕴的，尚误以为柚斧乃涵秋化名，岂知截然为两人。柚斧名安保。董玉书的《芜城怀旧录》，即有一文纪柚斧事。《雌堞影》既受读者欢迎，涵秋的自信心也就坚定了，便把秘诸箧笥的《双花记》，给《公论新报》发表，排日登载，登完，再撰《瑶瑟夫人》，一时刊物编者纷纷向他约稿。他为《中西报》写《琵琶怨》，为《鄂报》写《双鹃血》，为《商报》写《滑稽魂》，为《趣报》写《并头莲》，为《楚报》写《姊妹花骨》，为《扬子江报》写《梨云劫》等，既而各报先后停刊，惟《公论》和《中西报》未停，涵秋续撰《过渡镜》及短篇《珍珠囊》、《奇童案》、《丐界之四杰》等。辛亥革命，两报也结束，《过渡镜》成为未完稿，急欲博取稿费，乃托友赴沪之便，把《过渡镜》求售于商务印书馆之《小说月报》社，《月报》编辑为王蕴章，别署西神残客，擅词章之学，这时的文

风，崇尚雕镂组绣的文言作品，所谓"鸳鸯蝴蝶派"，动辄以骈俪出之，而涵秋的《过渡镜》，为白话体，不入主编之目，被摈未取。迨民国三年，钱芥尘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征求社会长篇白话小说，涵秋以《过渡镜》应征，芥尘审阅一过，甚为惬意，便刊于报的附刊上，易名《广陵潮》，涵秋之名大震于沪上，被称之为海内第一流大小说家。《广陵潮》登毕，印成单行本，再版了多次，直至近岁，《中国通俗文艺》还刊布一部分，并有再印全书之计划，可见这书并不以时代的变而失去其价值；书中人物，什九真人真事，足资参考。贡少芹为涵秋挚友，自涵秋逝世，他编传记式的《李涵秋》一书，由天忏室出版社出版，天忏为少芹别署，可知是他自编自印的了。少芹曾为《广陵潮》作一索隐，书中主人公云麟，即涵秋自己的影子，抬高云麟，即抬高他自己。可是恰如其分，褒中寓贬，是很恰当的。大骂田焕设谋吞并云锦绣货铺的描述，亦即借此大骂戴进卿占据他家的烟店。何其甫影射他的老师黄世杰；乔家运影射焦倬云，焦为扬州著名的刀笔手，极促狭尖刻；杨靖影射周心如，周工心计，蹂躏乡民，为一恶棍。林雨生影射胡瞿园，胡诬言陷人，涵秋几被所害，故恨之刺骨。其它如鲍桔人影射包柚斧；贾鹏翥影射孙藕青等，均有所指，绘影绘声，胜于禹鼎铸奸、温犀烛怪，因此当时的一班士绅，做有缺德事的，都不敢和涵秋同席，深怕被他写入说部，出乖露丑。实则，涵秋笔墨虽锐利，为人却是很厚道的。

上海各报，以附刊吸引读者，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及《新园林》，都载长篇小说，一自《广陵潮》轰动一时，《新闻报》的严独鹤，便请涵秋写小说，先后登了《战地莺花录》、《侠凤奇缘》、《镜中人影》、《好青年》、《魅镜》。《新

闻报》的销数，在各报中首屈一指，影响面很广，涵秋的名声更大红而特红，连当初拒绝接受涵秋的《过渡镜》的王蕴章，也请涵秋为他所编的《妇女杂志》写稿，涵秋给以《雪莲日记》，酬润特丰。《时报》登载他的《情错》及《自由花范》；《上海商报》登载《雏鸳影》；小型报中最负盛名的《晶报》，登载他的《爱克斯光录》；杭州《妇女旬刊》登载他的《玉痕小史》；《小说季报》登载他的《还娇记》。这么多作品孰好孰坏，有人综评说，以《广陵潮》为最佳，《还娇记》为最次，这评语是很恰当的。此外，世界书局的《快活》，乃一旬刊，请他写《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聘他为编辑主任，实则主辑者为张云石，云石擅改恽铁樵的小说篇名，触忤了恽氏，又刊载了一篇不伦不类的作品，涵秋大不以为然，诘诸云石，据云乃该局主持者沈知方交来，不得不登。从此涵秋谢绝编辑主任名义，不再与该刊来往。又徐闻仙为徐宝山之妻，请涵秋撰《徐宝山史略》，此后刊载于《半月》杂志，改名为《绿林怪杰》。

涵秋逝世时，张丹斧有一挽联："小说海内三名家，北有林畏庐，南有包天笑；延誉平生两知己，前有钱芥尘，后有余大雄。"所谓林畏庐，即翻译欧美小说一百多种的琴南翁，包天笑即吴门天笑生，以《馨儿就学记》得奖者。余大雄，字毅民，日本留学生，《晶报》主人。涵秋的《爱克斯光录》，受到租界当局的警告和罚锾。可是大雄支持继续发表，直至结束。那钱芥尘的延誉涵秋，尤为备至，当时倘没有钱芥尘，恐怕也没有李涵秋了。据贡少芹的记载："当《广陵潮》刊行市上，张岱杉（名弧，浙江萧山举人，官财政总长）购而读之，叹为空前绝作。一日，与芥尘（时芥尘为天津华北新闻经理）评论近代小说名家，许以涵秋为第一。张又谓：'吾观涵秋作，虽不乏实事，然属于

予虚乌有者，在所难免，若摭拾真确资料以告彼，经其妙笔渲染，则是书成后，当突过《广陵潮》。近我颇欲汇一生事迹，倩此君捉笔，不卜渠能允北来否也？芥尘曰：'涵秋与我厚，我可罗致之，公苟畀以秘书一席，我愿为介。'张曰诺，芥尘电邀涵秋往，并赍二百金为资斧。涵秋徇所请，行有日矣，会津浦铁道为大水冲毁，乃止。无何，张解财长职，事遂寝。芥尘亦返沪上，适《时报》刘迦公因公事它去，芥尘介君为《小时报》及《小说时报》主任，涵秋于是有海上之行。时海上文人，闻涵秋来，咸欲一瞻其丰采。"

《时报》的附刊，最早的主编为包天笑，称之为《余兴》，以多谐作，后改为《消稽余谈》，最后为《小时报》。继天笑后的主编为刘襄亭，即迦公。当涵秋主编，除担任长篇小说外，每日撰一《小言》，短俏隽永，又有《小消息》，采纳外界投稿，内容无非社会琐事。一次，某投来一稿，说天蟾舞台某名角演打泡戏，观客特盛，并三楼、四楼都卖满座。实则天蟾并没有这样的高建筑，明知涵秋不熟悉社会情况，故意辟其促狭行径，化名再来诘责。不久，便把《小消息》取销了。《小说时报》，创刊于一九〇九年，也是包天笑主编的。那是十六开的大本，共出三十二期停刊。及涵秋来沪，复刊《小说时报》，这年是壬戌年，便称壬戌第一期，为三十二开本，本子缩小，易四号字为五号字，字数增多。其时各杂志封面，什九为婵娟美女，《小说时报》，却力避浮华，以朴素是尚，结果滞销，只出五期，也就告终。

涵秋写小说，自三十二岁起，至五十岁止，文言十种，语体二十三种，共一千万言左右。又有《沁香阁诗集》，盖涵秋从十七岁起，至三十六岁止，诗篇积存十八册，这《沁香阁诗集》是红冰碧血馆主李警众为他选辑的。涵秋夫人薛柔馨，也擅韵语，

颇多伉俪唱酬之作。又当陈筱石督鄂、陈喜吟咏，僚属欲结主欢，深苦不谙尖叉，往往请涵秋捉刀，酬以润金。及陈筱石夫人五十寿辰，广征诗文，涵秋生涯大盛，润金获得数百元。又有《沁香阁笔记》正续集、《沁香阁游戏文章》、《我之小说观》、《小沧桑志》、《娱萱室笔记》，这是较早的作品。扬州张翼鸿，为涵秋私淑弟子，撰有《李涵秋先生传略》，并广搜涵秋著述，不遗余力，举凡图书馆，藏书楼，凡有涵秋作品，一一钞存，寒暑不辍，篇幅较长的，复印下来，甚至《小时报》的每日《小言》，也录存成册。并编有《涵秋著述一览表》，如此忠诚于乃师，涵秋有知，定必含笑于九泉。

涵秋多旁艺，能书，所作柬札，秀劲有致，曩年给我的书信，凡若干通，自经浩劫，仅留其一，我以瑰宝视之。据云，他为居停李石泉写一团扇，石泉谒上司梁鼎芬时，梁见此扇，颇为欣赏。梁为张香涛高足，不轻许人者。涵秋间书楹联，我曾见其七言对，作行书，"种来松树高于屋；闯道梅花瘦似诗。"又："晓汲清湘燃楚竹；自锄明月种梅花。"两联都及梅花，更耐人玩味。他又擅绘事，这是他幼而习之的，他童年时，即喜涂抹，其弟镜安正识方块字，他恐其弟不易记忆，乃于方字背后逐字为图，这时社会上尚没有看图识字的教导法，涵秋可谓开风气之先了。此后涵秋画艺日益成熟，当他在里中设立私塾，贡少芹持一白纸扇拂暑，涵秋见之，自告奋勇，磨墨濡笔，为其作山水，既成题云："少芹不索我画，我偏要画，且泼墨画远水遥山，自谓尺幅中有千里之势，盖我非画前人之画，乃画我之画。"章法疏宕，充满文人画之风格。有时画菊，画秋柳鸣蝉，也脱俗可人。他授课江苏省立扬州第五师范学校时，学生作文成绩佳胜的，他辄画扇为奖。他兼善刻印，藏前人印谱甚多，观摩日久，乃从

事铁笔。贡少芹的《李涵秋》一书中，即钤有："李应漳印"、"涵秋"、"著书时代之涵秋"、"江都李氏"、"涵秋翰墨"、"李涵秋印"，及闲章："学然后知不足"，"二十四桥明月夜"，"纸墨相发偶然欲书"等，有白文，有朱文，或刚健浑厚，或稳当自然，可见他运刀是很熟练的。经少芹搜罗了一些，复乞助于涵秋弟镜安，涵秋夫人薛柔馨，钤成一册，可和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芋香室印存》媲美。

涵秋早年丰度翩翩，风流自赏，未免有些罗曼史。其时汉皋有一恽楚卿，能诗，常投诸《消闲录》中，涵秋很为倾羡，由包袖斧之介，曾至其香巢，过从很密。既而楚卿欲委身事之，然涵秋涩于阮囊，且家中有妇，自觉非善，遂为薄幸之杜牧，但心中不毋恋恋，他的《琵琶怨》中，便叙其影事。又葛韵琴及妹辨琴，为武昌女师范之高材生，均喜作诗，见涵秋之诗，常载《消闲录》上，乃贸然成诗四首，邮寄涵秋，请涵秋介以刊诸报纸，涵秋得诗，略为润色，并附以己之和作，刊布《消闲录》，从此韵琴姊妹无日不以诗来，涵秋和作，亦无日不载诸《消闲录》上，既而娟娟两多，愿拜列门墙，引起人之嫉妒，蜚语中伤，不得不绝。涵秋又有一恋人媚香，两情甚笃，有白首约，女母以涵秋家贫，梗阻之，遣其女远行，音问遂断。涵秋之处女作《双花记》，即为媚香而作。适上海《小说林》主任徐念慈，广征海内说部，谋刊印成书，涵秋以《双花记》应之，并附一照片，致书念慈，有云："君受我稿，代价多寡，在所不计，惟书首必冠我照片，弗如约，我稿不售。"原来涵秋一自媚香离去，不能忘怀，乃弁己之照片于书端，以为书得销行南北，彼美必得寓目，借此聊以慰情而已。所以涵秋对于徐念慈，亦引为知音。及念慈逝世，诗以挽之，有："鲈生笔墨今成帙，更向何人乞手删"等语。

涵秋平素杜门不出，各地情况，很为隔膜。有一次，他的小说中，叙述在苏州乘马车赴虎丘，实则其时七里山塘，路径甚窄，只能策蹇，不能行车，苏人阅之，以为笑柄。今则辟为通衢，车水马龙，行驶无阻，那么涵秋为预言家了。涵秋喜蓄鸟，有百灵一头，能效狸奴声，他很喜爱，每日清晨，必持笼至万寿寺前，这儿为蓄鸟者的集合地，彼此观赏，引以为乐。一日，忽来一东鲁人，也手持百灵，能出音多种，如猫犬声、婴儿啼哭声、行军奏乐声，无不妙肖，涵秋以其鸟之胜己鸟，欲购蓄之，其人曰："我非牟利之徒，倘以尊鸟相易，当可磋商"，涵秋喜出望外，便易鸟成交，且津贴其人若干金，涵秋笼鸟返家，炫于家人妇子，不料该鸟寂不作声，有似寒蝉之噤。涵秋犹以为鸟骤易新主之故，亦不之怪。逾数日，鸟仍寂然，询诸他人，始知其人诳涵秋鸟，因此故肆狡狯，彼鸟之能作种种声音，实出于其人之口技，涵秋被他骗弄了。辛酉八月，涵秋应《时报》之聘赴沪，《时报》主人狄平子偕钱芥尘至车站迎接，共乘汽车，驰往大东旅社，涵秋不耐颠簸，顿感头眩眼花，平子立嘱司机缓其机掣，既抵大东旅社，开的房间是一百二十五号，乘电梯登楼时，甫入电梯间，涵秋语平子："这屋太小，不能起居的。"平子等匿笑，告以此为电梯，无非代步上楼，涵秋始知失言，未免愧赧，芥尘急说它语，相与登楼谈笑。旅社房间，地板光洁可鉴，涵秋却吸水烟，烟烬着地，留有焦痕，社役止之，他很不惯常，平子为其另赁云南路安康里楼室，作安砚之地。沪上小说界组织的青社，邀他为社友，每逢宴会，吃西点他不习惯使用刀叉，总为他特备中肴。当时的周瘦鹃和他是青社同社；涵秋死时，周有一篇追悼文章："他身材瘦长，近视眼的程度很深，在我们多数戴眼镜的文友中间，便列在第一等了。有一次，李先生有

事来《申报》馆见访，我们谈了一会，李先生才兴辞而去。过了一、二分钟，忽又走了回来说：'那石扶梯一段没栏干的，我不敢走下去，是否打发一个当差的扶我下去？'我答应着，即忙唤一个馆役扶了李先生一同下楼，我立在梯顶眼送着，不觉暗暗慨叹。心想青春易逝，文字磨人，李先生不过是个四十九岁的人，已是这样颓唐，我到四十九岁时，怕还不如李先生咧！如今李先生死了，当时他扶在馆役肩头，伛偻下楼的样子，却至今还在我的心头眼底，不能忘怀。"涵秋未老先衰的状况，写来历历如绘。瘦鹃还在他主编的《半月》杂志上为涵秋出了个专号。

涵秋的作品，有些没有出单行本，如《梨云劫》、《滑稽魂》、《孽海鸳鸯》、《爱克斯光录》、《情锚》、《怪家庭》、《秋冰别传》、《玉痕小史》、《雪莲日记》、《众生相》、《绿林怪杰》、《社会罪恶史》。我和赵眠云在吴中编《消闲月刊》，请涵秋撰稿，他拟把《北京新中国杂志》没有登完的《无可奈何》应征，我们不同意，他就别撰《情天孽镜》，并附来一西装照片，可是《消闲月刊》仅出了六期，即宣告停止，这个《情天孽镜》，也不了而了。涵秋又撰有《新广陵潮》，没有多时，涵秋下世，某书贾请程瞻庐继续撰写，瞻庐应允了，我就私下询问瞻庐："这部书是以扬州为背景的，你老人家不熟悉扬州情况，怎能下笔呢？"瞻庐笑着说："这有何难，只要把书中主人公迁居到苏州来，说是喜欢吴中水木清嘉，人文荟集，在城中购一故家园宅，作为菟裘，我便轻车就熟了。"后来这部书是否写成，我就不得而知了。

许廑父是怎样一位作家

蔡东藩的长篇章回小说《历朝通俗演义》，从两汉写到民国，共十一部。当时由上海会文堂印行问世，以阅年久，书已绝版，中华书局付诸重印，最后一部，标之为《民国通俗演义》，该书前有重印说明，略谓："民国部分，内容写到一九二〇年为止，后四十回的作者许廑父，生平事迹不详。"却附载许氏一短序："《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墨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恐贻笑于大方，复取消于狗尾，蔡子阅之，得毋哂其谫陋。"

廑父，字弃疾，又字一厂，别署颜五郎又忏情室主，他和蔡东藩为同乡，都是浙江萧山人。著述很多，什九是稗官家言，如《沪江风月传》、《情海风花录》、《武林秋》、《恨之胎》、《南国佳人传》、《心印》、《碧海精禽》、《莲心萱泪录》、《十年梦影录》、《儿女金鉴录》、《历代剑侠传》、《中国女海盗》、《今水浒》、《上海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如意珠》、《七星游》、《清风明月

庐笔记》，又《九章文解》、《论语新解》等。他行文迅速，一个晚上，能写数千言，甚至万言，所以有人称他为"许一万"。他善烹调，煮牛肉极鲜嫩，常以该肴饷客，人又戏称他为"许制牛肉"，他欣然接受。当时徐卓呆也擅易牙术，每饷客，自谓徐制牛肉，胜于许制，大有贾竖市侩抢生意行径，鏖父不服，再饷客品尝，当然特别加工，朋好为之大快朵颐。他为人放浪不羁，曲院歌场，时寄踪迹，又著有《舞榭余闻》。有时高兴，哼几句京调，大有响遏行云之概。其时徐枕亚设清华书局于交通路，他常访枕亚对酌。有一次，两人都有醉意，忽一踏人力车工人，因赴小饭店吃饭，把车儿停在书局门口，鏖父看到了，戏对枕亚说："你权为座客，我来拉车，绕行附近一周如何？"枕亚不加考虑，笑着上座，鏖父竟挽杠试拉，兜了一圈，车骤然停止，枕亚几乎从车上摔下，原来停车必取缓势，在力学上是有讲究的。两人不觉异口同声说："处处都是学问，是不容小觑哩"。

枕亚办《小说日报》，他助理编辑，一方面在《日报》上登广告，招收遥从弟子，居然从之者很多。枕亚嗜懒成性，仿《花月痕》，撰《刻骨相思记》，分上下二集，征求读者预约，及上集出版，下集迟迟未曾着笔，鏖父乃获得枕亚同意为之捉刀。后来又有一部《燕雁离魂记》，索性由鏖父一手包办了。鏖父一度居住沪西白克路，隔邻宁波老大娘，是十足的文盲。一天，她跑来请鏖父代写一信，开口便说："这封信是写给宁波同乡的，不知道许先生能不能写宁波字？"鏖父听了大笑，连连点头说：能！能！顷刻写就，交给老大娘，老大娘一再称述："许先生真是个才子，什么地方的字都会写。"鏖父又大笑。

他晚年寓居杭州，担任《东南日报》的附刊《小筑》主编，注

重文史，约我写稿，这时和他时通书翰。一自《小筑》停刊，此后音讯杳然，不知所终。那部《民国通俗演义》，廑父续写后，赵苕狂再续写下去，或许其时廑父已不在人世了。

徐枕亚署名泣珠生的由来

徐枕亚本是小学教师，民初应周浩之聘，任《民权报》编辑，所编的是新闻版，和文艺附刊无关，可是他撰写了一部《玉梨魂》，仿《游仙窟》和《燕山外史》的体例，而骈散出之，作为义务稿。这书情节很简单，而词藻纷披，颇得当时社会人士所欢迎，一再重版，且有盗版牟利的，甚至有人为出《白话玉梨魂》。俞天愤和枕亚有戚谊，深知其中内幕，拟作《反玉梨魂》，经枕亚劝阻才作罢。枕亚因这一书，一跃而为名小说家，五四运动起，新文学家目之为"鸳鸯蝴蝶派"的首领。

枕亚的夫人蔡蕊珠，是金匮名书家蔡廷槐的曾孙女。蔡子平的侄女，娴雅静淑，勤俭治家。奈枕亚之母锺氏，性乖戾，恣意虐待，其兄天啸妇刘吟秋，被凌辱自缢死。蕊珠亦为恶姑所不容，逼之离婚，但枕亚伉俪甚笃，而又母命难违，只得办离婚手续，偷偷地把她接到上海，租虹口余庆里一小屋以居，一切因陋就简。枕亚在交通路办有清华书局，为了写作，设榻局中，不是天天回家。既而蕊珠怀孕，抑郁劳瘁，以致流产，产后又复失于调养，直至病死，年二十有九。枕亚痛悼，因署名泣珠生，撰《悼亡词》一百首，《亡妻蕊珠事略》、《鼓盆遗恨集》、《蕊碎珠沉记》、《杂忆》三十首，那《杂忆》未刊单本，每诗有一附识，述其经过。枕亚有此隐痛，却不欲彰其母氏的恶行，只得以晦语出之，用心亦良苦了。

吴双热的诙谐

谈到鸳鸯蝴蝶派，仅仅是一个流派而已，没有组织的。其中主要人物，一为著《玉梨魂》的徐枕亚，一为著《孽冤镜》及《兰娘哀史》的吴双热，都是江苏常熟人，既同乡又复同学，二人又结金兰契，同在上海《民权报》担任编辑工作，《民权报》以反对袁世凯帝制，口诛笔伐，非常激烈，结果被袁禁止。他们两人又同辑：《小说丛报》，关系是很密切的。双热名光熊，字渭渔，后名恤，把恤字拆开，而取热心热血之意，才有双热的别署，他曾从罗振玉。他这部《孽冤镜》，是和《玉梨魂》相间登载《民权报》附刊上，主旨是攻击旧礼教，书中主人都是在婚姻不自由中牺牲者，在当时来说，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且笔墨风华，极雕镂组绣之能事，吸引了一般读者。《孽冤镜》登毕，由民权出版社刊成单行本，分二十四章，如游春、逅艳、问津、旧恨、鲽居、读画、语冰、登楼、证盟、酒意、违面、侦探、恶耗、吊影、设谋、传书、发秘、鼠窃、楼空、惨剧、再误、憔悴、末日、尾声。书中主人为王可青与薛环娘，而双热亦为局中人。民五之际，上海民鸣社且编为新剧，演诸红氍毹上，郑正秋饰王可青，凌怜影饰薛环娘，顾无为饰双热，双热亦前往观赏。于是重提撰兴，著《孽冤镜别录》，分上下二册，可是只出了上册，而下册以他故中止。我和赵眠云合辑《消闲月刊》，双热愿把《别录》全稿，供《月刊》披露，奈《月刊》书促，未能实行，这书遂为残编断简，这

是很可惜的。他写小说，有时署名一寒，和双热为偶。其它单行本，有《断肠花》、《花开花落》、《蘸着些儿麻上来》、《香国春秋》、《一〇八》、《无边风月传》、《快活夫妻》、《鹃娘香史》。又《燕语》、借梁上燕子，一年一度来巢，从燕子眼中看到这家主人，由豪华而衰落，揭出他症结所在，成为一部社会小说，设想是很奇突的。其时一些笔墨朋友，喜把杂散之稿，汇结成集，如徐天啸有《天啸残墨》，徐枕亚有《枕亚浪墨》，闻野鹤有《野鹤零墨》，刘铁冷有《铁冷碎墨》，姚鹓雏与朱鸳雏合刊《二雏余墨》。双热亦刊《双热嚼墨》，后来他应广州《大同日报》之聘，又搜罗了那时发表的稿，为《双热新嚼墨》。

双热玩世不恭，行文以诙谐出之，同邑某富翁，蓄一牝猫，爱护异常，因毛色纯白，称之为"雪娘"，和翁同卧起，一夕，猫被翁于睡梦中压死，翁很痛惜，累土为墓，用埋雪娘。双热闻之，戏拟墓志："呜呼！此猫小姐雪娘之墓也。猫小姐素活泼，平生计捕沿壁小鼠三次，盲鼠一次，病鼠一次，窃食鱼肉无量数，貌益丰矣，而死于非命，呜呼痛哉！"。他一度参广州《大同日报》笔政，同事某剃须摄影，居然翩翩年少，请他题一诗在照片上，他援笔成打油诗一绝："有须哪及无须好，有须形老无须俏。快快回乡讨老婆，广东不要外江佬"，同事某为之失笑。双热曾摄一照寄给我，照片后书："可憎面目，益复痴肥。"这时他年四十三岁，此照片虽经浩劫，幸尚留存。

双热诗录示较多，惜已散失，只忆其黄天荡忆梁夫人云："儿女英雄肯主和，勤王有志问如何？船桅窥敌胆何壮，鼙鼓令军手自挝。慧眼看低金兀术，纤腰扶起宋山河。战功坐失黄天荡，巾帼须眉遗憾多。"我更赏识五、六二句。

双热晚年，弃其笔墨生涯，执教鞭于南京正谊中学，月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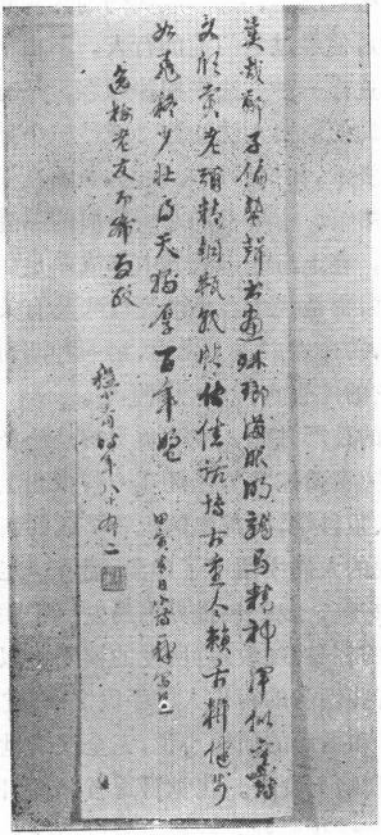
返常熟一次，休素健好，不料偶而一病，遂致不起。他生平不佞佛，临卒，忽宣佛号，家人引以为奇。他的儿子名小热，举行婚礼，我以谐诗为贺，标题为"小热昏"，俗以演滑稽信口胡说为"小热昏"，昏与婚古通。

程小青和世界书局

谈到侦探小说的作者，总不会忘掉著《霍桑探案》的程小青吧！他字青心，晚号茧翁，在敌伪时隐名为辉斋。生长上海，出身贫苦家庭，幼年丧父，靠母亲作手工维持生计，在私塾读几年书，十余岁，在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刻苦耐劳。得暇周爰咨诹，孳（砑砑，几乎废寝忘食，若干年来，居然淹通中西文字。阅览《水浒传》金圣叹评语，颇多启发，便从事撰写小说，他的处女作《鬼妒》，投寄《小说月报》，编辑恽铁樵大加称赏，邀他一谈，并勉他多读前人著作，尤其《礼记檀弓篇》更非精读不可。他经此鼓励，益复沉酣深造，一意于稗官小说。一方面阅看了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深感兴趣，他就别辟蹊境，撰符合我国国情和风俗习惯的《霍桑探案》，读者遍及南北，在东南亚一带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这时他任东吴大学（西人教会所设的最高学府，即今苏州大学的前身）吴语科，专教西人学华语。同事有赵芝岩，常随小青出入，人们以福尔摩斯有助手华生，霍桑有一助手包朗，便把芝岩戏称之为包朗，芝岩一笑默许。小青思想致密，胜于常人，当他编撰探案，例必先构一情节图，情节由甲而乙，由乙而丙丁，草图既成，进一步更求曲折变幻，在甲与乙之间，乙与丙丁之间的大曲折中再增些小曲折，极剥茧抽蕉的能事，使人猜摸不出，及案破，才恍然大悟。每当构思设想，他经常于清晨昧爽，跑到杳无人

迹处，冥坐水边石畔，动着脑筋，及群鸟出林，他已粗具结构，归家命笔。且把亲身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和自己所设想的集中起来，融成一片。所以当时写侦探小说的不乏其人，可是没有人比得上他。

他有一恋人江黛云，性情投契，奈贫富悬殊，江氏父亲横加阻挠，致好事未谐，周瘦鹃有一短篇小说《情弹》，即影射其事。后来他和黄含章结成配偶，鸿案相庄，唱随至老。含章谙英文，小青翻译《圣徒奇案》、《陈查理探案》、《斐洛凡士探案》等等，常和夫人合作，夫人读，小青写。小青是不惮烦的许子，对于任何事物喜欢试探。有一次，他把自己的《霍桑侦案》，译为英文，投寄美国某杂志，事前故意在纸页间撒些轻微的粉末，既付邮，约月余，稿由杂志社退回，把纸页一检，粉末依旧存在，可知编辑未经审阅，即贸然退稿的。小青去信诘责，编辑不得已，致信道歉。



沈情书幅

小青的《霍桑探案》印

成袖珍本，有三十种，由世界书局出版，所以他和世界书局关系很深。他曾纪述其经过，原文存在朱联保处，联保在世界书局任职多年，对于世界书局也是很熟悉的。小青逝世有年，此文从未发表，我就向联保索取，节录如下：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上海福州路的中心，突然出现一幢完全红漆门面的铺子，叫做“红屋”，那一股火灼灼热辣辣的色采，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使经过它门前的行人，不由不暂停下脚，注目而视，显然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招徕顾客，是有些异想天开的。原来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他凑集了少数资本，却抱着雄心壮志，企图在根深蒂固和资本雄厚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对峙局面的隙缝中，横槊跃马，杀开一条路子，在上海的出版界中形成鼎足而三。因此，他开头时出版的书，都是些适合小市民口味及有关常识的热门作品。另一方面，拚命在广告上卖力，第一种期刊《红杂志》的发行，就是配合它的广告宣传应运而生的。

《红杂志》的编辑，挂名的是严独鹤，实际负责的是施济群、陆澹安等。那时我创作的《霍桑探案》，已经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个具正义、爱祖国、重科学，反封建的机智勇敢的新型侦探，在那些爱好侦探小说的人们中留下了印象，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红杂志》约我写稿，我就和世界书局发生了联系。我从《红杂志》及它后来的替身《红玫瑰》所发的稿酬，似乎较丰，这就是沈知方拉拢有些微名的写作人的手段之一。沈曾邀我会谈，他要我把所创作和翻译的侦探小说，完全交给世界书局，不再在其它书局和刊物上发表。我觉得这有些像引鸟入笼，没有答应。不久，他就投我所好，约我主编以侦探小说为主体的《侦探世界》半月刊，这个我答应了。编了一年，一

共出了二十四期。在这时期，当然没有余力，再为其它刊物写稿，终于做了一年的包身工。

"约在一九三〇年，我为世界书局承担了编辑《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的任务。福尔摩斯，是英国柯南道尔笔下的理想人物，他的探案，有长篇四种，短篇五十种，前后四十年间，陆续在英国《海滨杂志》发表。由于它的情节曲折离奇，作者又运用着科学理论和技巧，处处出人意外，成为侦探小说中继往开来突出的读物，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它很早就介绍到我国来，最早的期刊《小说林》中，就有它的译作，单行本也流传了好几种。福尔摩斯的译名，变成了智慧人物的代名词，几乎妇孺皆知。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中华书局汇集柯南道尔的原作，译出一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我和严独鹤、周瘦鹃都参加翻译，出版后，销路很广。这时沈知方看准了这一点，叫我把中华书局出版以后，柯氏续写的探案一齐收罗在内，另外出一部《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并把每篇作品重译成白话体，加上新式标点和插图。因为中华版是文言文，读者对象有了限制，他知道我对于此道有偏爱，乐于承担这一工作，就压低稿酬，并限期半年全部完稿。我说：'柯氏的探案长短五十四篇，一共有七十多万字，半年时间，无论如何完不了。'沈知方却轻描淡写地说：'把文言的改成白话，化得了多少工夫呀！'就这样，说也惭愧，我竟依从了他的要求。除了我自己，和顾明道等从原文译了一部分以外，其余的分别请朋友们当真把文言译成了白话，完成了这一粗制滥造的任务。"沈氏还有一种巧妙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对写作人来说，就是用书局股票来代替稿费。我翻译的开头几种《斐洛凡士探案》，得到的报酬，就是世界书局的股票，他却不化一文稿费，印出了好几本畅销的

书。

“书越出越多，营业也蒸蒸日上，世界书局基础渐渐巩固了，沈氏才逐步改变他原来的作风，也出版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学科书，如《A B C 丛书》及国学古籍。一自沈氏作古，陆高谊继任经理，出书更趋纯正，信誉渐著，对于商务、中华似有骎骎之势。我的《霍桑探案》三十种，《圣徒奇案》十种，《柯柯探案》二种，以及写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蘋斗智的《龙虎斗》等作品，都是在陆氏任内出版的。那时报酬办法，已从稿费制改为版税制了。每年结算两次，销行较多的几种，有重版至八九次的，但每次不过一、二千册，最畅销的亦只销到一万余册。

“解放以来，我又写过惊险小说四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可是情况却完全不同了。第一种《大树村血案》，一下子就销二十二万五千册，第二、第三、第四种亦各销二十万册左右。社会制度一经改革，各方面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这一小小的角度——我的作品出版数额来看社会面貌，今之与昔，显然是霄壤之别了。”

小青喜国画，曾从陈迦庵学花卉，露莲烟芍，翠竹绛梅，极晖丽五采之妙。又能书，行楷无俗笔，但不多作。偶亦吟咏，苏州多园林，他游必有诗，汇刊成一小册。他平素持躬俭约，笔耕所入，在苏州葑门望星桥畔筑屋数楹，且有客室，宾至辄下陈蕃之榻。当他七十寿辰，我和徐碧波自沪到苏，为他祝寿，即留宿其间，迄今已二十年了。宅有隙地，植有名种月季，又种蔬菜，乘鲜腴时摘撷，佐餐不求于市，而味更胜之。小青有女育真，幼时带些顽皮性，见父亲写小说，她也操觚摹仿，以父亲署名“小青”，她却署名“大青”。后来毕业东吴大学，居然文采斐然，正式为小说家言，登载各报刊。第一次领到稿费，她

把这钱买了一双皮鞋给父亲，小青笑逐颜开，举起足来，告诉朋好，“这双皮鞋是育真以稿费给我买的。”育真现旅居美国纽约。子育刚，治医；育德执教鞭在苏，搜罗乃翁遗著刊印一纪念集。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小青逝世，我撰了一副挽联，并有跋语，联云：“直友难求，棣棣威仪君有度；良朋痛失，茕茕孑影我何堪。”跋云：“程小青兄，我社健者。高峨澹峻，敦尚躬行，吐膈倾襟，直谅足式，固不仅彬雅多才，蜚声著述已也。正拟康衢击壤，共乐熙年，讵意天丧斯文，遽尔谢世，得此噩耗，不觉为之潸然雪涕。敬撰一联，以抒哀感。”

写到这里，又想起他的一件小轶事。当时吴中星社同文，几乎每人编一刊物，如范烟桥的《星报》，范菊高的《芳草》，姚苏凤的《净友》，黄若玄的《癸亥》，尤半狂的《戏剧周刊》，徐碧波的《波光》和我的《秋声》，都是刊物中的小型者。这时程小青异军苍头，也编了一个刊物《太湖》。除登载他的侦探小说外，又罗致了许多文友的作品，连出了若干期。太湖为三万六千顷的巨浸，东西两洞庭矗列其中，诗人称为“水晶盘里双青螺”，真是绝妙的比喻。可是烟水浩淼，芦荻丛杂，其时颇多横暴之流，出没其间，俗称太湖强盗，是杀人越货、无所不为的，所以官方经常派兵捕捉。小青所辑的既名《太湖》，我们遇见了他，总要向他开玩笑问：“近来捉强盗捉得怎样？”既而他又和徐碧波合辑一刊物，名曰《橄榄》，内容有集锦小说、笔记、杂札、文虎、漫画，而那些悬赏征求，又很有趣，颇能博得社会的欢迎。我们遇见了他，又改口吻问：“卖橄榄生意好不好？”他却含笑回答：“近来物价飞涨，就是这种小生意，也很难做哩。”

小青喜欢收罗名人的小画册，有山水，有人物，有花卉，有

翎毛，有虫鱼，有走兽，付诸装池，成三十多册，并配楠木夹版，上镌款识，甚为精雅，撰述余暇，钮出展赏，认为精神上唯一的慰藉。不料日寇来侵，他携着妻孥，避难于黟县山中，册页本想带走，奈因夹版装潢，非常笨重，没有办法，只得寄存在他任课的东吴大学。该大学为西人所创办，如有不测，或许获得幸免，所以他就硬着头皮而去。岂知不到半个月，苏地吃紧，敌机狂轰滥炸，顿时把一座阖闾古城，炸得危楼断壁，不成样子，那东吴大学，也遭着池鱼之殃，小青所寄存的三十多本画册，一股拢儿化为灰烬。小青从黟县山中回到上海，才得悉这个恶耗，宛如青天霹雳，使他目瞪口呆，后来他对我们说："这种精神上的大损失，痛定思痛，不知何时始得释怀。"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苏州市委统战部为之举行纪念会，苏地报纸有专载文字。那《中国文学家辞典》，载有《程小青小传》，曾有那么几句话："霍桑探索中的私家侦探霍桑，就是程老笔下的一个锄强除暴的英雄人物，探案中的被害者，大都是社会中下阶层者，这说明程老对旧社会的腐败，对旧时的司法制度和保安机构的抨击。他出身于下阶层，与下阶层是赋与同情的。"

范烟桥考证姜白石过垂虹桥诗

宋诗人姜白石，存诗不多，但那首过垂虹桥，却脍炙人口："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松陵是吴江的别名，范烟桥是吴江同里镇人，距那儿不远，情况是很熟悉的，他取名烟桥，即根据白石的诗意。烟桥对此，有所考证，当范石湖（成大）息隐在家，姜白石去访他，石湖有一侍儿小红，善度曲，石湖因请白石制曲，俾得当场演唱，以尽杯酒之欢。白石很敏捷，即席成暗香和疏影二阕，小红试唱，音节清婉，悦耳怡情，石湖欣喜之下，就把小红送给白石，白石归过垂虹桥，诗兴大发，口占了这一首诗。按《吴江县志》说：宋初这桥是用木板架成的，名利往桥，后来换了石块，建亭其上，名垂虹桥。有桥洞七十二，吴江人称为长桥，所谓十四桥，那是第四桥之误。烟桥曾看到一帧姜诗的拓片，明明是第四桥。即白石的点绛唇词，也是"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同时李广翁的摸鱼儿词："又西风四桥疏柳，惊蝉相对秋语"。罗子远的柳梢青词"初三夜月，第四桥春"。可见第四桥被后人误为十四桥，这好比张继的寒山寺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江枫是江村之误，俞曲园写寒山寺碑，碑阴便作了识语。考《县志》：第四桥为甘泉桥，甘泉桥在运河边，吴江与八测之间，倘然小桥不算，从垂虹桥数到甘泉桥，恰是第四条。当时自号垂虹亭长的陈佩忍（巢南）有一诗：

"第四桥边水最清，一瓢贮就好长行。何当写幅倪迂画，寄我江湖万里情"，这也是个旁证。据说，第四桥下的水，最清冽，所以有甘泉之称。至于这首过垂虹桥诗的第一句，有作"自喜新词韵最娇"，也有把"自喜"改为"自谱"，又有改为"自作"，这没有多大出入，也就算了。

烟桥也喜自琢新词，给人播唱，当时的电影剧，初由默片转为声片，每片必须插着几支唱词。尤其女明星周璇，是有名的金嗓子，她主演的影剧，所需唱词更多，都由烟桥担任下来。他参酌传统的昆曲，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动听悦耳，经周璇运腔使调，遏云绕梁地唱着，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尤其《西厢记》搬上银幕，烟桥编撰了《拷红》一曲，竟似王之涣的黄河远上，遍唱旗亭，这是他很得意的。他写小说，有一次，写了篇《离鸾记》，叙述一个被遗弃的可怜女子，写来委宛曲折，哀感动人，一经刊载，却有人写信来，询问那可怜女子的住址，愿加以援助，岂知这是虚构的故事，其人是子虚乌有的。烟桥认为写作，获得读者的感应，也很为得意。他因此又应聘编起电影剧本《无花果》来，也得到社会的好评。有人说："《无花果》是阿英改编而成的"，其实不然，阿英仅为了其中女演员陈琦的戏还不够多，要求烟桥增加一些，烟桥就略略改动一下罢了。

烟桥的作品很多，有《吴宫花草》、《花蕊夫人》、《孤掌惊鸣记》、《齐东新语》、《中国小说史》、《别有世界》、《新儒林外史》、《新朝过渡录》、《敝帚集》、《孤岛三年记》、《鸱夷室杂缀》、《北行杂诗》、《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茶烟歇》。《三十年文坛交游录》、《太平天国弹词》、《玉交柯弹词》等，凡数十种。

贵池刘公鲁，寓居吴下，家富收藏，尤以古宫灯四具为最

著名。每逢正月十五日，辄邀客玩赏，烟桥和公鲁有旧，曾作《元夜观灯记》，我和公鲁亦相识，始终未往一观，深羡烟桥眼福不浅。兹录其《观灯记》片段，借以慰情："客毕至，入席欢饮，饮罢，主人出楠木匣四，一贮建昭雁足灯，公鲁谓为新发现，历来藏家未加注意，足趾间隶书二曰宣卧，灯下隶书二曰东下，不知何义，意者出于当时宦者之手，记其置处也。一贮黄山第四灯，与雁足灯同其制，惟雁足之盘，中心尚有一小圈，黄山则无之。一贮汲绍家行灯，有盖可掀，反仰适以插烛，而中空之腹，用以贮油置灯芯，可两用也。一贮永建吉羊灯、其制又同于行灯，为羊状，仰羊头使反，亦可插烛也。四灯皆古气磅礴，而题识以雁足为最多"。公鲁于抗战时，日寇至其寓，抄掠文物，受惊死，古宫灯不知下落了。

周瘦鹃为什么喜爱紫罗兰

周瘦鹃是二十年代的作家，大家都知道他爱好紫罗兰，刊行了《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罗兰庵小品》、《紫兰小谱》、《紫兰花片》、《紫兰芽》，并编《紫罗兰言情丛刊》、《紫罗兰杂志》，在吴中王长河头筑紫罗兰庵，栽植了四时名卉，英英艳艳，错落篱间，那紫罗兰更特辟一区，加以繁殖，每逢花时，辄邀客来赏，大有怀美西方，擅香南国之概。甚至他平时写稿，也用紫罗兰色的墨水。总之，他的生活起居，似乎都与紫罗兰有缘。历来爱花的人是很多的，如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及近代李越缦的爱桃等，不一而足，但总没有瘦鹃这样的爱上紫罗兰，由爱而入于迷，由迷而迹近于痴。因此秦伯未赠他的诗："一生低首紫罗兰"，徐又铮且有："多少文章供涕泪，一齐吹上紫罗兰"之句。按紫罗兰Violet为西洋花的一种，春秋两季都能开紫花，黄蕊绿萼，点缀庭阶，有维纳斯的一段神话，因有毋忘侬花之称，仅此而已。瘦鹃癖好如此，难道他是崇洋轻中吗？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其中却蕴蓄着缠绵悱恻而又出情止礼的往史，那是足以一述的。

瘦鹃少时，执教鞭于上海大南门外的民立中学，适有周吟萍女青年，家在学校附近，而肄业城西务本女学。她清淑娴雅，风姿娟然，瘦鹃见之，倾炫心魄，比诸姑射洛川。某次，务本女学开校庆会，演新剧，吟萍任剧中主角，粉黛饰容，罗绮彰

体，演来纤细入扣，宛转动人，这天，瘦鹃亦在座，这一下，给了他更深的印象。有时相遇于途，觉得羞于启齿，默默无言，他忽地发了狠，试投一信，表达衷情，过了三天，吟萍居然复了一简，许缔交谊。她有一西名Violet，作书署名VT，作为隐讳。书简往还了数次，她把校中所作文课《探梅赋》一篇寄给瘦鹃阅看。瘦鹃一读之余，尤为倾倒。从此通翰频频，涉及婚姻问题。不料吟萍父母，认为瘦鹃是个穷书生，坚决反对。后被其父母强迫许配一富家子某，某不学无术，精神不很正常，瘦鹃也相识的。吟萍固一弱女子，在封建家庭压迫之下，没法抗拒，只得暗中饮泣。当吟萍和某结婚，瘦鹃还去吃喜酒，随着贺客参观洞房，见吟萍低鬟默坐，手抚其所御的浅色丝手套，原来这副手套，便是瘦鹃往日赠送她的，无非脉脉示意罢了。

此后，瘦鹃和她还是暗地通信，恐邮递不便，往往由她的中表姊为之转达。有一次，她倾其苦衷，略云："当初我也曾几次三番的想抵抗，然总没有效力，做梦一般的被他们送进这牢狱式的门口了。后来退一步想，我譬如寄居此间，保持清白，以后慢慢的再作道理。一年功夫，居然被我捱过了，但是好不容易，这恐怕也没有第二人所能办到的吧！我和你是很正当的精神结合，要是你不嫌弃我的话，就作为我是你的未婚妻便了"。吟萍为了不愿与富家子某同居，毅然就事于金陵，过着孤独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也就不言可喻了。

高勇醒和瘦鹃为同学，高氏创办大光明大戏院，邀瘦鹃襄佐其事，特为瘦鹃备一摩托车，车身髹以紫罗兰色的油漆，瘦鹃有时和吟萍同载，吟萍防着被人看见，辄以素帕障其半面。瘦鹃参加青阳港的菊展，邀吟萍同去，观赏了什么大红袍、妃子笑、十丈珠帘等名种。青阳港距昆山不远，又一同登上玉

峰，并进食有名的昆山鸭面。既而瘦鹃在苏辟着紫兰小筑，柬邀她去赏花，她婉言谢却，认为小筑客多，一旦露面，被人看到，传扬开来，那是很不妥当的，故未应邀参观。

瘦鹃和我同乡同社(南社)，又是同年，是很熟稔的，他的左手第四指上，经常戴着一金戒指，上面镌着西文Love，即吟萍给他的纪念物。瘦鹃又积存吟萍寄给他的书札，凡数百通，裹以罗帕，装入锦匣，经战乱随身携带，幸无损失，直至十年浩劫，付诸荡然，瘦鹃也含冤而死了。

瘦鹃生前为了系念吟萍，作《记得词》一百首，每首冠着记得二字，如云："记得心旌常着处，萧疏风柳大南门"。又："记得云英终嫁去，鸾情凤想尽成虚"。又："记得良辰曾共载，低眸掩袖总防人"。又："记得荷亭同促坐，流萤烨烨上罗衣"。又："记得比肩人似玉，衔杯同醉菊花天"。他还撰了一篇《爱的供状》，张恨水根据这本事，匣剑帷灯般，写成中篇小说《换巢鸾凤》，排日登载《申报》的附刊《春秋》上，楔子为十首联珠，作为全书叙述的纲要。瘦鹃当编辑《紫兰花片》，撷录前人词中有银屏二字者，辟《银屏词》一栏，连续刊载，无非把银屏谐声吟萍，以示不忘。他的家中，供着紫罗兰神造像，袁寒云为题二绝："神女无端幻紫兰，云辀星珮落江干。空教白石流仙景，十二红楼梦已寒"。又："当年有愿作鸳鸯，弹指仙凡恨竟长。洛水巫山都隐约，微波遥梦已神伤"。又请王西神为嵌紫罗兰三字作客室联，西神一挥而就，"万紫千红，罗生为瑞；春兰秋菊，秀发于文"。又请西神并庵字加入为内室联，西神无难色，连书带撰云："紫钗红拂罗双美，菊秀兰芳共一庵"。读之，自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陆秋心创始集锦小说

陆秋心，名曾沂，字冠春，别署南梦，江苏海门人。他参加南社。他和柳亚子同学于爱国学社，亚子目为"畏友"。他写的小说有《秋心说集》、《双泪碑》、《墨沼疑云录》，尤以他所译的《葡萄劫》连载于《民立报》上，最为著名。

当民元时，《民立报》为宣扬民主革命的号角、风行寰宇，附张小品，很为精采，主笔政的乃叶楚伧。陆秋心发起为集锦体的点将小说，当时叶楚伧、邵力子、杨东方、谈善吾、徐血儿、谈社英、于骚心、李伯虞、王季威等赞成合作，诸子皆一时俊彦。杨东方即杨千里，谈善吾即谈老谈，于骚心即于右任，李伯虞即李浩然，排日撰《斗锦楼》小说，读者认为新颖有趣，无不击节称赏。《斗锦楼》为文言体，全篇约二三万言，点人者辄将被点者之名，嵌之于后，周而复始，为便于嵌名故，如叶楚伧用屑屑为别署，卒由屑屑结束。结束时，须在数百字中，把作者之名，重行提嵌一过，熨贴自然，洵非易易。文末更有第二篇由屑屑开始附语，不料那桃源渔父宋教仁，被袁世凯所忌，遽遭狙击，报纸连篇累牍登载宋案，致第二篇未能刊载。此后严独鹤仿效这一做法，于《新闻报》附刊《快活林》中，先后刊登《海上月》、《奇电》、《逢蒿王》、《红叶村侠》、《夜航船》、《米珠》、《怪手印》、《珊瑚岛》、《新嘲》、《国仇记》等、执笔的为严独鹤、朱大可、许指严、徐枕亚、严谔声、李浩然、陆律西、天台山农刘

介玉、天虚我生陈蝶仙。及刊竣后，曾山大成图书局，刊《集锦小说第一集》，凡二册行世，集锦小说，成为一时风尚。施济群发行《金钢钻月刊》，载有《江南大侠》一篇，为侦探性质的集锦小说，作者为朱大可、徐卓呆、严芙荪、赵苕狂、胡寄尘、陆律西、施济群、严独鹤、陆澹安、程瞻庐诸子。这些小说，引人入胜。但因过于诡奇，野野豁豁的说开去，线索太多，致最后一人，难以结束，不得已，再轮一次，才得百川朝宗，归之于海。这时我和赵眠云合辑《消闲月刊》，亦起而摹仿，先后凡四篇，有《戍卒语》、《香闺绮语》、《诗声》、《兰窘修》。合撰的为许指严、顾明道、俞贶云、吴双热、赵眠云、吴绮缘、范烟桥，我亦是其中一人。继之又有我与赵眠云、姚苏凤、蒋吟秋、范烟桥、顾明道、黄转陶，撰成《沧浪生》小说，载《半月》杂志上。此后学步的，不胜枚举，几乎泛滥成灾，读者厌腻，也就停止了。

短命诗人朱鸳雏

南社社员中，多才短命、仅二十余岁即逝世者，有徐天复、邹亚云、江山渊、岳麟书、胡漳平、朱谨侯、陆子美、阮梦桃、孙竹丹、朱鸳雏都是。鸳雏诗迥出群伦，而坎坷困厄，病肺不治而死，时为一九二一年。他是松江人，名玺，字尔玉，为某姓家弃儿，朱氏拾之，松江音读拾如孽，因号孽儿，笔名银箫旧主。曾从泗泾马漱予学韵语，复投邑中耆宿杨了公为寄父，磨砺涵濡、诗益清绵茂美。所居附近有醉白池，曲廊回环，奇石累积，壁端有"云间邦彦图"石刻，尤足恣人瞻仰。鸳雏暇日，辄与吴迥春、俞白壶、张破浪、沈受百、蔡仲瑜等盘桓其间，诗牌酒盏，尽竟日之欢。这时嘉定陈巽倩太史执教两江公学，所有课卷，委鸳雏为之批改，分得酬润，于生活不无小补。他平素喜读林琴南所译说部，如《洪罕女郎传》、《雾中人》、《红礁画桨录》，各为题诗。姚鹓雏固琴南弟子，文仿琴南，鸳雏乃北面事鹓雏，尊之为师。所作小记，幽倩峭拔，致趣盎然，邮寄《申报》附刊编辑周瘦鹃，先后凡数十篇。此后瘦鹃为大东书局辑刊《紫罗兰庵小丛书》，列鸳雏小记为《丛书》第七种，名《红蚕茧集》，首冠一小像，印行问世。

鸳雏喜爱新剧，也献身其中，貌娟秀似好女子，因饰旦角，红氍演出，楚楚可人。同时有李子韩（冷），气宇轩朗，善饰生角，二人经常同演，可谓珠联璧合。因此与张破浪，陈念慈、沈浸之

等，办松江剧社，宣传社会教育。鸳雏所演《双鸳碑》最受观众欢迎，松沪各报纷纷赞誉。旋由杨了公，姚鹓雏介绍鸳雏加入南社，不意南社盟主柳亚子诗崇唐音，排斥宋诗，实则亚子富民族思想，鄙弃前清遗老，以遗老诗宗两宋，乃因鄙弃遗老，并宋诗亦在被摈之列。社中杨万里、陈后山、胡先骕、闻野鹤、蔡哲夫等，不以亚子为然，引起唐宋诗之争论。鸳雏甘作先锋，展开笔战，亚子少年气盛，一怒而逐鸳雏出社，即在《南社丛刻》二十集上刊登：南社紧急布告，附《斥朱玺》一文，时为民国六年八月一日。事隔若干年，鸳雏已下世，亚子回忆之余，在《越风》半月刊上发表了《我与朱鸳雏的公案》，有引咎自悔之意，文中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等语。原来鸳雏体质羸弱，遭此刺激，抑郁寡欢，以致一病不起，终于逝世。

鸳雏夫人许蟾仙，温婉娴雅，伉俪甚笃，鸳雏旅食沪上，书翰不断，鸳雏汇之为《与妇笺》，凡数十通以留念。鸳雏寄蟾仙诗，有"安得米盐诸事了，一家憩脚水云西"，徒成虚愿。自鸳雏死，蟾仙忧伤憔悴，仅隔半载亦玉殒，身后萧条，双棺久厝，未谋窀穸。及李子韩来任松江县长，才和鹓雏相商，发起公葬，从谷水道院发引，直抵云间公墓，执绋者二百多人，在万年堂，由李县长主祭，陈念慈读祭文，叶楚伧撰墓志铭。鸳雏遗一子星曲，一女回春。李子韩认星曲为义子、陈念慈认回春为义女。

鸳雏所遗著述，尚有《蜂屏柳镜录》、《玉楼珠网》、《桃李因缘》，《帘外桃花记》、《痴凤血》、《上海闲话》。又与鹓雏合刊《二雏余墨》，时希圣摭拾杂作，刊《朱鸳雏遗著》。

徐碧波追慕银箫遗韵

星社为民初文学集团之一，社友多一时才俊。年事较高的，有著《念萱室随笔》的许月旦，著《拄笏室杂缀》的许息庵，著《爱晚轩诗存》的朱枫隐，著《众醉独醒》的程瞻庐，及《申报》总主笔孙东吴。其他大都为少壮派。少壮派中的徐碧波，今尚健在，可是发秃颜苍，垂垂老矣。他名广焰，字芝房，家居吴中慕家花园，这是清初慕天颜的故址。天颜字拱极，官江苏巡抚，筑此为菟裘之计，历年久，废圮荒败，无复旧时规模了。碧波喜撰小品文，第一篇作品，刊于《新闻报》的附刊《快活林》，以兰宇为笔名，其时他只十五岁，可谓早慧。此后他看到李涵秋的《侠凤奇缘》说部，中有七律一首，结句为："碧波何处着神仙"，觉得"碧波"两字很可喜，便以它为笔名，一直沿用至今。接着他在《申报》附刊《自由谈》上，断断续续发表小笔记，其中的《英灵记》，是追悼一位为革命而牺牲的志士、《避难记》，痛斥军阀的祸国殃民，为被害者作呼吁。凡四十篇，结集印行，标名《流水》。姚鹓雏有诗赠之："廿年万事成流水，何止区区碎后琴。却喜朱生增慰藉，成连海上有余音"。原来碧波心折银箫旧主朱鸳雏，鸳雏籍隶南社，以唐宋诗之争，触连了柳亚子，脱离社籍，抑郁不得志，短命早逝。朱文宗林畏庐，别具绵藐纡回、聘秘抽妍之致，碧波力事追慕，得其神似。鹓雏曾和鸳雏合刊《二雏余墨》，鸳雏固私淑鹓雏者。所有小记，更早刊

载于《申报》附刊《自由谈》。时周瘦鹃主持笔政，某次，瘦鹃出游，《自由谈》委钱释云暂时代庖，释云偶于废纸堆中，发现鸳雏未刊遗稿《善堂惊梦》，录副示碧波，碧波辑《波光》小刊物，全文刊载。并制版印入鸳雏书札，那是鸳雏和我通讯，碧波向我索取的。当鸳雏逝世，身后萧条，某报社为之征求赙金，以济遗孤。碧波仅慕鸳雏之文，未识鸳雏之面，且这时彼正失业，生活艰困，见报，竟倾囊二十金，立汇报社。在目前来说，二十金为戋戋之数，在当时也属一个整数。此后碧波创刊《东海杂志》，所载的都是徐姓的作品，如徐吁公、徐枕亚、徐卓呆、徐哲身等，奈范畴太窄，集稿不易，仅出一期即止。

碧波为了生活，移家海上，供职友联影片公司，适五卅惨案发生，友联徐琴芳等，冒险摄了现场纪录片，碧波为之整辑，并制字幕，名《五卅沪潮》，帝国主义的肆暴，留此铁证。又编《儿女英雄》、《虞美人》诸剧，映诸银幕。此后有六合公司，为明星、上海、神州、友联、大中华等公司的联营组织，他和周剑云、管际安、汪煦昌等为代表理事。又和沈浩合编《电影月刊》，图文并茂，风行一时。

一九三一年，上海各界人士支援马占山将军抗日，他响应《生活周刊》募款义举。这时写稿的作家纷纷把稿费全部捐献，充抗战之需。又大家购置了御寒服装，转给市商会汇送前线，他不辞劳瘁，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有数十名热血青年，麇集火车站，发愿参加抗日队伍，赴前线效命，送行者不计其数，比诸荆轲易水，尤为壮烈。碧波也在其列，由黄警顽为代表，致送行词，慷慨激昂，群情愤忾，他于队伍间发现漫画家黄文农之弟，光着头，亦在队伍中，时霜风飒戾，吹面生寒，碧波立把自己所戴的暖帽，加诸其首。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颇多机构被敌伪掌握，他立即脱离电影界，从事教育工作，和我同事一校。这时物价飞腾，教薪跟不上物价。校方为了补助教师的生活费用，不得已，向学生家长作庚癸之呼，成立游艺会，碧波编了一个四幕剧《第九天》，借了舞台公演，连演三天，居然卖座很盛。讵意是校有个日文教师，属于良中之莠，暗暗地献媚敌伪，推荐碧波可为彼方编宣传"大东亚"剧本，可是碧波坚持爱国立场，不受诱骗，不畏威胁，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编剧本，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这里有个小插曲，他在编导《第九天》时，一个学生梁廷铎，是个小戏迷，乘此机会，作自荐的毛遂，请求在这剧中，充当一角色，给他过过戏瘾。而有志竟成，得以偿愿。如今事隔四十多年，而那时的临时小演员，已成为今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名导演，如《夜明珠》和《蓝色的闪光》，就是梁廷铎导演的。

碧波的写作，始终不懈，除《流水》外，尚刊行了《粉红莲》、《青春之火》、《四代女性》等说部，以及《简易学诗法》、《初高级论说文范》。又和程小青合编了一个杂志《橄榄》，出了五期。他幼时读书光福小学，迄今犹藏有他读书时的默书簿，保存数十年，是很难得的。

死于飙轮下的许啸天

市虎杀人，未免有行路难之慨，而所杀的又为掉弄笔墨的我辈中人，那是很可惋惜的。据我所知，最先为林寒碧，继之为沈商耆、李浩然，而上虞的许啸天，也牺牲于飚轮疾驰之下。其时谈不到交通管理，马路如虎口，生命没有保障，这种冤苦，向谁申诉呢！

许啸天，名家恩，字泽斋，啸天是他的别号，又有一别号黄帝子孙之嫡派许则华。他早年即喜欢写作，投寄章太炎、邹蔚丹所编撰的《苏报》，太炎很赏识他的文才。后来他喜欢写剧本，登载于《民呼报》、《天铎报》。他的夫人高剑华，能诗文，夫妇俩合辑《眉语》杂志，搜罗许多女子文艺作品，出了十八期，内容是很丰富的。

他著《清宫十三朝演义》，刊成单行本，且曾演于红氍毹，播诸弦管，给社会影响很大，经过一二十年，不知再版了若干次。自从他被汽车撞死，消息在报上一登载，书贾又大量再版，在报上宣传，又销去数万部，赚了很多钱。

他除了撰小说外，辑成《名言大辞典》，为学者的工具书。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和新标点，他首先把《黄梨洲集》、《王阳明集》、《朱舜水集》、《王船山集》，《顾亭林集》、《颜习斋集》等，加以新式标点。又用白话注解了《诗经》、《战国策》，《史记》、《经史百家杂钞》、《小仓山房尺牍》等。在旧小说方面，又

标点了《封神榜》、《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均由群学书社发行。

他平素对于话剧，颇感兴趣，参加春柳社、春阳社，粉墨登场，声容并茂。当初上海新舞台所演的时装新剧，如《拿破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所有题材和台词，也都由啸天供给。后和诸同志组织人本剧社、文艺动员剧社，"八·一三"之变，社员便风流云散了。

在八年抗战中，他为了避难，步行万里，足迹遍江、浙、皖、赣、湘、桂各省。胜利后一年，复来上海，任教蒋维乔所主持的诚明文学院，我也在文学院和他同事。这时他已蓄须鬈鬈，两鬓斑白，可是拊掌谈笑，还是奕奕有神，绝无颓唐之气。他的夫人剑华，据说和秋瑾结拜姊妹，她是最幼的一个。擅长书法，曾写了一个小直幅赠给我。啸天知道我喜欢尺牍，不论前贤时彦，都在搜罗之列，他就写了一封篆书信寄给我。我辑《永安月刊》，征他写稿，蒙他给了我两篇：《人生何处不相逢》和《十万青年》，都是写他在抗战时期的斗争生活。发表了没有几天，他老人家在闹市被汽车辗死，门生故旧为他开追悼会，这笔稿费，就送到追悼会，作为例外的奠仪。

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

我没有见过张爱玲，却见过她的自画黑影像，服饰新颖，丰姿娟然，在当时是很摩登的。她是前清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幼樵著有《涧于集》、《涧于日记》，也是书香门第了。她自幼即喜读《红楼梦》，学着写些小说，当然是不成熟的。可是她孜孜不倦，所写小说，由不成熟而成熟，由成熟而成名，那成名的作品，便是不标第一回、第二回的回目，而称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沉香屑》。这小说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一经刊登，便博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好比京剧演员，一个亮相，满堂彩声。这样就鼓动了她的写兴，继续写了许多作品，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琉璃瓦》、《连环套》、《花凋》、《鸿鸾禧》等，声誉之高，在当时的女作家中，可谓首屈一指。

当时周瘦鹃有一篇叙述会晤张爱玲及《沉香屑》的事，外间很少见到，兹摭录之：

“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呆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辟园于沪西高安路，著有《花经》一书行世）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我忙不迭的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

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即今北京），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再过一年就可毕业，却不料战事发生，就辗转回到上海，和她的姑母住在一座西式的公寓中，从事于卖文生活，而且卖的还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至于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给《西风》杂志写过一篇《天才梦》后，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件香港的故事，要我给她看行不行，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我一看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意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本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她听了很兴奋，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记不得了。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某名作家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神服，因为她正是该作家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是她所喜读的。我问她愿不愿将《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里？她一口应允，我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拿了样本去瞧她，她称谢而去。当晚她又赶来，热忱地预约我们夫妇俩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凤君

(瘦鹃夫人，胡姓)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室里，见过了她的姑母，又指着两张照片中一位太太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十二月八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印度去了。这一个茶会，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

张爱玲的小说，称誉者不仅瘦鹃，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也说：“张爱玲女士是一年来最为读书界所注意的作者”。傅雷有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也称许她是：“文艺园里探出头来的奇花异草”。

亡友陆濬安很喜欢阅读她的《十八春》，且把这书借给我阅读，时隔二三十年，迄今犹留有深刻的印象。一自她远渡重洋，她的作品，不再和读者见面，可是南京师院中文系资料室所编的《文教资料》，犹为她出了一期《张爱玲研究资料》号，展览之余，似温旧梦。

平襟亚的早年生活

平襟亚生于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名衡，一署襟霞阁主。赘于沈姓家，一称沈亚公。著《人海潮》，则署网蛛生，江苏常熟人。他早年生活很苦，原来出身贫农家，只读了数年私塾，十三岁便在故乡一家南货店当学徒，扫地抹桌，做些杂务。既而父亲病死。他父亲临死前，想吃马胶鱼，这是一种价廉的咸鱼，可是家里没有钱，他张罗了一下，给他买到，亟持归家，不料父亲已一瞑不视了。因此他生平不进马胶鱼，大有曾子嗜羊枣，曾皙不忍食羊枣的遗意。他在店里也须应付顾客，这时店铺旁边，有个人摆着书摊，什九是小说弹词等书，也租给人阅看。这个人逢到中午吃饭，常托襟亚代为照顾一下，襟亚提出交换条件，就是书摊可代照顾，但摊头的小说书，须尽量供其阅看。那个人当然满口应允。襟亚借到了小说，便把柜台抽斗半开着，小说藏在抽斗里，站着偷看，不料这个店铺老板很厉害，早已被他察觉，襟亚正看得出神，老板取了块钱板（置制钱的木板），悄悄地过来，在襟亚头上猛击一下，击得他直跳起来，只好停止不看。但襟亚是个小说迷，无论如何，阻止不了他的爱好。次日，他一看老板不在眼前，又故态复萌，偷看小说，看到情节紧张处，那老板突然而来，又把钱板作为当头之棒。这样次数多了，襟亚的头顶肿了起来，后来，那儿还是光秃秃地有如牛山濯濯，创痕是很显著的。

襟亚很聪明，小说看多了，再加努力自修，文化水平居然有了相当提高，他就辞了铺主，当乡村小学教员，月得三十元，作为办公费，什么都包括在内。他觉得左支右绌，不克维持，又毅然辞职，孑身到上海来，投稿报章杂志，博些稿费，居然月入数十元，比做小学教员要好得多。当时又遇到了朱鸳雏和吴虞公，成为一个"三人小集团"，作品也就更多了。襟亚把社会传说的许多刀笔讼师，更采纳了笔记资料，移花接木，写成一部《中国恶讼师》，饶有趣味，深合小市民口味。该书出版后，竟一鸣惊人，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一跃而为小说家。那位吴虞公也是一位能人，既擅撰写，又精编校，更善于推销宣传，在小集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给书商沈知方赏识了，就请吴虞公写一部《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虞公贪图稿费，也就贸然担任下来。实则其时虞公只二十岁，所谓目睹之"新怪现状"，要从"母胎里"目睹起，才够得上这个年数的资料，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不久，那三人小集团的成员，朱鸳雏患肺病故世，吴虞公被沈知方邀去，只有襟亚一人唱独角戏。他办了一种小型报《笑报》，刊载了一篇有关吕碧城女作家的琐事，吕碧城看了，认为对她是莫大的污辱，立即向法庭控诉，襟亚一惊，潜往苏州，居阊丰巷，足不出户，闲得无聊，就动笔写长篇社会小说《人海潮》，藉以消遣。（隐姓名为沈亚公、别署网蛛生）书成，吕碧城远赴欧美，这案件也就无形撤销。襟亚重来上海，把这部小说给沈知方一看，沈认为内容很有趣，刊印了销数是有把握的，并大大地恿恿他。他在麦家圈（今山东路）中段赁了屋，设中央书店，印行问世，一方面请我校勘，并代请袁寒云写一封面，一方面登了很大的广告，结果销路很广，北至关外，南至

南洋一带，赚了很多的钱，将中央书店移至福州路，从事扩充。沈知方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了襟亚，说："什么书可销，什么书销不多，什么书只能一时销，什么书可以永久销"，襟亚奉为金科玉律。中央书店出版了《人海新潮》、《人心大变》、《恼人春色》、《书法大成》、《名家书简》、《作家书简》、《李鸿章家书》、《秋斋笔谈》，又向沈知方商借了《江湖奇侠传》的版权，列入一折五扣书，销数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后来大家提倡晚明文学，他首先印《袁中郎集》，又搜罗了《说颐》、《五杂俎》、《小窗幽记》、《群芳清玩》、《雪涛小书》、《紫桃轩杂缀》，凡十多种，装成一箱，名《国学珍本文库》，薄利多销，颇受社会欢迎。这时那位南货店老板，受战事影响，店铺闭歇，失业在家，襟亚不记宿怨，就请他来做中央书店的经理，业务日益发展。后来，又办了《万象杂志》，先后由陈涤夷、高季琳担任编辑，内容系综合性，是具有新风格的刊物；他还辑《万象十日刊》，风行一时。及抗战军兴，日寇进了上海租界，抄查各书店，以中央书店刊有抗日作品，襟亚被"宪兵"捕去，关禁了数十天，又科罚了巨款，中央书店便一蹶不振。抗战胜利，襟亚住居威海卫路，他把楼下一间，让给郭沫若、袁雪芬等，经常在那儿开会讨论。我曾看到一帧照片，除郭沫若、袁雪芬和襟亚外，尚有许广平、田汉，洪深、安娥、严独鹤、朱凤蔚。其时被国民党当局觉察了，襟亚又受到许多麻烦。解放后，他应聘上海文史馆，并为上海评弹社顾问。十年浩劫，又复遭殃，影响身体健康，消失记忆力，双耳又聋，幸赖他的夫人陈秋芳昼夜侍奉，儿子东海，侨居卢森堡，经常汇款，并寄补药来，得以延长了数年寿命，但还是溘然长逝，年逾八十。

死于车祸的沈商耆

一代学者沈商耆，梁溪王莼农知之甚详。曩年，我为莼农辑《云外朱楼集》，莼农钞示一篇《哭沈商耆》，那是第一手资料，先把它录存于此。最近我遇到商耆的长子沈希麟，见告其父亲的往事，补充于后。

莼农的原文云："先生名彭年，字商耆，江苏青浦人。游学归国，久供职于教育部。江苏教育厅长蒋竹庄辞职后，部中以先生继，舆论翕然。旋调任省公署要职，政局既更，遂离宦海，一以著述及教授后进为务。余与先生本不相识，两年前，由徐君冀扬之介，始得订交，沆瀣相投，一见如故，助余规划正风文科

沈商耆遗照

教务事甚至。先生虽浮沉政海有年，寒素家风，不脱书生本色，无官僚习气，敝衣缊袍，徒步当车。每来校授课，辄在清晨，苟非沾疾，虽严寒风雨无间，全校学子，一致爱戴。今岁，余为募建正风校舍事，发愿减润鬻书，先生见之，亦欣然加入。愿以所得润资之六成，充建筑图书馆之用。明春，余对于校事，颇思改进，先生为余筹划，至为详尽。不意前日之午，先生在中国银行，得友人邀饮之电话，匆匆乘黄包车赴约，行至法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突被某转运公司某号运货汽车撞倒，身受重伤，由岗捕车送广慈医院，已救治不及，于昨晨五时绝命于医院中。当时不知为何许人，径送同仁辅元堂，在其马褂夹袋中，觅得名刺一枚，方电告中行，再由中行电告其家，噩耗始传遍一时，设无此刺，则至今尚不知其凶问也。午后，余与校中同人，至先生寓中吊唁，阖无一人，再至验尸所，方与其妻弟赵式毅君相晤，即至陈尸所探视，尸陈板上，额际有巨创，形如半月，深可寸许，当为致命伤，度系仆时触于铁器，剧击所致，胸前衣襟之上，血痕凝结，为量甚多，两手亦有创痕，抚尸一恸，泣不成声。以先生之道德文章，均不应死非正命，而先生竟如此惨死矣。在正风固受莫大之打击，在吾国文学界上，亦有相当之损失，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刍狗万物，其谓之何！赵君式毅告余，先生家无期功强近之亲，其夫人三年前猝患中风谢世，先生誓终身不续娶，且主张夫应为妻服三年之丧，为文以明其诣，引据经传，情文笃挚，见者皆称许之。现年五十五岁、子五人存四、女三人，长公子供职于南京财政部，尚未授室，仲叔均肄业学校，季子甫于今夏毕业中法工专，官费出洋，家徒四壁，后事之托，尚有待于生平雅故之共相擘划。呜呼惨矣！匆猝间心绪芬如，率成一联挽之云："遍地皆

杀机，行路岂仅难蜀道；视天惨无语，回车剩欲赋迷阳”。

据沈希龄见告，他的父亲商耆遭车祸死，时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友人邀请，是这样一回事：那时陈调元（雪暄）来沪，宝山金巨山和陈氏有旧，宴诸某酒家，特邀商耆为陪客，中途惨遭不幸，固非意料所及。追悼大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举行，由黄炎培主持其事。黄大哭，良久始拭泪致悼词，与会者近千人，大有“天不留耆宿，人皆惜老成”之慨。

希龄毕业于同济大学、供职中央银行，解放后，一度任中央建材部德文翻译。次子恩麟、三子宗麟，均早故，四子承麟，留学比利时，五子景麟亦去世、六子翼麟，嗣给王家，改姓名为王祖寿，七女沈康病逝，八子为俊麟，大都从事教育及建筑工程。商耆自己也竭力于教育，先后任宝山县高等学校校长、江苏高等学校校长及北京女师大、北京音专、上海音专、济南大学、正风文学院等教务。桃李门墙，英才乐育，为海内所共仰。当正风文学院建立图书馆，他出自己所藏的书籍、归诸馆中，复鬻书所得，添购新书，这馆得以成立，师生们为了纪念他，把图书馆取名为商耆图书馆。

他老人家多才多艺，书法擅写各体，尤喜写扇赠人，一面临摹《十七帖》，另一面作正楷，为《十七帖》的释文，得者视为拱璧。他对于音乐，颇有研究，又精礼学，教育部曾聘之作礼乐修订。他还奉命编制国歌，这时外交总长荫昌，娶德籍夫人，喜音乐，荫昌因此竭力推荐她担任其事。商耆反对甚烈，认为国歌代表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国歌，应由我们中国人编制，岂容外国人来越俎代谋，有丧国体。这时国务总理徐世昌召集会议，藉以商讨，当时出席者，大都趋附荫昌，商耆在会上据理力争，终使荫昌理屈辞穷，只得放弃原议。最后编制了

"庆云烂兮，旦复旦兮"的中国第一首国歌，可是经当局考虑，以为太古奥，不通俗，没有颁行，所以数十年来，还是以代国歌为国歌。商耆又能昆曲，复擅围棋，往来的棋友，有徐企商、贾士毅辈，均一时名手，贾治经济学，著《中国财政史》，商耆为作序言。

上海有德国人所创办的同济医工学校，校址设在亚尔培路辣斐德路口（今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口的上海机校），颇具规模。一九一七年，中国对德宣战，商耆奉派来沪，接收该校。他立即和沈恩孚、黄炎培相商，旋去该校，办理接收手续。鉴于它的基础较好，乃向教学部建议，改名同济大学，迁址吴淞，以谋发展。经过批准，委阮尚介为第一任校长，并登报通告原有学生，返校继续受业。最后，同济又迁今之四平路，几十年来，培植了许多人材，尤特出医科，这是渊源有自的。

原同济旧址，属于法租界，当时法领事，拟乘机在这儿别创新校，商耆和有关人士协商，首先设立通惠机械学校，取通商惠工之意，聘请专家朱炎之为第一任校长，利用庚款，派遣学生赴法、比留学，以求深造，成绩照著，这是不能不归功于商耆的。

当商耆任江苏教育厅厅长时，松江第三中学校长陆某，办学不力，时起风潮，商耆和陆某为旧相识，但他不徇私情，秉公办理，立撤陆某之职，别延叶鼎雯掌握校政，校风一变，师生融洽，成为中学中之模范。

张毅汉提倡语体文

民初的小说家，张毅汉也算得是一员大将。那时，他和包天笑常常合译东西洋小说，出版了好多种单行本。他单独所写的长篇说部，如《戴珠记》、《劫海鸳盟记》等，也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此后天笑辑《小说大观》、辑《星期》，都有毅汉的作品。有一短篇小说：《金钱就是职业吗?》，写书中主人公为了职业，在洋行服务，而感到处处仰外国人的鼻息，精神上很为痛苦。刻画那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非常突出。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引其部分原文，以供读者赏识，该小说即载在《星期》第二期中。

毅汉，广东新会人。他的署名，除毅汉外，经常以亦庵作为笔名。前清末年，他由粤东来到上海，就读于工部局西人所设的华童公学，为高材生，中英文考试，都名列前茅。奈公学学费甚昂，他家境窘困，只得半途辍学。为了维持生活，托人在江南制造局谋到一个职位，被派到绘图间学习绘图，可是他觉得整天坐在绘画间里，死气沉沉，太没意味，于是要求调到铁工场去，挥锤锻炼，乐此不疲。他力气很大，工人都推他为能手。局中颇多介绍西方政学哲理方面的书籍，他业余读了，大有启发。这时大家留着发辫，他具有种族革命思想，毅然把发辫剪去。且联络机器间较进步的工人，组织机器业工会，表面上是交流技术，暗地里宣传民族主义，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为

职责。过了一年，武昌起义，这时他意气奋发，潜邀工友前赴武昌，投充学生军。旋奉部队命令，夜袭清军营垒，夺取机关枪，他奋不顾身，当场击毙守卒数名，缴获枪械很多。辛亥革命后，他仍回到上海，在制造局做他的老本行。一方面加入保卫团，荷枪巡逻，维持社会秩序。

二次革命失败，凡武装团体，均被袁政府勒令解散，他才改变行径，从事写作。他结识了包天笑、周瘦鹃等，以著述及翻译为生涯。一方面又掌教粤东中学，为乡梓培植人才。他教国文(即语文)，竭力提倡语体文，他曾提出三个理由："第一，有许多人读了十年八年书，写出来的东西，仍然不通，因为他们所学艰深的文言文，枉抛了心力，虽然也有能写得声调铿锵的文章，但那是百人中的三、四，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白读了。第二，看得懂语体文的人，无论如何总比看得懂文言文的多，文章写出来，是给人看的，当然看得懂的越多越起作用。第三，语体文接近国语，我国方言复杂，以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发生隔膜，如果用了语体文，可以帮助口头语的逐渐统一。"这时社会上偏重文言文，轻视语体文。当时他有这样的主张，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毅汉虽生长于广东，但能说普通话，又能操沪语及苏白，且说得很流利自然。他善摄影，能通过视觉艺术，掌握物体的纹理、质地等等，是很有讲究的。且能自冲自洗，放大缩小，得心应手。又擅音乐，能撰词作曲，更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广座间独奏，博得掌声。还能画油画、水彩画及国画，真是个多面手。

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奴颜婢膝之流很多，他抱着决心，宁可过着极艰苦的生活，也不向敌伪低头。他教人弹

钢琴，藉博升斗。及胜利来临，他认为可以有所作为，岂知物价飞腾，米珠薪桂，加之他所赁居的屋子，被屋主仗势逼迁，弄得他无家可归。不得已，便在新闸路某旅馆辟一小室，权宿妻孥，促地侷天，鞿飧难继，在山穷水尽之际，乃全家赴港，但他劳瘁多年，已有痼疾，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病不起，年五十六岁。

向恺然熟习武术

民国初年，盛行言情小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等，缠绵悱恻，满纸哀音，人们称之为鸳鸯蝴蝶派，此后一些作者纷纷摹仿，每况愈下，读者觉得厌腻了，一个大转变，喜读虎虎有生气的武侠小说。当时写这一类小说的代表，有"北赵南向"之称，"北赵"指河北玉田的赵焕亭，名绂章，著有《英雄走国记》。"南向"指湖南平江向恺然，生于一八八九年，他著的书更多于赵焕亭，写稿常署平江不肖生。他懂得武术，一九一二年，在湖南长沙创办国技会，提倡中华武术。一九三三年任湖南国术训练所秘书兼教育长。一九四九年，随程潜起义，一九五六年，第一届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他任评判委员。他自己也有一手，因此以武侠小说著名于当时，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半夜飞头记》、《江湖怪异传》、《江湖异人传》、《现代奇人传》、《烟花女侠》，其它尚有《双雏记》、《艳塔记》、《猎人偶记》、《玉玦金环录》、《留东外史》。《留东外史》是他的成名作，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生，尚在明治四十年。他所写的什九是事实。那江鹏霞太后公的哲嗣江小鹣，是位著名的雕塑家，初留学日本，后再留学法国，《留东外史》中的江新，指的便是小鹣。这时上海招商局有一轮船同名江新，是行驶长江一带的，客运货运，生涯很盛。小鹣蓄着一撮羊胡子，人很风趣，他

自欧返国，文艺集团星社诸子为他开了宴会，戏问他："近来生意好不好？"把他拟作轮船一艘了。悱然后又续写《留东新史》。

他的《江湖奇侠传》，是他成名之后，世界书局的沈知方请他撰写的。他在上海，杜门不出，从不与人酬酢，适包天笑主编《小说大观》，想请他写小说，可是遍访其人不得，后由《中国晚报》张某的指引，才得访到其寓所在新闸路新康里。天笑有一小文，谈及悱然："向有烟霞癖，寓居一小楼，甚仄。室中除其如夫人外，蓄有一猴一狗。猴与狗时起冲突，全仗主人为之调解。一日，向君对我说：'屋子里有三样动物，都见到吗？'我很诧异说，'只有一猴一狗，怎么有三样动物？'他指着坐在他傍边的如夫人道，'她也算一动物。'他的如夫人握着拳头打他，他笑道，'你难道还是静物，不是动物吗？'他们惯于调笑，不以为忤。向君写稿子，要到半夜才动笔，一直写到天明。他的稿纸很是特别，常写极小的字，长不到一尺的纸，他每行可以写一百四、五十字，有时甚至一行写一百七、八十字，却是笔直一线，并不歪斜。这样排字工人觉得不很便当，常把它每行截短，从新粘贴起来。他原籍平江，地近苗族，常和我谈苗人的生活习惯，我因此请他以此背景写小说。后来世界书局沈知方，欲请其撰写，我为之介绍。沈以商人头脑，见武侠小说能销行于时，遂请他专写那一路小说了"。

过了一个时期，何键（芸樵）在湖南办国术分馆，请悱然主持其事，悱然欣然应命，离开上海，《江湖奇侠传》尚没有结束，沈知方急于刊为单行本以牟利，便请赵苕狂代作尾语，草草率率，敷衍了事。及书出版，悱然看到了，大不满意。有一次，悱然由湘来沪，知方款宴他，请他再为世界书局写些小说，悱然故意拍拍他的钱袋说，"今尚得生活，不再煮字疗饥了"，原来知

方付给他的稿酬很低，《江湖奇侠传》这样畅销，除微薄的稿费外，其它一无补酬，他说的两句话是有感而发的。

《江湖奇侠传》，各图书馆纷纷采购。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每日前往看书的络绎不绝。但看文学书和科技书的，没有像看武侠小说的那么多，一部《江湖奇侠传》，因看的人多了，翻得破烂不堪，字迹模糊不能辨认，便重行购置，凡十几次，又翻得不成样子了。明星影片公司，把这书拍为电影，取名《火烧红莲寺》，胡蝶饰红姑一角，这时都是黑白片，没有彩色的。为了突出红姑，用人工着以红色，居然吸引了广大观众，连拍了十六集，卖座不衰。因此，这部《江湖奇侠传》，又大销而特销。不料国民党政府，忽下令禁止武侠小说，沈知方不敢发行了。这时平襟亚创办了中央书店，他和知方是很熟稔的，便去拜访知方，直截痛快地对知方说："这部书，世界书局决不能印行了，触犯禁令，封起门来，这损失是很大的。那么与其搁着，不如给我作一折五扣书印行，万一封门，中央书店范围小，且是独资的、冒冒险无所谓"。知方一想，这个人情乐得做，便无条件让给了襟亚，一折五扣，销行之广，为任何小说所不及。那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后来并未完全实行，因此襟亚在这部书上，大发其财，出入汽车代步，很是神气。知方深悔失策，收还自印，可是由于襟亚一折五扣的大倾销，到了饱和点，畅销一变而为滞销了。

悭然写《江湖奇侠传》，是载登《红玫瑰》，同时世界书局尚有《侦探世界》月刊的发行，由陆澹安主编。以侦探稿不足，兼登武侠小说，又约悭然别写一长篇，当时悭然所标的一个篇名，澹安认为不够通俗，改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且每回加以评语，后来也刊单行本。这书所记，大都是实事，没有《江湖奇

侠传》的诞怪离奇，销数较逊。那《玉玦金环录》，是排日登在新闻报的附刊上，登毕也刊印了单行本。其它几种，销行不多。恺然是写惯长篇的，大开大合，游刃有余，他也偶然写短篇小说，那就虎头蛇尾，不够精采了。

某年，我辑一刊物，适恺然又来上海，寓居大东旅馆，我想请他写些稿，特去拜访他。他颀然身长，一见如故，因他的自族某，我曾执教过，有些渊源的。他说："抛荒笔墨已久，不拟重作冯妇"。闲谈之下，我问他"尊作《江湖奇侠传》，有昆仑派和崆峒派之争，是不是有这两派？"他说："这是出于虚构，只有少林派、武当派等等，昆仑派和崆峒派是没有的。且武侠小说，动辄飞檐走壁，读者认为本领大得很，实则古时屋舍，大都是低矮的，所以飞檐走壁，不算了不起，若然是现代建筑，二、三十层的高楼，便属不可能的事了。

他偶事吟咏，秘不示人，我却获见其闺情一首："微风细雨酿春潮，红杏枝头渐放娇。不惜昔痕粘绣履，金铃亲自系花梢"，诗虽不算怎样，但物稀为贵，也就录存在此。

写到这儿，又想到向氏的无端受讥事，上海某书商发行《国术大观》一书，以向氏名重一时，托人转恳向氏在《国术大观》中，列一编辑之名，以增光宠。及书出版，其中有一篇，谓："太极拳的单鞭，一无实用"。岂知其时有陈志进其人，对于国术有相当研究，瞧了大不以为然，便致书向氏，有云："《国术大观》之作，以内容言之，名不副实，似不足称为《大观》。且对于太极拳，尤不免有门外汉之议论，恐为识者所笑。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何必强不知为知，作一知半解之言，而贻笑大方。太极拳练柔以至刚，防身之法，莫善于太极拳，而君所知者，只为单鞭，可云陋矣！盖用拳之道，与医家

用药无二，药无论贵贱，宜用得其当，拳亦如之。单鞭自有单鞭之用，不能因太极拳有单鞭，遂以为其它手法亦单鞭之类则误矣。我国拳术之不发达，由于学之者，学此而轻彼，学彼而轻此，未窥门径，即露轻视之态，略知梗概，未知其奥，辄议论其短长，多见其不自量也……"。向氏立致一复书，说明《国术大观》，与彼无涉，并责志进不应冒昧相诮，因此书信往来，大开笔战。结果二人由相嫌而成相契，向氏介绍志进同主湖南国术分馆事，是真所谓"不打不成相识"了。

擅写党会小说的姚民哀

民国初年，写小说的大有人在，具有代表性的，如孙玉声的社会小说《海上繁华梦》，向恺然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徐枕亚的哀情小说《玉梨魂》，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茶花女遗事》等，都风行一时。那姚民哀却别树一帜，写的是党会小说，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了。原来在旧社会，党会帮派，占有特殊势力和地位。其中种种组织，种种术语，局外人不得而知，即有所知，亦不许公开，更何况形诸笔墨。那么民哀怎能探骊得珠，把这些资料而大事渲染呢？他在《江湖豪侠传》自序中，谈及这个渊源："我年九岁，即随先君子旅食离乡，往返于江浙一带。时巢湖客民，出没于太湖流域，所至以聚赌贩盐为事，声势甚盛。我尝出入此辈秘窟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在同党中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窃慕焉。故我少长，亦投身其中，并加盟于陶焕章先生之光复会、陈其美先生之中华革命党为会员……会有感于临城劫车巨案之发生（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津浦线的山东临城车站附近，孙美瑶率领土匪二千名左右，劫掠浦口开来的火车乘客，内中有许多英美人和日本人，因此成为国际上的严重案件），牵涉外交，丧权辱国，因而有《山东响马传》之作"。

民哀是江苏常熟人，本姓朱，出嗣外家，姓了姚。他是朱莱庵的儿子，莱庵又是朱小琴的儿子，是书香门第。可是小琴

具着封建头脑，满望着后人从科第上发迹，攀援到独占鳌头的状元郎。奈莱庵志不在此，颇喜钻研诗文稗史，什么八股试帖，他深恶痛绝，因此触忤了小琴，被撵逐出门。好得莱庵熟读《西厢记》，就把这部书编为弹词，挟了三弦，走江南水乡一带，以弹唱为生。因为外间所弹唱的，无非《三笑》、《玉蜻蜓》、《珍珠塔》等等，大家听得厌腻了，一旦换换口味，把崔莺莺张君瑞的一段故事传诸弦索，便觉得耳目一新。且莱庵是吃过墨水的，饶有书卷气，更博得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生涯尚不错，也就乐此终身了。民哀秉受家学，克绍箕裘，加入了评弹组织光裕社，为正式的评弹艺人，取名兰庵，和他的弟弟民愚（号菊庵），拼成双档，登坛奏艺。他俩操弦说书，不固定在一些大都市，而是经常出码头，什么地方都去，即所谓走江湖。走江湖，就得接触到党会中人，和他们交朋友，日子久了，无话不谈，所以民哀既熟悉这些人，又了解这些事，因此，那些党会情况，人所茫然不知的，他能独得其秘了。

民哀除家学外，又从南社诸子，如俞剑华、冯壮飞、邹亚云游，得其熏陶，笔墨也来得，一方面写起小说来。他是徐枕亚的表弟，枕亚以鸳鸯蝴蝶派走红，交游较广，民哀得此援引，也就左右逢源。枕亚主编《小说丛报》，有时苦于文稿不多，常倚民哀协助。民哀初时写些杂文笔记，又编了《素心兰》弹词，以及其它短篇小说，嗣后别辟蹊境，写党会长篇说部，较著名的有《秘密江湖》、《江湖豪侠传》、《箬帽山王》、《四海群龙传》、《龙驹走血记》等，连载于杂志上，登竣由世界书局出版单行本。民哀深窥党会中之秘奥，哪些是可以发表的，哪些是不能发表的，他胸中有一本账，尤其不能发表的，写在小说中，更具吸引读者的魅力，这怎么办呢？民哀运其智慧，把那些不能发表

的，故意写得迷离恍惚，艺术加工，使人读了，如游建章宫，千门万户，不可捉摸，这一点，也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他的零星作品，别刊《民哀说集》，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有《银妃》、《白鸽峰》等的清代佚闻。中编有《诗学规范》、《筝声琴韵楼忆语》等。下编有《三十年社会见闻录》，这《见闻录》，具有历史的衍变和沿革，足资证考。

民哀形态侏儒而矮，双足特别小，人称"姚小脚"。寓居沪市重庆路，附设他个人所办的出版社，刊有《小说之霸王》，搜罗了许多名人作品。其时张恨水尚默默无闻，民哀却在北京某报上，看到恨水所作的《京尘魅影录》，篇幅不长，可是对旧社会的黑暗面，刻划得淋漓尽致，有入三分之妙，民哀就把它选入《小说之霸王》中，是恨水作品初次和海上读者见面，远在《啼笑因缘》之前，民哀可谓识骥有眼的伯乐了。这时报坛有个张丹斧，喜欢在报上捉弄人，民哀是被捉弄的人之一。后来民哀主编《小世界报》，请张丹斧每天写一诙谐短文，给以丰酬，有人问民哀："您是不是忘了宿怨了么？"民哀说："不然，这捉弄人的人，今日听我使用，这就是我的胜利！"他笔名很多，且很特殊，以名肖尧，谐声为"小妖"，一度别署"乡下人"，不知何所取义。姚鹓雏有诗提及他："谭诗说剑苦阑珊，一曲回波已破颜。莫怪大名署乡下，一生闲看敬亭山"。他的《西厢》，传其艺的，有朱介生。又黄冠群说《西厢》，和民哀有所分歧，因署异庵，异于朱兰庵而言。朱介生（已下世）、黄异庵，今尚健在，和我都熟识。民哀在抗战时期，死于乱军中。

黄氏三兄弟

吴中有一文艺组织，取名星社，那是成立于双星渡河的七夕。星社成员每星期集会一次，都是在各社友家里，略备一些茶点，藉以佐兴。所谈以文艺为归、声应气求，很是相得。后来时局变迁，生活受到影响，社友旅食各地，星社也就星散了。

黄氏三兄弟，长若玄、次南丁、幼转陶，世居夏侯桥畔，为书香门第。他们的祖父某，擅诗文，著传奇多种，蜚声于时。若玄与我为草桥同学，且同班级。他名觉，字醒华，一字蘧圆。他又参加南社，才固定为若玄。南社多耆宿，他老气横秋，居然和陈巢南、柳亚子等唱酬交往，诗载《南社丛刻》。他风度翩翩，吴江大名士金松岑称他为"浪子江南美少年"。癸亥那年，他在里中创办《癸亥》周刊，出了若干期，颇多学术性文章。他又工骈文，藻采纷披，词情妍雅。记得我早年刊行《慧心粲齿集》，蒙他为作一序，即以骈四俪六出之，摘录首句，以见一斑。如云："江南秋好，郁尔文才，河北春深，益然佳丽。撷楚骚之芳草，独具灵芬，采郑卫之风华，非关大雅。洛阳宫殿，女儿当对门之居，巴蜀楼台，美人发天路之想……。"书法亦工秀绝伦，这个手稿，我保存数十年，在浩劫中才失去。他又治律有年，某岁忽悬牌为辩护律师，我们社友合送一"黄觉大律师"的铜质牌子，灿然生光，为人注目。可是他有才无命，黄氏三兄弟中，他最早下世。

次为南丁，名炳星。他笔墨生动活泼，极绘影绘声之妙。我辑某报，他为撰《腥风录》，连载了数期，专谈蛇的故事，吸引了许多读者。此外有单行本长篇小说《杨乃武与小白菜》凡四册，为谈杨氏案中之最详赡者，风行一时，各种戏剧，都以它为依据。寿仅中年，亦已物故。

最幼者为黄转陶名钧，他家和包天笑有些戚谊，所以转陶特别亲近天笑。在吴中办《虎林》刊物，擅书法，一度与人合作书画扇，颇有人向其请教。他爱猫成癖，人们叫他为"黄小猫"。转陶还有一件趣事，他在吴中，经常为沪上各报撰写小文。有一次，他不知在哪里听得一个消息，桃花坞名绅费仲深家发生开电扇触电事，费家娶袁项城的孙女为次媳，触电者即项城孙女。他便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式的文章，名《袁公主触电记》，寄给周瘦鹃编辑的《上海画报》，瘦鹃觉得这是一个崭新消息，应当抢先发表。奈《上海画报》三天出一张，不是日刊，有失时效。好得该报的社址，和《小日报》同在一处，为了争取时效，转给《小日报》，《小日报》主持者黄光益，对这稿极为欢迎，第二天即载于报端。岂知这个消息是误传的，没有这么一回事，可是天津袁家见到了报，立打电报到费家询问，当地的戚友，也往费家探听情况，总之函电纷驰，闹了数天，不得宁息。费仲深一怒之余，立致警察厅长，查究造谣者，转陶经此一吓，也就逃到上海。《小日报》的黄光益以祸由彼报而发，即请转陶任助理编辑。大家和转陶开玩笑说："尊名的'陶'字，不如改为'逃'字，较有现实意义。"此后转陶不再返吴，一自黄光益别有它谋，把该报盘让，转陶和尤半狂、包天笑、姚苏凤等接办下来。他个人又办《新中国报》、《中国日报》，成为新闻界名流。在旧社会，名流总要有些排场，出入汽车是最起码的事，但是他

尚没有购买汽车的资力，为了过过汽车瘾，化了数百元，买进一部破旧的，经过修理，坐着车招摇过市。杂这部破旧汽车，设备不全，晚间外出，缺少车前的两盏灯，他没有办法，向灯笼店定制了两盏灯笼，悬挂在汽车上。见者为之大笑。

他和尤半狂合著《荒乎其唐》小说，刊成单行本，讽刺旧社会，是他的力作。

梅兰芳的家庭生活

梅兰芳为我国四大名旦的翘楚，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

梅兰芳画梅

不为敌伪演出，又是爱国艺人的典范。他的私生活相当严肃，不吸烟、不喝酒、不狎邪，不赌博。他培植的许多弟子，如程砚秋，张君秋，言慧珠、杜近芳等，都具很高的艺术造诣，享有很高的声誉。

兰芳，名澜，字畹华，一八九四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诞生于北京李铁拐斜街，一九六一年逝世。他的祖父梅巧玲，伯父梅雨田，父亲梅竹芬，直至他的后人梅葆玖、梅葆甡，剧艺四代相传，成为梨园佳话。

他幼年家住北京百顺胡同，和杨小楼为比邻，多少受到些杨氏的熏陶。又正式拜吴菱仙为师。十一岁，开始在广和楼演《天仙配》，雏凤清声，不同凡响，崭然露着头角。他在北京居住无定，先后住过无量大人胡同、西旧帘子胡同、东四九条、护国寺街、鞭子巷，又典了芦草园。在鞭子巷搭了许多鸽棚，养鸽一百五十对，清晨，亲自喂饲食料。又复放鸽远飞，鸽群高翔云表，有似云龙山人的放鹤和归鹤。他极目眺望着鸽群的翻矫出没，引为至乐。兰芳演戏，扮相绝佳，深惜眼神不够好，认为在面部表情上未免逊色，因为双眼在五官中居主要地位，所谓"临去秋波那一转"，全靠双眼的灵活，没有眼神，也就灵活不起来，大大地影响了剧艺。由于他天天放鸽，天天眺望，前人云："云水光中洗眼来"，果然收到了效果，眼神逐渐转好，从此眸藐流俐，益增妩媚。所以他逢到同道，总是劝其养鸽。他又喜花卉成癖，那芦草园拓地亩许，更适宜于栽红植绿，艳艳英英，芳菲满目。有一天，他在齐白石画师家里，看到很多牵牛花，攀引轩槛，异采斑然。他也觅了佳种，使它繁荣滋长，有一株浅绀而带金红的，尤为出色，他欣赏之余，取名为"采鸾笑"，招客宴饮其间。院子里陈设着瓷瓶，洋钟，及嵌螺甸的大

镜，那是他母亲（为名武生杨隆寿之女）的遗物，孝思不匮，藉留纪念。最特殊的，诸雅物中杂一大酒坛，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实则这是他吊嗓子用的。他吊嗓子对着坛口，声不外溢，不会扰及邻家。

他初到上海演出，年仅弱冠，从此京沪往返，岁以为常。为了便利起见，上海也有一个家庭，地点在马思南路（今为思南路），榜之为缀玉轩。他蓄猫多头，猫很驯良，偎依入抱，有名"小花"的，有名"大白"的，他唤着名儿，猫能应唤而来，他喜爱得很。每次返京，他念念不忘，致书沪寓，必附笔询问猫的肥瘦。

他一次应张状元季直之招，赴南通更俗剧场演出，时兰芳年二十有六，翩翩丰度，濯濯似春柳，剧场由欧阳予倩主持，予倩年三十，同时合演，仿佛一对璧人，菊部新妆，桂宫霓羽，轰动了当时的观众。南通各界为兰芳特制梅花绣幔，季直亲题一联："真者犹假，假何必非真，看诸君粉墨登场，领异标新，同博寻常一笑粲；古或胜今，今亦且成古，叹三代韶濩如梦，穷本知变，聊应剧酌百家长。"并筑梅欧阁，为兰芳、予倩的客邸，一时名流，纷来观剧，如方唯一、吕鹿笙、袁寒云、费范九、何赞庵、曹文麟、徐澹庐辈，各赋诗分咏兰芳之杰作《嫦娥奔月》、《千金一笑》、《黛玉葬花》、《游园惊梦》，及予倩的《春香闹学》、《宝蟾送酒》等，汇成一集，刊为《梅欧阁诗录》。兰芳北上时，临别作诗呈季直："人生难得惟知己，烂贱黄金何足奇。毕竟南通不虚到，归装满压啬公诗"。啬公为季直别署。

平时，为兰芳编剧的，有许姬传、张冥飞、杨尘因、李释堪，尤以释堪为多，词句雅致，如《西施》剧，其中一段："水殿风来秋气紧，月照宫门第几层？十二栏干倶凭尽，独步虚廊夜深沉。红颜空有亡国恨，何年再会眼中人。"佐理文书的，有李斐叔、

项平甫、潘勤孟，勤孟曾赠我一帧照片，他和兰芳比肩坐，就是在缀玉轩拍摄的。

抗战军兴，上海沦陷，他侨居不出，敌伪当局企图利诱他上演，他置诸不理。这年他的诞辰，敌伪想为他祝寿，他潜往高安路黄岳渊的私人园中，躲避一天。园中有一巨石，嶙峋可喜，称为"朵云"，他即和岳渊在石旁合摄一影，並为岳渊绘一绛梅，枝条清疏，着花数点，别有一种逸致。兰芳耽丹青，从王梦白为师，又和陈师曾、汤定之、齐白石、姚茫父、金拱壮相切磋。所以他家除戏具外，又有画具，赭石藤黄，花青铅粉，充斥案头，有时画僵了，便去吴湖帆的梅景书屋，请为添笔。湖帆丧偶，续娶顾抱真，喜宴席上，我恰和兰芳同席，相谈甚契。

兰芳和吴湖帆、汪亚尘、周信芳、郑午昌、杨清磬、秦清尊等，同生于甲午年。当他们大衍之庆，二十人合作一千岁寿，称为"甲午同庚会"。兰芳逝世，湖帆有清平乐二首挽词，道及当时情况，这手迹犹留在我处，如云："古稀人健，美眷如花面。滴滴音娇歌宛转，醉酒游园都便。年时创展新声，名驰京国欢腾，重见太平乐府，春风万里龙庭。"湖帆于"文革"中受屈而死，这纸也是可珍的遗墨了。诗人王退斋，与兰芳为泰州同乡，为了纪念兰芳九十周年，绘了一幅遗容，广征题咏，我也题诗首："莫问今人犹昔人，唱残白雪值阳春。梅魂菊影商量遍，合配琳琅万轴身"。前二句集王荆公，后二句集龚定庵，似乎尚为切合。

兰芳乐于接受观众的意见。对人和蔼可亲，同台演剧，不论配角与跑龙套，下了台，必向之拱手道"辛苦"。

他的夫人福芝芳，人称福中堂，诸弟子呼之为香妈，本来也有声红氍，一自嫁了兰芳，便放弃舞台生涯，主持中馈，处理

家务，井井有条，使兰芳无内顾之忧，专力于剧艺创造。兰芳患心机梗塞不治死，所有班底，有找不到职业的，由芝芳资助生活。数年前，又挟资来到上海，访问和兰芳有旧面沦落的，一一有所赡赆，又带了许多与兰芳合拍的照片，分给其人，或其后裔，以留鸿雪。有冯幼伟其人，为赏识兰芳的第一知音，在浩劫中辞世，骨灰无人领取，被埋荒烟废墟中，芝芳辗转探询，才得找到，请人把骨灰匣发掘出来，携往北京安葬。

半路出家的欧阳予倩

最近我获得一通欧阳中鹄的尺牍，他是湖南浏阳人，著有《瓣姜文集》，谭嗣同、唐才常都拜他为师，又是欧阳予倩的祖父，因此就想到一度和我同事于新华影业公司的欧阳予倩来。他名立袁，又名南杰，号小草，予倩是他的字、生于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他读书经正中学，该校教师有几位是同盟会会员，所以他的思想，受到反清革命的影响。此后又留学日本，认识了李叔同，参加了开风气之先的新剧团体春柳社。李芳远有《春柳时代的李哀先生》一文（李哀即李叔同丧母后的署名）："他们拜晤了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大胆地组织了一个春柳社。其先发起而算其中最早的杰出人才，要推曾孝谷和李哀二先生。稍迟加入的有欧阳予倩、陆镜若、马绛士，在日本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在戏剧艺术上得到甚大的成功。"该剧的小海雷一角，就是予倩扮饰的。予倩谈李叔同，有那么一段纪载："他（指李叔同）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込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耽误。及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了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他便一点头，关窗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这是春柳时代的往事，大家引为趣

谈。

予倩对京剧很感兴趣，就揣摹起京剧来，请益于青衣小喜禄，江梦花和陈祥云，每天清早起身，到味莼园（俗称张家花园）空旷处练嗓子，寒暑不辍，直至一九一六年，半路出家任京剧演员。他往往自编自演。据他的女儿欧阳敬如的统计，予倩自编自导的有《晚霞》、《宝蟾送酒》、《馒头庵》、《鸳鸯剑》、《鸳鸯剪发》、《黛玉焚稿》、《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卧薪尝胆》、《青梅》、《仇大娘》、《嫦娥》、《申屠氏》、《人面桃花》、《哀鸿泪》、《杨贵妃》、《最后知侬心》、《潘金莲》、大都取材于《红楼梦》、《聊斋》、《今古奇观》等，借古以讽刺旧社会的黑暗面，尤以《潘金莲》一剧，他自饰潘金莲，把潘氏作为一个叛逆的被压迫的女性来描写，翻了案，成为正面人物，可见他的革新精神，迥异凡流了。但我仅看到他的《宝蟾送酒》；其它都没有看到，引为莫大的遗憾。

他对于当时的京剧和影剧有这样的看法，认为犯同一的毛病，就是剧情过剩。看了说明书，情节曲折，头绪纷繁，然表演时间，有相当的限定，那么往往匆遽急促，不能畅其发挥，尤以京剧为甚。只见慌忙上场，慌忙下场，虽极可做戏处，也任之轻轻放过，这样还有什么精彩可谈。所以他以为与其剧情多而戏少，不如剧情少，而戏多。寥寥数语，却是很中肯的。

他和梅兰芳颇多交往，很钦佩梅兰芳古典舞蹈上卓越的成就，打算写一本《梅兰芳的舞蹈艺术》，可是没有成为事实，他另写了《唐代舞蹈》。

予倩对电影工作颇有研究，他写了一本《电影半路出家记》，编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天涯歌女》、《清明时节》、《小玲子》、《如此繁华》、《木兰从军》、《梁红玉》、《新桃花扇》

等。《新桃花扇》，是新华影业公司的出品，该公司的办事处，设在共舞台京剧院的前台。共舞台的京剧，重机关布景，在设计过程中，先制小模型，给布景主任审察，认为妥善了，才制正式大布景，以避免浪费材料。这个办法，予倩大为赞同。

予倩一度应张季直的邀请，和梅兰芳同赴南通演剧，一经海报登载，轰动一时。并主持南通伶工学社，又编了一个册子，名《梅欧集》，图文并茂，成为挺厚的纪念本。宋代诗人，有梅圣俞和欧阳修，时称梅欧，所以梅欧二字联起来，很现成。我友赵眠云获得了梅兰芳的画梅扇，一面空白，颇想配上予倩的手书。这时予倩寓居复兴西路的颖村，我去求他，居然立即挥毫，行书是很遒秀的。予倩又能诗，参加南社，夫人刘倩秋工绣，有"针神"之号。当时某杂志曾铸版登载。他藏有谭嗣同写给他祖父中鹄的尺牍，凡二十一通，临卒前献给公家。他的著作除上述以外，尚有《一得余抄》、《予倩论剧》、《舞台小札》、《自我演戏以来》、《话剧新秩歌与中国戏剧传统》、《全唐诗中乐舞资料》等。他的《忠王李秀成》一剧，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予倩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逝世。

一代艺人冯春航

柳亚子的"上天下地说冯郎",冯郎就是指冯春航而言。春航生于一八八五年,艺名为小子和,以别于京剧青衫的常子和。在民初,红氍毹上小子和的声誉非常子和所能及。他的扮相和演艺,的确有独到处,享名不是倖致的。

春航有鉴于旧社会轻视伶人,凡学校招生,例定"倡优隶卒"的子弟,不准入正规的学校读书,所谓"优"即优孟衣冠中人。后来无锡俞仲寰,廉南湖(泉)等,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附设文明小学,秉着孔仲尼"有教无类"的垂训,打破此例,京剧演员夏月润的儿子,便在该校读书。但文明小学,是为文明书局职工的子弟办的,不能例外多收其他学生。且一些伶工颇多自己失学,尚需学些文化,子弟的读书,更不必说了。况即使有读书门路,也付不起学费,只得抱向隅之叹。春航身为伶工,时于同道深为体恤,毅然斥资办一伶界义务半日学校。我友汪仲贤知道春航办学的经过,为述该校收录的学生,不限年龄和资格,凡是伶界中人,都能去读书,一切经费,均由春航负担,他又自任校长兼教师。有时聘请一些名人来讲课,这时春航自己也会坐在课室中当学生。因不限年龄,学生中年岁最大的,有将近五十的宋志普,有已成名的赵桐珊,他和荀慧生、尚小云为师兄弟,艺名芙蓉草,声誉是很高的。除了各戏院的演员外,尚有许多管箱的,和演员的跟包来当学生,春航也给

予平等看待。学生由十数人至数十人，直至一百多人，春风时雨，表率同伦，的确是很难得的。

他自己好学不倦，柳亚子介绍他参加南社，乃从同社张冥飞、陈越流学诗，一经指导，即能吟咏。《南社丛刻》载其湖上诗云："此日别杭州，何时续胜游。山灵如识我，再放木兰舟。"又彼在杭州演冯小青一剧，且凭吊小青墓，有诗云："小青遗迹尽徘徊，若梦浮生剧可哀。千古湖山一荒冢，曾移明月二分来。"又忆孤山："柔风细雨黯杭州，遥忆湖山幽处游。长笛一声云际落，恍闻菱妇泣孤舟。"冥飞有附识："春航学诗于越流，有巧思而句不能工。五月余晤之于孤山，以留别诗见示，因为改定，并言作诗之法，不外眼前景物，雕镂而成。今重晤春航于沪，则已自立课程，颇能致力，又前者孤山之游，景物良佳，而春航苦不能收束于绝句中，余使试用前韵，连缀成句，酌易数字，居然合作矣。识此以见春航之会心。"春航又努力学书，亡友朱剑芒著有《南社感旧录》，述及其事："春航喜研习书法，自与余相稔，时以晋唐以来之书学相叩，余以学书当先识篆隶告之，春航遂遍购隶篆法帖，请余指导笔法，余遂以门下士贺君所赠之北宋拓石鼓文转贻之，春航得之狂喜，临摹三月，居然有神肖处。嗣复习绘事，闻海上书画会副会长黄克明君，执贽往谒，坚邀余作介，既晤，黄嘱试涂木芙蓉数叶，许其能，约翌日授艺，及复往，则黄于午夜急疾暴卒，正阖室举哀，吊客盈门矣。春航亦哭于灵前，尽弟子礼，黄之家人，以春航实未一日受业，欲璧返其赞仪，春航曰：我实不幸，弗获承师教，师固面许我立门墙矣，却我赞仪，不将使师生名义湮没耶！闻者莫不叹春航之知礼！春航一九四二年逝世。我曾见其遗墨，一为朱大可作屏幅，一为钱化佛写纪念册，一

为诗人陈微明书扇，陈诗以谢之："清风生坐隅，美人贻纨扇。颜色日益新，交亲日益故。"春航子玉珍，媳魏黛珍在南京，犹与我通问。

汪优游演戏、撰小说

汪优游，江西婺源人，名仲贤，有时署 U U，为优游的译音，是画家汪仲山的弟弟。可是仲贤不能画，仲山不能演戏，虽属同气连枝的弟兄，而是各走各的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上海大南门有苏颖白所创办的民立中学，汪优游就是该校的学生。这时新剧在日本，已有李叔同、欧阳予倩等所组织的春柳社，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学校举行校庆及其它纪念活动时，试演那么一二出自编自导的新剧，务本女学和民立中学，就是最先开创这种风气的学校。苏校长尊敬孔夫子，每年逢孔子诞辰，辄由学生演着新剧，热闹一番。优游在该校读书，对演剧最感兴趣，登场表演，居然扮啥像啥，苏校长很赏识他，任他组织一个剧团，叫做文友会。演新剧而成立的团体，文友会算是首创。学校的戏迷有好几位，优游是其中的代表。寒冬放年假时，他就集合了若干戏迷同学，再拉一些邻近少年来参加，加强了阵容，由优游编成剧本。这时他已阅读了邹蔚丹的《革命军》，和革命刊物《警钟报》，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剧本把反清作为主要题材。又根据陈巢南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把其中《捉拿安得海》的剧本，搬上剧台，那剧台是借城内昼锦坊陈姓的大厅，临时布置的。当演出时，表白里夹杂几句讽刺慈禧太后的话，地方绅士劝他们停演，但他们不

接受，照常演出，可谓大胆矣。剧中所需刀枪及胡须等道具，是汪笑侬代他们借来的，因此优游又从汪笑侬处学到了一些东西。暑假中，上海学生联合会假座五马路（今广东路）春仙茶园，举行游艺会，优游在剧中担任一重要角色，受到老演员汪笑侬、潘月樵、周凤文、熊文通、徐半梅等人的称誉。

他由于癖好戏剧，把学校功课置诸脑后，致考试成绩，每况愈下，甚至不及格。后来他转入南京水师学堂，因为这个学堂不收学费及膳宿费，每月还有三两银子的津贴，乐得混过日子，他所苦的，就是没有机会过戏瘾。暑假到上海，遇到了汪君良，由汪的介绍，认识了朱双云（柝鹤），参加双云的开明演剧会，又得与郑正秋、周维新相接触，丰富了戏剧知识。

实在他的戏瘾太大了，他索性下海为演员，后来终于成为妇孺皆知的戏剧家。他曾经这样说："演剧家的本领，不在博观众的掌声；更不在得观众的笑声，掌声如雷和笑声不绝的戏剧，未必就是好戏剧，说话能引人发笑，或开口便能使观众鼓掌的演剧家，未必就是有本领的演剧家。那么演剧家应当怎样呢？就是无论台下有千万观众，要教他们声息全无，要使千万道视线，全神贯注在你一个人身上，要使所有观众排除自己的杂念，一心一意地迎受你一个人的声浪，这样才是有真本领的演剧家。这就是把千万人的心理，融合为一，融合在演剧家一个人身上，台上所演的故事，就是演剧家眼前自己所遭遇的事实。自己没动感情，观众的感情是动不起来的。"

他对于一些评剧家的瞎捧场，乱叫好，大不以为然。他化名"戏子"，在《晶报》上撰了一篇《敬告评剧家》，进行抨击，一般评剧家群起而攻，双方笔战，他一以当百，锐不可当，结果还是他操了胜券。报社保守秘密，一班评剧家，始终不知"戏子"

就是汪优游。

我很早在沪南新舞台就看到他所演的时事新剧《阎瑞生》，那是真人真事，喧腾报纸的。他饰主角阎瑞生，演来丝丝入扣，融理合情，且具有警世贬俗之意，和寻常胡闹的新剧不同。现实中的阎瑞生犯案潜逃，在惶急中跳跃入水。新舞台演出时为求逼真，台上布置水景，开放自来水，灌注于硕大无朋的铅皮盘中，优游跃水，激起水花，这个噱头，一般观众，很感兴趣。而新舞台把这一出作为压轴戏，连卖满座，达三个月之久。当时那著《九尾龟》说部的张春帆和钱芥尘同观，春帆对于优游的演技，大为击节，颇思一晤其人。芥尘和优游很熟稔，写一字条，由役者递入后台，优游一方面打一电话给附近某肴馆定座，一方面复条子给钱张二位，通知会晤地点。果然优游一卸装，即来某肴馆作东道主，握手欢叙，以前辈礼事春帆。原来优游兼治稗官家言，有所请益。

优游演该剧，连续数十个晚上，每晚跳水，气候转寒，跳水如故，致受寒患病，疗养了好久，才得转痊。接着又患目疾，视物只见上半截，下半截不甚了了，又就医诊治，并赴苏州灵岩山，借住禅房，达半年以上，所赚得的包银，完全付诸医药费，一无留存。

我和他认识，尚在共舞台与新华影业公司时期，他任编剧，我任宣传主任，又撰说明书及编电影特刊。每天见面，无话不谈。他谈起戏剧掌故来，很有趣味。他说有一时期，舞台上武生喜用真刀真枪，在电灯下闪烁发光，增加威武。某岁，盖叫天赴南通演剧，他也是真刀真枪演短打戏，可是一不小心，刺伤了一位配角，幸是轻伤，没有性命之忧。但南通张季直为慎重起见，下了一个禁令，上台不准再用真刀真枪。上海

戏剧界一度也遵照不用，但不久故态复萌，真刀真枪又上台了。又武二花赵黑灯，擅摔壳子，经常在几张桌子上摔下来，博得满堂彩。夏月珊劝他说：这样太危险，有伤体质，请你不要这样干，我养你。他答道：你能养我一时，不能养我终生。还是不听。结果在汉口演《收关胜》，竟摔死台上。又《天河配》演牛郎织女，是一出灯彩戏。更早的是《斗牛宫》，前清光绪间，想九霄在丹桂茶园演出。想九霄一次演堂会戏，取憎于某王爷，某王爷骂他"忘八旦"，他不以为意，暗地对人说：骂得凑巧，"忘八旦"和"想九霄"不是一副妙对么！又谭鑫培唱《乌盆计》，唱辞有"冒雨而归"，谭唱为"胃雨而归"，学谭派的亦步亦趋，都唱"胃"为胃，岂不可笑。

优游晚年，犹登坛表演，发微秃，演戏戴着假发。平日吐语甚低，然登场则白口清朗，距台不论远近，都听得到，这非有舞台经验不可。他演剧之余，还从孙玉声学诗，又兼撰小说。出版的，有《歌场冶史》、《恼人春色》等，都是涉及社会问题的小说。一般人写社会小说，什九是写中层社会，他却能写下层社会，把下层的穷困挣扎、沦落兴嗟，写得活现纸上。他又出版了一部《上海俗语图说》，这《图说》的图，是请许晓霞绘的。许晓霞其人非常端谨，交友很严，自初晤至定交，必须详审细察，否则疏而远之。抗战时病，历治不效，痛苦之余，自裁而死。这部书最初是每天在《社会日报》连续发表，该报主编胡雄飞，经常到共舞台来找他，催取《图说》续稿，他写作很快，往往催稿者等候在旁，才动起笔来，不到半小时，就交卷应付，才思敏捷，为常人所不及。他为了没有儿子，别娶一位如夫人，居然一索得男，那汤饼筵，我亦在被邀之列。此后优游下世，音讯杳然。时隔数十年，日前忽有一人自斜土路来访，对我颇有礼

数，问其姓名，为汪迟来，才知即故人优游的昆嗣，从事教育事业，我为之欣然。蒙他出示一油印本《俳优生活》，这是他父亲最后的作品了。听说他还有一个弟弟名联来。

优游演剧，尚有几件事可以补述。他演于民鸣新社，剧中有一吹箫情节，该社却在报上登一广告，大事夸张，竟说："汪优游的吹箫，三百年间无第二人。"实则优游仅能吹箫，没有特殊处。他看了广告，很觉惭愧，即请该社立把这广告取消。一九三〇年他编演《新西游记》，讽刺当局的贪赃纳贿，被逮几遭不测，幸有杭石君为之设法营救，始得释放。后为共舞台编演《新封神榜》，财神由丑角饰，大开玩笑，亦无非借题发挥。讵意演来不卖座，共舞台是张善琨主办的，张氏老婆艺名女叫天，很迷信，认为不卖座，是得罪了财神所致，即赴财神庙烧香，优游知道了，知不可理喻，婉言辞职。

他对于肴馔，有个怪脾气，就是生平绝对不吃鱼，无论黄河之鲤，松江之鲈，富春江之鲥，以及什么大鱼小鱼、鲜鱼咸鱼，一概不吃，甚至和鱼同煮的佐味品，也绝不下箸一尝。我曾问过他不吃鱼的原因，他说："从小的习惯如此，连得自己都说不出理由来。"所以一班老朋友都知道他的偏食，请他吃饭，一般都不买鱼，而是备些肉类。

钱化佛的奇怪行径

钱化佛的大名，在文艺界大约不致陌生吧！我和他相识了数十年，很知道他的历史，一自他和我合写《拈花微笑录》，在《新夜报》上发表，又在《今报》上合写《花雨缤纷录》，越发熟悉他的行径，觉得他真是一个怪人，在当代找不出第二个和他同样奇怪的人。

他在清末，作为一个革命党人，冒着枪林弹雨，夜攻南京天保城，荣获陈英士都督的奖状。《民立报》所载《沪军战后调查录》，于沪军先锋队占领天保城、紫金山两处最得力将士姓名中，赫然有钱玉斋其人，那钱玉斋便是钱化佛的原名。后来他又充战地救护队队长，一次，他执行任务时，一个流弹飞来，打中他的胸部，胸部着弹，幸而他藏着一枚银币，置在胸袋中，流弹恰巧打在银币上，银币损了外廓，他没有受伤。后来，他把这半月的银币，装成锦匣，作为救命的恩物，以示纪念。及袁世凯帝制自为，对于革命人士，猜忌排挤，他就投身新剧界，和陆镜若、吴我尊、郑正秋、郑鹧鸪、徐半梅、黄钟声、汪优游、欧阳予倩辈现身说法，针砭时弊。不久又演京剧，在大舞台做过十多年，为有名的丑角。那东方口吻，优孟衣冠，很博得社会的好评，当时沈泊尘常把他的表演情状，描绘出来，登载在画报上。在电影方面，他参加过最早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担任基本演员，复应天一公司的邀请，在《春宵曲》影片中，和当时称为

"模范美人"的叶秋心一同演出，喧腾各报。这样提高了他的兴趣，自己也办起昆仑影片公司来，结果失败，只得关门大吉。

钱化佛生平最努力的工作，便是画佛，曾发愿画佛一万幅，筑万佛楼以为供养。他第一次开佛画展览会，在上海青年会，青年会是耶稣教会中人所设，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上帝、耶稣，没有如来、迦叶，为了化佛，却破了例子。他的佛画展览，不仅在上海举行，而且在扬州、镇江、杭州、南京举行。一度和张善子、季守正等，东渡赴日，在东京举行画展，日本的《支那时报》、《朝日新闻》，纷载其行踪，并对他的艺术进行评价。

他具有集藏癖，什么都把它收罗起来，民元的报纸，如《民立报》、《民权报》、《天铎报》、《太平洋报》、《民国新闻》、《民声日报》等，凡是宣传革命的，都积存装订。又南北宋的古钱，全套无缺，配了镜框悬挂着。他自己不吸香烟，可是为了集藏香烟匣壳，便有一种购一种，香烟请人吸，他只要一个匣壳。

我曾参观过他的集藏，他把匣壳整理得很有意义，如把世界牌与和平牌，合为"世界和平"。合孙中山、紫金山、万寿山、万宝山、马占山五种牌子为"五岳图"。又白凤牌盒面为一鸡，狗牌为一狗头，合为"鸡鸣狗盗"。又把黄金牌、如意牌、长乐牌、大丰年牌合为一组，以示吉兆。其它如品海牌，旁注"光绪二十五年出品，每匣价十六文。"脚踏车牌、"光绪三十二年出品，每匣十八文。"黄包牌，"宣统三年出品，俗称黄包车牌，每包五枝，售五文。"观此可知物价今昔的悬殊。又凤鸣牌，匣面绘一彩凤，据说：乃民国二年洪武烟公司出品，这是安徽都督柏文蔚所创办的。化佛又指白金龙牌说："这是章太炎所喜吸的烟。"指老刀牌说："这是天虚我生所喜吸的烟。"指美丽牌说："这是郑曼陀和黎锦晖所同嗜的。"火柴匣，他有数千种之

多，前清的、民国的、本埠的、外埠的、甚至日本的、朝鲜的都有。梅兰芳到苏联、美国演剧、载誉归来时带给他苏联、美国的火柴匣千余品，累累赘赘，他欣喜接受，认为这是莫大的丰收。他把许多火柴匣加以配搭，一一黏贴成册，和香烟匣壳联在一起，吴昌硕为其题"香火姻缘"四个字。他又有书画扇数百柄，拟配为五伦扇，有父子的、夫妇的、兄弟的、朋友的，可是没有君臣，只得任之为不全的四伦。我对他说："你还胜过龚定庵的后人龚孝拱，孝拱只有半伦哩！"他每柄折扇，都备了扇袋护装着，这些扇袋也是不易觅到的。他认为骆驼能任重致远，异于常畜，又收罗了骆驼型的东西和儿童的玩具。一天，他听人说虹口某铺子出售骆驼型茶壶，他冒着大雨，特地赶到虹口去买了来，并这样说："知道了一件心爱的东西，若然不买来，晚间便睡不熟。打算凑成一百件，将来开个百驼会，不是很好玩吗。"

他藏手卷很多，一个是革命纪念卷，一个是大禹治水卷，一个完全是旧戏单，还有一个，每人写"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写的都是文坛耆宿。册页有两本，一本是许多画家为他画像，于右任为题"化佛化影"。一本是戏剧界名人的书画，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冯春航、姜妙香、时慧宝、金碧艳等的作品，都是很工整的。

上海沦为孤岛时，他大胆地与敌伪作斗争。敌伪时期所公布的告示，他于夜深人静时，轻轻把它揭下来，揭破了不要，换一处再揭，成为一全份，一张都不缺。他说："敌伪的罪状，尽在这一大叠的告示中。"他揭取时，万一被敌伪发觉，那就提将司令部去，不知要受怎样的酷刑，他却不怕，居然给他如愿以偿。

骂人为乌龟，谁都接受不了，他却和乌龟为缘，特制一把

大扇子，一面请名画家画一乌龟，一面请书家名人写一龟字。暑天，他执着乌龟扇，在大庭广众间挥拂着。

他画成一幅画，便取出一具小型棺材来，人家莫名其妙，他乃徐徐抽起棺材盖，原来是只印泥匣，图章也藏在其中。

辛亥二月，《民立报》报社遭了火灾，事后刊行《民立劫火图》。有光纸石印，图上绘有编辑谈善吾剃了半个头避灾，手民火里逃生，沿着绳索而下，又刘柬轩办某刊物，附设在《民立报》社中，他闻警提着帐箱下楼，以仓皇故，鞋子脱落，厥状很怪。该图化佛却收藏一纸，特付装裱，成为一轴。并请当时有关者题诗其上。柬轩题云："忽逢卅六年前事，自觉今吾非昔吾。试问偷生何所事，茶炉粥钵酒葫芦。化佛以劫火图见示，中有鄙人奔逃时提箱落屣，仓皇狼狈之状，情态逼真，至堪嗢噱，戏记二十八字，以留鸿爪。"钱病鹤题云："此画当时余与汪绮云老友合作，回首前尘，恍如隔世，不胜今昔之感矣。"当化佛被车辆撞伤，病废在床，我去慰问他，他叫儿子海光把床侧所庋这个图轴给我阅看，的确是一件可珍的报坛文献。这时谈善吾、刘柬轩、钱病鹤、汪绮云这班报人，都已先后逝世了。

写到这儿，还得补充一下，他给我的画，有好多幅，可是在十年浩劫中失掉了。此后偶在卖旧书画的铺子里，发现一幅化佛的画佛轴，上面还有太虚法师的题识，我立即买了回来，确是真迹，藉此作为对故人的留念。他的画，在他生前，居然有人伪造，当时南京路有一家陵扇庄，公然出售化佛的伪画，被化佛所发觉，化佛探囊斥资，把伪画买下，并请该庄出一发票，他拿了回去，把伪画和发票提给法院，向法院控诉，及开庭审判，法官认为书画作伪，自昔有之，既成习惯，无从惩罚。结果化佛只得把伪画领回，为之丧气不已。此后他开个人画展，

把这伪画加着说明，和自己的画，一同悬挂展出。

他曾组织艺乘书画社，先在劳合路（今六合路）莫悟奇的松石山房楼上，我去访他，遇到刘公鲁、王陶民、蒙树培，可见他们都是入幕之宾。既而迁移到汉口路云南路口，前半间陈列书画古玩，后半间附设米家船装池，楼上给袁希濂做律师事务所。袁希濂和希涛、希洛为昆仲，也是位书法家。因为这儿是市中心，一般书画家常在这儿歇足，如杨了公、骆亮公、杨哲子。哲子来得更勤，原来哲子自洪宪帝制失败，无聊得很，便在这儿写写字，画画梅花，藉以消遣。有一次，永安公司秋季大减价，凡买满十块钱的货物，可抽签领奖品，这天我获奖得黄菊一盆，却使我非常为难，带回去作清供，路远太累赘，放弃又太可惜，既而灵机一动，就近送给艺乘书画社，说是"借花献佛"。化佛不善经营，开支大，收入少，不久把艺乘收歇，店面屋子退了租。既而抗战军兴，居住闸北南市的，都拥到租界上来，房屋大为紧张。化佛在淡水路租赁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偏居一处，简直无回旋余地，我去访他，他苦着脸对我说："这真正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此后，他应聘上海文史馆，生活较安定。大约在一九六二年，有一次他外出购物，被汽车撞伤，折断了胫骨，不能行动，他平素是喜欢到处奔走，闲不住的，这样感到非常苦闷。他欢迎朋友们去聊天，特别对于我去，更有同道知音喜相逢之感，所以我隔了一个时期不去，他就要嘱儿子海光来找我，邀我到他家里去。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正在主持学校六十周年校庆，海光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父亲化佛病情严重，要我去作最后一面，我答应明天去看他，海光告诉了化佛，他还点点头，明天我一清早去探望他，岂知化佛已在昨晚去世。

先悲后乐的陈大悲

解放前，我一度任共舞台京剧院兼新华影业公司的宣传工作，认识了好多位戏剧界人士，如李万春、王虎辰、周凤文、童月娟、查天影、杨小仲、史东山、应云卫、鲍琴轩、陈大悲等。大悲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患伤寒病不治下世，年五十八岁，距今已四十年了。日前于无意中遇到大悲的夫人顾静娴，谈及大悲的往事，及其后人，爰撮述一二，以为纪念。

大悲别署蛹公，原名听彝，杭州钱塘人。语意钱塘早有一个同名的程听彝，程与陈音相近，一署定夷，也旅居上海。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只有四轮马车，这种车辆，是显宦大吏乘坐的，后来富商大贾也备四轮马车，堂皇踞坐，这位较早的听彝，就是坐四轮马车的第一人。他擅画梅，富收藏，生活是很阔绰的。曩年我撰《上海旧话》一书，曾提到此人。

大悲生于一八八七年七月初一日。他的祖父包权，治律学，为上海会审公堂第一任法官，视事一秉至公，颇有政绩。父省三，主厘捐局有年。大悲从小即喜小说和戏文，随意撰写。一九二一年，便和张聿光、汪仲贤、徐卓呆、熊佛西、郑振铎、沈雁冰、欧阳予倩等十三人，组织民众戏剧社，同时编刊《戏剧杂志》月刊，为"五四"运动后最早出版之戏剧刊物，共发行了十二期，一九二二年四月停刊。此后他在北平和蒲伯英等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伯英任校长，他任教务长，以训练戏

剧人才，培育剧台新秀为职责。他的著作有小说，有剧本，也有属于理论性的文章，如《红花瓶》、《人之初》、《虎去狼来》、《幽兰女士》、《张四太太》、《说不出》、《英雄与美人》、《爱国贼》、《戏剧的动作法》、《何谓爱美戏剧》、《戏剧A B C》。又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的《忠友》。他和李君磐很投契。小说家张恨水，对于戏剧很感兴趣，曾向他们请益。一度应《江汉日报》社的邀请，赴武汉演《怒吼吧中国》，卒被当局勒令禁演。

他先娶吴中潘氏女，因志趣不合而离婚。后续娶无锡顾静娴，夫妇相敬，得暇夫妇俩在复兴公园憩坐半天，认为得闲云野鹤、三径九畹之致趣。有时兴至，挥毫作隶书，朋好请他写扇，他总是婉言辞却说："容我临摹若干年，略有成就，再行应命。"

他的长子单名健，大悲为他取字乐生，有人问大悲："父悲子乐，各趋极端，这是什么意思？"他笑答人说："先代悲了一世，难道还不让后一代快乐快乐么！"陈健是潘夫人所出，继承父业的是克家之子。现供职福建省话剧团。他的爱人陶白莉，是著名电影演员陶金的女儿。白莉在《上海姑娘》一剧中饰上海姑娘，她娟秀大方，演得很出色。上官云珠喜欢叫她"漂亮姑娘"。有一次，周总理看到了这部影片，在录音讲话中说："很可喜的，在这部片子里我看到扮演女主角的是一个新的青年演员。今后，应该让她多锻炼，多实践……。"白莉又参加过《斗鲨》演出，又在《小花》中扮演女主角八路军军医。此后又在舞台上演《雷雨》、《日出》、《吝啬鬼》、《黑奴恨》，形形色色的人物，她扮什么，像什么。

陈健的小儿子步涛，是武汉部队文工团演员，做了陈大悲第三代的接班人。步涛的佳偶，为武汉京剧团著名余派须生关正明的女儿，成为梨园世家。

刘艺舟在天津

我是喜谈掌故的，当然谈的是往事。记得清末光、宣间，天津有日租界，属于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方强占民房三百多间，拟筑新领事馆，致那儿居民无家可归。这时，总督杨世骧，及办理洋务当局，和日本领事小幡交涉，不得要领。世骧深知鄂城刘艺舟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弘文学院翻译员，这时恰巧在北京，便邀请他来津磋商策要。刘谓："不明国际情势，又不能据理力争。徒增外人轻视之心。"杨世骧为之动容，就给以名义，和小幡晤商，居然片言折衡，寻新领事馆事作罢。那儿居民，没有一个不称颂他。

刘原名璧城，和黄克强相稔，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推孙中山总理其事。回国后，任教京师大学，课余，讲《民约论》，阐发民权主义，几被逮，他韬晦隐身。时其友王钟声游德归来，在京出演新剧，刘引为同调，便更名"木铎"，同演于天乐园，以启迪民智、领导社会为己任。既而又复在各地活动，联合志士，谋举义旗。及武昌首难，各省争先响应。刘纠集千二百多人，藉山东屯田之名，出奇兵袭取登州，以镇署为司令部，他被举为总司令，兼代山东都督。仅两月而军肃政举，闾阎安堵。既而南京政府委胡瑛督山东，他退位让贤，仍从事戏剧演出。

刘在上海演出多时，戏院海报，称他为"伶界伟人"，以与

"伶界大王"谭鑫培相埒。奈以饮食失常，缺于营养，致患胃疾，不治逝世，年六十有一。身后萧条，赖赙金得谋安葬。著述数十万言，散佚没有刊行。

但杜宇和殷明珠

但杜宇是电影界的老前辈。程季华所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把但杜宇导演、殷明珠任主角的《海誓》，列为中国最早的三部故事长篇之一。时为一九二〇年，距今已六十多年，可算是开风气之先了。

但杜宇，书香世系，贵州广顺但明伦（云湖）的文孙。明伦为前清嘉庆己卯翰林，官两淮盐运使，著有《治谋随笔》、《聊斋志异新评》等书。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贵州名贤录》，即有明伦的传记和图像。他的哲嗣锺良也是一位太史公。锺良弟培良，字幼湖，官江西榷关，擅诗文，编有《鹤征前后录》，惜未刊

殷明珠早年留影

布，寒斋却存其手稿本。杜宇为幼湖晚年所得子，继室周氏所生，清光绪丁酉九月十九日为其诞辰。原名祖龄，字绳武，后来作画，始署杜宇。杜宇即杜鹃鸟，常熟徐天啸为刻一印章："不如归去"，以谐杜鹃鸟的鸣声，经常钤用于画隙。他十三岁父亲故世，幼湖为官廉洁，一尘不染，他故世后家无余蓄。时杜宇已能绘事，作花卉秾英芳丽，信手挥毫，都成妙品。尤喜画仕女，有粉黛生香、罗绮绝俗之概。他觉得在家混不下去，不如挟着一技之长，到上海另谋出路，便毅然侍着母亲周氏，携着侄儿子久等来沪，作洋场十里客。这时上海各公司都备月份牌，赠送顾客。各杂志须用美女封面，杜宇也就在这方面努力，博得各公司及各杂志社主持者的欢迎，居然被他打开出路，生涯很好。刊有《但杜宇百美图》，和沈泊尘、丁慕琴竞胜。又出版了《美人世界》，其中有人体像，曲线之美，无以复加，用三色铜版精印，这时三色铜版，制版费特别昂贵，一般印刷品是很少用的，因此这书轰动一时。得暇又为各刊物作漫画，讽刺日寇和军阀，极辛辣尖锐之能事。一度和钱病鹤（辛）合辑《国耻画报》，其中更多杜宇的作品。北京漫画家毕克官很钦佩杜宇，拟编《漫画史》，特来见访，探询杜宇的生平，预备在《漫画史》写上若干页。

杜宇喜摄影，由摄影进而想拍活动的电影片，当一九二〇年，有个外国人，准备回国，卖掉一架"爱拿门牌"的电影摄影机，杜宇与朱瘦菊（即著《歇浦潮》长篇小说的海上说梦人）、周国贤等集资一千元，把它买下。三人对于拍摄电影片都是门外汉，不知道怎样使用，但杜宇是不惜功夫，硬干、苦干、巧干到底的，瘦菊、国贤两人知难而退，让杜宇一人独干。这时我国人都不解此中的秘奥，也无从向人请教。杜宇大有拿破仑

的精神，字典中没有这个"难"字，悉心潜志，把这一架摄影机，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探索又探索，装拆了数十次，终于给他探索出关键来了。即在这年，试拍新闻短片，居然有了成效。他这一喜，好比沙漠行程中获得了甘泉。他办了上海影戏公司，自编自导自摄自洗，演员都是自己家中人，侄子侄子久，侄孙侄淦亭，淦亭已生了孩子侄二春（二春现尚健在），以及外甥贺佩之，外甥女贺佩蓉、贺佩琪，都能演戏，充当基本演员，工作很顺利。可是有一点杜宇非常纳闷，就是所拍的内景，暗沉沉的，比之外国片的明朗，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什么缘故呢？杜宇兀是在脑中盘旋着。有一天，他偶然在舶来片的特写镜头中，看到主角眼皮闪了一下白光，观众对此毫不注意，杜宇却恍然大悟，知道是用一个有光的物体照射的。杜宇有了启发，便把银色纸糊在薄版上，迎着太阳光照射室里，内景也就拍得明晰了。这种返光版，现在说来不希奇，可是在数十年前自行摸索出来，是很不简单的。

但杜宇和殷明珠结合成为一对银色夫妻，是怎样一回事呢（殷明珠尚健在，但已美人迟暮了）？这里，把她的出身介绍一下：明珠生于一九〇四年，吴江黎里人。她的曾祖殷兆镛，为道光翰林。祖父殷梦琴，清季官乌镇，辑有《乌镇志》。父殷星环，擅丹青，可称簪缨世系，书香门第。明珠读书黎里女子中学，值吴江发生兵变，为避氛计，移居上海，肄业中西女学（即今江苏路的第三女中），该校是西人办的，她就沾染了欧风，穿着西装，跳舞、歌唱、打球、游泳，以及骑马、驾自行车等，样样都来得。同学们因她洋气十足，呼之为 Foreign fashion，社会上就把 FF 小姐传播开来，各杂志报刊，竞载她的照片，袁寒云赋诗赞美她，成为时髦人物。但杜宇羡慕她的风范，颇

想和她见见面。事情很巧，杜宇有一侄女，也在中西女学读书，和明珠同班，便由侄女介绍，得识明珠。明珠知道杜宇摄拍电影，这新奇玩意儿，她颇想尝试一下。经过几次往还，杜宇就请她加入上海影戏公司，特编一爱情片《海誓》，即由明珠担任女主角。约半年拍成，时为一九二二年，放映于静安寺路的夏令配克电影院（即今之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相近）。这影院是专映西方第一流名片的，放映国产片是破例第一遭，况明珠又是我国演爱情片的第一个女主角，更博得报刊的好评（当时摄的是无声片）。

明珠的母亲，有诗礼传家的旧观点，认为拍电影示人色相，有伤门风，便禁止明珠和杜宇交往。这样过了三年，由于明珠再三向母亲做说服工作，总算打通了母亲的思想，许她自由行动，重弹旧调，又拍摄了《重返故乡》、和《传家宝》，杜宇和明珠双方感情到了成熟阶段，就由管际安（义华）做现成媒人，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赴杭州结婚。证婚人叶小凤（楚伧）在证婚席上致辞。在西湖度过了蜜月，回到上海，友人们讨喜酒吃，杜宇夫妇即在摄影场宴客，张光宇、周剑云、周瘦鹃、丁慕琴、潘毅华、任矜蘋、凤昔醉及媒人管际安等都参加了，热闹了一场。

此后，殷明珠为上海影戏公司的女主人，主演了《还金记》、《金钢钻》、《飞行大盗》、《媚眼侠》、《画室奇案》、《豆腐西施》、《古屋怪人》、《东方夜谭》、《桃花梦》、《盘丝洞》等，其中尤以《盘丝洞》卖掉了很多拷贝，赚了数万元。杜宇有了条件，因此化了大本钱，拍摄古装片《杨贵妃》。适明珠怀了孕，不能担任主角，由贺蓉珠饰杨玉环，号召力较差。加之南洋一带，喜欢时装片，《杨贵妃》拷贝卖不出去，各影院卖座率也不高，致使

杜宇大蚀其本，公司难以维持。明珠把所有的贵重饰物尽行典质，支撑危局，一无怨言，这一点是难能做到的。“一二八”事变时，在沪北的摄影场，付诸劫灰。杜宇仗着他的毅力，东山再起，租赁福生路俭德储蓄会的健身房，作为临时摄影场。且拍有声片，挂起上海有声影片公司的招牌，拍摄了《国色天香》、《石破天惊》、《富春江上》、《人间仙子》等影片，都靠着明珠的内助，杜宇才得透一口气。不料厄运频来，“八一三”战事爆发，江浙沦陷，杜宇明珠夫妇俩在沪难以安身，辗转逃难，前往桂林、贵阳、重庆，最后到了香港，过着艰苦生活。杜宇由于心境不佳，致常发脾气，明珠总是耐着性劝导慰藉他，如此贤妻，在凉薄的世俗中，是很少见到的。杜宇晚年体健失常，卒患肠癌，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在九龙逝世，距今已十多年了。

杜宇为人有正义感，当一九二七年，洪深在上海大光明影院看了罗克侮辱华人的《不怕死》影片，甚为愤懑，激起群众义愤，纷纷向大光明影院退票，一时秩序大乱，影院职工认为这是洪深捣蛋，揪住殴打，且由巡捕房解往法院。杜宇得讯，立向电影界及报界呼吁，支持洪深。他自己先斥巨资，请了辩护律师，第二天开庭，律师们自告奋勇，竟有十位之多，报上登着大篇幅的记载，结果获得胜诉，影院赔偿洪深损失，并销毁该片，罗克向我国人道歉。

杜宇平素喜和人开玩笑，然能寓劝惩于诙谐之中。当时有徐维翰其人，有烟霞癖，一日来上海影戏公司访友道故，忽烟瘾大发，私下托一工友设法购些鸦片来，躲入小室中，偷偷地吸着，原来这时鸦片已干禁例，违者拘罚，不能公开吞吐。杜宇知道了，特嘱三、四演员，穿起警察服装来，佩着枪枝，这些都是公司中现成的道具，闯进小室，徐正吸得起劲，忽见警察来

查，大吃一惊，急忙掷去烟具，脱身欲逃，饰警察的演员，不觉笑出声来，徐才知道这是假扮的，惊魂始定，然已吓得浑身汗出，渍透衣襟，从此徐立志戒烟，脱离黑籍。公司中有一职员小丁，喜拈花惹草，行径不检，追恋女演员某，纠缠不已，女演员某很为厌恶，诉诸杜宇，杜宇说："不妨将计就计"。于是择一星期天，女演员某靓装艳服，特赴小丁家，和小丁有说有笑，故作昵态。这样一来，小丁老婆看到了，醋海兴波，和小丁大闹一场，小丁在阃令森严下，祇得循规蹈矩，虽有天鹅，不敢作癞蛤蟆想了。

杜宇又很机智，善于分析事理。有一次，公司大门上，被人用粉笔画上一个大白圈，杜宇不以为意。过了一天，邮局送来一匿名信，索诈五千元，明珠引以为忧，杜宇慰之，说："不要慌张，社会上绑票，被绑的都是大富翁，大商人，我是不够资格的。这分明是公司中坏蛋弄些小名堂，我有方法对付"。杜宇暗暗测度，其中某某具有嫌疑，奈不能确定。杜宇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故意和其聊天，觉得他神色有些异常，便断定这弄玄虚的就是他了。在一个深夜，秘密叮嘱一工友，也在他家门上依样画葫芦，作一大白圈，彼此心照不宣，这事也就掩旗息鼓了。

杜宇拍电影，很是艰苦，能从没有条件下想出点子来。有一次，摄《飞行大盗》，当大盗如列子御风般在空中飞行，这个镜头，可以弄虚作假，容易办到。所难解决的，就是仰头观看空中飞盗的群众，这些群众，雇临时演员，须花好多钱，且镜头很少，花钱太不上算。杜宇等待机会，留着这一场，最后拍摄。事情巧得很，公司在严家阁路，后面是青云路，青云路畔有一旷地，靠边有一小土墩，一天，不知从何处传来谣言，说这儿要做

临时刑场，枪决罪犯，于是来看热闹的愈聚愈多。杜宇笑着说："这个大好机会给我等到了！"但电影中所需要的群众，是抬头仰望的，这些群众怎能叫他们仰望呢？杜宇再一思索，想出法儿来，立造职工，持着电烛，立在土墩上点燃，灿然发光，群众不期然而然都仰着头，目注土墩上的电烛，杜宇亲挟一小型摄影机，把它摄入镜头，这些群众做了他的义务演员。又一次，摄《杨贵妃》渔阳鼙鼓，翠华西幸一幕，这场外景，是到苏州去拍的。那些车骑纷驰，憧憧侍从，都不成问题，所难的是，片中衬托许多颠沛流离的难民群，要花很多钱招雇临时演员，且难民的古代服装也无法搞到，这更是一个大难题。杜宇灵机一动，等待旧历七月十八日，善男信女，到上方山烧香，香火是很盛的。杜宇利用这个时机，运用远镜头，把漫山遍野的烧香信徒，权充难民，在这远镜头中，服装的今昔，是分辨不出的。回到上海，补些近镜头，若干人穿着古代服装，足以代表了。又一次，拍一跳舞场面，需要打蜡地板，可是杜宇的摄影场，因陋就简，没有这个设备，杜宇不加思索，把原有地板打湿了，乘着半乾半湿时，在上面跳着舞着，摄成的影片，地板亮晶晶地发着光，也就和打蜡的差不多了。凡此种种，杜宇的智巧，于此可见一斑。

明珠有一爱女茱迪，秀丽似母，在香港当选"香港小姐"第一名。凡当选者，例有两种权利可享，一环游各国，由公家担负旅费，二得介绍任好莱坞电影演员，茱迪取其后者，赴好莱坞，摄《蒙古女郎》一片，为剧中主角。她还参加《世界小姐》的竞选，得第四名，声誉鹊起。嫁美籍华侨胡德湛，胡为建筑工程师，伉俪甚笃。因此明珠港美往还，居无定所。明珠藏有茱迪在港竞选时的照片，御一浅色旗袍，绣着蟠龙，嫣然作流盼，光艳照人，确是别有丰度。

【附录】

我们的祖父郑逸梅

郑有慧、郑有琰

我们的祖父郑逸梅，生于前清光绪乙未(1895年)九月初二日，今年九十岁，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胸襟旷达，随遇而安，没有些儿龙钟老态。原来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凡刺激性的东西是拒而不纳的，所以他目力尚好，写字、看书不戴眼镜，耳不重听。他不喜欢到闹市，因闹市的人行道，肩摩踵接，放不开步子。他这样健康，是不是练气功，打太极拳？不是的。有人对他说："你老人家倘使练练气功，打打太极拳，身体一定更健康，精神一定更矍铄"。他每天昧爽即起身，自己安排早餐，铺床，抹桌、扫地、盥洗，都不需人伺奉。即使我们在他旁边，他也从不颐指气使，差唤我们。他说："这些轻微劳动，是应当锻炼的，否则四体不勤，精力反易衰退，对老年人说是不利的"。他又经常说："人对寿命，应当作加法计算，不应当作减法。这话怎样讲呢？人以百龄为高寿，称为期颐，是很少见的，作了减法，屈指算来，觉得去日已多来日少，未免耽忧。倘作加法，那么过了一年又一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活到哪儿是哪儿。陆放翁有两句诗：'一笑不妨闲过日，叹衰忧死却成痴'，老年人是当引为至言的"。他又说："人总难免有名利思想，但最好淡薄些，不竞不争，纯任自然。否则为了名和利，殚

心竭虑，非但不上算，且也有损体健，所以我曾经这样说：'求其所可求，求无不得，求其所不可求，求无一得'。妄求名利，这是要不得的。又人总有思想，思想宜单纯，不宜复杂，已经过去的事不想，想了多增懊悔，未来的事也不想，想了徒费心机。还是想想今日当务之急，安排妥贴，按步就班，自然觉得生活过得很好，所谓知足常乐，这个常乐，便是精神上一帖补剂"。祖父中饭后不午睡，晚上睡的是木板床，不需要棕绷，席梦思他乎生没有享受过。他思想很开朗，逢到拂逆及意外损失，不久就丢开，似乎没有这回事了。他在十年浩劫中，遭到灾殃，人家批斗他，高喊"打倒资产阶级权威郑逸梅"，他默不作声，暗地里在背诵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人们对他不礼貌，他总是原谅人，认为可能这人情绪不好，这是偶然的。倘一而再三，似乎超出了原谅范畴，他便渐渐和这人疏远，亦不出恶声，所以人们称我祖父为"好好先生"。他对于菜肴，有偏食的习惯，很多肴馔他不下箸；他明知这样不好，可是改不过来。穿衣服很不注意，冷了想不到穿，热了想不到脱。由于我父母的督促，他才穿才脱。且衣服都是我父母替他安排设制的，他也从不问这是什么料子，他也不懂得哪种料子最合时尚。总之，他对于衣食素不注意。他除了文墨外，什么都低能，家里有电视机、录音机、冷藏机，他都不会使用，必须我们为他代开，连最普通的半导体，他也不懂得什么千周。最可笑的，自动开关的雨伞，我们教他怎样开，怎样收，他也不会。有一天，他撑了伞外出购物，回来他没法张开，竟拎着伞淋了雨，狼狈而归，口口声声说："这种牢什子的东西，我用不来，还是旧式的好。"他不会计算账款，据说在读书时，数学考试，经常不及格。所以后来做工作和写稿，领了工资和稿费，都由祖

母收管。祖母死了，都交给我们的父母，代他安排开支，习以为常。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当时我们尚没有出生，后来祖母告诉我们说："敌伪用的是储备票，货币贬值，买一件小东西，须费巨额的钞票。你们的祖父，出去购物，往往抓了一把储备票在柜上，任营业员检点。人们认为派头大、手面阔，实则你们的祖父不知数目，自己是算不清的。"

他喜欢集藏，更嗜名人尺牍，自明代王阳明开始，直至清代和民国，几乎有万通之多。裱成的扇页，凡三四百帧，装在扇骨上作为拂暑用的，也有三百把左右，都配着名人书画。其它什么铜镜、古钱、旧墨、晶印、佳砚碑帖，以及各种文史资料，具有纪念性的图照，随着字画书籍报刊，在浩劫中被掠一空，这是他老人家很是痛惜的。

我家在沪西长寿路，我父母住的是前楼，祖父住在楼的后面，所谓"纸帐铜瓶室"，便是后面的这间小楼，祖父盘桓啸傲其中，自得其乐。他朋友很多，纷纷来拜访他，有美国人、日本人、港澳人士、以及各地的大学教授，各学术机构的专家，一天总有数起，他都殷勤招待。有人问他："这样是不是妨碍你的写作？"他答道："这不但不妨碍，或许能增添我的写作资料。且佳客来临，就得停下笔来，这是给我良好的休息机会，我是很欢迎的"。他撰有一篇《纸帐铜瓶室记》，和另一篇《我的小天地》，都是他的生活素描。一九八四年上海电视台为祖父拍摄了电视片，祖父的謦咳笑貌，出现在荧光屏上，更给人们加深了印象。

1985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末民初文坛故事
作者=郑逸梅
页数=328
SS号=10147903
出版日期=